
武俠世界
第32年
14
$12.00

中國藥學家最新成就
全球醫學界高度重視

TRADE MARK
註册商標

青春減肥丸

純植物提煉，無腹瀉，無副作用。

英國、西德、日本、台灣、美國深受歡迎。

Keepfit Reduce Obesity Pill

（主要成份：EVENING PRIMROSE OIL）

應用範圍：

肥胖症、降脂、降胆固醇、
除暗瘡、美容顏、
收腹減肥、延緩衰老。

30粒裝

〔**青春減肥丸**〕係採用中國長白山所獨有的野生植物Oenothera Biennis L.的成熟種子用最新的科學方法提煉精製而成。其作用能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動員和消耗體內多餘脂肪組織，糾正體內的脂質代謝紊亂，使超常的體重下降。

由於其減肥的作用是通過改善體內的脂肪代謝而形成的，所以是自然的減肥。沒有其它減肥藥的腹瀉及削弱身體抵抗力等弊端。而且它能顯著地使皮膚變得嫩滑和富有彈性使體態美更青春健美，它並且能阻碍細胞的衰老過程，是一種優良的抗衰老保健食品。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總代理：
宜利葯品公司
電話：(852)6015715
圖文傳眞：(852)6918344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Sole Agent：M & A Co.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NT., Hong Kong.
Tel.No (852)6015715
Fax.No (852)6918344

楊振華教授
對人類的偉大貢獻

振 華 牌

振華 851

超級營養液　超級營養丸

提高人體免疫功能　防禦身體各類疾病

851超級營養液和丸皆有：
保健（R）型：適合任何人服用；
治療（Y）型：適合特別病患者服用。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教授薩蒂認爲，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本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對正常的健康人是一種極好的營養品，而對病人則起"診斷"和治療作用。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的狀態下運行，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

服用851後的神奇作用事例多不勝擧，普遍反映服用後食慾增加、睡眠香甜、精力倍增、感冒病患減少。兒童服後智商明顯增加、體質增强、改善厭食及多動症狀。其神奇作用受到國內外極高的讚譽：《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防衰老神奇作用"。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瑞士先力公司總裁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一些從851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爲851的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





＊請認明發明人楊振華教授親自監製正宗的中國福建振華 851 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質量才有保證。

總經銷：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TEL：5-783721（4 LINES）

振華851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

編者話

蕭顯先生新著「湖海奇俠列傳」之「鳳迷燕痴」在今期刊出。本篇述說半天雲羅虎取道塔城回烏倫古湖老巢，並伺機探視其妹羅雪，然而險路重重，軍營中的對頭正千方百計捉拿他，玉鳳放心不下，命女兒冷燕暗中照應，冷燕爲人機智聰敏，施出一招李代桃僵之計，由羅虎假冒馬倌拉欽替王爺相馬，住進驛館中，兄妹得以相見，其中險象百出，事後幾乎牽連了周笑若被王爺問罪，而玉鳳隻身入京城，王府內發生連串的鬼魂出現之事……故事本文構思獨特，筆法清麗脫俗，對邊疆英雄人物的描述尤爲精彩，是一篇不可多得之佳作！

*　　*　　*

繼「東風傳奇」之後，東方玉另一篇新作「刀開明月環」由今期起連載刊出，東方玉先生之作向一文筆流暢，情節生動活潑見稱，新篇「刀開明月環」已刊出，名家執筆，不容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南宮宇新著「凝冰洗血汚」，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14期
(總號161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痴燕迷鳳

湖海奇俠列傳／蕭 顯・文
可 飛・圖

偵騎設卡 佈防捉虎

好夢好睡，但好夢也總是要醒的。

玉鳳早已從沉迷中清醒過來，又回復了她那在嫻靜中總是帶有的幾分矜持；羅虎仍然精神抖擻，不時向林外張望，察看着周圍的動靜；冷燕亦已睡醒多時，正一面收拾着地上的東西，一面不時偷眼向她娘親和羅大伯望去。

林外日已西斜。玉鳳和羅虎誰也沒有說話，他二人心裡也都明白：繞過這片山崗，離烏蘇便已不遠，分道的時刻也快到來，後會已是難期，因此，誰也不催促起程，都想把這難得的相聚多留片刻。盡管各自都充滿依依之情，各自都懷着惜別之意，但由於立命安身之所各自不同，心性志趣所求各異，前途未卜，休戚難料，尚難共宿一林，也不容同棲一枝。

冷燕不耐沉悶，試探着問道：「時已不早，今晚到何處宿去？」

羅虎道：「我把你母女送到烏蘇城外，你母女可到城裡舒舒適適住上一夜再走。」

玉鳳道：「我是不想再進烏蘇的了。」

冷燕道：「你呢，羅大伯？你是直奔塔城，還是回烏倫古湖去？」

羅虎道：「我今夜再趕去看看布達旺老爹，明日便起程去塔城，然後再回烏倫古湖。」

玉鳳道：「布達旺老爹？他現在何處？」

冷燕道：「就住在離這兒不遠的一片草原上。那兒可僻靜，他那小小的帳篷也安寧，住着令人舒適極了！」

玉鳳詫訝地：「你見過布達旺老爹？」

冷燕道：「見過了，就是在我誤射了羅大伯的那天，我還在他那小帳篷裡住過一夜呢！」她略一沉思，又說：「布達旺老爺爺把他那小帳篷稱做『破窩』，說我又回到他那『破窩』裡去了，羅大伯也說你會在那破帳篷裡安過身，你眞帶着我在那小帳篷裡住過來？」

玉鳳點了點頭。

冷燕道：「那麼，布達旺老爺爺果然也算是娘親和我的親人了！」

玉鳳又被冷燕這期切的話語，引動了她對那小帳篷和布達旺老爹的戀念，她的心又呼喚着。她不禁一往情深地說道：「是的，他確是娘親和你的親人！啊，還有那小帳篷，那也算是娘親的家，很久很久以前就是娘親的家了。」

冷燕從娘親那迷惘的神情裡，感到她有些異常，有些失態，她這種異常和失態的神情，這幾天來在她身上已經出現過好幾次了。冷燕只是困惑不解，不知道娘親心裡究竟想着甚麼。

其實，這不僅冷燕感到困惑不解，甚至就連她娘親自己也是難以弄個明白的。



冷燕抬眼向羅大伯望去，見羅大伯已經站起身來作好了起程的準備，她心裡一動，忙又對她娘親說道：「那小帳篷既然也算是娘親的家，何不趁此回家去看看！」隨即她又補了句，「反正你也不願去烏蘇。」

玉鳳略一猶豫，隨即說道：「也好，看看布達旺老爹去！我已有多年沒見過他了。」

羅虎顯得分外高興，立即牽過馬來，興衝衝地說道：「我們立即起程，天黑前就可趕到那裡了。」

三人上馬出林，穿過澗谷，插過驛道，一直向北馳去。

太陽剛剛落土，三人便已來到布達旺老爹的小帳篷前。羅虎見老爹不在，知他牧羊尚未歸來，便撥轉馬頭尋老爹去了。

玉鳳下馬來到帳篷門前站立，舉目細看，見帳篷雖已破舊，四壁綴滿釘疤，但她還是一眼就認出來了，這就是十九年前她和羅虎曾經住過的小帳篷，也是十六年前她帶着小冷燕曾經棲居過的窩！

觸景生情，往事歷歷又不斷在她眼前閃現：神秘、驚奇、魄動、魂銷、心許、神傷……十九年前發生在這小帳篷裡的一切，至今想來，猶令她感到迷惘、沉醉和驚心。正是在這小帳篷裡度過的一夜，註定了她一生的命運！可這在她的回憶中是那麼充滿溫暖與新奇的小帳篷，而今卻已變得這般破舊潦落！玉鳳睹物生情，不覺泛起陣陣難禁的哀思。

她手撫篷幔，不由暗暗唸了一句：「物猶如此，人何以堪！」隨即又轉過身來對冷燕說道：「那日你說娘親未老，定是討我歡心，娘親已不知變成甚麼樣了！」

冷燕詫訝地：「娘親怎又問起這事來了？」

玉鳳指着帳篷說道：「這帳篷才經十九年風風雨雨，便已變得如此破舊，何況娘親還是血肉之軀，當已是老態龍鍾的了。」

冷燕道：「人怎和物比！我說娘親未老就是未老，娘親如不相信，可問問布達旺老爺爺去！」

母女二人正說着，羅虎跟在布達旺老爹後面向帳篷走來。冷燕忙跑上前去，親親熱熱地叫了聲：「老爺爺。」又說道：「我娘親看你老來了。」

玉鳳也忙走到老爹面前，躬身施禮，說道：「給老爹請安，我來看望老爹來了。」

布達旺老爹只凝神注目打量着玉鳳，久久沒有開口。

玉鳳略感疑訝地：「怎麼，老爹認不出我來啦？我是玉鳳呀！」

布達旺老爹這才爽朗地一笑，說道：「怎會認不出來！我還在老遠老遠就已認出是你來了。使我驚奇的是：十多年不見，你竟絲毫未變，還是從

前那個模樣，那般神情，我也明知是你，一見卻又迷惑起來，心裡直發楞，一時竟不敢相認了。」

玉鳳被老爹說得不好意思起來，只抿嘴直笑，竟不知該如何說了。

布達旺老爹仍注視着她，顯得有些為難地說道：「叫我如何稱呼你才好呢？按說你女兒都已這麼大，不該再稱你姑娘了，可你卻還是個姑娘般的模樣，我就還是稱姑娘吧！」

布達旺老爺這幾句話，引得羅虎和冷燕都笑了起來。

大家又叙談幾句，布達旺老爹才忙將他三人請進帳篷，讓他們坐定以後，他又忙着張羅晚飯去了。

冷燕趁布達旺老爹剛轉身走出帳門之際，伸手拉了拉她娘親衣袖，輕輕在她耳邊說道：「如何？女兒該沒騙你！該不是在討你歡心吧？」

玉鳳不禁燦然一笑，嗔道：「你這丫頭！」

冷燕掩住口格格地笑個不停。

羅虎雖不知她母女二人在說些甚麼，也不解冷燕為何發笑，但他也被這和諧的氣氛所感染，也咧開大嘴跟着笑了起來。

玉鳳被他二人笑得滿面春輝，羞紅了臉。

小帳篷裡蕩漾起歡波，充滿了和美。冷燕不覺輕輕迸出了一句：「啊，這也許就是天倫之樂！」

一會兒，布達旺老爹端着一木盤飯菜進帳來了。盤裡盛有馬臘腸，烤山芋，還有糯米飯團，都是熱騰騰香噴噴的。老爹將飯菜擺好，說道：「這些食物都是烏都奈送來的，你們一路辛苦，就好好地吃一頓吧！」

玉鳳道：「烏都奈也在這兒？」

布達旺老爹道：「他不放心羅虎，還一直等着他呢！」

羅虎道：「他這時可在那邊林裡？」

布達旺老爹道：「昨晚半夜動身到梁巢父鋪裡取藥去了，白天不便行動，要今晚半夜才能回來。」

玉鳳隱感憂慮地：「烏蘇軍營官兵是否常出巡邏？」

布達旺老爹道：「若在平時也不常出，偶爾出外巡巡，也只形同過場一般，自十天前他們在車排子附近發現了羅虎行踪，隨後又在烏蘇城郊的野地上被羅虎和冷燕傷了幾人，軍營裡就如臨大敵一般，巡騎四出，盤查也緊了。特別是在通向塔城和烏倫古湖的路上，更是哨卡重重，戒備森嚴。烏都奈昨夜去梁巢父處，一來是為取藥，二來也是去探聽風聲。那姚游擊手下官兵多是他駐塔城時的舊部，認得你的相貌，你務須小心才是。」

羅虎道：「姚游擊和他那些官兵，過去不在我的眼裡，現在我又有了寶馬寶刀，就更不把他放在眼裡了。」

玉鳳道：「關羽大意失荊州，你應以為戒，還是小心謹慎一些好。」

羅虎不再吭聲了。

帳篷裡方才那種歡樂和美的氣氛忽然被打破，一種惴惴不安的情緒又在隱隱地滋長起來。冷燕感到有些掃興，說道：「任他巡得那般緊，查得如何嚴，既然二十餘騎外寇都從他們眼皮下竄過來了，我就不信羅大伯從他們面前闖不過去。」

冷燕這幾句話好像一陣風，吹散了愁雲，吹來了爽意。布達旺老爹隨即一拍手，說道：「說得有理！大家還是快吃飯吧，休要為幾個巡邏壞了我們的胃口！」

帳篷裡又浸滿歡樂，大家也各取所好，津津有味地吃着，情意切切地談着。

天色漸漸黑下來了，布達旺老爹起身點亮油燈，隨即又送上一壺茶來。那茶壺是一隻綠色陶瓷茶壺，壺肚上繪着一朵白色的雪蓮，這更加使茶壺顯得精美雅緻。

玉鳳剛一入目，便情不自禁地「啊」了一聲，急忙將壺握在手中，撫摸着，把玩着。

這是一隻她多麼熟悉的壺啊！十九年前她寄宿在達美的小木屋裡時，就是用達美的這隻壺裝着最好的奶茶來款待她，十六年前她帶着冷燕和達美住在這個小帳篷裡的那些日子，每日三餐，她喝的奶茶都是從這隻壺裡倒出來的。

她很喜愛這隻壺淡雅的顏色，更喜愛壺上那淡雅的花。許多年來，已經淡忘了的而本來又是十分熟悉的舊物，驀然映入眼簾，使她感到分外欣喜，眷眷之情也不禁油然而生，睹物思人，也更加勾起了她對達美的戀念。玉鳳放下茶壺，抬頭向布達旺老爹問道：「老爹，達美現在何處？她一向可好？」

布達旺老爹的臉色一下變得陰沉下來，他沉默片刻，才凄然說道：「她走啦！已經離開我們了。」

玉鳳已看出老爹神情有異，心不禁往下一沉，忙又回頭向羅虎探望去，見羅虎低下頭，眼裡的光突然黯淡，神色也變得凄楚起來，玉鳳更是吃了一驚，忙又向羅虎問道：「達美究竟怎樣啦？莫非她已遭到甚麼不幸？」

羅虎道：「達美已經不在人世，死去已經三年了。」他那已變得沙啞的聲音裡噙着眼淚。

玉鳳突然感到全身一陣發冷，眼也迷糊起來，她強抑住哽咽，問道：「她是怎麼死的？」

羅虎抬起頭來，睜着一雙噙滿淚水的眼睛望着她，說道：「達美她全是為我而死的！死得真慘，也真冤！」他擺擺頭，甩掉已經湧出眼來的淚水，又繼續說道：「那已是三年前的事啦！寇騎四百餘騎入境來犯，在烏爾禾一帶大肆擄掠，我聞報後便率領二百餘騎弟兄前往迎擊，在白碱灘把他們截住，經過兩個時辰的浴血奮戰，殺死

殺傷他們八十餘騎，奪回了被他們搶去的牛羊馬匹，他們剩下的三百來騎已是潰不成隊，狼狽逃去。弟兄們都以為他們退回自己的境內去了，不料他們卻穿過沙漠，又竄到昌吉附近一帶去了。他們在那裡圍場劫部，奸淫燒殺無所不為。受害的牧民百姓去到昌吉軍營報警求救，軍營裡的統兵官兒不但按兵不出，任其荼毒，反而將那股入侵的寇騎說成馬賊，要各部自行聯防剿捕。牧民百姓無奈，只好派人前來向我求援。我又率領着弟兄們馳去迎擊，在米泉東郊將他們截住。寇騎一見我們便亂成一團，在弟兄們的一陣衝殺下，又丟下幾十具屍體，只剩下二百餘騎殘兵傷馬向沙漠逃去，我們還生擒了他兩名頭目，並從他二人身上搜出了縱帶銅章和一些公文諜報，證明他們的確是犯境入侵的敵寇，決非鄰部竄入的游騎。我將兩名敵俘交與當地千戶，要他給昌吉軍營送去，一來洗雪我弟兄蒙受的污辱，二來也讓他們知戒省醒。不想軍營那些官兒對我竟比對敵寇還更加切齒！他趁着由此而得知了我的行踪之後，連夜傾營出動，伏在米泉北面的一片樹林裡，乘我弟兄返回烏倫古湖打從那裡經過時，突然向我們襲來；殺我們一個措手不及。那片樹林樹大林密，我們在馬上施展不開，官兵們卻躲在樹後，又是槍挑，又是放箭，使我們顧此失彼四面受敵。我一面奮力拚殺，一面喝令弟兄們向林外退去。官兵們認出我了，便集中兵力向我抄圍過來。我正在和兩名撲上前來的千總拚殺，那個一直躲在一株大樹後面的統兵官兒，偷偷一箭向我背後射來。不料已被一直跟隨在我身旁的達美瞥見，她見危勢已迫，為了救我，便迅即縱身離鞍向我撲來。我得救！那支向我後心飛來的利箭卻插進了達美的後背，又從後背直透前胸。我心裡一急，奮力砍翻了那兩名千總，跳下馬來扶起達美，她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望着我笑了笑便閉上了眼睛！我算得救了，達美那雙眼睛卻永遠閉上了！」

羅虎的話音斷了。他沒有哭泣，也沒有哽咽，只聽從他喉裡發出陣陣奇怪的音響，似喘息，又似鼾聲。那不是吞聲，也不是飲泣，是帶血的悲和恨！

玉鳳聽得已是悲傷難禁，又如置身夢裡。她想起達美過去對她的情和義，她深為自己過去未能更好的珍視那些情義而傷痛惋惜，而憾疚萬分。她追憶着達美過去的音容笑貌，特別是她那純樸沒有機心的心性，對她的死更感哀悼傷神。

她黯然默禱，願達美魂歸天上，永享安寧。同時，達美的死也使她感到不寒而慄，心裡受到極大的震撼！那就是，朝廷的官兵，她父親曾經統領過的將士，竟會縱寇為虐，甚至做出這等違情悖理的事來！她對此，心裡真比達美之死還更感到痛心。

猛然間，玉鳳似乎感到她隱埋心裡的那塊安身立命之地在下沉，在崩潰。她不覺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隨即便無聲地抽泣起來，她是在哭達美，也是在哭那些官兵。

冷燕邊抹淚邊對羅虎說道：「當時我若在你身旁，我準不會讓那一箭得逞，不會讓它傷了你，也不容它射到我的身上來。」

冷燕說的話雖無人應聲，但卻也使正陷入深深哀痛的其餘三人都稍稍緩過一口氣來。布達旺老爹趁機說道：「好啦，大家都為達美流了淚，這情意達美已領受，她也會含笑九泉了。我們還是來談點別的吧！」

玉鳳與羅虎這才拭去淚水，又和老爹談起一些西疆各部最近發生的事情來。帳篷裡又慢慢地回復了團聚時應有的那種歡欣氣氛。

四人談着談着，忽見帳上懸燈燈花大結，帳外碧空斗轉星移，夜已經深了。布達旺老爹這才站起身來，對玉鳳和冷燕說道：「這帳篷雖已破舊，可也是你母女曾經住過的窩，今晚就將就着住一夜吧！」他又轉對羅虎說道：「灌木叢裡那個秘密窩就讓給你和烏都奈了。」

羅虎道：「你呢，老爹？」

布達旺老爹道：「我到草原上去和羊羣一塊過，凍不了我的。」

羅虎道：「今夜有霜，哪能讓老爹去露宿。我體壯，就在這帳旁搭個布幔就行了，老爹還是住到那個秘密窩裡去吧。一會兒烏都奈兄弟回來時，還請老爹告訴他，要他備好行裝，明晨天未亮，便隨我起程去塔城。」

布達旺老爹猶豫了下，隨即說了聲：「也好。」便退出帳篷去了。

羅虎走到內壁處抱起一包捲好的布幔和皮毯，回頭望着玉鳳說道：「我仍像十九年前在東邊草原上那樣，也在這左旁扯個幔，給你防狠。」

玉鳳深情地一笑：「果真有狠來，我也會出來助助你的。」

羅虎道：「你可別再去摔破老爹的罐！」他隨即朗聲一笑便往帳外走去，剛走到帳門前，忽又回過頭來，雙目烱烱地凝視着玉鳳，說道：「我等你回來，你別再自誤！」然後才掀門跨出帳外去了。

冷燕在一旁聽得沒頭沒腦，一點也弄不清她娘和羅大伯說的究竟是甚麼。她一嘟嘴，暗暗嘀咕道：「他二人也許是在打啞謎。」

冷燕這十多天來一直在奔馳，她已有好多天沒有好好地睡過覺了，身子一倒在毯上，很快就沉沉熟睡過去。

半夜裡，她被帳篷外刮起的一陣風驚醒過來，驀然掠過心頭的一個感覺便是娘親已不在她身旁，她心裡一詫，忙坐起身來，正凝神視聽間，忽從帳門隙裡吹來一縷寒風，頓使她不

禁打了個寒戰，她伸手去枕邊一摸，發覺貂鼈已經不見，她這才突然明白過來，不由暗暗一笑，心想：娘親定是擔心羅大伯受涼，給他送貂鼈去了，她才重又睡下，靜靜等待着娘親歸來。

黑夜漫漫，等待總是難耐的。帳內是一片漆黑，帳外是萬籟俱寂，只有偶爾吹來的陣陣寒風，把篷幔吹得噗噗作響。

冷燕已轉側多番，仍不見帳門掀動，漸漸地她又蒙蒙睡去。不知又過了多少時辰，她忽又被一絲輕微的響聲驚醒，她睜眼凝神，似覺有一身影已來到身旁，她知道，這是娘親回帳來了。

冷燕一動不動，似仍在熟睡一般。娘親輕輕掀開被毯，緊挨着她睡了下來，隨即伸過臂來輕輕將她摟住。就像往日在天山夜眠遇到寒風襲來一般。那一偎一摟，包括了娘親那無限的溫存與慈愛。冷燕正默默承受着娘親送來的柔情，突然感到有些異樣；娘親剛從帳外來，體膚竟是那麼灼熱，娘親偎過來的臉也燒得滾滾發燙。她不禁心裡一驚；娘親該不是病了？她正想啓口相問，忽覺娘親胸前微微一抖，她感到這不是寒戰，也不是氣喘，是强抑下的傷悲在抽咽。

冷燕將已被娘親額鬢偎貼着的臉頰向娘親腮邊移去，頓感濕潤潤地，這是淚水！娘親在無聲地哭泣。她心裡已經明白：羅大伯定已離去，娘親在爲離別傷悲。冷燕仍不說話，也伸出雙臂緊緊摟住娘親。帳篷裡依然靜悄悄，母女二人默默相偎着等待明天。

第二天清早，玉鳳母女剛剛起來不久，布達旺老爹便已將早飯送來。母女二人匆匆吃過，便辭了老爹，準備登程。臨行時，玉鳳見繫在帳旁的一匹牧馬又老又瘦，便將冷燕平時所騎的那匹黃驃馬送給了老爹。老爹也不稱謝，只擧手撫胸，對玉鳳虔誠祝願道：「草地一年一綠，人一生只有一春，望大姑娘勿作繭自縛，苦了自己，也誤了他人！」

母女二人別過布達旺老爹，縱馬繞過烏蘇，來到西關路口，面前是兩條道路，一條向北，經車排子通向塔城；一條向西，經古爾圖通向艾比湖。玉鳳立馬岔路口前，北望凝思，神馳片刻，忽對冷燕說道：「不知何故，我覺心裡忡忡，爲你羅大伯此行感到不安。」

冷燕道：「我量烏蘇官兵也奈他不得！此時他定已馳過車排子了。」

玉鳳道：「我擔心的不在烏蘇，是塔城。周笑若既然到了那裡，軍營偵騎，各衙耳目都將雲集塔城，察探動靜，境外奸細亦定混跡其中，你羅大伯乃是衆矢之的，認得他的人也多，他勢單力孤，我爲此深懷憂慮，惟恐他有失。」

冷燕道：「不是還有烏都奈也在他身邊！」

玉鳳道：「烏都奈有多大能耐，能保得你羅大伯平安！」她望着冷燕沉吟片刻，又才說道：「要是烏都奈也能有你這般本領，我就放心了。」

冷燕聽娘親這樣一說，心裡才猛然明白過來，忙說道：「讓我趕去如何？我定能保得羅大伯平安離開塔城。」

玉鳳道：「這樣也好，娘親也就放心了。」她又凝思一會，說道：「你去只能暗中助他。切勿讓人知你和他相識，在那周笑若等人面前，切勿談出我來，你要切記，切記！」

冷燕道：「娘親的話我都已記下。只是我想還是讓我把娘親送到艾比湖後我再趕去，不然，我也是不放心的。」

玉鳳笑了笑：「娘親單人獨馬也曾縱橫萬里，那時那有你來，你只管放心去吧！這兒離艾比湖也只一晝夜路程，我只需明晨便可到達，你無須再爲此延誤。」

冷燕見娘親顯得這般急切，也就不再多說，隨即告別娘親，撥轉馬頭，縱馬絕塵而去。

冷燕身邊沒有娘親，感到無拘無束，似覺更加悠游自在起來。她一路馳來，不斷擧目四顧，一景一色，一新一異，都使她感到新奇，感到開心。過不了幾個時辰，便過了車排子，直奔廟兒驛。

在行近小草湖的大道上，已是日正當空，路上本已稀少的行人販夫，都已尋個陰涼處打尖歇脚去了，大道上更是顯得靜悄悄的。

這時，冷燕也有些渴了，也想尋個有井的地方下馬歇息，她擧目望去，見前面不遠處有個三五戶人家的村莊，正在大道旁邊。

冷燕拍馬來到一戶人家門前，見一中年婦人敞胸露懷正坐在門前打盹。冷燕見她那副模樣，不禁羞得滿面通紅，心頭湧起一陣厭惡，她欲撥馬離去，口裡又渴得有些發急，只好忍住性子，下馬走到那婦人身旁，將她叫醒，說明來意。

那婦人睡眼惺忪地眯她一眼，也不說話，只懶洋洋地站起身來，進入屋去，過了許久才端出一碗水來遞給了她。

冷燕接過水碗，用嘴一喝，不料那水剛一入口，便使她感到又鹹又澀難以下咽，她忙將水吐在地上，不禁說道：「這水怎這麼難咽？」

那婦人白她一眼，說道：「這一帶的水都是這個味，你嫌不好喝，自到別處討去！」說完話便從她手裡奪過水碗，將水往地上一潑，轉身回屋去了。

冷燕也不便發作，悶了一肚子的氣惱跨上馬鞍，正要撥馬離去時，忽聽前面屋角旁掀來一陣笑聲。

她循聲望去，這才發現在那屋角旁的一叢檉柳林中，坐着幾個也似趕路的漢子正在向她張望。檉柳叢後隱隱還看到拴有駱駝馬匹。

冷燕只從鼻裡哼了一聲，一橫眉，翻上馬鞍顧自向前趕路去了。她渴未解，又惹來這般煩惱，心裡正不痛快，忽聽後面響起一陣蹄聲。

那蹄聲來得很疾，只一會兒功夫便已靠近她的馬後。她只暗暗提防着，也不屑回過頭去向後探望。

又過一瞬，那蹄聲已來到她的身旁，她這才瞟眼望去，見馬上騎着一位少年男子正縱馬飛奔，在她身旁一閃而過。

那少年男子馳到前面離她大約二十步遠之處，忽然勒馬停蹄，帶轉馬頭揮手向她喝道：「停下馬來！我有話說。」

冷燕不由一詫，隨即帶住坐馬，擧目向他望去。這下她才看清楚了，勒馬道上擋住她去路的那少年男子，看去雖然長得十分魁梧雄壯，丰姿也頗俊爽，但從他那還帶着幾分稚氣的神態看來，年齡也不過十五六歲。

他正楞頭楞腦地坐在馬上，張着一雙大大的眼睛，對着她和她的馬上下打量，眼珠在不停地閃來閃去。冷燕見他攔住了自己又久不發話，便含怒帶惱地問道：「你有甚麼話就快說，我還要趕路！」

那少年反而顯得有些靦覥起來，結結巴巴地說道：「我想問問……你這馬，你這馬是……是從那裡來的？」

冷燕立即警覺起來，一邊打量着他，一邊不由想起不久前在瑪納斯河畔發生的那場事來。心想，那番爲了那匹紅馬卻惹出個馬千總來，雖然沒吃甚麼虧，可也添了不少痲煩，今天又跑出來了這楞小子，卻衝着我的這匹白馬來了！冷燕想到這裡，不禁冷冷一笑，問道：「我這馬與你何干？」

那少年被冷燕這一問，臉也不禁紅了起來，結巴地說道：「我只是……只是問問。」

冷燕有些惱了：「你休在此胡纏，快快閃開，讓我過去！」她話音剛落便忙將馬一帶，準備直闖過去。

那少年有些急了，也忙撥過馬頭攔住她的去路，同時急切地說道：「你如不肯相告，我便不讓你過去。」

冷燕正要發怒，忽又覺這少年來得有點蹊蹺，看去似無惡意，她爲了探探他是否軍營中人，便望着他忽然問道：「你可認識馬驤？」

那少年茫然地擺了擺頭。

冷燕又閃念：他莫非是羅大伯的部下？便又問道：「那你一定認識馬强！」

那少年還是茫然地將頭擺了一擺。

冷燕緊盯着他：「既然這兩人你都不認識，你問這馬究竟是爲了何故？」

那少年道：「我問的只是你這坐騎，與那兩個姓馬的無關！」

冷燕對他更感疑惑起來，將手中竹鞭一擧，指着他問道：「你究竟是甚麼人？」

那少年眼裡也閃起了警惕的神情，說道：「你得先說出你是甚麼人來。」

冷燕道：「你不敢說出姓名，我看你定不是個好人！」

那少年不知是惱是羞，臉一下漲得通紅，也擧起馬鞭指着冷燕說道：「我看你才不是好人！」

冷燕那曾被人罵過，一下惱了起來，突然揚起竹鞭向那少年馬頭揮去。那馬吃了一驚，發出一聲嘶鳴，倏將雙蹄躍立起來。那少年一着未防，一仰身，竟被掀翻在地，不僅弄了滿身塵土，頭上的束髮巾也脫落，頭髮散個滿肩。冷燕見了他那狼狽情景，不但怒意全消，甚至竟忍俊不禁地笑了起來。

直笑得她在馬上前仰後合，有如響起一串清脆的銀鈴，那少年爬起身來，又羞又惱，握緊拳頭怒視着冷燕楞了一會，恨恨地說了半句：「我不看你是個女的……」他把後半句又咽回去了。

冷燕强抑住笑聲，望着他：「說下去呀！不然你又將怎樣呢？」

那少年也不再講話，一躍上馬，勒轉馬頭，用力揮起一鞭，向前飛馳而去。

冷燕衝着他的背影又發出一串銀鈴般的笑聲，等那少年已經去遠，她才收住笑聲，又催馬前行。

冷燕邊走邊又把剛才發生的那段情景想了想，她越想越覺這事來得甚是蹊蹺；那少年既非軍營中人，又不是羅大伯手下的弟兄，他來請問這馬作甚？若說那少年是浪蕩輕薄之徒借此前來調笑取樂，看他那副認眞追問，又楞又窘的神情模樣卻也不像。那少年究竟是甚麼人？他打探這馬又究竟爲甚麼？冷燕越思越感不解，越不解越想弄個明白！她心裡驀然閃起一個念頭：追上前去將他截住，把事情弄個清楚！

於是，她忙揮起一鞭，縱馬追趕前去。那白馬確也神駿非凡，放開四蹄有如風馳電掣，冷燕只見道旁景物一閃而過，只聽耳邊風聲呼呼作響，不消片刻功夫，便已能看到那少年背影，並在向他步步靠近。

那少年似已聽到後面蹄聲，只見他回頭看了一看，隨而又回過頭去用力加鞭催馬，不甘讓冷燕將他趕上。

兩騎相離一箭之路，一個想拚命擺脫，一個又奮力飛追，畢竟冷燕馬快，兩騎仍在漸漸縮近。

跑着，追着，冷燕終於靠近他的身旁，已與他兩馬相並。

冷燕在馬上轉過來盯着他說道：「只怪你那馬偏不給你爭氣！要不要我來給你加它一鞭？」

那少年的臉又漲紅起來，只氣衝衝地瞪了她一眼。冷燕又將馬一催，白馬奮蹄一躍，一瞬間，便把那少年拋到身後去了。

她一直馳到前面數十步遠之處才忽地將馬勒住，隨即撥馬轉身截住去路，高聲對那少年說道：「你也快快停馬，我有話說。」

那少年被迫迅即勒住繮繩，他的馬一直衝到冷燕面前才算停住。他又羞又惱地睜眼望着冷燕，卻一言不發。

冷燕盯着他說道：「剛才你來問我，現在該我來問你了！你必須告訴我：你究竟是誰？你來問我這馬是甚麼用意？」

那少年道：「我不告訴你又將怎樣？」

冷燕道：「你不說就休想過去！」

那少年氣急：「我沒想到在西疆竟會遇上你這樣的女子！」

冷燕聽了又是氣又是好笑，不由將眉一揚，挑撥似地說道：「我在西疆也沒有見到過像你這麼冒失的人，你有本領就放馬過來，看你能否闖得過去！」

那少年哼了一聲，說道：「男不與女鬥！」他猶豫了下，忽又衝着她說了句，「算我晦氣！」隨即撥馬轉身向來的路上馳去。

冷燕不禁想笑，可不知爲甚麼她卻又笑不出聲來，她望着那少年返身馳去的背影，心裡突然感到一陣悵然若失。

她也在這勒馬凝神的一瞬才又突然想起，他那一張還帶着稚氣的面孔，那一雙楞得圓圓的眼睛，她覺得好生熟悉，似曾在哪裡見過，冷燕又細細想了想，卻怎麼也想不起來了。

她帶着一種微感不安的心緒又策馬上路了。她已無心再去觀賞四周景色，只揚鞭催馬向前趕去。行行走走，不覺已來到額敏河畔，前面離塔城已經不遠，大道上的行人已漸漸多了起來，她這才舉目望去，只見河岸兩旁片片綠草如茵，處處碧湖似鏡，遠遠望去，草地上帳篷朵朵有如盛開的山花，羊羣簇簇好似飄動的浮雲，把這四野的景色點綴得有如一幅圖畫。

冷燕頓感精神一振，心情又變得舒朗起來。她一邊攬轡行去，一邊舉目四顧，對這到處都有炊煙昇起，到處都可看到牧騎馳騁的情景，不禁感到神往、驚奇。

她越往前走，大道上的行人也越來越多，趕駱駝的、推車的，還有三三兩兩的挑夫、小販，都從各盆口向大道上擁來。冷燕不覺有些詫異，便向路旁行人打聽，才知那些人都是到塔城趕集去的。

她這才猛然想起，塔城一年一度大趕集的日期已到，八年前她和娘親也是這個時候去塔城的，在路上見到的也是這般情景。她不由暗暗想道：那番我在塔城所幹的錯事，我一定要在這次來好好的彌補。

冷燕正暗暗思忖着，忽見前面沙地上出現了一隊官兵，一個個精神抖擻，衣甲鮮明，橫過沙漠向西馳去。一會兒，又見另一隊官兵從西馳來，橫過沙漠向北馳去。冷燕沒料到塔城軍營官兵竟會如此整肅，竟有這般氣象！她心裡既感驚奇，也不禁爲羅大伯的安危感到擔心。

走過大沙梁，塔城已遠遠在望。在路上雖未見設卡盤查，但不時都能看到一隊隊官兵在四野巡邏，隱隱中使人感到一種非同尋常的現象。

三三五五穿着各族服裝來自各部的牧民、騎手，胯騎駿馬，揮起馬鞭，從左右的原野上呼嘯而來，不時從她身旁、馬前一掠而過。騎在馬上的多是一些粗獷而慓悍的漢子，他們在馳過冷燕的身旁時，都轉過頭向她投來驚奇的一瞥，有的甚至停下馬來，打量着她和她的馬，面上露出疑詫和探究的神色。

冷燕毫不理睬他們，仍自悠然策馬，顧盼從容。她來到東關，見天色尚早，而她亦不便立即進城，想先弄清一下城裡情況，並暗暗尋訪羅大伯的踪跡，便在關口近旁覓了一家來往人多的客店停下馬來，決定在此暫宿一夜。

那家客店名叫「居安」，店主姓鄭，雖已是五十開外的人了，腿又有些跛，可身板卻仍十分壯實，行動也顯得極爲敏捷，一望而知是個曾經練過拳脚功夫的人。因他爲人通達隨和，又頗重信義，遇上有在旅途中突遭不幸的過客，他不僅留在店裡不收房錢飯費，還盡力代爲排難解憂，多方給以幫助。因此，許多過往旅客都知他爲人，也樂於在此落脚，客店也顯得格外興旺熱鬧。

冷燕在店門前剛一下馬，鄭店主在店裡早已瞥見，便立即迎了出來，笑吟吟地上前說道：「姑娘是打尖還是住店？」他說話的同時還瞟眼將白馬打量了一下。

冷燕道：「住店。可有上房？」

鄭店主一面連聲說「有」，一面忙叫伙計前來將馬牽去馬廐。當冷燕將馬繮交給前來牽馬的伙計時，鄭店主忙對那伙計關照道：「這是一匹難得上等好馬，你要好好照料，給它洗刷，看它已是奔馳多天未曾歇脚的了。」

冷燕雖對他有如此眼力感到微微吃驚，但卻認爲他說的那些話也不過是爲了討好顧客，並未多加留意，隨即便跟他進入店內。

客店店房共有三進，店門前是間大大的店堂，堂內擺有六七張桌子，一些人正圍坐桌前喝酒閑聊。那些人見冷燕進來，都抬起頭來打量着她，臉上露出驚奇的神色。

冷燕也不管，只邊走邊留意察看周圍的環境。她跟隨着鄭店主來到二

進院內的一間上房裡，將手裡的皮囊放到床頭，回頭見鄭店主仍站在門前注視着她，眼裡露出驚疑的神情。冷燕也不由心裡疑怪起來，說道：「你忙去吧，有事我自會去找你的。」

鄭店主道：「請問姑娘尊姓芳名？從哪裡來？到何處去？」接着他又抱歉地補了句，「休怪我多嘴，這是要上簿的，也是住店的規矩。」

冷燕坦然地：「我是冷燕。從天山來，來塔城看望，看望一個姑姑的。」

鄭店主這才說道：「姑娘請歇歇，我去叫伙計打水來。」他剛轉身退出房門，忽又回過頭來問道：「請問姑娘可曾去過烏倫古湖？」

冷燕不覺一怔，注視着他反問道：「去過怎樣？沒去過又怎樣？」

鄭店主忙賠下笑臉說道：「姑娘別介意！只因我有親戚住在那邊，我想打聽一下那邊近況。」說完便忙轉身走出院外去了。

冷燕聽他說得近情，也未多加在意。她洗過臉，也不叫店伙計送飯進房，便逕直走到院外店堂裡去，選了一張靠角落的桌子坐定，要來飯菜，邊吃邊聽旁桌那些旅客閑談。

她從他們的談話中，得知蕭準已從伊犁率領着一騎精兵來到塔城。至於他率兵來到塔城的原因，幾位閑談的旅客卻各說不一：一個旅客說是由於今年塔城大趕集特別熱鬧，爲怕境外那邊哈族有人過來尋釁生事，才帶了人馬前來坐鎮，爲的還是地方安寧；一個旅客又說他多是在伊犁住悶了，出來抖抖威風的，說他對鄰邦幾次大部入犯都按兵不動，那會爲鄰部幾個哈族前來生事動衆興師。

冷燕對蕭準爲人雖然所知甚少，但一聽說他已率兵來到塔城，總想到會不會與羅大伯有關，心裡也不免有些憂慮。至於那幾位旅客所猜測的那些原因，確與不確，她也弄不清楚，也就懶得去多費心思。

她吃過飯，便又逕自回到房裡去了。

天色已黑，冷燕獨自坐在燈前沉思：塔城人這麼多，自己地又不熟，到那兒找羅大伯去？

她又一想：羅大伯是爲看望羅雪姑姑而來，盡管眼下塔城官兵巡邏甚緊，羅大伯一定還是會冒險相探的。因此，要找到羅大伯，還是只有到羅雪姑姑那兒去。

冷燕主意已定，便決定安下心來，好好睡上一夜，把精神養足，以便應付。她正要吹燈上床，門外忽傳來鄭店主低聲的話語：「姑娘開門啊！」冷燕不由一詫，心想：已是夜深，他來則甚？便走到門前，也不忙將門打開，只隔門問道：「你有何事？」

門外又傳來鄭店主小聲回話：「有人要見姑娘。」

冷燕更覺詫異起來，忙輕輕將門拉開，往外一看，見鄭店主站立門前，他背後站着一個人影，只是因在暗處，面孔看不眞切。她正疑詫間，那人影出聲了：「冷姑娘，是我。」

冷燕不由低聲呼叫起來：「啊！原來是烏都奈叔叔！」她隨即將二人請進房裡，掩上門，才又說道：「我正愁尋羅大伯不着，你卻來了！你怎知我在這裡？」

烏都奈望着鄭店主笑了笑：「是鄭哥派人來告知我們的。」

冷燕驚奇不解地望着鄭店主，問道：「你怎會知道我和他們有關？」

鄭店主道：「我原也不知，只是見了你那白馬才犯了疑的。」他見冷燕似仍未解，便又說道：「我雖不認識姑娘，卻識得你那匹白馬，它原是邊境那邊一個部族的頭人所養，四年前曾在這塔城大趕集的賽馬會上奪得第一，後來聽說落到羅大哥手裡了，姑娘來住店時，我一眼就把它認出來了，只是不知它爲何又到了姑娘手裡，心裡犯疑，便派人去告知羅大哥，這才引得烏都奈兄弟來到店裡。」

冷燕這下心裡才算明白過來，她深責自己粗心，不由使她想起娘親常常對她的教誨，要她「謹小愼微」、「審時度勢」，也使她對世事的難測更加惕然起來。

鄭店主見冷燕凝神不語，便又說道：「你二人放下心來好好談談，如有甚麼動靜，我會來告知你們。」他隨即便退出房外去了。

冷燕這才問烏都奈道：「這鄭店主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

烏都奈道：「是個有血性，重信義的好人。他本不姓鄭，是關內人。十五年前來塔城，開了這家客店，我們的一些弟兄曾得過他不少幫助，都很稱道他的爲人。他對咱羅大哥十分敬佩，八年前咱羅大哥在塔城落難，多虧他八方打點，送飯送酒，才少受許多活罪。昨晚半夜，我和羅大哥趕到額敏，便打聽到蕭準已來塔城的消息。爲防意外，我勸羅大哥且到山裡礦廠上去避避，我先來城裡探虛實，然後再從長計議。我今天早晨曾來過店裡，將羅大哥行止告知了鄭哥，也請他幫忙留意蕭準的去向。不料我剛回到羅大哥處不久，鄭哥便派人來談了馬的事情，並說了姑娘的形態相貌，問我們與姑娘是否認識，羅大哥一聽便知是你來了，他高興得直笑，立即牽了他那大紅馬，便要不顧死活地趕到這店裡來。我和礦廠裡的弟兄們費了好大的勁才拉住了他，不然，他眞來了，也許又會惹出一場禍事來的。」

冷燕聽了烏都奈這番話後，心裡不禁爲羅大伯那種急切欲來見她的情景感動萬分，她甚至還不由浮起一個念頭：這也許就是她娘親常說的「天性」！她又關切地問道：「你和羅大伯住的那個地方離此多遠？那裡是否眞的安全？」

烏都奈道：「就在東北山中，快馬只需半個時辰。那裡住有許多開採金礦的蒙古弟兄，他們多是早年軍營裡的半甲騎伍，解甲後無家可歸，便到這山中採礦來了。那些蒙古弟兄是一些流浪漢，窮苦人，都把羅大哥當作他們自己的骨肉兄弟，爲了保護羅大哥，必要時他們是可以捨命的。那些蒙古弟兄都是騎伍出身，也極慓猛，這裡軍營官兵也不敢輕易進山去的，因此，那裡確也安全，姑娘盡可放心。」

冷燕聽了這才放下心來，沉吟片刻，又說道：「只是這蕭準現在塔城，我來時見到處都佈滿邏騎，目前羅大伯可千萬來此露面不得！」

烏都奈道：「我擔心的也正是如此！怕的是他見妹心切，不聽勸阻闖來塔城，那就是等於自投羅網了。」

冷燕又凝神沉思一會，說道：「請烏都奈叔叔回去告訴羅大伯，說我明日就去會見羅雪姑姑，和她商量一個妥善的相會辦法，只等時機一到，我會設法前去通知他的。烏都奈叔叔一定勸他千萬不要輕易闖來！」

烏都奈道：「好，我一定告訴你羅大伯。姑娘如有了消息，只需告訴鄭店主，他自會立即通知我們的。」

冷燕道：「你可知道這鄭店主過去在關內曾幹過些甚麼來？」

烏都奈道：「我也不甚清楚。只聽說他壯年時也是被迫在黑道上走過來的。十六年前在祁連山中，因他不願同流合污去幹傷天害理的不義之事，與同行的兄弟反目成仇，彼此拚殺起來，他也因此才流落到塔城來的。聽說他那只跛脚也是在那次拚鬥中受傷殘廢的。」

冷燕追：「原來如此。」她對鄭店主心裡也不由暗暗欽佩起來。

烏都奈道：「我還要趕回山裡去，你羅大伯想已等得不耐煩了！」他隨即又向冷燕說了聲，「我和你羅大伯等你的消息。」便退出房門，一會兒，店外隱隱傳來一陣清脆的蹄聲，烏都奈趕回山裡去了。

第二天早晨，冷燕剛吃過店伙計送來的早點，鄭店主便進房來了。冷燕趕忙站起身來，對着他親切地叫了聲：「鄭大伯！」鄭店主直樂得眼裡都閃起了淚光，連連說道：「姑娘，別這麼叫，這眞是太不敢當了！」

冷燕還是笑吟吟地說道：「論年紀你已是父輩，爲人又那麼好，我也不輕易這麼稱呼誰的！」

二人又高高興興地談了幾句之後，冷燕轉過話題，向他問道：「鄭大伯知不知道有個從京城來的名叫周笑若的官兒？」

鄭店主道：「知道。他兩天前還帶着他的公子到我這店裡來喝過酒呢。」

冷燕道：「鄭大伯可知他住在何處？」

鄭店主道：「當官的來都住在驛館，驛館就在這東城道台衙門斜對面。」

冷燕道：「我一會兒便準備去驛館見見他去。」

鄭店主驚異地：「姑娘和他有親？」

冷燕遲疑了下，含糊應道：「我和他也是不久前在他來塔城的路上才認識的。與他同來的還有他兒媳，我和他兒媳相處不錯，我既來塔城，便看看她去。」

鄭店主像忽有所悟地：「我那羅兄弟冒險前來探望的妹妹，是不是就是那周笑若的兒媳？」

冷燕點了點頭。

鄭店主十分高興地道：「正好姑娘也和她相識，這就太好了！」他停了停，又放低聲音輕輕說道：「聽說那周笑若來塔城，是奉聖命專爲查訪邊境軍務而來的。這番蕭準趕來塔城，也定與他有關。只是聽人傳說蕭準和他不和，對他十分忌恨。這蕭準雖是朝廷封賜的將軍，我看他的心並不向着朝廷，也不向着西疆百姓，此人難測。姑娘見到那周笑若時，不妨將你所知道的有關西疆的實情，告知那周笑若，以便他回京後好如實奏稟朝廷；還望姑娘提醒提醒那周笑若，要他對蕭準多加提防。」

冷燕聽得十分認眞，也聽得十分仔細。直等他把話說完，才懇切地說道：「鄭大伯的話我都已記下，我一定照行就是。」

冷燕正要叫人備馬，鄭店主忙攔住她，道：「這裡去驛館不遠，姑娘還是走着去吧！這白馬在塔城也許還有人識得，不如就留在店裡，我一定給你好好照料，等你走時再來牽去。」

本來對此行並不十分在意的冷燕，經過昨夜烏都奈的突然到來，又經鄭店主這麼遠憂近慮地小心提醒，她不禁忽然不安和惕然起來。她謝過鄭店主的好心關照，邁步向關口走去。

＊　＊　＊

冷燕循着街上行人的指點，來到驛館門前，舉頭望去，見驛館高牆深院，牆內古柏森森，牆外老柳蔽日，牆上嵌有一排均勻相間的拴馬石環，門前是一列高高的青石石級，把驛館襯托得十分氣派。

石級上面站着幾名帶刀校衛，一個個左手握着刀柄，右手叉撫腰間，傲立門前，俯視階下，更顯出一番凜凜威嚴的氣象。

冷燕站在階下，將驛館上下左右打量片刻，然後才邁步拾級直至門前，一名校衛正上前攔她，冷燕還不等那校衛開口便忙說道：「煩你進去通告周大人，就說外面有個姓冷的特來看他。」

校衛將冷燕全身上下打量一眼，說道：「周大人正在會客，你改日再來。」

冷燕道：「你去告知他家裡人也行。」

校衛不耐地：「周大人未帶家眷，只有隨從。」

冷燕道：「那你就去告知他的隨從。」

校衛沉下臉來，盯着她道：「你是周大人的甚麼人？」

冷燕也有些惱了：「這不用你管！你只去告知，見與不見還在大人。」

旁邊另一名校衛也來幫腔：「周大人在西疆無親無戚，除了公事一律不見外人！」

冷燕不由怔了一怔：「這可是周大人的指示？」

過來幫腔的那名校衛突然惱怒起來，瞪着冷燕氣勢洶洶地說道：「你管是誰的旨意！就是不能見！」

冷燕也被他激怒起來，一揚眉：「我偏要見！」說完就邁步向門內走去。

兩名校衛忙閃身堵在門口，張開四臂攔住她的去路。冷燕一抬手，擋開四臂，跨進大門直向內院闖去。

兩名校衛忙搶步上前，分抄左右，伸手前去拉她。

冷燕還不等他手到，猛然往後一縮，趁他二人撲空之際，隨即兩掌齊發，端端擊在二人背上。只見那兩名校衛一個踉蹌，立脚不住，隨即跌倒在地。

門外幾名校衛見狀，也吆喝着擁了上來，一齊向冷燕撲去。

冷燕雖然十分惱怒，開始也還存着些兒顧忌，只想擺脫兩名校衛的阻攔得以入內就算了，並未想和他們打架，今見衆人橫眉暴眼一齊向她撲來，便陡然興起，亮開架式，一陣拳打脚踢，只幾眨眼間，便將幾名校衛打得或滾或翻，再也不敢向她靠近。冷燕這才拍拍手，盯着他們說道：「看你等還敢欺負人不？」

最先被她打倒的那兩名校衛，鐵青着臉，猛然拔出腰刀，指着她說道：「我看你定是來行刺的！」其餘幾名校衛也紛紛拔刀出鞘，喝嚷着：「拿刺客！」向冷燕圍了上來。

冷燕不禁發出一串清脆的笑聲，說道：「來來來，我已久未和人爭鬥，正悶得慌哩！」她也立樁舒臂擺開了架式。

眼看一場拚鬥即將展開，恰在這時，羅雪與周幼銘已聞聲提刀趕來。二人一見是冷燕便急忙喝住校衛，來到冷燕身前，一面和她招呼，一面對校衛們說：「這位冷姑娘是我家的熟人，她是爲看望我們而來，請諸君不要誤會。」羅雪趁周幼銘去好言安撫衆校衛之機，忙拉着冷燕向院內走去。

庭院十分幽雅，一條長廊通向大廳，大廳兩旁是廂房；中間是一片種滿花草的園庭，四面廊寬階潔，雕欄映趣，頗有情緻。

冷燕跟隨羅雪在經過大廳門前時，見周笑若正站立門外，臉上微微露出不安的神色。當他看到緊隨羅雪進來的是冷燕時，這才欣然一笑說：「原來是冷姑娘來了！」

羅雪也只匆匆應了一句：「爹，你陪客去。只是一場誤會，沒事！」

冷燕只含笑着向周笑若點點頭，便跟着羅雪進入西廂房裡去了。

她在經過大廳窗前時，曾透過窗花匆匆向廳裡瞥了瞥，見一身着官袍的胖胖人影，躲在門後，縮成一團。她想：這人定是被「拿刺客」的呼聲驚呆，才顯出那般失態的模樣！

她又不禁想道：若在平常時刻，他那威風神氣則夠你瞧了！想到這裡，不禁突然掩口笑了起來。這時，正好羅雪轉身取茶去了，才沒問起她來。

「你是何時到塔城的？」羅雪一邊給她倒茶一邊問道。

「昨晚到的。」冷燕應道。

「你昨夜住在何處？」

「東關居安客店。」

羅雪聽了不禁埋怨她道：「你昨晚怎不到這裡來，卻去住客店！」

冷燕笑着說道：「昨晚我要眞來找姑姑，你們前那些校衛更將把我當作刺客來抓了。」

羅雪道：「你也休再生氣，無怪他們爲難你，其實這都是衝着我們來的！」

冷燕不由一怔：「這是爲甚麼？」

羅雪道：「有人對我們不滿，在我們背後中傷呢！總之，一言難盡！」

冷燕還想再問，周幼銘進房來了。他和冷燕打過招呼，又向她對剛才在驛館門前發生的事情表示了歉意，然後才對羅雪說道：「我費了許多唇舌才把那幾名校衛安撫下去，他們也許還會來尋岔的！」他搖搖頭，又發出一聲輕微的嘆息。

冷燕道：「何不將他們撤去？」

羅雪語帶譏諷地說道：「那些校衛是奉命前來保衛周大人平安無事的呀！」

冷燕冷冷一笑：「憑他幾人那點本領能保得甚麼平安！」

羅雪道：「明爲保衛，實爲監視，眞使人氣憤！」

周幼銘忙勸說道：「好啦，咱們自己心裡有數就是了，冷姑娘剛到，何必說出這些話來讓她掃興！」

羅雪這才慢慢平靜下來，又對周幼銘說道：「你還是回到廳裡侍候爹和客人去，這兒有我陪着冷姑娘就行了。」等周幼銘退出廂房去了之後，她才俯過身來拉着冷燕的手，問道：「那天你爲追尋大紅馬，匆匆離開了我們，我們一直都在惦掛着你，不知大紅馬後來被你找到沒有？」

冷燕道：「找到了。只要決心，沒有找不到的！只是請姑姑猜一猜，那大紅馬是誰偷去的？又落到誰的手裡了？」

羅雪搖搖頭：「猜不着。還是請你自己說出來吧！」

冷燕笑吟吟地看着她：「猜猜看，我定要你猜！」

羅雪勉為其難地：「是不是被過路的牧民偷去，又落到官兵手裡了！」

冷燕搖搖頭，說道：「算啦，姑姑是猜不着的。還是讓我來告訴你吧！大紅馬是被烏都奈叔叔偷去的。」她又把話打住了。

羅雪困惑地：「烏都奈叔叔？烏都奈叔叔是誰？」

冷燕道：「就是姑姑當時所懷疑的，在沙灣驛站門前翻看大紅馬馬掌那人。」

羅雪愈加困惑起來：「那人你原不認識，怎的忽又稱起他『叔叔』來了？」

冷燕也不答她問話，卻笑吟吟地盯着她一字一字地說道：「大紅馬──又落到──半──天──雲──羅大伯手裡了！」

羅雪又驚又喜，只張大着眼睛久久說不上話來。漸漸地，她那眼裡驀然閃起的一道喜悅亮光，又黯然下去，悲傷的神情又浮上眼來。良久，她才帶着央求的口氣低聲對冷燕說道：「你把詳情說給我聽聽。」她的聲音也因哽咽而變得不清。

冷燕一瞬間頓覺樂意全消，不禁也為羅雪的悲傷而愀然起來。隨即便將她尋馬的經過一一告訴羅雪，甚至連她如何誤傷羅虎的事也毫不保留地講了出來，只是隱去了她去到天山和她娘親相會的那般情景。最後她還告知羅雪，說羅虎為了看她已來塔城，隱匿在城外山中的礦廠裡，只等機會和她相見。

羅雪坐在一旁一句不漏地聽着，時而驚嘆不已，時而欣喜若狂，時又哀痛不勝。當她聽說哥哥為了看她已冒險來到塔城時，更是手足情深，又憂又慮，悲喜交集。羅雪想見哥哥一面，是她多年來朝思暮想的心願。哥哥是她在這世上唯一的親人，而今卻近在咫尺，可塔城目前是偵哨遍佈，邏騎四出，西營北營又各駐有精騎數百，他是萬萬不能在塔城露面的。但如錯過這一機會，她今生今世恐就再也無法和哥哥相見了。

謀求相見　不顧安危

羅雪想到此處，眞是情不自禁，悲痛欲絕，她抬起淚眼望着冷燕說道：「若能把一切艱危險惡都加於我身，只要能見哥哥一面，我死也甘心。而今卻是他處於危難處，若因我而落入官兵手裡，我就是萬死也無法減輕我的憾痛了！」

冷燕見了羅雪那般焦急悲痛的情景，也不禁傷感萬分，有如自己身歷其境心受其苦一般。只是她對目前的處境看得並不如羅雪那般危險，也不似她感到那般可懼。

冷燕聽了羅雪說出心聲後便安慰地說道：「姑姑不要難過，辦法總是有的。羅大伯既然來了，那有不見之理！他來驛館不便，我就陪姑姑到山裡去，聽說那兒倒是很平安的。」

羅雪嘆息一聲，說道：「這不行啊！我和我爹只要出了驛館門，身後不但有校衛相隨，說不定還有暗哨尾跟，我如去山裡，會給他帶去危險的。」她停了停，又說道：「再說，我如去山裡，又如何對我爹和幼銘說去！」

冷燕道：「我常聽我娘親說起過『天無絕人之路』，何況『天下無難事，只要有心人』，姑姑不用愁，只要有心，終是攔不住的。我來就是為這事，一定要讓姑姑和羅大伯平安相見後，我才離開塔城。」

羅雪被冷燕的豪氣和膽量感動了，這才稍稍放下心來，說道：「好，我也只有耐心地等一等了。願老天開眼，賜我兄妹一個相見之機吧！」她說完這話，忽又兩眼注視着冷燕，問道：「姑娘剛才提到你娘親，你娘親是誰？她現住在哪裡？」

冷燕默然片刻，才低聲說道：「姑姑見諒，我娘親性僻，她不願我向人談起她來。」

羅雪歉然一笑，說：「我原也不該問的，不知怎的卻又問起你來。」她望着冷燕沉凝片刻，忽又說道：「那日別後，我爹在路上亦曾多番談起你，他就曾對我說過，要我在外切忌去探詢別人身世。他說人各有所諱，能說時別人自然會說，不能說時，問亦無益，反遭怨惡。我爹是個通達人，他這番話是很在情理的。」

冷燕從羅雪的話語中，聽出她有些閃爍，明明在談自己，忽又把話拉開，變成牛頭馬嘴去了。她也想弄個明白，便又問道：「不知周老前輩談了我一些甚麼？他又是怎麼對姑姑談起那番話來的？」

羅雪道：「我爹對你的情性武功都十分讚嘆，他驚奇不解的是，在西疆怎會出了個你這樣的人物！我和幼銘在為未能探知你的身世而深感惋惜時，我爹才說出那番話來的。」

羅雪將冷燕打量了一下，繼續說道：「我爹還說，姑娘決非出身於尋常人家，若非將門之女，便是書香之後，說你家埋名西疆，隱跡山林，若不是出於憤世嫉俗，便是另有隱情。我爹還說，自古以來，歸隱山林的忠臣義士也是很多的。」

冷燕聽了，對她爹說的那些話不大了了。因她對自己的身世連她自己都弄不清楚，對羅雪轉述她爹的那番話就更覺糊塗起來。冷燕俯首沉思一會，才悵然說道：「我沒有家，我只有個娘親，娘親在那兒，那兒便是我的家。」

羅雪深感驚異而又不禁惻然地：「啊，姑娘原是這樣！」

房裡突然沉靜下來。一會兒，庭院裡傳來步履聲和談話聲。羅雪這才輕輕嘀咕了一句：「爹在送客了。」

冷燕起身走到窗前，舉目向外望去，見一位白臉微鬚、身材胖胖的官兒，在周笑若陪送下，穿過長廊向外面走去。冷燕忽又想起他方才躲在門後那般情景，忍不住又輕輕笑了起來。

羅雪不解地：「你笑甚麼？」

冷燕道：「我笑那官兒身胖如牛，卻膽小如鼠。」接着便將她方才見他躲在門後縮成一團的情景講了出來。不料羅雪聽了臉上不但毫無笑容，卻反變得陰沉起來，眼裡也露出鄙夷和仇恨的神色。冷燕暗覺詫異，便又問道：「那人是誰？是個甚麼樣的官兒？」

羅雪冷冷說道：「他名孫禮賢，乃是孫人仲的侄子，是個四品道台。」

冷燕道：「孫人仲又是甚麼人？」

羅雪道：「我家不共戴天的仇人！」

冷燕道：「他現在何處？」

羅雪道：「十八年前他已被我哥哥親手殺死了！」

冷燕心裡已經明白，也就不再問下去了。

一會，周笑若已送客回廳，便忙叫周幼銘進房來請冷燕到廳裡去敘敘。冷燕、羅雪便立即跟隨周幼銘去到廳裡，周笑若見了冷燕，顯得十分高興，便問這問那的和她暢談起來。

當他問清剛才在門口發生那樁事情的原委之後，以手拈鬚，沉吟片刻，隨又指着擺放在桌上的一大籃菜餚，對周幼銘說道：「這是方才孫大人來訪時給我送來的一席酒菜，你給那些護館校衛送去，就說是我犒賞他們的。」

周幼銘很不情願地：「爹，這又何必……」

周笑若還不等他把話說完，忙將手一揮，打斷他的話題，說道：「你就照着去辦吧！這些校衛也是身不由己，並非有意和我作梗，給他們一點恩惠，以示我寬宏不計，這也是有好處的。」

周幼銘這才提着籃子出廳去了。

周笑若又向冷燕問了一些有關西疆的民情風俗，以及她的所見所聞。

冷燕雖然知道不多，但她卻也能將她看到的一鱗半爪，娓娓講來，而且許多地方還能觸及時弊，道出精微。她講得十分爽直，爽直中留有回旋；講得極為大膽，大膽中卻有精細。周笑若聽得連連點頭，不住地誇讚她靈秀。冷燕見周笑若心情高興，便乘機將話一轉，說道：「外面一些百姓都知道老前輩到了塔城，也有人在為老前輩的處境擔心呢！」

周笑若不覺一怔，忙問道：「姑娘聽到他們說了些甚麼來？」

冷燕道：「他們說蕭準與老前輩不和，對你十分忌恨，恐對你不利；還說蕭準雖是朝廷封贈的將軍，可他的心並不向着朝廷，也不向着西疆百姓，其心難測，要老前輩多加小心。」

周笑若驚詫得不禁站起身來，注視冷燕肅然問道：「姑娘是從哪裡聽來？是誰這樣對姑娘說的？」

冷燕道：「東關『居安』客店的鄭店主。他也是出於對老前輩的一片關心！」

周笑若在廳裡來回踱步，沉吟片刻，說道：「此人我亦曾見過，看去也是個很有閱歷的人，卻未料到他竟有這等見識！」他停了停，又說道：「我與道台衙門孫大人以及伊犁將軍蕭大人之間，在對目前西疆軍務的看法上是有些分歧，但還談不上不和，更談不上『忌恨』二字。這些話關係非輕，豈是能輕易出口的！」

冷燕道：「就從剛才在門口發生的事情來看，也看出他們沒懷好意，對那蕭準，老前輩還是防着點兒好。」

周笑若以手拈鬚，寬慰地笑了笑：「我有兵部公文，又是奉王爺所差，他們也不無顧忌，我量蕭準也不敢公然對我做出甚麼舉動來的。」

談着談着已是中午，吃過午飯，周笑若回房休息去了，冷燕又隨羅雪回到西廂房裡，二人又親親熱熱地談了起來。

冷燕從羅雪的口裡才知道，周笑若這番來疆，是奉王爺之命專為查訪各地軍營的將兵士氣和外寇入犯的情況以及邊防而來。周笑若說，王爺的使命，是為了防微杜漸及未雨綢繆。

他來到西疆以後，各地衙署官員、各營統兵校尉，對他明示尊迎，實存戒忌，惟恐他查出弊端，訪得實情，對他們前程不利。因此對他防範甚嚴，百計千方不讓他和外人接近。

周笑若來到塔城後，曾遵照王爺的旨意，和道台孫禮賢商議招撫羅虎的事宜。關於這事的提出，原是周笑若在離京時，就曾向王爺提請，並將羅虎在烏倫古湖一帶率隊抗擊外寇來犯很得民心的傳聞稟告了王爺，王爺授權周笑若，要他入疆後酌情處理，見機行事。

周笑若入疆後，在往各地的途中，一路留心查訪，得知許多有關羅虎在率部抗擊外寇的爭鬥中激昂壯烈的事情。

周笑若一到塔城，便向孫禮賢提出招撫羅虎，奏請皇上赦其前罪，不計舊惡，封他一個副將軍之職，要他率部來駐塔城，以防擊入侵的外寇。

不料孫禮賢對羅虎殺叔之仇，一直切齒未忘，懷恨在心，强詞以辯，奪理相爭。他為阻撓對羅的招撫，甚至置朝廷的綏靖大計於不顧，派人趕去伊犁，對蕭準進行挑撥離間，說周笑若提出招撫羅虎，是意在對蕭準進行牽制，以便進一步取而代之。還說，周笑若縱無此意，若羅虎一旦歸順朝廷，以他之勇武，必會功顯朝廷，於蕭準亦將不利。

蕭準對朝廷本就心存疑戒，與羅虎又是多年仇敵，聽了孫禮賢那番話後，便親率精騎數百趕來塔城，對招撫之事橫加阻攔，竟還說出「西疆各部對此不服，若一意孤行，恐激起叛亂」等話來，以相威脅。

周笑若無奈只好強怒為笑，與他們委婉周旋，將這事暫時擱置起來，等回京後，稟報王爺，再行定奪。

冷燕在聽了這些情況後，不禁暗暗驚心，她那本來十分單純的天性，那曾想到人世上竟有這麼復雜的事情。有些事聽得似懂非懂，有些事她雖聽懂了，但卻又弄不明白。

不過，有一點她倒是十分清楚明白的，那就是：她最關切的是她羅大伯；憎恨的還是孫禮賢和蕭準；把周笑若也視作可敬的好人之列。

冷燕將羅雪所講的那些情況再細細回味一番後，問羅雪道：「姑姑，甚麼是招撫？」

羅雪道：「招撫就是在朝廷派人的勸勉下歸順朝廷，為朝廷效力。」

冷燕道：「歸順是否就是投降？」

羅雪道：「招撫、投降雖都是歸順朝廷，但還是不同的。究竟怎樣不同我也說不清楚，總之，招撫要體面一些；投降多是走投無路被迫而行的。」

冷燕沉吟片刻，又問道：「姑姑，你看羅大伯他可願受這招撫？」

羅雪默默不語了。

冷燕又問道：「你呢，姑姑？你可願羅大伯接受這招撫？」

羅雪還是默不作聲。

冷燕見羅雪久久不答，便又說道：「若要是我，得事先聲明：一不受誰節制調遣；二不受誰的窩囊晦氣。」

羅雪不禁忽地一笑：「那是不可能的！」

冷燕道：「朝廷若不應允，我就不幹！」

羅雪傷感地嘆道：「有時由不得朝廷，有時也無可奈何的。」

冷燕凝思片刻，忽又說道：「方才我要周老前輩留心蕭準，他卻不以為然，難道他對蕭準真就那麼放心？」

羅雪笑了笑：「我爹雖然心直口快，但每遇大事也是十分小心穩重的人。他私下也多次對幼銘和我談起，囑我們對他要多加戒備小心。爹說蕭準為人好勇鬥狠，桀驁難馴，若冷大王爺尚在，他感冷大王爺提拔之恩，懾王爺威嚴，尚不敢輕懷二心。今冷大王爺已死，他已目中無人，朝廷對他亦是遷就懷柔，我們那得對他不防！不過，我爹也說，目前西疆各營，多是朝廷舊伍，量那蕭準也還不敢輕舉妄動。」

冷燕聽羅雪提到冷大王爺，不禁大吃一驚。她也不知為何，冷大王爺在她心裡竟印得那麼深刻，只要一提起冷大王爺，她便不由感到一種尊榮，同時也感到一陣神秘，一陣親切。而今突然從羅雪口裡聽到冷大王爺已死，她簡直驚訝得連羅雪最後那幾句話都未聽入耳裡。

冷燕呆了一會，才悵然若失地問道：「姑姑，那冷大王爺甚麼時候死的？」

羅雪似已看出她神情有異，望着她疑詫地問道：道：「你見過冷大王爺？」

冷燕仍是充滿悵然的神色：「見過。只匆匆見過他一面，可他卻並不認識我。」

羅雪道：「冷大王爺是去年冬天去世的。我們出京前幾天才下葬，墓地就在西郊他女兒玉鳳墓側。」

玉鳳！這又是一個使她感到迷惘和神秘的名字！冷燕陷入沉思。

羅雪以為她有了倦意，便要她歇息，自己退出房外去了。

冷燕在驛館裡住了下來，差不多整天都和羅雪呆在一起。二人有時竊竊私語，有時默默偎坐，顯得十分親切。

兩天已經過去，冷燕仍然想不出一個讓羅雪兄妹相會的辦法。羅雪急得暗自背人垂淚，冷燕也不覺微鎖眉頭。周幼銘幾次來約她二人出城趕集，二人都無心前去。

又過了一日，冷燕想打聽一下羅大伯的近況，便獨自出了驛館，去到「居安」客店。鄭店主見她來了，忙將她請進房裡，問了一些她在驛館裡的情況後，告訴她說，她羅大伯又派烏都奈到店裡來過兩趟，都是打聽冷燕的消息。

冷燕聽了也很着急，便把護衛驛館的官兵受蕭準等人的指使，對周笑若進行暗中監視的情況告訴了鄭店主，要他轉告羅虎，驛館已成險地，尤應小心在意，千萬擅闖不得。

鄭店主又談了一些周笑若那天到店裡來的情況，說周大人向他問起許多有關塔城軍營的事情，諸如官兵是否擾民，軍營統領與那些頭人往來密切？鄰境哈族是否常來滋事等等。

鄭店主還告訴冷燕說，周大人曾向他探聽過飛鳳公主的去向，還向他打聽過拉欽，問他認不認識拉欽這人。冷燕聽了不由一驚，忙問鄭店主道：「周大人認識飛鳳公主？」

鄭店主道：「我沒深問，看樣子他好像也並不認識。」

冷燕道：「他可認識拉欽？」

鄭店主道：「這我卻也問過他來。周大人說他也不曾見過，他只知拉欽是蒙古人，身材極粗壯，曾在鐵貝勒王爺府裡當過管馬的官兒。」

冷燕記起不久前她去烏蘇時，梁巢父也曾對她談起過這事，沒料到現在又從鄭店主口裡談起這件事來。

周笑若打聽飛鳳公主為甚麼？他與飛鳳公主有何關連？娘親又是不是周笑若要打聽的那個飛鳳公主？這一切在冷燕心裡都是一團霧，一個解不開的謎。

冷燕感到奇怪的是，周笑若還向鄭店主打聽了拉欽。這個曾在王爺府裡當過管馬官的拉欽是誰？是否就是已經在三年前死去了的那個拉欽？又是否與娘親或羅大伯有所關連？這些對冷燕同樣是個解不開的謎。

冷燕帶着驚奇、疑團回到驛館，剛進了驛館大門，便看見內院門前的石樁上拴着七八匹沒有備鞍的大宛良馬。

周笑若和周幼銘，還有羅雪，正站在那兒圍着馬打量着，品評着。

羅雪一見冷燕回來了，便忙將她叫住，對她說道：「姑娘，快來看看這些馬！你眼力好，也幫我們選選看。」

冷燕來到羅雪身旁，問道：「姑姑，你們要買馬？」

羅雪道：「不，是我爹準備給鐵貝勒王爺買的。」

正在一旁凝神相馬的周笑若，回過頭來對冷燕道：「我出京時，王爺曾吩咐過我，要給他選購幾匹上等宛馬帶回京去。」

他打量了那幾匹馬一下，才又說道：「王爺生平最愛的就是馬，他王府莊裡已經養了許多匹上等的好馬了，可就缺幾匹上等大宛馬。只是我不善相馬，軍營裡已經送來過幾批了，我看了總是拿不定主意，至今一匹都還未挑選下來。姑娘如懂得，不妨幫我決斷決斷。」

冷燕聽了周笑若那番話後，聯想起方才鄭店主所說的話語，心裡突然閃起一念，便若不在意地說道：「我也不會相馬。要是拉欽大伯在這裡就好了！他才真是位相馬的好手！」

周笑若不覺一驚：「姑娘認識拉欽？」

冷燕仍漫不經心地：「認識。」

周笑若道：「姑娘認識那位拉欽是怎樣一個人？」

冷燕道：「蒙古人，身子極壯實。聽說他早年也在京城養過馬的。」

周笑若迫不及待地：「那拉欽現在何處？」

冷燕道：「聽說就在這塔城東北的山中，和那些淘金的蒙古人住在一起，平時很少出來。」

周笑若猶豫片刻，又問道：「此去山裡有多少路程？要怎樣才能找到拉欽？」

冷燕道：「老前輩想找他來幫你相馬？」

周笑若道：「馬也要請他相的。我要找他卻還有比相馬更重要的事情。」他停了停，又說道：「我來西疆後，曾向多人打聽過他，都說不知，不想今天竟從姑娘口裡得知他的下落，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了。只是不知如何才能找得他來。」

冷燕道：「老前輩必欲見他，我可給你找他去。」

周笑若十分高興地：「這就太好了，不知姑娘去來需要多少時間？有無甚麼不便之處？」

冷燕道：「此去東北山裡，黃昏時即可歸來，只須將老前輩和姑姑的馬匹借給我一用，還請老前輩給守門校衛關照一下，免我請得拉欽到時他們又來刁難。」

周笑若連連說道：「好辦，好辦。幼銘可去備好馬匹，姑娘早去早回。」

不消片刻工夫，周幼銘便將備好的兩匹坐馬牽來。羅雪將冷燕送至驛館門外，冷燕臨上馬時才附在她耳邊輕輕說道：「姑姑耐心等着，傍晚時我便可把羅大伯接來和你相見了！」

她說完這話，也不等羅雪問話，只朝她燦然一笑，隨即騰身上馬逕向東關馳去。

羅雪一時摸不着頭腦，又驚又訝，又喜又疑，呆呆站在階前，久久回不過神來。

* * *

黃昏已老，夜色漸濃，街上早已關門閉店，路上已是人稀。驛館門前架立着的兩個紅紗燈籠，已經點燃蠟燭，燭光把門前兩旁古柳照得樹影婆娑，幾名校衛在燈前木然而立，顯出一副無精打采的模樣。驛館在夜色裡顯得十分平靜。

羅雪早已走出驛館，等候在離驛館大門約百步遠的街邊。她懷着一種悲喜難分、憂樂莫辨的心情，站在那兒盼候着，不時向黑沉沉的東關張望過去，焦急中帶有幾分不安。

她等着，盼着，忽聽從東關傳來了一陣蹄聲。那蹄聲不甚響，也不甚急，不像慣於奔馳的坐騎，倒像載貨的馱馬一般，她心裡正感失望間，忽見有兩個人影牽着馬已向她走來。

她迎着走近她面前來的那人注目一望，見一頂覆得低低的毡帽下，閃着一雙她熟悉的眼睛。她驚異得不禁把身子微微往後一縮，也就在這一瞬間，在那隻閃閃發亮的眼睛下響起一聲沙啞而又熟悉的聲音：「妹妹，是我！是你虎哥！」

羅雪只覺耳裡嗡地一響，她立即撲入來人的懷裡，一句話也說不出，只是低聲啜泣。

羅虎道：「別哭，妹妹，別哭，這兒當街，離館門又近。」他那哽咽的語音裡也蘸飽了眼淚。

羅雪這才抬起臉來：「哥哥，這兒太險！我只想看看你。讓我再看看，你仍回到山裡去！」

羅虎回頭看看冷燕。冷燕站在他身後也正在抹眼淚。羅虎又回過頭來，伸手為羅雪抹去掛滿臉上的淚水。他邊抹邊又說道：「別怕，妹妹，別為我擔心，我既來得，也就去得，我要和你聚上幾天，冷姑娘已為我想好了安身之計。」

冷燕忙走上前來，說道：「這兒不是談話之地，我們還是快進館去吧！」她隨即挨到羅雪身邊，低聲在她耳邊說道：「姑姑，別在臉上留下淚水！」

羅虎向冷燕耳邊遞來一句：「你把自己的臉上也擦抹乾淨。」

三人一道走進驛館大門，來到院內。周幼銘聽到三人脚步聲，忙從房裡迎了出來，和羅虎打過照面，道了聲「一路辛苦」，便說道：「我爹已在廳裡等候你多時了！」隨着便將羅虎領進廳裡去了。

冷燕將羅雪的衣袖一拉：「讓他們談他們的馬經去，我和姑姑休管他！」邊說邊拉着羅雪回到西廂房裡。進房後，羅雪還是顯得有些心神不定的樣子，對冷燕說道：「你也不先和我商量一下，卻突然把他假冒拉欽帶了來，他能應付得來嗎？」

冷燕成竹在胸道：「姑姑盡管放心，拉欽的事情羅大伯都知道，他也猜得到周老前輩要向他打聽甚麼事情。羅大伯準能應付自如，不會露出半點破綻來的。」

羅雪困惑而又不安地：「莫非我哥哥竟會知道飛鳳公主的去向和下落？我爹要向拉欽打聽的是有關飛鳳公主的情況啊！」

冷燕不再作聲了。過了一會，才又淡淡地說道：「他也許也是知道一些的，不然，他就不會來。」

羅雪不再說話了，只不時走到窗前向大廳那邊望望，仍顯得憂心忡忡的樣子。

直至深夜，周幼銘才陪着羅虎從廳裡走出來，穿過庭院，把他領到西廂後面的一間耳房裡去了。

冷燕忙對羅雪說道：「我先去問問羅大伯，看看他們談話的情況如何，姑姑等有了抽身機會再來。」她隨即跨出西廂，來到耳房。羅虎見她來了，只向她露出會心的一笑，冷燕便已明白他是闖過這一關了。

周幼銘在房裡又陪着羅虎閑聊幾句，才道聲「早些歇息」，退出耳房，回到西廂去了。

冷燕這才對羅虎說道：「姑姑爲你擔心，怕出破綻，急得甚麼似的！」

羅虎傷感地一笑：「她這些年來過的都是擔驚受怕的日子，也眞太可憐了！」

冷燕趕忙把話拉開：「周老前輩是不是向你打聽飛鳳公主的下落？」

羅虎只點了點頭。

冷燕道：「他與飛鳳公主何關？」

羅虎道：「他與飛鳳公主並無瓜葛，是受王妃之托而打聽的。」羅虎已準備把話打住，但當他看到冷燕那雙驚奇的眼裡，正充滿期待的神情時，便又說道：「飛鳳公主原是王妃的妹，大約三十年前，姐妹倆在一次蒙古內部發生的叛亂中失散了。姐姐後來嫁給了鐵貝勒王爺，就是現在的王妃。她派拉欽去四處找尋妹妹飛鳳公主。拉欽後來終於在哈珠把飛鳳公主找到了，他遵照王妃的旨意，把飛鳳公主接來西疆，準備就在西疆定居下來。」

羅虎說到這裡停了一停，才又說道：「王妃因久久得不到飛鳳公主和拉欽的消息，趁周笑若此番入疆之便，便托他代爲打聽來了。」

冷燕心裡感到驚奇極了！她似乎已從羅虎的這番話裡窺視到了娘親身世的一絲綫索，但這一絲綫索卻又是時隱時現，若斷若續。

她沉吟了一會，忽又問道：「八年前我娘親住在艾比湖時，別人也都叫她飛鳳公主，那時，拉欽大伯也住在那兒，不知我娘親是否就是王妃要找的那個飛鳳公主？」

羅虎猶豫了一會說道：「也是，也不是。」

冷燕更是惑然不解了，忙又問道：「羅大伯，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一定得告訴我才是。」

羅虎無奈地：「他們要尋訪的那個飛鳳公主，從哈珠來到西疆，在去艾比湖的路上被格桑頭人殺害了。你娘親當時正懷抱着你找不到一個安身之所，才冒了飛鳳公主這名兒去到艾比湖定居下來，在那裡整整住了近八年，才又帶着你到天山去的。」

冷燕這下才算明白了一半，但她更想知道的卻是那一半的情況，便又傷心地問道：「我娘親那時怎會抱着我連個安身之所都找不到？她難道就沒有個家？我娘親的父親又是誰呢？」

羅虎慈祥地看着她，過了一會才說道：「冷燕，你就別再往下問了！這些事，你娘親將來自會告訴你的。」

冷燕知道問也無用，只好強忍滿腔疑惑，不再吭聲了。

一會兒，忽聽窗外響起一陣輕微的脚步聲，羅虎不覺一怔。冷燕忙低聲說道：「定是羅雪姑姑來了。」

說話間，門已推開，果見是羅雪身影，她閃身進入房裡，說道：「幼銘和爹都已回房安寢，我借口巡夜便到這裡來了。」

接着，她便問了羅虎一些別後情況，也談了一些她在周家的情景，兄妹二人時而淚眼相看，唏噓嘆息，時而破涕爲笑，額鬢相慶。

冷燕在旁也是不由一陣辛酸一陣甜，也陪嘗了種種不同滋味。

她怕自己久留房中會妨礙他兄妹盡情談話，便借口到院內各處巡巡，退出房來，站立在西廂階前注視着院裡的動靜。

羅雪在羅虎房中，一直談到午夜方才離房，和冷燕一道回西廂就寢。

羅虎被周笑若留了下來，每遇軍營送馬來時，他便幫着去挑選，無事時便獨自呆在房裡很少出來。

羅雪也只有乘周笑若和幼銘出外拜客或游玩之機，才去到耳房和他聚敘。

冷燕一天到晚總是靜不下來，一會兒出城去集市逛逛，一會兒又在大街上走來走去，看去顯得十分逍遙自在。

這天下午，軍營裡又派人牽來一

匹棗紅色宛馬，送馬來的軍校對周笑若說，這是一匹馬羣中的帶頭馬，它性子暴烈異常，沒有人能馴服住它，所以一直不敢送來，又因連連送來幾批周大人都挑選不上，這才將它送來，請周大人看看是否合意？

周笑若已從送馬來的軍校那番話裡，聽出了軍營是心懷不滿有故意前來刁難之意。他仔細打量着那匹棗紅宛馬，見它全身一片棗紅，胸寬腰細，後腿彎曲如滿弓，項上鬃鬣分拂，臀後尾長近地，豎耳怒目，見人即鬚張蹄刨，側目而視，狀態兇暴，的是難犯，常人近它不得。

周笑若回頭看看羅虎，說道：「他們明知此馬難馴，却偏送來，不知何意！」

羅虎滿不在意地：「只有馴不服的人，那有馴不服的馬！就讓我來試試吧！」

他說完此話，一捲袖，又將腰帶一緊，兩步邁至軍校身邊，將他手中鞭子接過手來，便向棗紅宛馬身旁走去。

那馬見他走來，立即昂起頭來，對着他轉來旋去，忽而突然躍起雙蹄向他面門踢來，忽而騰身直起向他頭上猛撲，只不讓他靠近。

羅虎左閃右躲，揪着個機會便向它狠狠抽去一鞭，每一鞭落，却在它身上留下一條深深的痕印，那馬被激怒得發出聲聲嘶鳴，刨踢起的泥塵上騰四迸，宛似飛沙走石。

羅虎趁那馬躍起雙蹄剛一落地之際，猛然貼攏它的腰身，隨即騰身而起跨上馬背。

那馬怒極，奮力猛然一躍，竟四蹄騰空足足竄了十餘尺高，把周笑若和那軍校驚得往後直退。

那馬就在這一躍時將拴在樁上的繮繩掙斷，它立即便如受傷野馬，不顧死活地直向牆旁圍牆邊衝去。

羅虎也不管它，只緊緊抓住它的鬃鬣，讓它的頭直端端地對準牆壁。

那馬在快觸到圍牆的一刹那間，又猛然向上一竄，只聽一聲巨響，它的四蹄和整個下肚都碰撞在牆上，隨即便被彈了回來，翻仰在地。

羅虎就在它剛快落地的那一瞬間，一個橫躍閃離了馬背，站在它身旁，又狠狠地向它揮起幾鞭。

那馬在地上翻了幾翻才重又站起身來，羅虎還不等它轉身，一躍又跳到了它背上，緊抓鬃鬣，揮鞭直落，將馬頭揪對牆壁，催趕它又向前奔去。

那馬只縱了兩縱，在快近圍牆時竟突然停步下來，發出一聲長長的嘶鳴，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了。

羅虎抓住鬃鬣往後一帶，它居然也順着他帶它向右它便向右。

羅虎這才跳下馬來，拍拍它的頸脖，回頭對周笑若說道：「周大人，你看，這不還是被馴服了嗎？」

周笑若連忙走上前來，不勝驚嘆地說道：「眞是好本領！實實令人佩服！有你這樣的本領，就是降龍伏虎也有綽綽有餘。」

他又望着羅虎出神片刻，說道：「我曾聽王爺說，他王府裡過去也有個馴馬手，十分了得！那人我想你也認識，只不知他現在何處，王爺每提起他，還有些念念不忘呢！」

羅虎笑了笑：「認識，當然認識，他離開王府後便杳無消息了。」

周笑若把馬留下，送馬來的軍校快快回到軍營去了。

晚上，周笑若叫周幼銘去將羅虎請來廳裡，還特意命人給他端了一杯茶來，對他說道：「平日我對你多有簡慢，望勿介意。今天我從你馴馬的手段來看，才知你原是個很有一身功夫的人，我只把你當相馬人看，這未免太委屈你了。」

羅虎不禁暗吃一驚，說道：「我少年時是曾學過一些拳脚，談不上功夫，大人休要過獎。」

周笑若道：「你休瞞我，我這雙老眼還是辨認得出來的。我周某雖是官場中人，但亦結識了不少江湖上的朋友，我和他們都是以弟兄相稱，你如知道我周某的爲人，叙談起來就可少些拘束，用不着挑言選語了。」接着他便向羅虎問了一些西疆的民情風俗，物產地理，羅虎均一一作答，說的也極詳盡。

說着說着，周笑若將話題一轉，忽然問道：「你可認識馬賊半天雲？」

羅虎略略一怔，隨即坦然答道：「認識。」

周笑若道：「你認爲半天雲這人如何？」

羅虎道：「也算是個好人。」

周笑若道：「聽說他幾年來率領着他那幫馬賊，一直在烏倫古湖一帶抗擊入侵的外寇，是否果有此事？」

羅虎道：「周大人只需親去烏倫古湖看看湖畔那一片墳墓，便自會明白。」

周笑若道：「一片甚麼墳墓？」

羅虎道：「幾年來爲抗擊入侵外寇而戰死沙場的兩百多個馬賊弟兄的墳墓！」

周笑若道：「馬賊弟兄！」他略感驚訝地看了羅虎一眼，忙又說道：「當然，你這樣稱呼他們也是合乎情理的。」

羅虎不動聲色地端坐那兒，等他後話。

周笑若沉吟片刻，才又說道：「如若一旦朝廷恩准對半天雲進行招撫，你看他會不會順從？」

羅虎猶豫了一會，說道：「只要蕭準兵權在手，孫禮賢尚在西疆，就難談招撫二字。」

周笑若一詫：「這是何故？」

羅虎道：「他兩人是只計私仇，不以國家社稷爲重！」

周笑若不覺站起身來，滿面驚訝地對羅虎盯視片刻，說道：「我眞沒想到你竟有這等見識，我周某對你不僅簡慢，而是太失敬了。」

羅虎也站起身來，說道：「我只信口說說，大人可勿介意。」說罷，便告退出廳，回到耳房去了。

周笑若在廳裡來回踱步，拈鬚沉吟，直至深夜方才就寢。

過了兩天，蕭準帶隨一名千總和十餘騎校衞到驛館來了。

那十餘騎校衞在館門下馬後，緊隨蕭準一直來到內院門前方才停步，隨即分列兩旁，向院內張目凝神，惕然而立。

蕭準進得院來，右手緊緊握住腰間刀柄，一邊邁步向大廳走去，一邊舉目四顧，眼裡閃露出戒備的神色。

千總隨後亦步亦趨，兩眼閃爍不定，顯得惶惶不安。

冷燕正在西廂房裡和羅雪叙話，聽到庭外傳來脚步聲，忙到窗前向外望去，一見蕭準神情有異，立即警覺起來，再看看緊跟他身後的那名千總，一下就認出是馬驤來了。

冷燕忙對她身旁的羅雪低聲說道：「這蕭準來得蹊蹺，看他那張發青的面孔，就知他不懷好意！」

羅雪亦已看出一些可疑的苗頭來了，也不由低聲說道：「蕭準往日來時身邊從不帶刀，今天不僅帶刀進館，臉上還隱隱露出殺氣！」她說道，身上忽地哆嗦一下，接着又從牙齒裡迸出一聲，「我看他是衝着我哥哥來的！」

冷燕便忙將她一拉，說道：「走！我們且到廳側看看去！」

羅雪轉身去到床頭取刀，冷燕忙止住她，說：「先看看動靜再說。事急時，對付他兩人也無須用刀！」

兩人隨即走出房門，繞過大廳，躲到廳側屏風後面，暗暗注視着廳裡的動靜。

這時，周笑若已聞聲來至大廳，和蕭準寒暄幾句之後，周幼銘也將本送到廳裡來了。他獻過茶，便退立周笑若身旁，腰間掛上了單刀。

周笑若肅然端坐，臉上微露怒容；蕭準雙目烱烱，時而鷹視廳外，時而回顧身後；周幼銘兩手叉腰，昂頭冷眼；馬千總站立蕭準身後，垂手茫然，顯得心神不定，大廳裡雖只沉默片刻，却更增添了緊張氣氛。

周笑若見蕭準久不說話，便先啟口問道：「蕭將軍突然光臨，不知有何見教？」

蕭準只擺手以示謙遜，隨即說道：「我已調換塔城軍營統領，特來告知你一聲，並將新任統領馬驤帶來見你一下。大人回到京城，請代爲向王爺和兵部稟陳一下。」他隨又回頭吩咐馬千總道：「快上前去參見周大人！」

周笑若在馬驤上前與他見禮時，忙站起身來一手將他拉住，說道：「不必多禮，我們已是老相識，不想又在這兒見面了。」

蕭準又說道：「馬驤是我舊部，他的馬術刀法均有過人之處，也很勇敢善戰，十日前，他在從昌吉去烏蘇途中，突然和一幫從界外部落流竄來擾的游騎相遇，他上前盤詰，對方動起手來，馬驤人少不敵，落到了他們手裡。途中，他乘看押着他的兩騎漢子不備，將他兩人打落馬下，奪過馬匹逃回了烏蘇。我喜他沉着機敏，正好這塔城軍營也需一個這樣的人來統領，所以就把他從昌吉調來，還望大人回京後，在兵部尚書大人面前多多替他美言幾句，也讓朝廷知我調他本意。」

冷燕聽了蕭準這番談話，忍不住掩口而笑。羅雪却茫然不解地望着她，不知她爲何如此忍俊不禁。

周笑若聽了蕭準這番話後，說道：「伊犁將軍衙署所轄各營，調動之權全在將軍，呈報兵部，亦只例行公文，周某回京自當向兵部如實稟告。」

蕭準點了點頭，向大廳四圍環顧一遍，忽又回過頭來雙目烱烱地注視着周笑若猛然問道：「聽說幾天前你從外面找來一個相馬的漢子，可有此事？」

周笑若略略一詫：「確有此事。」

蕭準冷冷地：「他是個甚麼人？叫甚麼名字？」

周笑若也冷冷相對：「蒙古人，名叫拉欽，早年原是鐵貝勒王爺府裡的一名馬官。」

蕭準稍稍遲疑了下來，又冷中帶厲地問道：「你過去可曾在王爺府見到過他？」

周笑若斬釘截鐵般地答道：「見過。當然見過，而且不只一次！」

蕭準被周笑若這毫不含糊的錚錚話語所挫，神色也不禁變得猶豫起來。他遲疑了會，才又說道：「實不相瞞，我已得偵騎密報，說被你召到驛館來的那人，相貌與馬賊半天雲極爲相似。我爲你的安全計，特來查查這事。」

周笑若仍然是毫不含糊也毫不遲疑地：「蕭將軍若還不信，我可將拉欽叫來讓你當面認認。」蕭準尚在猶豫遲疑，周笑若也不等他開口，立即對他身旁的周幼銘吩咐道：「你去把拉欽叫來。」

周幼銘應了聲「是」，隨即走出大廳去了。

躲在屏風後面的羅雪已是驚得面色慘白，只見她將嘴唇咬得緊緊，眼裡閃起仇恨地光芒，大有不顧一切以死相拚之勢。

冷雪忙在她耳邊輕輕說了句：「姑姑別急，讓我去對付他！」她話音剛落，便飛快地繞過大廳，在庭院的長廊上截住周幼銘，故意提高嗓門對他說道：「拉欽到後園林中馴馬去了，我去叫他，讓他換換衣服隨後就來。」

她隨即又放低聲音對他說道：「我



一隊騎兵截住羅虎等人的去路。

看那蕭準沒懷好心，你快回廳去，我偏讓那蕭準多等一會，急他一急！」說完便穿過長廊向耳房那邊走去。

周幼銘回到大廳，只向他爹回稟了聲「拉欽一會便來」，便又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兒。

大廳裡誰也不說話，又是一陣難堪的沉默。

周笑若以手拈鬚，抬頭凝視着廳壁上懸掛的一幅古畫，蕭準不時警惕地注目廳外，焦躁中顯得有些緊張；馬千總惴惴惶惶，不時向廳外張望；周幼銘只冷冷地注視着他兩人，眼裡隱隱露出敵意。

大廳裡靜得好似空無一人，肅穆中充滿了緊張氣氛。沉悶已經到了令人難耐的時刻，忽然從廳外傳來一陣輕快的脚步聲，廳內四雙神情不同的眼睛幾乎是同時投向大廳門口，隨着脚步聲出現在門口的却原來是冷燕！

蕭準只微微一詫，隨即移過目光向周笑若探看過去。

馬千總則是猛然一震，臉色也微微發白起來，他只動了動嘴唇，却把聲音壓回去。同時迅速地瞟了蕭準一眼。

冷燕站在門前向四人瞬了一瞬，最後却把眼光停留在馬千總身上，截住他投來的目光。隨即說道：「拉欽馬上就到！」

冷燕話落不過幾眨眼間，廳外又響起了一陣沉重的脚步聲，接着，一個巨大的身影穿過庭院向大廳走來。那身影邁進大廳面對四人站定，抬起頭來直視蕭準，說道：「我是拉欽，不知蕭將軍找我何事！」

蕭準忽地站起身來，不覺伸手緊握刀柄，張大眼注視着羅虎。他那雙虎視眈眈的眼光裡，充滿驚詫、警惕和狐疑不定的神情。他似已認出而又似未認準，正在猶豫遲疑的一瞬間，他身旁的馬千總突然跨前一步，對羅虎說道：「你原來名叫拉欽！」

羅虎只淡然地：「馬千總也到塔城來了！」

蕭準這才回過頭來十分驚異地注視着馬驤，問道：「你認識他？」

馬千總道：「多年來他都常在昌吉販馬，人們都叫他鬍子大叔，却不知他原叫拉欽。」

蕭準又將羅虎仔細打量着，眼裡仍閃露着狐疑不定的神色。

周笑若見了這般情景，心裡不禁更加忿然起來，也不等蕭準開口，便對羅虎說道：「蕭將軍聽說你馴了烈馬，只想見你一見，別無他事，你去吧，我和蕭將軍還有事相商。」

羅虎趁機退出廳來，逕自回到耳房去了。

蕭準雖然心猶未甘，也只好眼睜睜地看着他離去。

周笑若等羅虎離廳已遠，才又對蕭準含譏說道：「我雖已有十八年不曾見拉欽，但他一進驛館我便認出他來

，將軍八年前還押解過半天雲，怎的顯得這般猶豫！難道竟把他和拉欽都分辨不出來了！」

蕭準雖然顯得有些尷尬，但仍滿臉狐疑地說道：「這人與羅虎怎竟會這般相似！只是我幾次見到羅虎時，他都是滿臉鬍鬚，他若一旦剃去鬍鬚，我一時也難以認出。這拉欽除上唇留下一大撇鬍子外，偏偏其餘鬍鬚都已刮去，我也就認不準了。」

周笑若笑笑：「拉欽仍在驛館，蕭將軍如須復勘，還可親臨驛館傳他來見。」

蕭準已無話可說，便告辭出館，帶着馬千總和十餘騎校衛回營去了。

羅雪這才放下心來，帶着一身冷汗回到西廂。她見冷燕那仍顯得興緻勃勃若無其事的樣子，不禁又羨又怨地說道：「你眞是身在險中不知險啊！我沒料到你竟敢帶着我哥哥闖到廳裡來了！」

冷燕道：「不來行嗎？」

羅雪道：「你就不怕我哥哥被他認了出來。」

冷燕道：「我已和羅大伯商量過了。羅大伯也是估量蕭準已難辨認才冒險闖來的。」

羅雪道：「萬一被他認出，豈不壞事！」

冷燕道：「萬一被他認出，我就奪了他的腰刀，逼他將我和羅大伯送出城去！」

羅雪不勝感喟說道：「姑娘，你這一招才眞眞算得是藝高人膽大了！」

第二天黃昏時候，馬千總匆匆來到驛館，叫出冷燕，悄聲對她說道：「蕭將軍疑心未死，已向城外各路派出邏騎，請姑娘轉告羅虎，暫時就在館裡安身，千萬出城不得！」他又向冷燕道了一聲「姑娘珍重」，便匆匆上馬回營去了。

冷燕站在那兒，心裡默默念道：「娘親，我定要保得羅大伯平安離開塔城！」

* * *

晚上，冷燕來到羅虎房裡，將馬千總傍晚時來館轉告的情況告知了他。

羅虎說，這已是在他意料中的事情，因他深知蕭準爲人，剛愎自用，險詐多疑，蕭準今天在廳裡遲疑猶豫，不敢下手，一來是對他相貌辨認不準，怕萬一失誤，惹怒王爺，對他不利；二來當時廳裡只他和馬驤兩人，若眞動起手來，他自料難敵，又恐吃虧。因此，當周笑若帶怒不再假以情面將他遣出廳時，蕭準也只得隱忍在心趁此收場，而他決不會就此罷休的。

羅虎還對冷燕說，他料蕭準派出巡邏，其偵騎定在額敏河畔與木哈塔依一帶。因那正是由塔城去烏倫古湖必經之路，蕭準料他離開塔城後定是返回烏倫古湖。

冷燕聽到這裡，忙插口說道：「娘親曾給我講過兵書，記得其中就有『虛則實之，實則虛之』和『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這樣的話。我們不妨也這麼對付那蕭準。首先羅大伯不要單獨離開塔城，等周老前輩他們動身回迪化時，和他們一道動身；羅大伯也不取道向北，偏取道向東，走到半路，再轉身往北，這樣就可平安回到烏倫古湖了。」

羅虎十分欣慰地道：「沒想到你還有這般心計。不過，那蕭準也是十分狡詐的，對他還得要多存個心眼。」

他想了想，又說道：「當然，目前也只能照你說的行事了。你可尋個機會到『居安』客店去找鄭大伯，要他告訴烏都奈，叫烏都奈約集二十來位弟兄，騎上我的大紅馬，等候在克拉瑪依以東的瑪納斯河畔，我準備在那裡和他們匯合。」

冷燕點點頭，又給他補充了句：「還請鄭大伯告訴烏都奈叔叔，要他把他騎的那匹馬牽到客店裡來留給你。」

羅虎道：「這，就是不說你烏都奈叔叔也會知道。」他話雖如此說了，但他對冷燕那想事周到，對自己體貼入微的用心，除深感欣慰外，還不由驀然昇起一種眷眷之情，使他神怡心暖，眉笑目慈，顧盼久久，有如舐犢，倍感情深。

冷燕也在那慈目柔情的撫愛下，有如朝暉照骨，有似淸風入懷，感到無比的恬靜和舒適。過了許久，她忽又抬起頭來對羅虎說道：「這事羅大伯就不用告訴羅雪姑姑了，不然，她會擔心的。今天她躲在廳側，知道蕭準是爲你而來時，急得臉發白，看了眞叫人揪心！」

羅虎不禁發出一聲悲嘆：「我可憐的妹妹！」他的神情也因傷感而變得黯然起來。

恰在這時，羅雪進房來了。她手裡捧着一盒點心，走到羅虎面前，說道：「哥哥，這是你小時最愛吃的灑淇瑪，我在東城一家滿人開的點果鋪裡見有賣，便給你買來了。」

羅虎接過盒子，低下頭去默默出神了一會，才又抬起頭來，把手伸到羅雪額前，輕輕拂開她鬢角上的頭髮，撫着她遮掩在鬢髮裡一塊指大的傷疤。撫着，撫着，他眼裡竟不覺噙滿了淚水。

羅雪也只默默地站着任他撫着，情態顯得十分柔順。羅虎撫了一會，才輕聲問道：「還痛嗎？妹妹？」

羅雪擺擺頭，只低聲叫了聲：「哥哥！」她好像突然變小了許多。

羅虎沙啞地：「哥哥眞不該，眞不該啊！至今每想到這事，心裡就像被揪住似的。」他那包滿兩眼的淚水，不禁連連滾落下來。

羅雪也情不自禁地伏到他的胸前，低聲啜泣。她哽咽地說道：「不用再說了，哥哥！我已經早已忘記這事，

忘得一乾二淨的了！」

冷燕不知他兄妹二人說些甚麼，只站在一旁呆望着，她心裡也充滿了悲凄。

過了一會，羅虎才抹去眼淚，從胸前扶起羅雪的頭來，望着她靄然一笑，說道：「你看，哥哥又把你惹哭了，哭得竟這麼傷心！」他又充滿憐愛地爲她抹去臉上的淚水。

羅雪定了定神，回頭望着冷燕靦覥地一笑，說道：「讓姑娘見笑了！我們也眞是！」

羅虎上前一步，卻一本正經地對冷燕說道：「這沒甚麼可笑的！冷燕，你記住：千萬不要作任何對不起自己親人的事來，不然，你會後悔一輩子的！」他用手指了指羅雪額上那塊指大的傷疤，又說道：「你看，你姑姑額上這塊傷疤，就是我給她留下的……」

羅雪忙截住他的話，說：「還說它幹甚麼，已經過去多年的事了！」

羅虎道：「要說！說給冷燕聽一聽，對她也有好處。」他又望着冷燕，「那已是三十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時我才八歲，你姑姑只有五歲，我兄妹就爲爭吃一塊這樣的灑淇瑪，爭吵起來，我逞強霸佔定要多吃，你姑姑不依，突然從我手裡把我多佔的奪了回去，我惱怒起來，便從地下拾起一塊石塊，在她額上猛擊一下，從此便在她額上留下那塊永不褪去的傷疤！也在我心上留下一塊永不消失的陰影，留下一片無法彌補的悔恨！」他說到最後，那沙啞而哽咽的聲音竟情不自禁地顫抖起來。

冷燕的心被震撼了！她也不知爲甚麼，這樣一件在平時看去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今夜從羅虎口裡聽來卻是那樣的被震動！她更沒想到，站在她面前這位羅大伯，這位不知殺過多少人，見過多少血，在萬馬刀叢中毫無懼色的半天雲，竟會在一塊指大的傷疤面前顯得那樣的傷心，悔恨和顫抖！她猛然想起了娘親曾教過她「四書」上那句「仁者必有勇」的話來。羅大伯在羅雪姑姑那塊傷疤面前所顯露出來的情景，也許就是書上所說的「仁」，羅大伯也因爲有了這樣的「仁」，才會使他有面對萬馬刀叢都毫無懼色的那種「勇」！冷燕陷入沉思。

羅虎已察出冷燕神情有異，忙又安慰她說：「你當然是不會做出我這樣的蠢事來的！因爲你本來就沒有兄弟，也沒有姐妹的啊！」

羅虎這幾句話，不但沒有使冷燕感到絲毫安慰，反而使她不由突然傷心起來。她帶着一縷淡淡的悲傷，悵然回到西廂房裡，和衣上床，一種莫名的孤獨之感，不禁陣陣襲上心頭：羅大伯在他八歲時和他妹妹爭吃糕點，我八歲時卻只一人在天山深處的那片樹林裡獨個兒遊玩，眼裡成天能見到的除了山峯、樹林和白雪，便是天上的飛鳥和林裡的野鹿，要是那時自己也有一個哥哥來和自己爭吃糕點，那怕也在自己額上留下一塊傷疤，那也比孤獨無伴幸福多了！

她耳邊忽又響起羅大伯方才的話語：「……千萬不要作出任何對不起自己親人的事來，不然，你會後悔一輩子……」正在這時，不知爲甚麼她竟猛又想起在來塔城的路上她曾戲弄過的那個少年來了，她一揚鞭，驚馬便將那少年掀翻地上……他瞪着一雙楞楞的大眼，滿身沙，滿身泥，頭髮披散兩肩，既不敢罵她，也不和她鬥，只帶怒忍羞而去……那少年雖不是她甚麼親人，但不知爲甚麼，想到他當時那副狼狽情景，便突然感到難過起來。她總覺自己做得有些過份了，雖沒在他額上留下傷疤，也許也給他心上留下了羞辱！自己會不會因此而後悔一輩子呢？冷燕想着想着，不覺矇矓矓睡去。

迷糊間，她似覺自己又奔馳在一條漫漫的大道上，前面又出現了那少年的身影，他正在催馬飛奔，好像拚命要躲開她似的。冷燕一心想趕上他給他道個不是，也放馬盡力趕去……她終於趕上了他，又超到他的前面去了……她猛然勒轉馬頭，那少年措手不及，他的坐馬受驚躍起，又把他掀到地上去了。

那少年濺得一身泥，額上裂開一條血口子，血正沿着面頰流……她正萬分悔愧間，那少年仰起頭來瞪着她說：「你會後悔一輩子的！」他說了這句話，也不等她開口，又翻身上馬逃走了。

冷燕心裡直難過，不禁在馬上輕輕啜泣起來……她正哭得傷心，耳邊忽又響起羅雪的呼聲：「姑娘，你怎麼啦？」

冷燕猛然睜開眼睛，羅雪睡在她身旁，正用手輕輕拍撫着她的肩膀，她才清醒過來，自己原來是在夢裡。

羅雪見她醒來，又滿含憐愛地問她道：「姑娘，你夢見甚麼啦？」

冷燕囁嚅地：「我夢見……不，我思念我娘親了。」

羅雪默然片刻，輕輕嘆了口氣，說：「你已出來多天，你娘親也定在思念你了！」

二人都不再說話了，一會兒便都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飯畢，羅雪和冷燕回到房裡不一會，周幼銘也進房來了。他對她二人說道：「塔城一年一度十五天的大趕集，這已是最後幾天了，聽說今天集上要舉行摔跤較量，界那邊也湧來許多人，較量場也是他們設置的，我們何不出城去看看。」

羅雪欣然地：「好，我們看看去，冷姑娘在館裡也悶得慌，昨夜都想家了，趁此一道去逛逛，散散心也好。」

冷燕聽說集上要舉行摔跤較量，更是覺得新奇，也不等羅雪問她，便連連拍手附和，滿懷高興地同意了。

摔跤場中　再遇少年

三人收拾停當，一同走出驛館，穿過西城，向西關城外走去。

集市就設在離西關約二里遠的一片草地上。草地兩旁是一丘斜斜的林坡，草地沿着坡脚向西伸延過去，形成一個狹長的地帶。

三人來到集市，只見市上到處都張蓋起一幅幅五顏六色的布幔，布幔下擺賣各種貨物的貨攤。布幔排列，整齊成行，形成一條條彩色的街巷，顯得別有一般繁華，另有一股風味。攤上販賣的貨物，從布匹百貨、皮毛首飾直至煙酒糖茶、藥材珠寶，眞是應有盡有，樣樣俱全。草地兩旁的林坡脚下，則是一座連着一座的帳篷，帳篷旁多設有木柵，木柵裡圍着自各地趕來的馬匹、牛、羊，還有駱駝、鹿子。

集市上到處都擠滿了穿着各族服裝的人羣，有打扮得花枝般的少女，有身佩短刀蕩來蕩去的標悍牧民，有樸實忠厚的農夫，有彈琴歡樂的老人；有爲賣東西而來的，有爲買東西而來的，也有專爲看鬧熱而來的。總之，整個集市上，景是花花綠綠的景，人是形形色色的人，擾擾攘攘，百態千姿，不一而足。

周幼銘一路留神注意，從人們的交談中去察民情，從各種不同的穿戴上去辨風俗。

羅雪似乎對甚麼都不在意，她雖也在向四處放眼，但臉上是冷冷的，眼裡也是冷冷的。

冷燕則與她截然相反，對甚麼都覺新奇，對甚麼都留心注意。當她走到集市中央的一個攤前，她突然將脚停住。她還清楚地記得，八年前就是在這個地方，羅大伯抽刀和一個界外來的賣刀人比試誰的刀鋒利，也是因此才惹出他落入官兵手裡的那場禍來。

她再看看身旁那片貨攤，見攤上擺的已不是馬刀、鐵器，攤內站着那人也不是八年前那個狂傲的漢子，冷燕也不禁興起一種世事若浮雲的感慨。

羅雪見她站在那兒出神，便過來問她想些甚麼，冷燕便把八年前在這兒發生的那件事和她親眼看到的情景告訴了羅雪。她在這人稠衆雜之中雖未便說出羅虎的名字，但羅雪已經猜出她講的那比刀人是誰了，只聽得心驚膽顫，臉上也陣陣泛白。

二人正談着，忽見市上的人羣顯得有些騷動起來，許多人紛紛向攤巷西邊湧去。羅雪有如驚弓之鳥一般，一把抓住冷燕的手，一邊不斷向西注目張望，一邊對她說道：「該不會又出了甚麼事情。」

冷燕見羅雪神情顯得那麼緊張，知道是方才自己講的那段往事在她心上引起的餘悸，冷燕忙說道：「管它發生了甚麼事，反正都與我們無關！走，我們也看看去！」她說完便拉着羅雪向西邊攤口走去。

穿出攤口，見不遠處的草地旁邊，一個大大的圓形帳篷門前圍着一大圈人，那人圈密密層層，把圈內擋得嚴嚴實實，看不見裡面究竟在做些甚麼，也不知那裡發生了甚麼事情。

三人走到那一圈密密的人墻後面，由冷燕領頭向圈裡擠去。只見她伸出雙手將人羣三分兩分，立即就分開一道縫隙，羅雪和周幼銘緊緊隨在她的身後，很快就擠到人墻的裡層去了。

三人這才擧目向前望去，見裡面靠近帳篷門前的草地上，站着一位體格魁梧，腰大臂粗的漢子，身穿淺黃色的厚布短衫，寬絲板帶繫腰，牛皮緊袖護腕，兩手交叉抱臂，傲然而立，橫眉冷對地環顧着圈內人羣。

他身後還簇擁着六七個人，或坐或立，一個個也都是身體壯實，體型標悍的漢子。帳篷門前右側還立着一根木樁，木樁上拴着一條肥壯的牛犢，牛犢背上披着一幅彩色斑爛的錦緞，錦緞上斜搭着一張火色的貂皮。

冷燕不知這些人究竟要幹甚麼，心中正在納悶，忽見從帳篷裡走出一位頭戴麥編圓形草帽，衣服整齊的中年漢子，來到草場中央站定，向人羣環顧一周，說道：「我們部裡的幾位兄弟，平日喜歡練點摔跤角力的玩藝兒。去年曾到貴國的蒙古求人較量，結果是無人可敵，敗興而回。聽說這塔城一年一度的趕集，整個南疆北疆的英豪好手，都要到這裡來趕趕熱鬧，我這幾位好鬥的兄弟也在場裡閑不住了，特相約一道越界來到貴地，準備和西疆力大技高的好手一較高低。」

他用手指了指站在他身後那穿淡黃短衫的漢子，「今天就由我這位乞乞拉達兄弟作主擺莊，無論是誰，三角中只要能勝他兩角，」他又回頭指着那木樁上的牛，「這牛、牛背上的錦緞，紫貂都全歸他；如能三角全勝，我兄弟便立即收起帳篷過界回部，永不再來爭强鬥勝。也無論是誰，若三角都敗在我這乞乞拉達兄弟手裡……」

他說到這裡，突然把話打住，嘴邊露出令人生厭的譏意，把四圍的人羣掃視一眼，才又變腔變調地說道：「若三角都敗在我這兄弟手裡，我只要他伏在地上，讓我這兄弟坐着歇歇，直到第二個出來較量的人上場爲止。」

圍觀的人羣被他這含有敵意與帶有侮辱性的賭角方式激怒了，頓時響起一片非議和咒罵的聲音。

站在冷燕身邊的一位老大爺忿忿地說道：「這些人哪裡是來較量摔跤，明明是來挑釁肇事的！」老大爺身後一位中年牧民指着剛才在場裡說話那人，在老大爺耳旁低聲說道：「那人前年也曾帶着一幫人到集上來過，好像是

那邊哈部的一個頭人。」

人羣中，有人在高聲喝斥，有人默不作聲，只怒目而視，也有人在興緻勃勃地等待觀看這場熱鬧。

冷燕臉上既無笑意，也無怒容，只轉動着一雙好奇的眼睛，不時看看周圍的人衆，不時又打量着場內那幾條漢子。

羅雪氣得將嘴唇咬得緊緊，不住恨恨地說道：「但望能有人去狠狠地教訓教訓他們！把他摔個半死！」

周幼銘早已怒形於色，在旁顯得焦躁不安，看去大有意欲挺身一較的氣勢。

冷燕見周幼銘顯出那般神情，忙向羅雪遞去一個眼色，低聲說道：「姑姑你看，周叔叔該不會去？」

羅雪瞟了周幼銘一眼，說道：「不會的，他沒學過這玩意，他身份也不容他冒失。」

站在場中那戴草帽的中年漢子又說話了：「怎麼？偌大個西疆，」他手指轉動一圈，「偌大一圈人羣，竟沒有人敢來一較？」他把四周盯了一會，又含譏帶諷地說道：「來吧！輸了不過當一會兒墊座烏龜，贏了卻可牽頭牛去，還有貂皮暖體，錦緞榮身，也是很合算的。」

人羣中又響起一片忿怒的嘩聲。

正在這時，忽見從西邊人羣中竄出一條漢子，年約二十來歲，身穿牧民裝束，中等身材，額上青筋虬露，顯得威武有力。他邁步走到場中，也不去理睬那中年漢子，只瞪着乞乞拉達說道：「我一不貪你的牛，二不圖你的緞和貂，只來和你較量，免你目中無人！」

乞乞拉達也立即跨到場中和他面對面站定，又將他打量一下，滿不在乎地說道：「看你也不是我的對手，你要悔也還來得及。」

那漢子也不答話，只說了聲：「來吧！」便分開兩脚蹲下了身子，乞乞拉達剛一俯身便猛然側步上前去抱他腰身。

那漢子向後一縮，趁勢去絆他左脚，不料他拚力連絆兩絆，乞乞拉達竟動也不動，那漢子正要收脚另換手法，他的腰帶卻突然被乞乞拉達扭住，他趕忙埋頭順勢朝乞乞拉達下腹頂去。

乞乞拉達還不等他頭頂着肚，突然抓住他的頸項，隨即將脚用力一蹬，雙手往上一托，便將他提離地面，擧過頭頂，然後又大喝一聲，將他拋到幾尺以外的地上去了。

人羣中立即發出一陣陣的驚呼和嘆息。

冷燕十分惋惜地對羅雪說道：「這人力不及他，又不巧鬥，只有吃虧了！」

羅雪道：「你也學過摔跤？」

冷燕道：「沒學過，不過我看也沒甚高深技藝；若用擒拿手掣他，準會勝得！」

羅雪也點點頭：「這和拳法也有相通處。」

二人正談論間，那漢子早已重又站起身來，漲紅着臉，用力將腰帶一緊，又向乞乞拉達猛猛撲過去。

乞乞拉達乘他求勝心切，故意賣出個破綻，向他敞開胸腰，等他伸手來時，一把擒住他的臂膀順勢往前一帶，同時伸脚給他一絆，那漢子一個踉蹌，又跌出十步開外的地上去了。

他剛剛站起身來，乞乞拉達還不等他站穩，猛又竄到他的身前，反手抱緊他的身腰，有如倒拔楊柳一般將他拔離地面，隨即用力一摜，那漢子頭先觸地，倒在地上昏過去了。

人羣中發出一陣驚嘆聲和咒罵聲，乞乞拉達說道：「罵又不會痛，不服氣的就出來較較好了。」

他話音剛落，忽聽南面人墻外一聲大喝：「匹夫！你等着，我來和你較較！」隨着喝聲，只見南面人羣忽被排開一個缺口，一個少年從缺口處走了出來，他滿面怒容，一雙閃閃發亮的眼睛直盯着乞乞拉達。

冷燕一見不禁又驚又詫，她沒想到會在此時此刻竟又見到這位曾經被她欺負、而她昨夜還在深自悔責的少年！一瞬間，這場裡的角鬥，角鬥中的一得一失，都緊緊地與她關聯起來。

她忙又注目打量了一下那少年的渾身上下，見他雖然長得並不亞於乞乞拉達魁偉，但她總覺得他那魁偉的身材和臉上的稚氣很不匹配，她因此而不由暗暗替他擔心起來：他能較得過那標猛而兇暴的乞乞拉達嗎？

羅雪並未留心到冷燕這一瞬間的變化，只一面注視着那少年的一擧一動，一面對冷燕說道：「我看這小子也有些來歷，令人擔心的是太稚，且看看他出手如何！」

這又是片刻間的事情。

那少年怒視乞乞拉達一會，說道：「你下手太狠，實在令人難容！」

乞乞拉達擺開架式，說道：「小子，少廢話，不怕死就來吧！」

少年也立樁弓身，凝神運氣等他攻來。

乞乞拉達見少年不進，還以爲他是膽怯，便一個猛虎撲羊向他雙肩壓來。少年等對方兩手來得近切，忽地掄起兩肘格開他的雙手，隨勢一壓，將他雙臂緊緊揪住。乞乞拉達也翻過手來反握住少年雙臂，二人就這樣互相揪握着運力相爭。

二人對峙了會，看去好像寂然未動，甚實都在使出渾身力氣拚命抗爭！乞乞拉達拚力拚得目凸筋暴，渾身上下都顫抖起來，少年也是拚得咬牙閉口，額上也滲出粒粒汗珠。二人對峙着，堅持着！只見他二人脚下那塊草地都被四隻脚踏陷起四個深坑。

這眞是一場力的較量！

周圍的觀衆亦已看出這場較量的份量來了，全都屏息靜氣地注視着，場地上變得鴉雀無聲。

冷燕更是看得專注，她情不自禁把手也握緊，幾乎整個身子整個心都在幫他使力，她要是當時手裡握有甚麼，也定會將它握成粉碎！

場裡，少年漸漸佔了上風。乞乞拉達的整個身子已開始傾斜，眼見就要立足不穩了，他爲了掩飾自己鬥力的敗北，突然一轉身，妄圖趁少年不防，將他從肩上掀翻出去。不料少年手快，早已抓住他的腰帶，借勢猛力往懷裡一拉，只聽啪的一聲，腰帶被拉斷，乞乞拉達也一個仰面朝天跌倒在地上去了。

周圍頓即響起一陣歡呼聲和熱烈的掌聲。

乞乞拉達躍起身來，鐵青着臉，眼裡閃着兇光，正要猛撲過來，那戴草帽的中年漢子急忙上前將他攔住，一面制止住他，一面對少年說道：「讓他進帳篷去換過腰帶再來！」隨着便招呼乞乞拉達跟隨着他進入帳篷去了。

不一會，乞乞拉達重新換上一條絲帶回到少年面前，角鬥又再開始了。

乞乞拉達雙手直插少年胸前來扭他衣襟，少年將身縮回，同時抬手向他肘上一格，頓覺一陣錐心般的疼痛從他手上一直鑽進他的心頭。少年吃了一驚，負痛連連退後數步。

乞乞拉達卻步步進逼，虎着腰，伸出兩臂或探或匝，不住向他襲來。少年覷着個破綻，右手在他面門一晃，趁他伸手來架，猛然伸出左手扭住他的腰帶，正要用力摔他，只見他一扭腰，少年頓感手上又是一陣巨痛，只得趕忙把手縮回，驚異得連連退閃，顯得有些惶然失措。

冷燕在一旁看得仔細，只是不知究裡，心裡不由暗暗着急起來。正在這時，忽聽就在她身旁不遠的人羣裡有人大喊一聲：「當心！他腰、腕上帶有暗刺！」冷燕聽這聲音耳熟，忙循聲望去，卻原來是烏都奈躲在人羣後傳來的警示。

冷燕一下就敏悟過來了，知道是那漢子借進帳換腰帶時在身上做了手腳。她不由頓覺忿怒起來。再向場裡一看，見乞乞拉達因隱秘已被人戳穿，更是心懷羞惱，竟像一只受了傷的豹，一條發了瘋的狗，一陣死纏猛撲向少年襲去，少年被逼得只能東閃西躲，竟向她這邊退來。

當他已被逼到離冷燕只幾步遠時，乞乞拉達突然張開雙臂像大鵬展翅般地撲上來。眼看少年除退出場外已是無處可避時，冷燕忽一挺身閃到少年前面，正好迎着乞乞拉達迎來的雙臂，冷燕不躲不閃，也不用手去格，竟毫不依摔跤規矩，猛發一掌向他胸前擊去。

乞乞拉達未防，立即被擊得仰面朝天向後倒去。冷燕趁他仰面倒下兩臂高高抬起之時，緊上一步，迅即抓住他兩肩衣服用力往懷裡一帶，只聽「颼」的一聲脆響，乞乞拉達的雙袖早被撕脫，他腕上暗戴着的兩副皮製帶刺護腕也立顯露出來。

冷燕甩袖於地，指着乞乞拉達的手腕說：「大家看看，這就是他們自己吹擂的『無人可敵』！眞是無耻！」

人羣裡又發出一陣陣歡呼聲，訕笑和咒罵聲！

乞乞拉達站起身來，圓瞪着一雙發紅了的眼睛，怒吼道：「你這騷狐精，竟在摔跤場上使出拳術來了！好好好，我就來和你較較拳，殘了廢了妳自認命！」他說完便掄起拳頭向冷燕一路擊來。

冷燕閃過他使來的雙風貫耳，又讓過他左右發出的攬月偷星，乘他換步進身，猛向他膝彎踢了一腳，趁他一閃，迅即又發出一掌向他後背擊去。

乞乞拉達又是一個踉蹌跌倒在地。在衆人一片轟笑聲中，只聽那戴草帽的中年漢子一聲呼喝，站在帳篷前那六七條漢子掄拳揮臂一齊向冷燕奔來。

羅雪早已搶入場中和冷燕靠背而立；周幼銘亦已向那幾條漢子迎了上去。

人羣立即騷亂起來，膽小的趕忙避開，膽大的也退到遠處。周幼銘才和那幾個人交上幾手，馬千總帶着四五名校衛從集市趕來。

他一見是冷燕和周幼銘三人，趕忙高聲喝住，對那幾個漢子說道：「你們休要無禮！這三位都是我軍營中的客人。」戴草帽那中年漢子忙對馬千總哈哈腰，連說兩聲：「誤會，誤會！」隨即帶着那幾條漢子逕自退去。

周幼銘這才將打鬥的緣由以及方才在場上發生的事情一一告訴了馬千總。馬千總勸慰了幾句，說道：「這些漢子都是界外鄰部一些好勇鬥狠之徒，每逢趕集，也多過來肇事，今天卻碰到了冷姑娘手裡，也讓他們嘗到了點厲害！」

冷燕也謙遜地說了幾句後，抬頭舉目搜尋那少年，卻已是踪影全無，竟不知他幾時跑開的，也不知他跑到那兒去了。

她正感有些悵然若失時，忽見西邊約百來步處有七八條漢子圍着一人廝打。她定睛一看，見被圍在核心的那人卻正是她在搜尋的那位少年。

冷燕甩下羅雪和周幼銘忙向那兒奔去。不想她還未走近，那少年已衝出重圍，跑到拴馬樁前，一躍上馬背，向南飛馳而去。那幾條漢子也紛紛躍上馬背，抽出腰刀，呼哨着隨後追去。冷燕正在發急，忽見烏都奈牽着一匹馬，從一座帳篷後面跑了過來，將馬繩遞給她，說道：「姑娘快趕去助他一臂！」他還指了指鞍旁：「刀也在這裡。」

冷燕也來不及和他說話，忙騰身上馬，正要揚鞭，烏都奈又指着前面一片林子，說：「從林裡穿過去便可截上他們！」冷燕這才將馬一縱，直奔林裡。穿過林子，來到林邊大道，果見少年正在那道旁和那幾條漢子往來拚殺。

她來到時，見已有兩人被砍傷墜馬，餘下五人正舞起腰刀輪番向少年衝殺。冷燕從鞍旁抽出單刀，躍馬上前，高聲對那少年喊道：「你且讓開，等我來收拾他們！」

話音未落，她已馳到兩騎漢子身旁，只見她刀光閃了幾閃，那兩騎漢子便受傷栽下馬去。她撥轉馬頭，對斜騁過來的一騎漢子一刀砍去，那漢子忙用刀來架，她迅即抽刀一刺，正中那漢子腿上，那漢子狂叫一聲，伏鞍逃去。

剩下兩騎漢子見勢不利，也忙撥轉馬頭竄進林裡去了。冷燕收刀入鞘，理了理鬢邊髮絲，撥馬來到少年面前，見他正望着地下那幾條受傷的漢子發楞，她不禁笑了笑，說道：「還楞着幹甚麼！都跑了！」

少年抬起頭，赧紅着臉，嘀咕了句：「又是你！」

冷燕道：「方才在摔跤場上，你是那般冒失！只憑一人去闖，險些中了他們奸計！」

少年道：「我如早用拳法，也可贏得他的。」

冷燕道：「那你爲何不用拳法？」

少年道：「講好是較摔跤，男兒漢大丈夫那能不講信義！」

冷燕聽了氣也不是，笑也不是，盯着他說道：「哦，我看你年未弱冠，或許比我還小，竟也稱起大丈夫來了！」她不禁又將他全身打量了下，問道：「你叫甚麼名字？怎的一個人跑出來到處游蕩？」

少年不應聲。

冷燕道：「你怎不答話？」

少年忽然抬起眼來：「你是軍營中人？」

冷燕一揚眉：「是又怎麼樣？」

少年道：「我早就意料到了。」

冷燕十分詫異，忙又問道：「你怎麼料到的？」

少年掉頭四望，又不應聲了。

冷燕見他那吞吞吐吐和不理不睬的神氣，不由生起氣來，她盯着他注視了會，忽又問道：「你還沒有告訴我呢，那天你向我打聽那匹白馬，究竟爲了何故？」

少年不由一怔。他忽地回過頭來，兩眼直盯着冷燕，氣衝衝地說道：「你別老纏着這事！那馬與我無關，我只隨便問問。我還要趕路，失陪了！」他說完話，隨即帶轉馬頭向南馳去。

冷燕又惱又氣，在馬上不由突然感到傷心起來。她原先總覺得是自己委屈了他，今天正好借此來彌補自己的過錯，沒想到却落得如此結局，竟讓自己遭到這等委屈。

她難過了會，不禁又暗暗說道：「好，這番卻是他做出對我不起的事來，今後就該他去後悔，該他去不安，該他來補過了！」她這才稍稍感到釋然了些，拍馬向回路走去。

她剛穿出樹林，見烏都奈早已等在那裡。她將馬匹交還給他，並把羅虎昨晚要她告知他的那番安排一一對他講了，這才又向集市走去。

羅雪和周幼銘仍站在草地場上焦急地等待着，見冷燕回來了，二人才放下心來，問她趕去幫助那少年的情況，冷燕心裡仍有些悶悶怏怏，不願多談，只說她趕去時，那七騎漢子已被少年砍傷數人，其餘的都已逃去，她也就自回來了。

周幼銘對少年方才在場上那番行爲極爲讚賞，誇他是見義勇爲，對少年的臂力尤爲驚嘆，是世上少見的天生神力。

周幼銘感到奇怪的是：聽他乃是中州口音，看去年紀也還不大，怎竟單身一人跑到這西疆來了？

羅雪在旁一直不會說話，只是默默沉思，好像有甚麼心事似的。冷燕早已注意到了，心裡納悶，便問她道：「姑姑你在想甚麼？」羅雪這才回過神來，笑笑說「那少年很像我小時候認識的一個人。」

周幼銘好奇地：「那人是誰？」

羅雪略一遲疑：「一個鄰居。眞是像極了！他剛一上場我竟差點把他認成就是我那鄰居了。」

周幼銘笑了：「你那鄰居當時如若像這少年那般年紀，現在已經快是個老太爺了！」

羅雪也不禁笑了起來。

三人又在集市上逛了一會才回到驛館。

又過了幾天，周笑若已經辦完了事，並將爲王爺選好的幾匹宛馬交給軍營派人先送去迪化，他也決定兩日後便取道烏蘇回到迪化，再在迪化停留十來天便起程回京了。

第二天晚上，周笑若父子在廳裡商談起程前尚須趕辦的一些事宜，羅雪、冷燕也在廳裡。

周笑若把須辦各事給周幼銘交代完，命他去到耳房將羅虎請進廳來，把自己即將離開塔城去到迪化的事告訴了羅虎，並問他願否隨自己一道去京回王爺府裡當差。

羅虎婉言辭謝了，周笑若不禁有些悵悵於懷地說道：「人各有志，你既不願隨我去京，我也不便相強。只是我在這舉目無親的邊陲之地和你相處這些日子，也算有了交情，一旦要分手了，我卻眞有些不捨呢！」

羅虎說道：「周大人後日動身時，我相送一程就是。」

周笑若欣然謝後，又說道：「關於飛鳳公主的下落，你雖疑她已死，畢

竟事出猜測，並無實據，尚望你不辭辛勞多作打探，一旦有了消息，便即托人來京告我，這乃是王妃旨意，我周某也重重拜托你了！」

冷燕在旁不禁想着：「要是王妃知道她妹妹已被格桑所殺，並知道我娘親曾假冒過飛鳳公主，她又會怎樣呢？」她對人世上許多事情爲何老是含含糊糊，爲何要你隱我瞞，心裡總覺不是滋味。

深夜，羅雪又來到耳房，兄妹二人幾乎又談了個通宵。冷燕也很體貼，知他兄妹這番離別，不知要何年何月才有再會之期了，因此，她也不去打擾他們，便自留在西廂早早安寢了。

第二天清晨，冷燕一早又去到「居安」客店，把她的白馬和烏都奈留下馬匹備好，牽到關口路旁等候着。一會兒，周笑若一行人等便出城來了。跟隨在周笑若後面的還有孫禮賢、馬千總等一干塔城文武官員。冷燕讓他們走過身旁之後，才將馬繮遞給羅虎，一同上馬隨後行去，和前面主客十餘騎拉開四五十步距離。

行走間，冷燕見羅虎在馬上顯得悶悶不樂，便問他道：「羅大伯，你是不是因與羅雪姑姑即將分手在傷離？」

羅虎神色黯然道：「我只有這樣一個親人了！這一別雖是生離，也難保不是永訣，我心裡確也有些傷感！」

冷燕也不禁有些難過起來，不再說甚麼了。

羅虎也默默地走了一段路程，忽又回過頭來低聲對她說道：「還有一個使我日夜牽掛的人就是你娘親！她已答應了我，等她進關去了結她的心願後便來和我長聚，只是我對她此番隻身進關，心裡總是放心不下。任她武藝多麼高强，她身體總是有病，而且病得不輕！因此，這些天來我老是在擔心這事！我想，妳最好陪她一同進關，路上也好有個照應。」

冷燕聽了不禁又驚又喜，心也怦然直跳。她停下馬來，緊緊盯着羅虎，問道：「娘親眞的答應了從關裡回來便和你長聚？」

羅虎充滿欣慰而又十分慈祥地：「是的，你娘親親口對我說的。」

冷燕高興不迭，眼裡也耀起閃閃亮光，她並馬靠近羅虎身邊，伸手挽住他的臂膀，臉上露出純眞的笑容，問道：「那麼，我眞正是你的親女兒了？」

羅虎充滿疼愛地：「是的！當然是的，我不是早就對你說過的了？」

冷燕抬頭看看，見前面那一行人相距已遠，又回過臉來凝望着羅虎，輕輕叫了聲：「父親。」

「唉！」羅虎朗朗地應了一聲。

冷燕又喜不自勝地提高聲音呼叫：「父親！」

「唉！」羅虎也提高了嗓音。

「父親！」冷燕快樂得更放大了嗓門。

「唉！唉！唉！」羅虎朗朗地連應三聲，隨即迸發出一陣震魂蕩魄的大笑，那雙笑得眯成了縫的眼睛裡卻滾出了幾顆大大的淚珠。

冷燕傾斜着身子，臉兒緊緊貼到他的膀上，沉浸在一片幸福之中。

羅虎與冷燕在這充滿歡樂的時刻，幾乎把前面一行人忘得乾乾淨淨。正在這時，見孫禮賢已帶着他道台衙門的幾位送行官員返回來了。

他們剛策馬過去，前面不遠處，馬千總也帶着幾名騎校迎面走來。他來到羅虎面前便停下馬來，將手一拱，說道：「拉欽大叔，冷姑娘，恕我不能遠送了！周大人在前面等着你二位呢！」

他又盯着羅虎閃起一個示警的眼神，說道：「蕭將軍因有緊急軍務，已於昨日匆匆離開塔城回伊犁去了。望你們一路珍重！一路多加小心！」

羅虎會意地笑了笑，一抱拳，說了聲「後會有期」，便和冷燕策馬向周笑若三人趕去。不消一刻功夫便已趕上他們。冷燕已從馬千總方才和羅虎的談話中及他的神情察知有異，但她卻不願把這一情況告訴羅雪，只暗暗注視着周圍的動靜。

五人在馬上說說談談逶迤向南行去，一路上不但未見成隊巡邏，甚至連哨騎亦未發現。冷燕深感奇怪，更覺情況異常，心裡也加倍提防起來。

過了錫伯圖河，在額敏住宿一夜。第二天又繼續南行，來至老風口，剛剛進入八字山坳，忽見前面倏然捲起一團沙塵，迅疾向這邊猛襲過來，聲如雷響，勢若山崩。

只聽羅虎大喝一聲：「起風了，快躲避！」五人趕忙下馬隨他躲進道旁一間土屋裡去。他們剛一進屋，風已捲至屋前，吹來的砂礫打在墻上，有如亂墜流星，又似橫飛雹雨，直打得咚咚直響，矮矮的土屋也在震搖，地也像要裂開似的。

周笑若不禁爲之失色，驚嘆道：「我在京時，也曾聽人說起老風口的巨風可怖，沒想到竟如此令人膽裂！」

周幼銘也說道：「今天幸好近旁有這間土屋，不然，我們連人帶馬都將被這風刮到幾里外去。」

羅虎道：「這一帶道旁到處都築有這樣的土屋，全是專爲行人避風用的。」

周笑若不禁稱嘆道：「若是百姓所修可稱義擧，若是官家所建亦算德政！」

羅虎眼裡閃起嘲諷的神情：「土屋倒是官家所修，修屋的錢可是從百姓身上攤來的。爲修這些土屋，也不知有多少人被逼得傾家蕩產！」

周笑若默然了。

土屋外風仍在猛捲着。周笑若、周幼銘和羅雪三人只好在屋角悚然坐下，等待狂風停息。冷燕卻獨自站在

門口，不時探出頭去好奇地張望着。羅虎則在土屋裡踱來踱去，察看着拋丟在地上瓜皮雜屑。他看着看着，忽從靠近東墻的地上拾起幾張用蠟塗過的皮紙，仔細地看了看，又嗅了嗅，驚奇地說道：「不久前曾有官兵在這屋裡呆過。」

周幼銘忙起身走到他的身邊，將蠟紙接過看了一看，不解地問道：「你怎知官兵不久前曾來過這裡？」

羅虎道：「這蠟紙是軍營從關內購來，專作包帶飯團用的，一般行人不會用它。」

周笑若並不在意地：「也許是哨騎或驛卒過此遺下的。」

羅虎指着地上：「哨騎驛卒一行不過三四人，這地上丟遺的蠟紙足有三十來方，卻也有些蹊蹺！」

周笑若仍未在意，又把話拉開說風去了。

大約過了半個時辰，風已漸漸停息下來，五人又才上馬趕路。

他們沿着山道走去，山勢越來越險，不是令人目眩的危崖，便是使人驚心的峭壁。

行到極險處，幾人只好翻下鞍來，牽着馬攀藤扶壁而過。越過山巓，下到一處深谷，只見兩旁絕壁千仞，危峯蔽日，仰頭望去，天只一綫，令人毛骨悚然，遍體透寒欲慄！

羅虎指着前面說道：「過了谷口便是曠野，路就平坦易行了。」

五人策馬緩緩而行，好不容易才穿過深谷來到谷口，大家都不由頓覺心情一快，這才長長地喘過一口氣來。

不料剛出谷口，便見谷口右旁有三十餘騎穿著各種不同服裝的漢子，早已勒馬提刀等在那兒。周笑若吃了一驚，忙回頭顧視着羅虎問道：「這是些甚麼人？」

羅虎冷冷一笑：「大人一會就會明白。」

周幼銘道：「莫非是幫馬賊？」

羅虎道：「我量他們在此也不敢冒充馬賊！」

那三十餘騎中有一漢子撥馬上前發話了：「來人聽着：把你們的馬匹留下，」他又指着羅虎，「把那漢子交給我們，便放你們過去！」

周笑若義正詞嚴地說道：「我是朝廷官員，這幾人都是我的親眷和隨從，你們休得無禮！」

那發話的漢子睜着眼，喝道：「管你官員不官員，我沒功夫和你磨蹭，如不交出人和馬，休怪我們就要動手了！」

羅虎不等周笑若再和他答話，忙撥馬上前，說道：「你們要馬不難，」也指指冷燕和羅雪，「只要她二人肯給！要我也並不難，只要敢放馬來拿！」

發話那漢子也不再答話，一揮刀，率領着三十餘騎漢子縱馬衝殺過來。

羅虎也從背上抽出寶刀迎了上去！一場拚殺便在谷口前展開了。冷燕亦已從鞍旁抽出寶劍，斜刺裡衝殺過去，截住從左向羅虎抄圍過去的幾騎；羅雪也舞起單刀從右殺去接應。

周幼銘只橫刀立馬護衛在周笑若身旁。

那三十餘騎漢子只是走馬燈似的圍着羅虎衝殺，卻並不向周笑若攻來。周笑若一邊暗暗納悶，一邊緊張地注視着眼前這場爭鬥。

羅虎面對三十餘騎的圍攻，卻如久歷沙場的老將一般，沉雄自定，勇猛絕倫，馬到處便有一騎落馬，刀起處便見鮮血迸流。

羅雪縱馬揮刀，截住從右衝來的幾騎漢子廝殺，護住羅虎右翼，使他免去一方襲擊。

冷燕更是迅如鷹隼，矯若游龍，縱起白馬往來馳騁，手中一柄劍使得神出鬼沒，她白馬到處，只見劍光幾閃，立即便有兩騎翻滾下地，只放馬三四個衝擊便已被她刺傷數騎，餘騎見她襲來，只嚇得驚惶萬狀，連連逃避不迭。一會兒功夫，左翼十餘騎已被她殺散。

她又策馬來羅虎身邊，尚在拚命和羅虎糾纏的七八騎，本已被殺得氣喘吁吁，見她衝來，更是嚇得魂不附體，趕忙撥馬逃去。

羅雪截住的幾騎，亦已被她殺得只剩下兩騎了。那兩騎見衆騎已潰，亦忙勒轉馬頭各自逃命去了。

冷燕收劍入鞘，正和羅虎並馬向周笑若處走去時，逃去不遠的一騎忽回過頭來看她，被她瞥見，她不覺一怔，即忙縱馬趕去，不一會兒功夫，便將那騎逼押回來，一直將他押到周笑若面前，說道：「周老前輩，你看看這人是誰？」

周笑若仔細看了一看，這才將他認出，原來是那天送烈馬來驛館的那名軍校。周笑若只微微驚嘆一聲，沉吟片刻，裝做不識，隨即叫冷燕將他放去。

冷燕等那人走遠，才困惑不解地問道：「捉住他正好證明這幫前來攔劫的游擊原來都是軍營官兵假冒，老前輩爲何反將他放去？」

周笑若道：「我若當面將他認出，則勢成騎虎，對我極爲不利，我若盤出他幕後指使的人來，則實同促那人鋌而走險，於我於朝廷都更爲不利，因此，我只能聽若罔聞，視若無睹了！」

羅虎歉疚地：「事都由我而起，卻與周大人生出這多枝節！」

周笑若慨然說道：「你已形同刀柄，在我手中，則與他們不利，若入他們手裡，則如以柄授他！你我已聯成體戚，就不用多說了。」

他們又繼續前行，直至來到克拉瑪依以東的瑪納斯河畔，羅虎才策馬

抄到周笑若面前，拱手說道：「周大人的為人行事，我已銘記在心！恕我不再相隨了！請大人前途珍重，咱們後會有期！」

周笑若也不禁感到有些依依，說道：「好，彼此珍重，也許我還會到西疆來找你的！」

羅虎又滿懷深情地看了羅雪一眼，然後才向周笑若一拱手，縱馬飛馳而去。

羅雪趕忙埋下頭去佯催馬帶，實是偷偷擦掉她已奪眶而出的眼淚。

周笑若目送着羅虎，見他馳近一片樹林面前時，忽從樹林裡閃出二十餘騎人馬來迎接着他，隨即又簇擁着他馳過山崗去了。周笑若回過頭來望着冷燕，只是心領神會地笑了笑，卻甚麼話也沒說。

四人又行了一天，眼看離車排子已經不遠，冷燕忽然停下馬來，對他三人說道：「請周老前輩、周叔叔和姑姑慢行，我還要到古爾圖去，就不再送你們去烏蘇了。」

周笑若十分悵悵不捨地凝視着冷燕，說道：「姑娘有姑娘自己的事，我也不便強邀你和我們同行。姑娘如有機會去京城，萬望不棄，到阜城門舍下來看看我周某，就大慰平生了！」

冷燕道：「周老前輩對拉欽大伯說也許還會來西疆，我也許會到京城去的。我如去了，定去看望你們。」她又撥馬走到羅雪身旁，親親切切地叫了聲：「姑姑！」然後又語重心長地對她說道：「你自放心回京去吧！這兒一切都會好的。一路小心，珍重！我會時時惦着妳的！」她說這話時，眼裡也不禁噙滿了淚水。

羅雪哽咽着只說了一句：「我會把姑娘當作自己的親人記在心裡！」

冷燕雖覺難捨，但想到倚門盼她歸去的娘親，便一揮鞭，縱馬直奔艾比湖而去。

冷燕日夜兼程，第二天便到了艾比湖畔。她立馬山崗舉目望去，這是一片她多麼熟悉而又思念的土地啊！

那湛藍藍的湖水，那翠綠綠的森林，那一片狹長的草地，還有草地旁斜坡上那間看去顯得孤傲而莊嚴的小屋……這便是自己的故鄉，自己的家啊！

冷燕凝望着山崗下這一片美麗而寧靜的景色，兒時的情景又重現在她眼前，層層歡波，絲絲愁緒，在她心頭蕩起，在她心頭飄拂。她離開這兒八年了，這八年真使她感到有如一場夢境。而今她又回來了！這兒一切依然如舊，依舊是那般親切。

她還沒有去到湖畔，便已感到了那涼涼的湖水，她還未進樹林，亦已嗅到了那淡淡的松香。冷燕牽馬走下山崗，穿過樹林，踏上草地，她一路跳跳蹦蹦，時而撫撫身旁大樹，時而拾起地上一撮松針，心裡也在不停地呼喊着：「我回來了，娘親！」

她心裡此刻呼喚着的這「娘親」究竟指的是誰？是這片土地還是她真正的娘親，冷燕自己也沒弄清楚。

冷燕來到木柵門前，正想尋人問問她娘親近況，見一位姑娘正從坡上走來。那姑娘身穿一套藍底白花的印花衣褲，圓圓的臉上再配上一雙圓圓的眼睛，更顯得伶俐活潑。她邁着輕快的腳步來到冷燕面前，張着一雙驚奇的眼睛打量着冷燕，問道：「你從哪兒來？找誰？」

冷燕道：「我從天山來，來找我娘親。」

那姑娘忽然驚叫起來：「哦，哦！你是不是叫冷燕？」

冷燕點點頭，驚詫地望着她。

那姑娘趕忙伸出手來一把將她拉住，熱烈而又高興萬分地說道：「果然是妳呀，我的好姐姐，我們都在盼着妳哩！」

冷燕道：「妳是誰？」

那姑娘道：「我叫蓮姑。」她嫣然一笑，又說道：「這名字還是你娘親取的呢。我是香姑的女兒，比你小半歲。我娘說，我兩人小時候還同在一個搖籃裡睡過哩！」她說完這話，又不禁吃吃地笑了起來。

冷燕心頭一暖，一下便感到與她熟悉和親近起來。隨即也興衝衝地說道：「好，我今後就叫你妹妹好了。」她停了停，才又問道：「我娘親呢？她回來後一切可好？」

蓮姑道：「大姑姑病了，夜裡咳得厲害，她剛才還在叨念着姐姐呢。」

冷燕忙隨着她向坡上她小時住過的那間房子走去。進了房裡，見娘親正坐在窗前，一手托腮望着窗外出神。

冷燕叫了一聲「娘親」，便忙撲到娘親的懷裡，偎着她，和她親熱，也接受娘親給予的愛撫。

蓮姑甜笑着，輕輕地退出去了。

冷燕仰起頭來望着娘親，道：「娘親，你怎又發病了？」

玉鳳道：「這是宿疾，時好時壞，不妨事的。你這番在塔城情況若何？快說來聽聽。」

冷燕這才將她去塔城的經過和在塔城發生的一切，一一告訴了娘親，話完，又瞥着娘親補了一句：「羅大伯這時定已到了烏倫古湖，娘親也盡可放心了。」

玉鳳看着她笑了笑，臉上浮露出欣慰的神色。

母女正談敘間，香姑和台奴進房來了，台奴一見冷燕，忙上前將她緊緊抱住，只叫了聲「小姑娘」便不住嗚咽泣了起來，甚麼話也說不出來了。

冷燕也不由一陣心酸，陪着台奴流下許多淚水，這位在她幼年時曾經對她百般照顧、殷情提攜的好心女人，當年還顯得十分窈窕，今天在冷燕眼裡却已變得有些色褪神衰。冷燕又

是一陣愴然。

香姑等台奴哭了一會，才過來將她勸住，又把冷燕拉到自己面前，將她仔細地看了一會，說道：「你已長得這麼大了，又長得這麼秀麗，妳娘親也真不容易啊！」她說着眼裡也包滿了眼淚。可她還不等它掉下來，便又破涕為笑地說道：「這下就好了！你母女重又回到艾比湖，我們又團聚了。」

房裡充滿了悲歡離合，大家的笑聲裡也帶有淚水，淚水裡也含有笑意。

晚上，冷燕睡在娘親身邊，母女兩人又親親熱熱地談了一些塔城見聞。冷燕談着談着，突然把話打住，伏在娘親懷裡吃吃地笑個不停。玉鳳扶起她的臉來，凝視着她，問道：「你笑甚麼？」

冷燕嬌態可掬地：「我對羅大伯的稱呼都改口啦！在回來的路上我已叫過他了。」

玉鳳道：「你叫他甚麼？」

冷燕道：「父親！」

玉鳳只是微微哆嗦一下，沒吭聲。

冷燕又仰起臉來把娘親的神色看了看，才又說道：「他對我說，娘親已答應了從關裡回來便去和他長聚，我是聽他這樣說了才改口叫他父親的。」

玉鳳還是默不作聲。

冷燕伸手輕輕搖了搖娘親，又說道：「女兒當時聽了羅大伯那話，心裡真有說不出的高興，情不自禁地就改口了，而且還一連叫了他三聲！」接着便把她當時是怎樣叫的，羅虎是怎樣應的，她又怎樣一聲叫得比一聲高，羅虎也應得一聲比一聲響，繪聲繪色地講了出來。

玉鳳聽了也情不自禁地被惹得發起笑來，笑得也很開心，只是從她笑的神情裡，冷燕感到的仍是甜少酸多。

冷燕又趁機問道：「娘親可真對羅大伯說過從關裡回來便去和他長聚的話？」

玉鳳道：「說過，娘親確是這樣應過他的。」

冷燕道：「那麼，娘親打算幾時動身進關去？」

玉鳳道：「我就是在等妳回來，妳既然回來了，我三兩日內就準備起程。」

冷燕道：「這怎麼行？娘親正病着，還是等病好了再去。」

玉鳳道：「娘親正是因為這病才急於進關去的，再拖延不走，恐就來不及了。」她默然片刻，才又說道：「其實我這病也是不妨事的，我有馬和劍，誰也奈我不得！」

冷燕道：「羅大伯對此也很不放心，他說妳武藝雖高，可就怕這病！他還說妳病得不輕。」她停了停，又試探着說道：「羅大伯還說要我陪娘親進關，以便沿途侍候，他也才好放心。」

玉鳳道：「不行！娘親不能讓妳隨去，京城不是妳該去的地方！」

冷燕詫異地：「娘親還要去京城？」

玉鳳不語了。過了會，她才又說道：「女兒聽話，娘親此行實在不便帶妳同去，妳就在家裡等着娘親。」

冷燕見娘親態度堅決，也就不再多說了。但她對娘親為何不願帶她同去，娘親進關去尋的又是怎樣一個親人，她心裡總是疑雲密佈，悶得發慌起來。冷燕悶了一會，忽又伸手搖搖娘親，問道：「我稱羅大伯為父親，我這樣稱他是對還是不對？」

玉鳳道：「他不是妳的父親，妳這樣稱他也是不對的。」她沉吟片刻，「不過，也許妳將來是會這樣去稱呼他的，娘親盼望着有那麼一天。」

冷燕本想撥開一層迷霧，經娘親這樣一說，她却更如墜入五里霧中去了。

第二天，冷燕由蓮姑陪着到湖畔、林裡、沼澤以及凡是她當年好玩的地方去玩了一天。

傍晚，冷燕還把當年和她常在一起玩樂的伙伴們，如小黑、查牙子和拉欽的兒子達齊等等都邀到柵門前的草坪上來相聚。那些當年還是稚氣十足，頑憨無機孩童，而今都已快成壯漢。

他們見到冷燕時，雖都高興異常，但高興中總顯得有些拘謹。他們在冷燕眼裡，也如霧裡觀山，又似水中望月，也覺隔着一層甚麼似的。冷燕這才隱隱感到：光陰荏苒，童年已經過去，那最可貴的時光已一去不復返了。

天色已近黃昏，當她回到家裡時，見娘親房門緊閉，房裡傳來低低的談話聲，不時還夾有輕微的啜泣聲。

冷燕不由驚詫萬分，忙側耳聽去，只隱隱聽到從房裡傳來她娘親那斷續的話語：「……這……棉衣……銀瓶……你好好……收存……我回不來時……你告訴……她……」接着便是香姑的抽泣。

冷燕猜不出娘親那斷續話語中的含意，也不知房裡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她只好帶着滿腹疑團走開了。

晚上，冷燕上床睡覺時，娘親只默默地將她擁在懷裡，輕輕撫拍着，就像對她小時候那樣，充滿了慈母的柔情蜜意。冷燕也只默默地享受着娘親的溫存，閉着眼睛，却久久未能入睡。

第二天冷燕起床較晚。她剛睜開眼，便見娘親已換好行裝正在房裡收拾行囊，冷燕不覺一怔，忙問道：「娘親你就要起程？」

玉鳳道：「是的。我昨晚沒告訴你，是怕你久久不能入睡。」

冷燕道：「娘親昨晚半夜還咳得那麼厲害，今天就走怎行！」

玉鳳道：「我意已決，你也不用再

多說了，我走後，你要聽香姑姑姑的話，不可胡來，更不得逞能任性！」

玉鳳一會兒便已收拾停當。冷燕替娘親提着行囊來到木柵門前，香姑和蓮姑早已將大黑馬備好等在那兒了。

玉鳳走到香姑面前，心事重重地說道：「我這次入關，一定要了却心願才能回來，前途未料，歸期難卜，冷燕就托付給妳了，妳一定要善體我意。」

香姑早已哽咽得出聲不得，只能點頭應是。

玉鳳又回過頭來深情地凝視着冷燕，說道：「娘親去了！女兒啊，妳要盡快地學會自己照料自己！」她聲音裡充滿了淒愴。

玉鳳又抬起頭來向柵門四週和坡頂小屋看了一看，然後走到大黑馬身邊扶鞍上馬，正要催馬起程，冷燕一下撲到鞍前，伏在膝上哀哀哭泣起來。

玉鳳撫着她的頭，充滿愛憐地說道：「別哭，好女兒，等娘親來時，一定爲你重建一個充滿天倫之樂的家！娘親就是爲此才進關去的。」她說完這話，輕輕扶起冷燕的臉來，一縱大黑馬，頭也不回地飛馳而去。

冷燕站在柵門前，凝視着娘親漸漸遠去的背影，流着淚，一聲聲呼喚着。

香姑走到她的身旁，不斷地用好言勸慰着她，不料香姑越勸，冷燕却越傷心起來，香姑無奈，才又說道：「你娘親進關爲的是妳啊！」

冷燕忽然想起她在天山上也曾聽娘親對羅大伯說過這樣的話來。她仍一面哭着一面說道：「娘親既是爲我，爲何又不讓我陪她去！」

香姑猶豫了會，說道：「我也勸過你娘親，要她把妳也帶去，路上也好照顧她的病。可是你娘親說，此去要過祁連山，那條道賊多路又險，所以才不讓妳去。」

冷燕一驚：「祁連山！祁連山有多少賊？祁連山又有多險？」冷燕不再哭了，心裡只激起對祁連山的好奇，充滿了對娘親的擔憂。她已暗暗決下心來：闖闖祁連山去！去看個究竟，去護衞娘親！

她已隱隱覺得，娘親與朝廷有很深的淵源，她暗地發狠道：「爲了娘親的安危，那怕大鬧京城，也決計在所不惜！」

不久，冷燕便果然在京城出現了。

* * *

周笑若從西疆回到京城的第三天，便又去到王府向王爺稟告了他去西疆察訪軍務的情形。

王爺在聽完他們的稟報後便因事到軍機處去了。

王妃見王爺已離府，便命宮女將他喚進便殿，向他問起探訪飛鳳公主下落的事情。

周笑若向王妃稟報說：他到西疆後便四處打聽，均無人知道飛鳳公主的下落，甚至許多人連飛鳳公主這個名字都不曾聽過。

後來他在去塔城的路上，偶然結識了一個叫冷燕的姑娘。他到塔城後不多天，那位冷燕姑娘也來到了塔城，在一次偶然閑談中，他從冷燕口中知道了拉欽的下落，又在冷燕姑娘的幫助下，他見到了拉欽。

他向拉欽說了王妃對飛鳳公主的惦念，並向拉欽打聽飛鳳公主的下落。據拉欽告訴他說，飛鳳公主已在八年多前帶着她的女兒悄悄離開了艾比湖，遁隱到天山深處去了，從此以後便杳無音信，再也沒有人見到過她的蹤跡。拉欽還說，飛鳳公主多已是不在人世的了。

王妃聽了周笑若這番話後，把一切都信以爲眞，她除了爲飛鳳公主母女的不幸而陷入深深的悲痛外，便未再向周笑若多問甚麼了。

三天後，王妃陪同王爺在後殿觀看冷燕和巫朶司比武決勝，她見冷燕從容揮劍，毫不費力地便把巫朶司擊得一敗塗地，她眞是高興已極！特別是冷燕在殿堂上那颯爽的英姿，那怡然的神態，以及那充滿機智和正義的言詞，更令她暗暗驚奇，讚嘆不已！王妃便對冷燕不由生起一種眷戀之情，心裡也對她充滿了疼愛和憐惜。

重陽那天，王妃邀冷燕進府賞菊，對她不但特別恩寵，而且還對她關懷備至。冷燕告辭出府時，王妃無意中發現了她手上那隻指環，並立即就認出了那是自己和飛鳳公主的舊物，當時因礙於鸞英等人在旁，雖未便深問，但僅從幾句短短的問答中，王妃便已疑心冷燕就是她妹妹飛鳳公主的女兒了。

權臣密報　顛倒是非

冷燕剛一出王府，王爺便把王妃召到他書房裡去，顯得焦躁不安地突然問她道：「你看冷燕姑娘會不會是馬賊？」

王妃大吃一驚，便忙回答王爺道：「這是從何說起，我看那冷燕乃是一個頗有教養的姑娘，又深明大義，怎會是個馬賊！」

王爺點了點頭，說道：「我看她也不像。」

王妃正想問他爲何問出此話來時，王爺却又問她道：「你可知道周笑若在西疆是否曾經見過拉欽？」

王妃立即回答道：「周笑若在塔城確曾見過拉欽，他是受我之托，爲打聽我妹妹飛鳳公主的下落方才找拉欽的。」

王爺沉吟片刻，又問王妃道：「周笑若見到那人是否果是拉欽？」

王妃已覺王爺神色有些異樣，又

見他一連數問都問得突然，感到其中定有蹊蹺，便忙問王爺道：「王爺爲何突然問出這等話來？」

王爺這才說道：「今天我去軍機處議事，看到昨日送到的一封從西疆伊犁將軍衙署送來的密報。密報上說：西疆近來出現了一個綽號是飛鳳名叫冷燕的年輕女馬賊，說她不但性情悍猛，而且武藝精絕，經常單人獨騎在昌吉烏蘇一帶出沒，橫行無忌，多次搶劫牧民牲口，不時殺傷伯克巴依，她於今年五月，曾在烏蘇襲擊巡哨官兵，殺傷姚游擊，並奪走原從馬賊半天雲手裡繳獲來的坐騎和寶刀，後來又由她將這坐騎和寶刀還到賊首半天雲手裡了。密報還說，今年六月，冷燕又曾竄至塔城，借着周笑若的庇護，公然住進驛館，並引來一位名叫拉欽的人和周笑若會晤，兩人在驛館密談數日。密報說，據塔城軍營識得賊首半天雲的老兵聲稱，那位自稱爲拉欽的人的身材相貌與賊首半天雲極爲相似，亦有認定那拉欽即是賊首半天雲的。密報最後要求軍機處對此進行勘察究辦。」

王爺說了密報內容後，捋鬚凝思片刻，又說道：「若說密報不實，却又寫得這般詳細；若說是實，則又令人不可思議。這事既然涉及周笑若，就須從他着手審查。若他會見的那個拉欽果是賊首半天雲所冒，則不但可以證實冷燕確馬賊，而且周笑若亦難逃罪責。」

王妃見事態如此嚴重，不禁暗暗爲冷燕的安危着急起來。她對密報內所說疑拉欽乃爲半天雲假冒之事，心裡總覺不信。

她對王爺說道：「聽說西疆軍營官兵，軍令軍律已遠非大王爺在時嚴明，騷擾百姓之事亦時有發生，我想姑娘爲此會與他們發生爭鬥也許有之，若說她是馬賊，則實難令人相信。至於拉欽，京城裡各衙府裡的人也多認識他，那半天雲豈能貿然假冒！」

王爺道：「等我將周笑若召來詳細查問一下，眞假就不難立辨，冷姑娘是馬賊之說亦就無據了。」

王妃自王爺和她談過這件事情之後，心裡一直不安，她聯想到拉欽曾說飛鳳公主母女已經失踪，而冷燕手上又明明戴着飛鳳公主的指環，爲此，使她又由不解而變得懷疑起來。

王妃趁王爺入宮之機，派人去把周笑若召來，她絕口不提密報之事，只重又問他拉欽所談有關飛鳳公主失踪的情況，又若不在意地問道：「你過去可認識拉欽？」

周笑若回答道：「不認識！」

王妃又問道：「拉欽是甚麼模樣？」

周笑若說：「方臉，圓眼，目光烱烱有神，上唇蓄有一大撇濃黑鬍鬚，膀臂十分寬厚，身體魁偉，看去極爲雄壯。」

王妃聽他所描述的拉欽，有相似之處，亦有似是而非之處，心裡不禁感到十分驚異，忙又問道：「臉上可有甚麼標記？」

周笑若不覺怔了怔，驚訝地望看王妃，沒有答話，只顯得記憶模糊似的，抱歉地笑了笑，又微微地擺了擺頭。

王妃望着他，帶着些兒含有暗示的神色，說道，「我記得拉欽的模樣是這樣的：圓盤臉，兩顴特高，眼大，眉粗而短，鬍鬚略帶棕黃色，身材肥大，左耳下有一指大肉瘤，十分顯眼。」她停了停，又特意補了句：「王爺問起你時，應照這樣描述才對。」

周笑若似已會意，顯得有些心神不定地又坐了會兒，便告辭王妃，邁着沉重的步子走出便殿去了

王妃心裡已經完全明白，周笑若見到的那個拉欽，確是別人假冒無疑，只是假冒拉欽的那人是誰？是馬賊？他又爲何要假冒拉欽並編出飛鳳公主母女已經失踪那番假話來？王妃作了種種猜測，心裡總是不解。

第二天，王爺果然命人將周笑若召到王府，和他談話時的神態也不似平時那麼隨便，嚴肅地問道：「聽說你在塔城見過拉欽？」

周笑若道：「見過。」

王爺道：「聽說你還將他留在驛館住了些時日？」

周笑若道：「是的，一來爲給王爺選馬，二來向他打聽飛鳳公主的下落。」

王爺道：「你是如何找到拉欽的？」

周笑若道：「我無意中和冷燕姑娘談起拉欽，正好冷姑娘和拉欽認識，便托冷姑娘將他請來了。」

王爺道：「你且把那拉欽的相貌說給我聽聽。」

周笑若道：「圓盤臉，眼大眉短，兩顴很高，滿口棕色髯鬚，左耳下有一指大肉瘤。」

王爺點了點頭，神態也變得溫和起來。他捻鬚沉吟片刻，才又對周笑若說道：「西疆軍營送來密報，說冷姑娘乃是馬賊，還疑拉欽也是馬賊半天雲所假冒，混入驛館是另有所圖。聽你剛才所說拉欽相貌，明明就是拉欽，哪來假冒！」

周笑若趁機說道：「這密報王爺不說我也知道定是那蕭準所爲。」接着他便將蕭準如何帶兵闖入驛館逼問拉欽，後來又如何派兵假扮游騎在谷口進行伏擊，以及後來又如何勾結祁連山山賊攔路劫馬，並企圖殺害他父子之事，一一講了出來。

周笑若說道：「我與蕭準素不相識，更無私怨，他所以如此，實是心懷叵測，敵視王爺。」

王爺聽後，不覺怒形於色，站起身來，在房裡來回走了數趟，方才說道：「蕭準竟敢如此跋扈，目中那還有

聖上朝廷！若再不予以牽制約束，任其擁兵自重，必成後患。我將奏請聖上，遣將坐鎮西疆，以防不測。」

王爺既已認定拉欽並非假冒，也就將密報之事擱置下來。

壓在王妃心上的一團烏雲已暫時散去，罩在心上的一片疑雲仍未解開。

又過了兩天，平時很少來到王府的田項將軍，亦進府求見王爺來了。

王爺在後殿側旁書房接見了田項。二人閒談幾句之後，田項便對王爺說道：「我最近接迪化軍營舊部來信，說馬賊隊裡又新加入兩名女賊，一個是自稱爲天山冷燕的少女，一個是姓名不詳的中年婦人。說那兩個女子的本領都十分了得，曾和賊首羅虎一道於今年夏初在烏蘇一帶流竄，並曾在烏蘇以南的荒野上襲劫了正在轉場的牧民。信上還說，羅虎身旁有了這兩個女子，就有如虎添雙翼，若不剪除，將會後患無窮。」

王爺聽了，不急不忙地對他說：「我亦曾接伊犁軍營送來密報，說冷燕乃是馬賊，還說她曾讓羅虎假冒拉欽，帶去塔城驛館和周笑若晤談。我得報後已對這事作了勘察，和周笑若晤談那人確是我府裡原來的馬倌拉欽；冷燕就是日前與巫朵司比武的那位姑娘，說她乃是馬賊，亦無憑證，我看恐都是傳聞不實之詞。」

田項猶豫了下，又說道：「冷燕既在京城，勘察也較容易，只是信上所說那個不知姓名的中年女子，不禁使我從一些離奇的往事中生出一個奇怪的疑念來了。」

王爺不禁感到驚異起來，說道：「甚麼疑念？你且說說。」

田項道：「據信中所說，和羅虎一道那個中年女子，身材修長，生得極爲標緻，騎的是一匹神駿異常的大黑馬。我不由想起了十八年前的一件事來：當時我正駐守居庸關一帶，一日我帶兵巡哨回營，在路邊上遇見一位身材修長而又長得十分俊秀的年輕女子，牽着一匹神駿異常的大黑馬站在路旁。我從馬腿旁的火印上認出那馬正是在西疆解馬途中被羅虎劫去的軍馬，我正上前盤問她時，那女子便突然抽出寶劍，削落我的右耳，並殺傷我數騎，然後縱馬向西逸去。還有幾件發生在西疆的事情，我被傷後的次年秋天，我又奉調西疆，一日，格桑頭人派人來報，說他率領部屬，在古爾圖抓到一個專爲馬賊做線眼的女奸細，不料在押解途中，經過古爾圖以北的那片沙漠時，突然被一個自稱天山玉大王爺的女子救去。據報，那女的身材、相貌以及坐騎，與我在居庸關道上遇上的那個一般無二。被她救出那女子，後來我已查明，原是玉大王爺府裡玉小姐的貼身丫環，名叫香姑。不久，我又接昌吉軍營來報，說有一個自稱天山玉大王爺的女子，在城邊林中小道上不服盤查，殺傷巡邏，向東馳去，其身材、容貌和坐騎，都與以上兩人完全相同。又據我從格桑那裡探得，八年前在呼圖壁附近殺死格桑頭人救了玉大王爺的那個女子，也是同一女子。據說，她當時還帶有一個七八歲的女孩在身邊，說那女孩的本領也十分了得。」

田項說到這裡，停了停，才又說道，「因此，我認定在居庸關道上傷我右耳那少女，和後來自稱是天山玉大王爺那女子，以及今年初夏和羅虎一道在烏蘇一帶流竄那婦人，都是一人。」

王爺道：「這可能。」

田項緊接着又說了句：「而且我疑那女子是佯裝已死實已逃遁的玉鳳！」

王爺吃了一驚，猛地站起身來，喝道：「你在胡說甚麼！」他隨即又冷靜下來，說道：「你說這話可有憑據？」

田項道：「憑據倒還沒有，我這猜測也不是無因。」

王爺道：「你且說來聽聽。」

田項道：「十八年前玉鳳出嫁那天，早已潛來京城的羅虎突然跳出攔輿大鬧，當夜又闖入魯府，驚死魯翰林，這不能說是無因，可疑之一；我在居庸關道上遇見那位年輕女子，其身材容貌，據提督署見過玉鳳的人說，與玉鳳極爲相似，可疑之二；在古爾圖沙漠上救香姑的又是這個女子，而救的又是與玉鳳情同姐妹的心腹丫環，可疑之三；在呼圖壁救玉大王爺的又是此人，可疑之四；在烏蘇發現與羅虎一同出沒也是這個女人，可疑之五。五疑湊在一起，即成奇巧，天下那有如此奇巧的事情。」

王爺沉吟了一會，忽又肅然對他說道：「這是件關係到殺身滅門的大事，豈能妄言！那玉鳳投崖殉母之事，舉國皆知，聖上特旨旌表，更是極備哀榮。十八年來，墓前憑吊不綴，已被奉爲女中典範，豈容妄測妄言！若被聖上所聞，必然震怒，一旦下旨查究，非毀將軍，即毀玉門！你要愼之，愼之！」

田項默然無語，隨即告辭出府去了。

王爺爲此悶悶不樂多天。

以上便是王妃對冷燕講出的這些天來發生在她和王爺身邊的事情。

王妃在講完這長長的幾段話後，停下來，盯着冷燕看了會兒，又說道：「這一連串發生的事情，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全都牽連着妳，正因爲妳捲入其中，我又那能不管！如今我已將一切本不應說的機密隱情全告訴妳了，妳也應把妳的眞情實況告訴我才是。」

冷燕一直靜靜地聽着，好像一切與她無關，只是在聽別人的故事一般。可在她心裡激起的浪濤漩流起伏，使她幾乎感到她那小小的胸間已經

受不住這排排的巨浪。

特別是田項對王爺說出的那番話語，她感到的已經不是驚異，而是顫慄——一陣寒透身心的顫慄！一瞬間，恍似置身於山雨欲來的幽谷，又如獨行在驚雷即降的山巔。

她似乎看到了一條滿身斑駁、吐着信舌的毒蟒正向熟睡的娘親身旁襲來。冷燕這時的整個心裡只裝着一個念頭：保護娘親，不讓她受到任何玷汚和傷損！

至於王妃，冷燕對她已經不僅只是感到可親，她已由感激而生起一種依戀之情，好像突然才感到四周的霜寒，也突然才感到她那羽翼的溫暖。

冷燕已經沒有任何顧慮，信賴推使自己向她傾吐一切，冷燕已經想好了應該向她說出的話語。

王妃見冷燕只顧凝神沉思久久不語，便又說道：「冷燕，我在等你回話呢！」

冷燕抬起頭來凝視着王妃，眼裡充滿眞誠，沒有一點閃灼的神色，說道：「我不是馬賊，但我認識他們中間一些人，因爲他們都曾和我一起在艾比湖住過許多日子。我欽佩他們，敬愛他們，因爲我知道他們的行事爲人，在我心裡，他們都是英雄好漢，不是馬賊。」

王妃雖顯得有些驚訝，卻並沒有露出責怪的神情，只插話道：「我要你談談拉欽的事情。」

冷燕道：「我帶去見周笑若的那人確實不是眞正的拉欽，周笑若也並不知道這件事情。」

王妃忙問道：「他究竟是誰？」

冷燕道：「一個眞正的馬賊！」

王妃不由一怔：「你爲何要讓他冒充拉欽？」

冷燕遲疑了下：「周笑若急於要找的那個拉欽已經死去，我才把他找去讓他告訴周笑若一些西疆邊務的眞實情況。」她又停了停，才又囁嚅地說道：「至於周笑若還向他打聽了些甚麼，他又是如何說的，這都不關我事，我當時也不知道。」

王妃眼裡充滿了憂疑和困惑的神情，喃喃自語般的說道：「他爲何要編出妳母女已經失踪這番話來騙我？這是爲了甚麼？這究竟是爲了甚麼？」

冷燕的心像被揪着似的，她不知該怎樣回答才好了。在茫然和不安中，心裡只感到似有一種苦澀。

王妃悵悵惶惶木然神馳片刻，又自猜自問道：「是怨我恨我，存心和我割斷情義，還是她另有苦心，不願讓我受到殃及、牽連？」

冷燕再也不能沉默不語了！她隨即趁此說道：「我娘親從未怨過王妃，我想多是因她和你處境不同，順逆無常，爲不累妳擔心，那人才這樣說的。」

王妃驀然回過臉來，疑信參半地注視了冷燕一瞬，說道：「我也作過這樣的猜測，不想竟果然如此！」

她隨即以手捫胸，虔誠地低下頭去，喃喃祝禱道：「我佛慈悲，保佑我那可憐的妹妹逢兇化吉，遇難呈祥罷！」

她祝告已畢，才又抬起頭來問冷燕道：「那個假冒拉欽的是妳甚麼人？」

冷燕毫不猶豫，也毫不含糊地：「父親！」這是她第一次在別人面前公然承認了、也喊出了這個久久隱藏在她心裡的稱呼，她不禁感到一陣莫名的歡快和幸福。

王妃並未露出驚異的神色，只說了句：「這我也猜到了。」她猶豫了下，又說道：「我想田項所說的與你和羅虎一道同行在烏蘇附近原野上的那位女子，可能就是你娘親了！」

冷燕只點了點頭，沒做聲。

王妃又喃喃自語般地說道：「身材修長，容貌秀麗，我想我那妹妹也應是這樣。」

二人都不再說話了，各自默默沉思着。

過了許久，王妃才又回過頭來，充滿慈祥而又略帶些兒嚴肅的神情對冷燕說道：「現在一切都已明白，只要妳娘親尚在人世，我也就感到十分欣慶了，人各有志，我也不便再深問甚麼，你也無須再對我多說甚麼了，只是，這事務須愼密，對誰也不要說起。」

冷燕點點頭，輕聲說了句：「我只把姨媽二字藏在心裡。」

王妃欣然一笑，將冷燕拉到她的懷裡，只緊緊地擁着她，甚麼話也沒說。

冷燕被王妃留在王府裡住了兩天。兩天裡，王妃一直是寸步不離地讓冷燕呆在她的身旁。她向冷燕傾訴了她多年來的孤獨和憂傷，也問了冷燕許多在西疆的生活情況，卻一句也未問起過她的父親和有關馬賊的事情。

第三天，冷燕辭別王妃，又回到蔡么妹家裡來了。

她進入內院，在打從東屋門前經過時，見蔡么妹正在屋裡和一位男子談話，她只覺得那男子的聲音有些耳熟，但一時又想不起來。

她回到西屋，換了衣服，便獨自坐在窗前，回味着王妃對她所說的這些天來的事情，細細地推敲一番。

特別是對田項那番聽來魄動心驚的話，使她感到似有一種密蓄多年的陰謀，正在俟機一逞！她似又看到了密佈在娘親周圍的網羅，感到了已隱設在娘親腳下的陷阱。她不認識田項，也想不出田項的相貌，她一閉上眼睛，眼裡浮現的田項竟是蛇蝎，竟是一隻毒蜘蛛！

冷燕正凝坐馳神，蔡么妹進房來了。二人敘談數語，冷燕便問她道：「方才在房裡和蔡姑敘話那人是誰？」

蔡么妹道：「就是日前在天橋場上賣藝那位姓楊的，名叫楊琦。」

冷燕道：「啊，原來是他！他近來在何處賣藝？」

蔡么妹道：「他已不再賣藝了。田項將軍看中了他的武功，已於半月前將他請入府去當護院都頭去了。」

冷燕一聽提到田項，不由一怔，忙又問道：「他來幹甚麼？」

蔡么妹道：「他已住到棧裡來了，還帶了六七位兄弟。因他記得我是住在這棧裡，特進來看看我的。」

冷燕感到有些奇怪，又問道：「那楊琦在田項府裡當差，爲何還來住店？」

蔡么妹並不回她所問，卻露出幾分神秘的神情，低聲說道：「聽說玉府的後花園中，前些日子又出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就在玉小姐生前居住過的那座樓房上，一連兩夜都發現了亮光，玉府裡有人說是鬼，有人說是藏進了江洋大盜，鬧得人心惶惶，玉大人命人封釘了通向後花園的那道圓門，還一再嚴詞叮囑不準將這事張揚出來。可這人口不比壇口，封也是封不住的，這事終於傳到提督衙署，又由提督衙署的人傳到田項將軍耳裡去了。田項將軍說那定是外地潛來京城的大盜，暗暗藏到那後園樓上，把玉府當作庇護他的大黃傘蓋了，若只聽之任之，必將爲患，因此，田項將軍便暗裡買通了玉府一名家丁，打聽到昨夜那樓上又發現了亮光，這才命楊琦暗暗帶了三名護院和兩名提督衙署的捕快，另還請來一名過去玉大王爺任九門提督時，曾在他手下辦案的捕快，準備夜裡潛入後園，暗暗伏向在那樓房周圍，候那大盜來時，便一齊動手將他捉住。」

冷燕道：「這些話可都是那楊琦告訴你的？」

蔡么妹道：「是的。」

冷燕心裡已經完全明白，一個居心叵測的陰謀已經開始了！她不禁冷笑，說道：「我量他幾人也近不得那名『大盜』！」

蔡么妹不覺楞了楞，又說道：「田項將軍亦已料到這點了，因此，他還特意叫他們帶上油捻松香，等那大盜來時，亮燃油捻，撒出松香，縱然捉他不住，也須將他面貌認辨出來！」

冷燕不禁打了個寒戰，暗暗罵了聲：「這條毒蟒！」她隨即暗下決心，搶在他們前面，決不能讓田項的陰謀得逞！

＊　＊　＊

冷燕正在思量着如何對付田項的辦法，蔡么妹見她不說話，便問她道：「你在想些甚麼？」

冷燕忙回過頭來，說道：「我在想那後園樓上發現的亮光，也許並不是鬼，也不是盜，只不過是那自稱見到亮光的人望花了眼罷了。」

蔡么妹道：「但願眞是這樣就好了！萬一眞的被他們捉到那怕只是一名小偷，小賊，也夠玉大人受的了！」

冷燕道：「爲甚麼？」

蔡么妹道：「那位田項將軍就可以給玉大人誣個窩藏盜賊的罪名告到皇上那兒去呀！」

冷燕道：「如若甚麼也捉不到呢？」

蔡么妹道：「他們是私下偷偷幹的，就是甚麼也抓不到，誰又奈得他何？照說這緝拿盜賊的事，本該九門提督衙署管辦，根本就不關田項的事情！他這樣幹，我看多是存心和玉府作對！聽說他和已經去世的玉大王爺原就有私仇！」

冷燕道：「蔡姑這話是聽誰說的？」

蔡么妹道：「是玉奶奶在一次和我閑聊時告訴我的。她說，玉大王爺臨死時說出：他在西疆被罷官回京時，在路上扮作馬賊攔路截殺他的那個格桑頭人，曾親口對他說：『這全是田項的主意，你休怨我格桑！』玉大王爺還說，因爲這事已是死無對證，所以本便奏聞聖上，只好隱忍在心，叮囑今後對田項應多加提防才是。」

冷燕不由突然又想起了八年多前，她跟隨娘親在雪地上殺死格桑救出玉大王爺的那番情景。

她想，這話當是格桑正準備殺死玉大王爺前說的。她又想到目前的情況，不由說道：「玉大王爺可眞算是有先見之明的了。只可惜那位楊琦，看去也像是條很有血性的漢子，沒想到竟幹起爲虎作倀的事情來了！」

蔡么妹道：「這也怪不得他！常言道：食人之食忠人之事，衣人之衣死人之事。他既端了田項的飯碗，也就不能不聽他差遣了。不過，我看他心裡卻也在掂量着這事，他也許正因掂量不準才來找我的。」

冷燕困惑不解地望着蔡么妹：「蔡姑這話怎麼說？」

蔡么妹道：「他到後院來見我時，先只叙談那天在天橋場上發生的事情，感謝我對他女兒楊盼盼的關照。談着談着，他才向我打聽起玉府的情況，並問玉大王爺生前爲人若何？玉璣大人爲官怎樣？我便對他說：玉大王爺一生爲人，可說是剛直忠義！玉璣爲官清正廉明。我還說，玉府一家老小對人都極仁厚，不僅知書識禮，而且積德積善。楊琦聽後不禁說了聲：「哦，原是這樣！」便不再吭聲了。我感到有些蹊蹺，才問他爲何向我問起玉府的事情，他這才將奉田項差遣潛入玉府後園捉拿盜賊的事情講了出來。他還說：田項也知擅闖朝廷官員府第的行徑是犯法的，所以特別叮囑我們，不要驚動玉府，一旦捉拿到或發現了賊人，便佯稱是跟踪追捕，見賊躲進了後園，因捉賊心切，一時失察，才冒闖進去的。」蔡么妹說到這裡，不覺怒形於色地道：「田項眞是個詭

計多端的小人！」

冷燕又試探着問道：「田項還專門請出個老捕快來幹甚麼？若只是爲了辨認盜賊，楊琦等人不同樣可以辨認出來？」

蔡么妹沉吟片刻，說道：「我也弄不清那田項的葫蘆裡究竟是賣的甚麼藥？也許田項還伏有別的甚麼陰謀罷！」

冷燕冷冷一笑：「我量那田項只不過是枉費心機罷了！不管是暗算還是陰謀，一定都不會得逞！」

蔡么妹不由略感一怔，將冷燕注視片刻，說道：「我也是妳這麼想的。」隨着，她聲稱櫃上需人照料，便告辭出房去了。

冷燕這才靜下心來，盤算着自己應該採取的對策和步驟。這步驟必須審愼周密，對策必須妥善萬全。

她已經明白了田項的惡毒用心，知他懷疑玉鳳未死，並疑玉府後園鬧鬼是玉鳳歸來，企圖借此揭開眞相，讓玉璣落得個欺君之罪身罹奇禍，也讓玉鳳身敗名裂！

冷燕暗暗思忖道：「一定要讓娘親得知園內伏有危機，絕不能讓他們發現她的踪跡，更不能讓他們見到她的面容。」她決定自己先潛藏到那樓房裡去，暗暗注視着外面的動靜，一旦娘親來時，以便給她警告，這樣若不警動楊琦等人當然更好，萬一驚動他們，自己便挺身而出，給他們來個李代桃僵，將田項蒙了過去，讓他死了再在玉鳳身上搜羅罪證的機心！

冷燕心裡也想到，這樣一來，自己就可能失去一次會見娘親的機會了。而這又是自己已經等待多時的極爲難得的一次機會啊！但爲了玉府的興敗，爲了娘親的榮辱，冷燕也只有暫捨小戀而顧大義了。

她還考慮到必須得把自己的面目也嚴嚴實實地掩蓋起來，不能讓他們認出自己，以免又做成田項造謠中傷的借口。

這時，她突然想起她離開西疆時，香姑強給她塞進革囊裡的那套男子衣衫來了。自己何不就女扮男裝，給他們來個似盜非盜，似鬼非鬼，索性痛痛快快地戲弄他們一番。冷燕主意已定，便不再多想，只靜坐養神，等候天黑好行事了。

天色已漸黃昏，客棧已是上燈時候，冷燕信步走出內院，來到客棧四廂看看動靜。她剛走到西廂階沿，便見楊琦等人正坐在下面店堂桌上，一邊喝酒一邊低聲交談着，看樣子似在商量他們今晚如何行事。

恰在這時，又見從天井轉角處那間房裡走出一個人來，手裡提着一壺酒，也湊到那張桌上去了。

冷燕忙踱到那間客房門前，偷偷向房裡望去，只見那房裡安放四張床，每張床上都放有單刀、鐵尺、九節鞭之類的兵器，她知道這定是楊琦等人所住的房間了。

她再一巡視，忽見墻角靠壁地上，倒放着一個大的紗罩燈籠，紗罩上印有「田府」兩個紅字。

冷燕心裡一動，見四下無人，她便閃身進房，拿了那個燈籠，急忙抽身進院，回到西屋去了。

晚飯時，冷燕只匆匆用過，便推說身體不適，想早些安寢，便辭過蔡么妹和劉泰保，各自回到西屋去了。

她剛一進屋，便忙將門閂好，脫下身上的衣裙，從革囊裡取出那套男裝穿在身上，又將頭髮束挽成辮，盤在頭上，取來一幅紫色頭巾，將頭包束起來。

冷燕裝扮完畢，對鏡一照，連她都幾乎認不出鏡裡那人就是自己了。

她隨即又將弓袋繫在腰間，帶上火種，拿着燈籠，這才輕輕推開窗門，跳出房去，閃身走至墻角，側耳向墻外聽了一聽，當她斷定墻外確無人時，這才將身一縱躍出墻外。

那墻外乃是一條狹窄的胡同，前後雖也有幾處門戶，但多是宅院後門，平時也很少有人進出，出了胡同便是虎幄大街，冷燕便借着街道兩旁店鋪的燈光向北走去。在離玉府之門還有百步遠處，又有一條胡同，那條胡同深處便是玉府後園圍墻。

冷燕轉進胡同一直向前走去。這時天已全黑，只借着天上微微的星光，才能勉強看到胡同兩旁景象。

冷燕行了約三百來步，來到一處略爲寬闊的場地，場地右旁長有一排粗大的柳樹，樹後是一列高高的圍墻。

冷燕知道那圍墻裡面就是玉府的後園了。場地對面雖有兩房小院人家，但院門已經關閉，整個胡同都是靜悄悄的。

冷燕攀上柳樹枝杈，跳上墻頭，又一躍跳入園內，借着星光將周圍注目一看，只見地下是荒草沒膝，四圍是樹影幢幢，荒蕪中顯得十分淒涼，淒涼中又籠罩着一層神秘和恐怖的氣氛。

冷燕站在那一片幽暗之中，也不禁感到有些心悸而怯步不前。但她一想到這是娘親過去曾經居住的舊地，且又是娘親即將到來的地方，她便頓覺精神抖擻，一切悸怖都全消失，忙又邁步向前走去。

她穿過園林，前面乃是一片空地，空地那邊隱隱出現一座樓房，她在穿過空地向樓房走去時，順手從地下拾起幾片碎石揣進懷裡。

她步上石階，來到樓房門前，見房門閉着，門上還鎖上一把大大的鐵鎖。她又伸手去推了推門旁那扇花窗，不料輕輕一推便被她推開了。

她輕輕一躍跳進窗去，並不反手掩好花窗，卻仍讓它大大開着，她想：這也算是給娘親的一個警示。窗內黑得甚麼也看不清楚，她站了片刻，

極力凝神才勉強能看出裡面原是一個大廳，大廳兩側各有一間小屋，廳後左邊是上樓樓梯。

冷燕沿梯而上，出口處正好是樓房西頭走廊。繞過走廊，靠東有扇小門，門前還掛着珠簾，一望便知是間卧室。

她想：這一定就是娘親早年曾經住過的卧室了。她忙掀開珠簾一看，門也是緊鎖着的。

她又轉至走廊東頭，見那兒有扇花窗，她將花窗輕輕一推，一下又被她推開了。她隨即跳進窗去，隱隱可見那房裡不但一切桌椅靠凳鏡台床鋪樣樣俱全，而且就連桌上的擺設茶杯、床上羅帳被蓋亦都齊備。

冷燕憑窗俯視，可隱隱看到半片園林，抬頭遠望，可看到玉府內園後院閃映的燈光。她再走到床前，伸手向床上撫撫摩摩，只感到被軟墊柔，竟毫無半點灰塵沾手的感覺。

她心裡已覺驚異萬分，便忙又俯下身去，將整個臉兒貼到那軟柔柔的枕頭上，再深深地嗅了一下，一股她非常熟悉的，也可說是從小就習慣了的，似花粉又非花粉，似蘭麝又非蘭麝的肌膚氣味，沁入她的肺腑，透進她的胸懷，她不由將枕頭緊緊抱住，口裡也情不自禁地輕輕呼喚了一聲：

「啊，我的娘親！」

冷燕緊緊抱着枕頭，由驚喜陷入一陣沉思，過了好一會，才又直起身來，準備着今晚的行動。

她把室內室外，來路去路，都又一一察看了遍，這才掩好花窗，靜靜坐在窗前，不時側耳細聽，不時又透過窗花察看着外面的一切動靜。

她等了不到半個時辰，忽聽下面傳來一陣輕微而雜亂的脚步聲，她一聽便知是楊琦等人來到。

她透過花窗向下望去，見有三個身影隱蔽到牆角處一叢枝葉繁茂的花樹後面去了。另外兩人似已推開樓下花窗，進入廳內，伏在大廳的暗隅裡了。還有兩人轉到樓後便不見了，冷燕估計他二人多是躲在樓後，背靠牆壁而坐，只有這樣才較難被人發現。

冷燕亦從這幾人的行動中，感到了迫人的險勢。心想：要是自己不來，娘親便很可能落入田項設下的陷阱，以娘親那超凡的本領雖不至被擒，也難免不露出一些可供奸人添枝加葉的迹象來的。

夜越來越深了。遠處早已傳來了二更梆子聲，園裡是一片死寂，偶爾一陣風來，只聽一片沙沙聲響，令人不覺毛髮悚然，都疑是那麼動魄驚心的一刻要來了。

遠處又隱隱傳來了三更梆點，園子那邊的前宅後院早已燈光熄滅，玉府裡的上下人等想都已安然入睡。

冷燕靜坐窗前，久久聚精會神，亦不覺有些鬆弛。

她正欲伸伸腰身，趕走正向她襲來的倦意，恰在這時，忽聽門外走廊上傳來幾點清脆的響聲。那響聲好似風吹落果，直跳滾到她門前便不動了。

冷燕不覺一驚，心裡驀然閃起一個念頭，這莫非是娘親投來的試石？就在這刻不容緩的一瞬間，已無庸她再多加思索，再細作推敲，她急忙打燃火種，點起燈籠，一刹時，整間樓房都照滿亮光，亮光還透過窗格，穿過板墻上壁的雕花，射向後園的四面八方。

冷燕就在她剛點燃燈籠的一瞬間，趕忙背過亮光舉目往園林深處一瞧，忽隱隱瞥見西北角上有條修長的黑影一閃，便無聲無息地隱沒到黑暗中去了。那黑影雖只在她眼裡一掠而過，但冷燕卻已從那輕盈的身段和敏捷的動態裡認出是她娘親來了。

她心裡雖不免因奔波數千里卻失之交臂而感到悵悵難禁，但也因娘親的安然脫險而感到欣慰滿懷。

冷燕剛剛舒出一口氣來，就在這短短的幾眨眼間，忽聽樓下傳來了窗戶的啓動聲和一些聲音雖小但卻很嘈雜的說話聲，隨着樓梯上也響起了一陣正向樓上擁來的脚步聲。

冷燕忙舉起燈籠一躍出房，迅速繞過走廊來到西廊樓口，右手叉腰，左手高高舉着那盞印有「田府」二字的紗罩燈籠，面對樓口，動也不動地站在那兒。

正手持各種兵器，帶着油捻、松香向樓上擁來的幾名護院、捕快，見了這般光景，竟楞在樓梯半腰不動了，一個個張大着充滿驚異甚至帶有些兒恐怖的眼光注視着冷燕。

這一切都出乎他們意外的情景，又怎能不讓他們感到驚異萬分呢！高舉燈籠站在樓口把自己的面目照得一覽無遺的，竟是一個神情冷肅、英氣逼人的美少年！他既不向前也不後退，既不問話也不驚呼，只凝然不動地站在那兒，閃着一雙亮亮的眼睛，冷冷地俯視着衆人。

雙方俯仰相對，堅持片刻，人衆中忽有一名護院低聲說道：「把他捉住再說！」他身後的一名捕快忙制止住他，說道：「先問他一問，也許是自己人。」他隨即迎着冷燕揚聲問道：「朋友，你是誰？」

冷燕仍只冷冷地望着他，毫不應聲。

那捕快又問道：「你再不答話就休怪我們要動手了！」

冷燕仍然不理不睬。

站在捕快前面那名護院忽然喝叫了聲：「上，把他拿下！」

那幾人隨即邁開脚步直向冷燕擁來。就在這一瞬間，冷燕猛然吹滅燈籠燭光，樓梯內突然變成一片漆黑，她趁衆人於漆黑中不知所措之際，早已閃身退至走廊外側欄杆處，翻身一躍，像落葉般無聲無息地飄墜樓下，

旋又將身一閃，躲到階旁一株大樹後面去了。

衆人在樓梯間互相擠成一團，又摸索了一會，才將手中油捻點燃，這時樓口早已不見冷燕的人影了。

衆人忙又奔至樓上，把整個走廊和東西兩屋也都尋遍了，仍是踪影全無。

那位護院站在走廊邊上，正高舉油捻探身往樓下看時，躲在樹後的冷燕覷得準切，隨即從懷裡摸出碎石一片，一揚手便打了過去。那石片不偏不倚正好打中那油捻火頭。只見濺起一團火星，護院手中的油捻便頓時熄滅。

冷燕隨即又向那捕快手中油捻飛去一石，捕快手中的油捻也立時熄滅，樓上樓下又變成一片漆黑。

護院和那捕快只覺火頭是被一物擊中，但究是何物，物又從何處飛來，卻毫不知情，不禁發出兩聲驚叫，嚇得其餘幾人也慌亂起來。

正在這時，冷燕突然又看到兩個人影從樓房後面轉了出來，二人在石階上低聲交談數語，其中一人才仰起頭來壓低聲音對尚在樓上的幾人喊話道：「我們已經驚動了玉府，還不快走，他們的人來就壞事了！」

冷燕聽出了這是楊琦的聲音。

樓上又有人喊話下來：「你二位看到那個賊子沒有？」

楊琦道：「我伏在樓後，甚麼也沒看見，還是快走吧，有話回去再說。」

樓上那五人忙摸索着走下樓來，一一跳出花窗，跟隨着楊琦匆匆穿過空地，奔進樹林，向着圍牆走了。

冷燕這才從樹後轉出身來，舉眼向玉府那邊望去，見下院好幾處窗戶都亮起了燈光，也隱隱看到一些人影在那邊園裡閃來閃去，看樣子僅在互相傳訊報警，並無過來查看之意。

冷燕不禁笑了笑，隨即提着燈籠直向那邊奔走。她來到那堵矮牆脚下，只輕輕一躍便跳過牆去。這時正有三個人影站在通向後院的路旁低聲交談着：「又是燈籠，又是火炬，鬧得可厲害啦！」

「我還聽到人聲，這明明是人，哪裡是鬼！若再姑息下去，不久準鬧到這邊來了！」

「玉大人爲何這般息事寧人？連查都不讓我們去查看一下。若是玉大王爺在時，豈是這般景況！」

冷燕不想再聽下去了，便一挺腰身從牆下走了出來，直向他們三人走去。那三人吃了一驚，忙齊聲問道：「誰？你是誰？」

冷燕不作聲，忽然將身一縱，跳到那三人面前，只一推一帶再加上用脚一掃，便將三人掀翻在地。那三人跌倒在地，便連聲高呼：「有賊！來人啦！」

冷燕不逃也不再出手，只不理不睬地站在那兒。三人迅即翻身站立起來，一邊吆喝着，一邊掄拳揮臂向冷燕攻來。

冷燕只東閃西躲，並不還手。一時間，下院各房均已亮起燈光，一些家丁已手握兵器奔了過來。

冷燕這才將手裡燈籠拋在地下，返身奔至通向後園的牆角，一躍過牆，又穿過園林，來到圍牆下面，越過圍牆，仍沿着舊路回到客棧後院，輕輕拉開窗門，跳進屋裡，摸索着換好衣衫，便上床睡覺。

第二天早上，冷燕一覺醒來，已是旭日臨窗，早飯的時刻早已過了，她見蔡么妹沒有過去叫她，心裡雖不免感到有些奇怪，但也未去多想，索性躺在床上，把自己昨夜那番行動又細細回想了遍。

她覺得自己做得毫無破綻，可說是破了田項的陰謀，敗了他的興緻。

唯一使她心裡感到不安的還是她那幾乎投進羅網的娘親，那麼深沉而寒冷的夜晚，她駭然離開那樓房後又將到何處投宿？又將去那裡棲身？冷燕一想到這裡，心裡便不禁愴惶不安起來。

一陣突然湧起心間的莫名煩亂，使她再也躺不住了，她這才趕忙起身下床，穿好衣服，正坐到桌前梳妝，蔡么妹端着一盤薄餅、一碗菜湯進房來了。

她將盤碗放在桌上，只向着冷燕詭秘地笑了笑，說道：「快趁熱吃吧，我想妳也一定餓了。」

冷燕心裡不由動了動，含着笑意，嬌嗔地說道：「蔡姑，你今天怎麼不來叫我？你看我都睡到甚麼時候了！」

蔡么妹望着她，眼裡仍然閃着一種詭秘的神情，說道：「我早來過了，見你睡得正酣，我想你定是太疲倦啦，所以沒有叫醒你。」

冷燕只笑了笑，放下梳子，從盤裡取起薄餅，便開始一口口地吃了起來。

蔡么妹坐在她的對面，以手托腮，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她。冷燕被她看得不好意思起來，一瞋眼，衝着她問道：「蔡姑爲何緊盯不捨？」

蔡么妹仍緊盯着她，反口問道：「我來問妳，妳昨晚到那兒去了？」

冷燕微微一怔：「蔡姑猜猜？」

蔡么妹道：「我猜你準是潛入玉府的後花園中去了。」

冷燕道：「蔡姑是怎麼猜到的呢？」

蔡么妹道：「昨日下午和妳談起田項密命楊琦等人準備夜探玉府那件事情時，我從你流露出的那種忿忿不平的神態裡，便料到妳可能要打抱不平了。晚飯後，妳說身體不適，早早回到西屋，我更添疑心。二更時分，我到西屋外面看了看，見妳那房門雖然閂着，但窗子卻未關上，我推開窗子，見床上無人，便料定妳是搶在楊琦他們前面，去破壞田項的陰謀了。」

冷燕笑了笑，只淡淡說道：「不瞞蔡姑，我確是去了，只不過作弄了他們一下，讓那田項敗興罷了！」

蔡么妹道：「看妳說得那麼輕鬆的，好像只是和他們鬧着玩玩罷了！昨晚的事，楊琦今早已經全告訴我了。」

蔡么妹說到這裡也不禁好笑起來。她笑了一會，才又望着冷燕說道：「你也做得妙絕！我眞的佩服你。」

冷燕笑了笑，忽又若有所悟地道：「那位楊琦昨夜怎麼不跟上樓來？」

蔡么妹道：「楊琦說，他向來不做暗箭傷人的事情。聽到我談及玉大王爺和玉大人的爲人後，他就決心袖手旁觀，不幹這種對不起玉府的事情。於是，他便和那位老捕快暗中商議，把埋伏地點選在樓後牆脚，出事後，他二人也不去接應，後來他看到一個黑影從樓上跳下，還見那黑影一閃便又躲到樹後去了，他也裝着沒有看見，忙催促着大家退回客棧來了。」

冷燕聽了，不覺微微吃了一驚。她原以爲自己作得毫無破綻，不想還是被那楊琦發現了自己的隱身之處，那麼，娘親昨夜去來的身影又是否也被他發現了呢？冷燕想到這裡，不禁問蔡么妹道：「那楊琦說他還看到甚麼沒有？」

蔡么妹道：「他還說昨夜的事，不僅是那五人被弄得不明不白，就連他也給弄糊塗了。當他剛發現後園西北角上有個人影一晃，只不過眨眼工夫，樓上燈光便亮起來了。他還說世上那有這麼敏捷的身手，又那有這麼高超的騰跳功夫，眞叫他驚奇不解。」

冷燕這才放下心來，說道：「他也許是看花眼了。」

蔡么妹並未在意，忽又問道：「你那盞印有『田府』的燈籠是從哪兒弄來的？」

冷燕道：「昨晚我從楊琦他們住的那間客房門外經過時，見那燈籠放在屋角，我心裡一動，便順手取來派上了用場。」

蔡么妹道：「那盞燈籠呢？」

冷燕道：「我用過之後，又特意將它留在玉府的前園裡。」

蔡么妹忽有所悟道：「你是借它給玉府的人示警？」

冷燕道：「不只是示警，也讓那田項留下一點把柄，看他如何向玉府解釋這件事情。」

蔡么妹瞄着冷燕，眼裡不禁充滿驚異的神情，說道：「沒想到你竟有這般心計，那個老謀深算的田項也準鬥不過妳了。」

冷燕謙遜地笑了笑：「我也是事到臨頭才偶然想到的，那談得上心計。」

蔡么妹帶着欣喜和讚許的目光向冷燕注視片刻，才又感嘆地說道：「我年歲已大，思想行爲都沒有年輕時的那股子銳氣了，其實，昨天我從楊琦口裡得知田項的陰謀後，也曾動過暗暗入府報警的念頭，只因我武功早已荒疏，怕反而把事情弄糟，所以一直猶豫不決。」

二人又再相談一陣，冷燕早已用過早飯，蔡么妹見日已過窗，便又去客棧櫃上忙她的事情去了。

下午，冷燕到馬厩去看看她的大白馬，給牠餵了草料，又給它刷刷身子，大白馬也和她親熱了一會，她才離開馬厩，在穿過客棧店堂正向內院走去時，忽見翠蘭在客棧門外探頭向店裡張望。

她忙走出門外一把將翠蘭拉住，問她到此何事？

翠蘭說：「我正是來找冷小姐呢！」冷燕知她定是爲昨晚府裡發生的事情而來，便將她帶入內院，讓她到西屋自己的房裡坐定後，才又問她道：「是不是後園裡又發生了奇怪的事情？」

翠蘭十分驚異地道：「你已經知道了？」

冷燕猶豫了一下，說道：「我只猜猜罷了。因爲你曾答應過我，一旦後園又出現了甚麼奇異事情，便立即來告知我。」

翠蘭道：「眞被你猜着了，前晚半夜，後園的樓房上忽又發現了亮光，昨晚就鬧得更兇了，不僅是發現了亮光，還聽到人聲，後來還有一個人跳過園牆跑到前園來了，還動手打了幾個家丁，直到府裡的人都被驚動了，那人才趕忙逃走的。他逃走時還遺下一盞燈籠，據說那盞燈籠是田將軍府裡的。」

冷燕道：「這事發生後，玉大人和玉夫人說了些甚麼？」

翠蘭道：「今天早上，管家拿着燈籠到內院來給大人和夫人稟報了昨晚發生的事情。管家說，這事有點蹊蹺，令人費解，若說那人是賊，爲何不藏不躲，反向三名家丁襲來，手裡拿的又是這盞印有『田府』字樣的燈籠；若不是賊，半夜越牆進府又是爲的何事？夫人仔細查看了那盞燈籠，說燈籠脚架上還烙有『將軍府置』的火印，並認定這燈籠是田項將軍府上的東西，因此夫人十分生氣，說不知那位田將軍又在玩弄甚麼陰謀詭計！」

冷燕知道「示警」的目的已經達到，心裡不由感到一陣高興，便又問道：「玉大人呢？他又說了些甚麼？」

翠蘭道：「玉大人對燈籠的事問得不多，他最關心的好像還是後園那邊發生的事情，問得也很詳細，還問他們有沒有聽到打鬥的聲音。對跳到前園這邊來的那人，玉大人只問他們有沒有看清那人的模樣？是男的還是女的？」

冷燕不由一怔：「他怎麼會想到那人是女的了？」

翠蘭道：「我也覺得大人問得很奇怪，也許他只是隨便問問罷了。」

冷燕道：「那燈籠呢？」

翠蘭道：「送還給田將軍了。」

冷燕道：「怎麼？玉大人就這麼輕易地送還給田將軍了？」

翠蘭道：「爲了這事，夫人還和大人爭論了許久呢，夫人主張告到王爺那兒去，讓王爺知情，請王爺裁決。大人卻說僅憑一盞燈籠也算不了甚麼把柄，更定不了甚麼罪名，不如送還給田將軍，讓他自省。」

翠蘭絞弄着手絹想了片刻，又說道：「大人和夫人爭論不下，大人在房裡踱着方步想了一會，忽又問夫人總該知道『紅綫盜盒』的故事罷！說他還燈籠不也和那位叫……甚麼來的官兒還盒有相似之處。夫人說，一盞燈龍哪能和那隻寶盒相比？何況這燈籠只不過是偷闖進府來的那人所丟失，又不是誰去田將軍府裡專門盜來的。大人說他總覺昨晚那人來得奇怪，那燈籠也丟失得蹊蹺。說他已問過昨夜見到那人的三名家丁，都說那人身手敏捷極了，眨眼間就把他們三人打翻在地，可又沒有傷着他們半點皮肉，他逃去時其他的人都還沒有趕來，燈籠是他甩給他們的。大人說，看來那人既不像是田將軍派來的人，也不像是賊，倒像是個在暗中護着他家的俠義之士。」

冷燕不由一怔，她沒想到玉大人料事竟有這般機智明察。同時，她對玉大人將燈籠送還給田項的用意也才明白過來。冷燕想到這裡，不由問道：「就這樣玉夫人才同意將燈籠送還給田將軍？」

翠蘭道：「夫人後來雖然同意了，但她却提出了一個送還燈籠的好辦法。」

冷燕又是一怔，道：「甚麼好辦法？」

翠蘭道：「不是派人逕直送去田府，是由大人給九門提督吳大人寫了封信，說府裡昨夜來了盜賊，賊人逃走時遺下燈籠一隻，知是田將軍府上之物，特送去提督衙署，請吳大人轉還給田將軍的。夫人說，這樣既還了燈籠，又讓吳大人也知道這事，將來萬一出了甚麼紕漏，吳大人也算一個人證。」

冷燕聽了，不僅感到驚異，她簡直可以說是被驚呆了！她用意只不過是丟下燈籠給玉大人留個把柄，讓田項難堪一下罷了。至於是個甚麼把柄？又田項如何難堪？她却並未多想，心裡也是糊裡糊塗的。

她萬萬沒有想到，這燈籠到了玉大人和玉夫人手裡，竟能這般巧妙地運用起來。驚喜之餘，心裡竟又突然感到一陣莫名其妙的寒慄。她想這大概就是只在人與人之間的暗鬥，權術和爾虞我詐；這大概也就是娘親曾對她說過的韜略權謀。

冷燕不由又想起娘親、香姑以及李慕白他們曾告誡過她的一些話來：「京城不是你該去的地方！」「別看那些達官顯貴一個個冠蓋榮華，其實都是些貪婪險詐之輩，你到了京城，一言一行都須特別小心！」她聯想起這些天來發生的事情，更體會那些告誡的可貴。

這時，在她心裡浮起的只有一個念頭，盡快設法尋到娘親，盡快和娘親一道回到西疆去。

冷燕送走了翠蘭，在房裡總是坐立不安，心裡浮起一種莫名的煩亂。她便又去到馬厩，牽出大白馬，匆匆給牠備上馬鞍，隨即跨上馬背，策馬向城外馳去。

她多麼希望能在郊外找到一片遼闊的草原，就像她在西疆處處見到的草原那樣，接地連天，無邊無際，讓大白馬恣意飛奔，讓自己縱情馳騁，但在京城郊野又那能找到這樣的地方呢！她出了永定門，只覺秋風颯颯，只見驛道漫漫。

道上仍是車去馬來，行人不斷，原野上是壟埂相連，遠樹迷天，近樹遮眼，那容揚鞭縱馬。冷燕見沿河行人較稀，便策馬沿河向西馳去。

少年身份　撲朔迷離

她讓大白馬向前奔馳，大約不到一個時辰便已來到永定河畔。她在馬上舉目一望，但見永定河河水碧綠清澄，蕩起層層漣漪，緩緩向東流去；河畔垂柳枯枝千條，隨風飄拂，雖已綠色褪盡，卻仍別有一番嫵媚。

冷燕頓覺煩惱漸散，心情又漸漸平靜下來，她放緩馬蹄，沿着永定河岸繼續向西行去。

行着行着，忽見前面河岸道上有兩騎半甲騎校，揚鞭縱馬並騎奔馳而來，一邊奔馳一邊向道上行人吆喝道：「快快迴避，王爺駕到！」

冷燕不由一驚，趕忙勒住大白馬，翻身下馬，肅立道旁。

兩騎剛過不久，果見前面已出現一隊人馬，正響起一陣清脆的蹄聲，向這邊緩緩馳來。

走在前面的是一位體態微胖、身穿綉花戰袍的官員，騎着一匹高大的棗紅宛馬，十餘騎半甲帶刀騎校緊緊跟隨在他身後。

冷燕早已認出走在前面的那位官員便是王爺來了。她四日前聽王妃說王爺已去王莊，她想王爺定是從王莊回到玉府路過這兒的。

冷燕正猜想間，王爺已來到她的面前。她忙抬起眼來向王爺望去，只見王爺並未注意到她，卻把一雙略帶驚異的眼光停在大白馬身上了。

王爺隨即勒馬，將大白馬打量了一番後，才又轉過眼來落到了冷燕的身上。

冷燕趕忙對王爺彎腰施禮，並說了聲：「見過王爺！」

王爺一見是冷燕，先是微微一怔，隨即喜形於色地說道：「原來是冷姑娘，你怎走到這兒來了？」

冷燕十分恭敬，但却毫不卑怯地說道：「久未騎馬，出城溜溜，不覺便溜到這兒來了。」

王爺指着她身旁的大白馬問道：「你這大白馬可是從西疆騎來的？」

冷燕應了聲「是的」。

王爺又將大白馬仔細打量了一番，說道：「這馬神駿極了！是匹上上好馬，只是看去既不是蒙古馬，也不像是大宛馬，不知它產於何地？」

冷燕道：「我也不知它是產於何地，只知它是來自界外。」

王爺不由十分驚詫地看了冷燕一眼，略一沉吟，似有意又似無意地說道：「聽說西疆馬賊魁首半天雲乘的也是一匹神駿異常的大白馬，那馬也是來自外邦，據說是從越境來犯的部落頭人手裡奪來的，不知半天雲那匹比姑娘這匹如何？」

冷燕坦然地仰望着王爺，說道：「我這匹大白馬就是半天雲騎的那匹。」

王爺大感意外，不禁吃了一驚，又忙問道：「既是半天雲的坐馬又怎會到了姑娘手裡？」

冷燕仍坦然地：「我和他以馬換馬，互換來的。」

王爺興冲冲地說道：「時已不早，姑娘亦應回城了，且上馬和我同行，再談談你換馬的由來，我倒有興趣聽聽呢。」

冷燕毫不遲疑地踏鐙上馬，與王爺並馬而行。

她在馬上便將她在烏蘇姚游擊如何仗勢相欺，想强奪她的坐騎，她又如何與他對刀賭馬，把姚游擊的大紅馬贏了過來，以及姚游擊又如何悔賴，縱兵相逼，她又如何奪得馬匹馳離烏蘇等等情節一一說了出來。最後，冷燕又說道：「半天雲見了那匹大紅馬，願以這大白馬和我相換，我喜愛白馬，又見這馬比大紅馬齒嫩，便換與他了。」

王爺聽後不禁輕輕舒了一口氣，說道：「啊，原來如此。」隨即又道：「你豈不知那半天雲乃是馬賊魁首，爲何與他換馬？」

冷燕慨然道：「在西疆，我只聽人說那半天雲是個抗擊外寇的英雄好漢，並不曾聽人說過他是馬賊。」

王爺默然片刻，才說了句：「也許他這些年來果是改惡從善了！」

二人都不再說話了。在默默地走了一段路程之後，冷燕爲了打破這種悶人的沉默，開口問王爺道：「這次周笑若前輩從西疆給王爺選回來的那幾匹宛馬，王爺可滿意否？」

王爺道：「那幾匹確是上等宛馬，只是野性未馴，特別是那匹棗紅色宛馬，性子更是暴烈異常，昨日我便差點被它毀了！」

冷燕關切而又好奇地問道：「它是踢了還是摔了王爺？」

王爺道：「我雖未被它踢着摔着，卻比被它踢兩脚摔兩跤還更危險。」

王爺隨即又將昨日發生在王莊的險情講了出來。

昨日王爺突然起了騎馬的興緻，便命馬伕去將那匹棗紅色宛馬牽出試試。不料他騎上馬背剛在莊裡的跑馬場上跑了兩圈，那馬突然野性大發，它也不跳不蹶，只發出一聲長嘶，便竄出馬場向王莊圍墻直奔而去。

王爺趕忙用力緊勒馬繮，那馬只是不停；他又使勁帶住轡頭，那馬仍不轉向，倏忽間便已逼近墻壁，眼看就要一頭撞到墻上去了，不想那馬猛然向上一縱，立即四蹄騰空躍過墻頭，又箭也似的向永定河邊一叢茂密的白楊樹林衝去。那樹林枝幹縱橫交錯，不見一條可容馳騎穿過的通道，只要馬一衝進樹林，連人帶馬縱然不死亦勢將成爲殘廢。

王爺正在這萬分危急之際，忽然從河邊跑出一位少年，他面對奔馬，攔住它的路。那棗紅馬已如瘋了一般，毫不閃讓直對那少年衝去。

王爺急了，連連高聲疾呼要那少年避開，那少年只是不理，等那馬衝到他的面前，離身僅只尺寸之差時，他迅即將身一閃躲過馬頭，伸手緊緊將那馬的轡口拉住。

那少年眞是天生神力，只順着馬勢跑了不過十步，便已將馬緊緊帶住。王爺也忙趁此跳下馬來，正欲上前幫那少年將馬完全制住時，那少年卻不讓王爺靠近，只憑他赤手空拳和那馬周旋起來。

那馬先是楞了一楞，隨即暴怒異常，又縱又跳，奮力昂頭，拚命踢脚，急欲掙脫出來。那少年一手緊緊抓住轡口，一手對着它那橫來擺去的身子一陣猛搥猛打，經過一番狠狠的爭鬥，那馬終於漸漸馴服下來，最後只好俯首貼耳地站在那兒不動了。

王爺這才仔細將那少年打量一番，只見他長得一表堂堂，身材極爲雄壯，相貌也英俊異常。王爺暗暗稱奇，忙上前向他稱謝，並大大嘉奬了他一番。

王爺隨又問他姓名，他只是不說，王爺這才告訴他，說他乃是鐵貝勒王爺，要那少年隨他回到王莊，由那少年在王莊的馬廐裡任選一匹好馬，作爲對他的賞賜。

少年又婉言謝絕了。王爺對他更是欽佩，便決定將身邊那匹棗紅色宛馬送他，要他牽去。

那少年卻說：「這馬乃是周笑若遠遠從西疆給王爺選購回來的上等宛馬，他怎可接受這樣的重賞呢！」那少年還是堅持推辭不受，隨即便告別王爺，回到河邊飲馬去了。

王爺接着十分感嘆地說道：「像這樣既勇武豪雄而又磊落自重的少年，眞是難得一見，我只可惜未能將他留住。」

冷燕也聽得入神，心中也不免爲那少年的德行而生起一種敬重之情。

當她聽王爺說到那少年堅拒領受那匹棗紅色宛馬，並還道出了那是周笑若從西疆選購回來的那段話時，她心裡不覺一動：那少年怎知那匹馬就是周笑若從西疆選帶回來的，因此不禁暗暗感到驚訝起來。

她等王爺講完了那番話後，便又問王爺道：「那少年怎麼知道那匹棗紅色宛馬是周笑若前輩從西疆選購回來的呢？」

王爺道：「他說在周笑若解馬回京途中曾見過此馬。」

冷燕道：「他可會說出是在什麼地方？」

王爺道：「他沒說，我也沒有多問。」

冷燕道：「他一直都不曾說出他的姓名來嗎？」

王爺道：「他臨去時我又問了他，他只說了姓，就再不肯報出名來了。」

冷燕道：「他姓什麼？」

王爺道：「姓玉。」

冷燕不由一聲驚呼：「啊，他也姓玉！」便不再說什麼了。她心裡已經猜到，那位自稱姓玉的少年定是玉龍了。

冷燕只感到一陣心跳，也有些心慌意亂起來。一瞬間，她身邊的王爺，身後的十餘騎校衛，還有大道兩旁肅立着的行人，全部在她眼前消失，全部從她心裡隱去。她眼前出現的只是一位滿身虎氣，一臉英俊而又有帶着些傻氣的少年，她心想他來此何事？他目前又在那兒？王爺似已發覺冷燕神情有些異樣，便含笑問她道：「冷姑娘你在想甚麼啊？」

冷燕猛然驚悟過來，臉上不覺浮起紅霞，忙支吾道：「我在想王爺那匹棗紅宛馬。要是王爺莊上能有一位像拉欽那樣的馴馬手就好了。」

王爺道：「拉欽怎算得上什麼好的馴馬手，十八年前我王莊裡倒是有一名極好極好的馴馬手，可惜那人只在王莊住了不久便不辭而去了。」王爺說到這裡好像又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說道：「昨日那位少年與我王莊裡過去那名馴馬手就十分相似，也是那麼勇武雄壯。」

冷燕記起她在塔城時，羅大伯也曾向她提過他曾在王莊馴馬的事情，因此，她知王爺說的那名馴馬手定是羅大伯，她也就不吭聲了。

冷燕又和王爺並馬同行了一段路程，她見王爺所到之處，全變成一片肅靜，路上行人以及兩旁百姓全都俯首躬身，人人臉上都露出敬畏神情，她面對這些情景，在馬上感到有如芒刺在身，心裡覺得很不自在。因此，她便告辭王爺，策馬向南而去。

冷燕繞道回到蔡么妹房中，坐談一會便回到西屋去了。

第二天早飯一過，冷燕借口出城散悶，便又騎上大白馬去永定河畔，沿岸向西，又由西轉南，漫無目的地走來走去。

她時而挽轡徐行，時而縱馬飛奔，心中時而充滿歡欣，時而滿懷惆悵。尋覓、希望、期待、困惑，在她心裡有如波濤起伏，使她渾忘疲倦，也忘了饑餓。

直至日近黃昏，她才淘盡一天中逐漸淀積於懷的悵惘，又塡入滿懷對明天的希望回到蔡么妹家裡。

一連幾天，冷燕都是如此，她面容雖日漸顯得消瘦，但容光卻越顯煥發，蔡么妹已察覺到她神態有異，幾次晚上到她房裡用話相探，冷燕總是先笑了笑，然後只說她不慣鬧市籠居，喜歡郊外遼闊，蔡么妹便信以爲眞，也就不再多問了。

又過了兩天，冷燕感到盲目探尋已成徒勞，正在悵惘難禁之際，不覺突然想起羅雪姑姑，他們分手時，周笑若曾和她相約，要他如有機會去到京城時探望他。現既已來到京城，那有不去看望一下周笑若之理！

冷燕想到這兒，心裡已立下主意。第二天吃過早飯，她便望向周笑若家裡走去。

冷燕已有許多日子沒有去過周笑若家裡了。她對羅雪也一直都懷着一種依戀之情，幾次正要動身前去探望，都被別的事情截留下來。自她從玉妃口裡聽到那些疑她是馬賊的密報後，因事情也涉及到周笑若，冷燕也不知爲什麼，總覺不便到他家去。

她又見在這些日子以來，周笑若也未給她傳來任何音訊，是否周笑若心存顧慮呢，也就更不便去了。今天正好趁此去看看她羅雪姑姑，同時也順便一解心中疑慮，冷燕的興緻就更加勃勃起來。

心情喜悅脚步快，冷燕走了不過半個時辰，便已到了周府門前。看門管家見了冷燕趕忙迎了出來，滿臉笑容地對她說道：「冷燕姑娘許久不來了，今天卻來得正巧：我家老爺昨日剛從保定回來，一到家門向我問起的第一句話就是冷姑娘來過沒有。」

冷燕聽看門管家這麼一說，把隱存在心裡對周笑若的那一點兒疑慮立即解開，心情更覺輕快起來。

她和那管家寒暄數語，便邁步向內堂羅雪臥室走去。羅雪正在房裡裁縫棉衣，見她來了趕忙放下針綫，拉着她高興萬分地說道：「妳怎這麼多日子也不來看看我們？我還以爲妳已把我們忘掉了呢。」

冷燕也略帶嬌嗔地說道：「姑姑怎的也不派人傳個話來？我天天都在盼着呢。」

羅雪親暱地望着她笑了笑，說道：「這確也是我的不是。」她讓冷燕坐定以後，才又對她說道：「這些天來我實實抽不開身。你幼銘叔陪他爹爹到保定公幹去了，娘親那天去王府回來後又受涼病了些日子，我就身心兩不

閑了。」

冷燕聽了心裡感到十分不安和內疚，忙將自己幾次正要動身但未能成事的原因和經過，一一對羅雪講了出來。羅雪聽了臉上浮起欣然的笑意，一切也都釋然了。

二人又傾訴了一陣彼此思念之情後，隨即又閒談起這些天來彼此聽到的和遇到的一些事情。

冷燕便將她從王妃口裡聽來的一些情況告訴了羅雪，也把王妃如何暗示周笑若才把眞相掩蓋過去的事情也講了出來。

羅雪在聽她叙說時，臉上不時露出驚異之色，不時又露出困惑的神情，直至她講完以後，羅雪才長長地舒了口氣，說道：「我這下才算完全明白過來。」她靜了靜氣才又說道：「前些日子爹爹去王府回家來後，一直悶悶不樂，顯得有些心神不安的樣子，晚上也在書房裡走來走去，直到深夜才睡。第二天一早又被王爺召到王府去了。爹爹回家來後，便把我和幼銘叫到書房裡去，問我二人道：『在塔城時，冷姑娘找來那個拉欽，你二人看會不會是個冒名的假拉欽？』當時我眞是大吃一驚，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也不知該怎樣回答才是，只好不做聲。你幼銘叔也覺得他爹這話問得奇怪，忙問他爹爲何問起這樣的話來？爹爹並未對我二人說出他問這話的原因，只在房裡來回踱了幾趟，才又對我二人說道：『爲人立身處世，既要深明大義，又須通達權變，既要坦誠待人，又得有防人之心。我在塔城見到的那位拉欽，當時即已心疑，因愛他義勇，也就包容未發，聽之任之。未料竟不是拉欽，若不是我已及時探得眞拉欽的相貌特徵，今天王爺查問起來，就將釀出大禍。』我當時已嚇得驚呆，不知究竟出了什麼岔兒。你幼銘叔又問他情由，他還是不說，只又對我二人說道：『好在事已過去，也就不用再提了，以後你二人行事務須特別謹愼小心才是！』事過以後，我也曾試着問過爹爹，我說：拉欽不是冷姑娘去找來的嗎，怎會是假？爹爹卻只說了『這也不關冷姑娘的事』，便不願多說了。方才聽了你說的情況，我才明白過來，這事想起來也眞是險極！」羅雪默然片刻，仍心存餘悸地說道：「要是眞惹出禍來，我是萬死不辭，只是累及妳和爹爹，眞叫我死有餘憾了！」

冷燕道：「若眞惹禍來，我們就斬將過關，逃回西疆投羅大伯去。」

羅雪凄然一笑，充滿愛憐地望着冷燕：「你眞稚氣，這是京都，那能容你橫行無忌。」

二人又閒聊一會，冷燕將她從王爺口裡聽來有一少年，在王莊攔馬救了王爺的事情講給羅雪聽了，並說她已料定那少年就是玉龍。

羅雪聽了也覺驚異，說道：「若是玉龍，他既已來京一定會來看看我們的，至今未見他來，那少年也許不是玉龍了。」

冷燕道：「玉龍如到北京，姑姑準能料定他要來你家看望？」

羅雪毫不遲疑地：「準會來的。」

冷燕道：「爲什麼？」

羅雪道：「我也說不出來爲什麼，只知他準來。」她凝神片刻，又說道：「一個人的心靈感應，有時是很靈應的。我料玉龍準來，憑的就是心靈感應。」

冷燕似懂非懂若悟未悟地陷入沉思。

一會兒，僕婦來說：「老爺聽說冷姑娘來了，請冷姑娘到客廳叙話。」

冷燕便由羅雪陪着一起去到客廳。早已坐在廳裡的周笑若，一見冷燕走進廳裡，便滿面笑容地站起身來和她招呼：「冷姑娘久違了，我正說派人去請妳呢，不想妳卻來了。」隨即發出幾聲朗朗的笑聲。

冷燕也忙上前見禮，說道：「小冷燕早就應來給老前輩和老奶奶請安的了，只是，只是偏偏遇上一些不太順心的事情，所以就來遲了。」

周笑若又是爽朗地一笑：「不順心的事情就別讓它賴在心裡，讓順心的事情來把它擠去，咱們今天就來多談點順心的事情。」

周笑若的幾聲朗笑，幾句話語，竟像一陣春風，把冷燕還殘留在心裡的那麼一點兒小小的芥蒂、淡淡的陰雲以及微微隱憂都一掃而光。她立即又回到了她的那種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境地。也就在這一瞬間，冷燕已從周笑若的身上感受到一陣奇妙的力量：是寬宏、是豁達、是包容……這些她從未在別人身上感受到過的東西，使她除了對周笑若欽佩之情外，也對自己的幼稚和淺薄而感到難過起來。

羅雪見冷燕久久不語，便在一旁替她說道：「共實冷姑娘也無甚特別不順心之事，她只覺京城繁華倦眼，不如西疆野闊心淸。」

周笑若道：「城外也有許多好去處，悶時不妨騎馬出城玩玩，也是別有一番樂趣。」

冷燕道：「連日來我曾多次去永定河畔馳騎，也未見有什麼好的景色。」

周笑若道：「冷姑娘要看好的景色就應去西郊，近有香山、妙峯山；遠有居庸關、八達嶺，都是樹林幽茂、山勢雄險之處，去到那裡，眞可令人陡興百感，動慷慨悲歌之情思，冷姑娘若有興緻，何不去那裡遊遊。」

他說到這裡，忽有所觸地回頭對周幼銘說道：「我倒忽然想起來了：玉大王爺的墳就埋在西郊，和他女兒的墳同在一處。下月二十便是他的周年忌辰，今春他下葬時，正適我們忙於起程赴西疆，未能去參加他的葬禮，我一直歉憾於心，下月二十那日，我們備上酒果去他墳前一祭，也借此去

西郊走走，如何？」

周幼銘道：「我家和玉府亦是故交，也該去玉大王爺墳前祭祭才是。」

冷燕心裡不由一動，便暗暗記下了那個日期。

隨着周笑若又談了些他這番去保定途中的所見所聞，也談了些在冷燕聽來毫無興趣的官場之事。

冷燕吃過午飯便向周笑若全家稱謝告辭，準備回到蔡么妹家去了。她在羅雪送她出來時，若不在意地對羅雪說道：「那玉龍若眞的來看姑姑時，請姑姑叫人來告知我一下。」

羅雪略感詫異地瞟了她一眼，說道：「好的，一定。」她沉吟了一下，又若有所思地對冷燕說道：「聽爹爹說，你和巫朵司比武之事，已在京城漸漸傳開，甚至連保定一帶的鏢行武館裡的人都知道了，許多人正在打聽你的來路和住址。人就怕出名，人一出名就會招來許多煩惱，特別是女子，更何況在北京，過去俞秀蓮師尊就因爲出了名，不但惹出許多事來，甚至竟釀成終身恨事，妳要多加留心才是。」

羅雪這出自一片深情的關照，竟使一向無憂無慮的冷燕也不禁犯起愁來，她最怕的就是別人對她的贊許推崇，最厭的就是人們那些虛假的殷勤和吹捧，她在回家的路上，思索着應該採取的對策。

日子在希望中迎來，又在期待中過去，一連過了幾天，仍不見有玉龍的半點影跡和音訊，冷燕心裡只有乾着急。

這天已是十月初一，冷燕知道今天是鸞英在妙峯山做道場超薦玉鳳的開壇之期，她本打算上山去看看的，但她想到鸞英和玉府裡的一些人等也將上山進香，她若是去了多有不便，便決定等過幾天再去。

早飯後，她正在房裡悶坐無聊，翠蘭忽又進院來了。

翠蘭一見冷燕便噘着嘴氣咻咻地說道：「我來看冷小姐，客棧裡的小二哥一口咬定這裡沒有姓冷的，更沒有冷燕小姐這個人。後來我說我是玉府的丫環，曾來找過冷小姐幾次了，他們才讓我進來的。我問他們爲何要說謊，他們才說是劉掌櫃和劉嬸多次給他打過招呼，說爲的不讓妳招風，不給妳添麻煩，才要他們這樣做的。」

冷燕心裡感到一陣溫暖，知道劉泰保和蔡么妹都和羅雪出自一樣的心情，在暗中庇護着她。

她忙安慰翠蘭幾句後，便問她來此何事，翠蘭說夫人上妙峯山去了，她只是趁此來看看冷小姐，並無什麼特別的事情。

二人便親切地閒聊起來。翠蘭在冷燕面前感到無拘無束，幾乎是無話不談。談着說着，她忽然問道：「冷小姐，你是不是認識一個叫半天雲的人？」

冷燕忽吃一驚，忙問道：「你聽誰說我認識這個人的？」

翠蘭道：「前幾天夫人催老爺給冷小姐寫單條，老爺被她催問不過，才對夫人說，那天他不送那張已經寫好的給妳是有原因的。夫人又追問老爺是什麼原因？老爺說你認識半天雲。我覺得這名叫得眞怪，才順便問問你的。」

冷燕這才恍然明白過來。她對玉璣的詩和字本無什麼興趣，但不知爲什麼，心裡卻感到有些難過起來。

翠蘭玩了一會便回玉府去了。

晚上吃飯時，蔡么妹向冷燕說起了翠蘭來時和店裡的伙計們發生的那場誤會的事時，說道：「我和你劉大叔這麼作，你該不會介意吧。」

冷燕說道：「蔡姑和劉大叔的一片好心，我感謝還來不及呢，哪談得上介意。」接着她便把羅雪對她的告誡也講給蔡么妹和劉泰保二人聽了。

蔡么妹聽了也很高興，說道：「沒想到羅雪很少出門竟也有這般見識。」她沉吟下來，又對冷燕說道：「妳也是經常要出去走走的，街上的人終會認出妳來，總得想個辦法才是。」

冷燕靈機一動，說道：「我倒想起一個辦法來了，我離開西疆時，香姑姑給我準備了一套男子衣衫，她說，女子出門行路不便，有時得喬裝一下，我當時並未在意，現在看來香姑姑的話說準了。我想今後如出門去，就扮個男子掩掩人們的耳目，蔡姑妳看如何？」

蔡么妹不禁連連拍起手來，說道：「好，好，眞是太妙了，你若扮個少年郎，一定很英俊。」她隨即又略感詫異地說了句：「香姑怎會有這等心計？」

以後一連幾天，冷燕每出外時，果然就扮作個少年郎了。由於她舉止容態一向不似一般女子那麼忸妮作態，因此扮起男子來就更加顯得逼眞，有時甚至店裡的伙計們都認不出來。

這天已是十月初五了，冷燕出城溜馬回來，打從玉府門前經過時，見玉府門外兩旁街道上，到處圍聚着三五成羣的人在竊竊交談着，一個個臉上都露出驚訝的神情。

冷燕感到有些奇怪，便走近一羣人旁邊側耳一聽，只聽一位小販似的青年正在說：「那還有假，是玉小姐顯聖了，就在道場開壇那天，她站在雲端，對着老君廟望了許久才又隱身到雲裡去了。」

另一位賣冰糖葫蘆的也在旁附和說：「確有這事，妙峯山下來的人都這麼說。」

一位老頭不甚相信地說道：「玉小姐已經死了十八年了，山上下來那些人怎能認出是她？」

那位小販似的青年又道：「老君廟裡的老道們都認識玉小姐，就是他們認出來的。」

冷燕眞是驚異極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若是娘親，她怎會站在雲端？若是玉小姐，死了還眞能顯聖？她忙又走到另一羣人旁邊一聽，說的也都一樣，只是他們幾個都是異口同聲地說：「玉小姐已經成仙了。」

冷燕帶着滿腹的驚奇和疑惑回到了蔡么妹家裡。她一跨進屋去，便坐到椅上發呆了。

她自己也不知道時間過了多久，直到蔡么妹和劉泰保來到她的身旁，她才從沉思中回過神來。

蔡么妹一到她身旁便迫不及待地對她說道：「你還在想什麼，快來聽聽你劉大叔告訴你一個奇聞：玉小姐在妙峯山顯聖了。」

冷燕雖已聽人說起過了，但仍如初聽到時一般的感到驚奇，急忙問道：「果有這樣的事情？」

劉泰保道：「千眞萬確。」

冷燕道：「果是玉鳳？」

劉泰保道：「一點不假。」

冷燕道：「眞是站在雲端？」

劉泰保道：「人們都說玉小姐是站在雲端，依我揣度，與其說是站在雲端，不如說是站在霧裡。」

他故弄玄虛地停下話來，看了看蔡么妹，又看了看冷燕，才又說道：「我中午在街上就聽人們在紛紛傳說這件事情，雖然各說不一，但大體情況也是差不多的，我有些不信，便到老君廟去找那裡的王道長打聽，碰巧他剛從妙峯山回來，王道長說玉小姐現身顯靈那天是初一，他正好也在老君廟裡，他說那天山上起大霧，霧是從山谷裡慢慢向上昇起的，一會兒便把整個山峯罩得一片迷濛，十步之外不辨人形，直到巳時已過，霧才漸漸散去，霧散又是從山峯向山谷裡慢慢降下，當時老君廟裡爲玉小姐做的道場正在她投崖處招魂化紙，懸崖上的霧慢慢向崖谷落去，懸崖對面山峯上的樹梢也漸漸顯露出來。就在這時，正在做法事的道士們忽然一聲驚呼：『看，對面山峯上出現了仙女』，大家忙擧目望去，果見一位身穿黑色衣裙的仙女端立霧中，正向這邊凝望。那仙女只現出大半個婷婷玉立的身軀，膝以下都隱在霧裡，掌壇老道對着仙女望了片刻，忽然說道：『看，那不是玉小姐嗎！是玉小姐現身顯靈了，大家還不跪下！』道士們以及在場的人們全都立即跪到地上，向着玉小姐連連叩首，等大家再抬起頭來時，玉小姐已漸漸隱入霧中，一會兒便不見了，不一會，霧全散了，對面的山峯也全露了出來，大家猶在崖上觀望，可整個山峯上卻任何影跡也沒有了。王道長說當時他也在崖畔，他也看到了那仙女，他說那確是玉小姐。」

冷燕聽得十分仔細，她對劉泰保的每一句話都作了琢磨、揣摩，她心裡已經明白，那不是顯靈顯聖，是娘親眞的已經來了。

冷燕決定立即趕到妙峯山去，去追尋娘親的踪跡，尋到娘親，投到娘親的懷裡。

* * *

第二天天剛微明，冷燕便已披衣起床，換上一身男裝，因時已入冬，風寒似水，特在薄棉短襖外面加上一件新買來的羊皮背心，頭上戴了一頂狐皮圓帽。

她打扮整齊，又對着鏡子照了一照，她從鏡裡看到的竟是一位神采奕奕風流英俊的粉面郎君，她看着看着，自己也不禁好笑起來。

她揣上一些銀兩，又將弓袋繫在腰間，便走出房門，去到馬房將大白馬備好馬鞍，也不吃早飯，只告訴了店伙計一聲，便跨上大白馬向西城馳去。

出了西直門，天色已經大亮，路上的行人也漸漸多了起來。

冷燕一心只想盡快趕上妙峯山去，也不管路上擔橫車擁，只揚鞭催馬，疾馳催騎趕去。

一路上也引來一些羨嘆，更多的卻還是一串罵聲。

日未當頂，冷燕便已來到大覺寺前。

這時，大白馬已是遍身大汗，她也感到有些饑渴，見寺院門前擺有幾處小攤，除出售香蠟紙燭外，亦賣有茶水及大餅餛飩之類的食物。

冷燕便停騎下馬，將韁繩往馬頸上一搭，任大白馬在近旁野地上悠閒牧放，她卻去到一家攤上，要來一碗餛飩和一角大餅，慢慢吃了起來。

她邊吃邊擧目四顧，見寺院門前空地上已有十餘位行人或坐或立，在那裡打尖歇脚。

她感到奇怪的是，那些行人都無行囊貨擔，只每人手裡提着一隻條籃，籃裡放的都是些香燭供果之類的東西，看樣子都是些到哪兒去朝山進香的善男信女。

冷燕想知道個究竟，便向攤販問道：「請問老哥，這些人是到哪兒去進香的罷？」

攤販道：「都是上妙峯山去給玉小姐燒香的，玉小姐幾天前在山上顯聖了，這事傳開後，驚動了周圍百里的百姓，也驚動了京城，上山去給玉小姐燒香的人一天更比一天多起來。開始還只是附近的百姓，打從昨日起，京城裡和百里以外的人都趕來了，今天上山的人至少已有三四百了。」

冷燕道：「玉小姐爲何要到那妙峯山上去顯聖呢？」

攤販道：「玉小姐就在那山上投崖死的。」

冷燕道：「她爲何要投崖呢？」

攤販道：「這說來話就長啦。」

冷燕已不是由於好奇，而是想知道一些娘親的身世，她覺得這是最好也是適當的機會了。

於是，她便從身邊摸出一兩碎銀

遞給攤販，說道：「老哥，你這時攤上反正也無生意，請你將玉小姐的事情講我聽聽，這一兩銀子就算補償給老哥了。」

攤販忙又將碎銀還給冷燕，說道：「講講玉小姐的孝烈也是一件功德，那能收錢，我講給你聽聽就是了。」他靜了靜氣，面容也變得嚴肅起來，說道：「玉小姐原是京城九門提督玉大王爺的女兒，十八歲那年，玉大王爺將她許給魯翰林爲妻，不料就在出嫁那天，酒樓上突然跳下一條又粗又大的漢子來，攔住花轎，說了些有損玉小姐聲名的胡話後就逃走了。當天晚上，那漢子又闖進魯府，大鬧一通，嚇死了魯翰林，他又逃走了。玉小姐連拜堂大禮都未進行便成了寡婦，命已經是够苦的了，不想因那漢子一鬧，京城裡又傳出許多有損玉小姐淸白和玉府名聲的謠言來，玉大王爺亦因此丟了官。一向聲威顯赫的侯門帥府竟一下衰敗下來。玉小姐懷着滿心屈辱和滿腔悲憤，就在第二年三月初四那天，玉小姐借上妙峯山給她死去的娘親做道場之機，就在道場上表圓場那時，一下跳下萬丈懸崖，以身殉母了。這一來，玉小姐的孝名傳遍四方，皇上也下旨爲她建墓立坊，旌表她的孝烈，玉大王爺也官復原職，侯門帥府亦因此而更加顯赫起來，每年到玉小姐墓前去瞻仰祭吊的人來自五湖四海，經久不衰。她這次又在妙峯山上顯聖，山上的香火又要熱鬧起來了。」

冷燕除對魯翰林這事不曾聽人說起外，其他的事情都已斷斷續續聽人說起過了。盡管如此，她仍然是感到十分驚奇，又問道：「那個攔花轎鬧魯府的漢子是誰？」

攤販道：「這就誰也說不準了。傳說倒是很多：有人說是個醉漢，有人說是天上下凡的金童，因玉小姐也是天上玉女，與金童有情，金童見她嫁給了魯翰林，便來攔轎鬧府，有意把魯翰林嚇死的，也有人說……」他瞬了瞬周圍，才又放低聲音說道：「也有人說那漢子是從西疆來的馬賊。」

冷燕聽了，這與周笑若說的完全相同，加上香姑、蓮姑她們在有意無意間所談出的零碎片段，她心裡便已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

冷燕付了餛飩和餅錢，辭了攤販，又跨上大白馬向妙峯山馳去。

她策馬馳了不久便轉入小道開始進山了。山路越向前走也越窄越崎嶇了。上山人多，馬行已感不便，冷燕只好下馬步行。

她一邊走一邊擧目四望，但見眼前是青峯一脈，巒疊如波，向北伸去，連綿無際。這些峯巒雖不如天山磅礴雄偉，卻也令人心胸爲之一闊，冷燕行至山腰，轉過一片柏林，眼前峯勢突變險奇，拔地倚天，令人驚嘆。

她轉頭一望，右旁忽然出現一道幽谷。幽谷內是密密荊林，幽谷兩壁是懸崖千仞，冷燕雖在天山深處居處多年，見到這幽谷時也不禁感到一陣心悸。

她繼續向上行去，轉過幾道山彎，登上一坡石級，便已來到山頂，眼前也突然開闊起來。

她向前望去，見不遠處立着一座廟宇，廟宇門前壩上已有許多遊人香客，她猜那座廟宇一定便是老君廟了，便牽着大白馬向那廟前走去。

走近廟壩，已能聽到廟內傳出的鑼磬鼓鈸之聲，廟壩正中擺有一隻大鼎，許多人正環立鼎旁向鼎內投焚紙錢，那繚起的縷縷青煙伴着廟內那沉悶的磬鑼聲，使廟壩裡籠罩着一種肅穆的、使人感到壓抑的氣氛。

冷燕只在廟壩裡停留了一會，便牽着馬跟着一些人向廟旁不遠的崖邊走去。她遠遠地便已看到有不少人正在那崖邊焚起香燭向天叩拜。

崖對面是一架山峯，崖岸與山峯遙遙對峙，中間隔着一道深谷。

冷燕已經猜到：對面那山峯就是人傳玉小姐顯聖的地方，這崖邊就是玉小姐投崖殉母之處。

冷燕隨即來到崖邊探身向下一看，只見削壁危崖直插幽谷，谷裡霧迷雲繞，幽幽暗暗深不見底，使她也不禁感到一陣心驚肉跳，目眩神搖，心裡不覺暗暗驚叫一聲：「天啦，從這兒跳下崖去，那還會有活的。」

一瞬間，她心裡在經過多次印證而日益堅信玉鳳即是娘親的念頭，竟突然動搖起來，隨着而來的一瞬間，她又如墜入濃霧，心裡是一片茫茫，一團迷惑。

她忙閉上眼睛，讓自已寧靜一下之後，重又睜開眼睛，再一次探身向谷底細細一看，忽然發現在半崖壁上長着一叢密密茂茂的灌木藤蘿，那叢灌木藤蘿也是幽幽暗暗直連谷底。

冷燕凝視那叢灌林暗自審度，若能飛身落到那叢灌林中去，借着那密密的枝葉托身，也可能不死。但這卻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和決心才能辦到啊，因爲不管你有多高的本領這樣犯險也是沒有把握的行險，除非已是走投無路，抱着一死的決心去圖個僥倖才可能採取這種死裡逃生的行動。

冷燕不由想起方才在山下時攤販對他講的那些情景，她那已經動搖了的信心又立即堅定起來。一瞬間，她的整個身心都爲娘親那悲慘的命運和不幸的遭遇以及艱難的處境而震撼，而顫抖起來，她不禁在心裡發出一聲聲深痛的呼喚：「啊，我可憐的娘親。」

又一瞬間，她心裡突然生起一個念頭：只要爲了娘親，如果需要這樣作，她也可毫不猶豫，毫不畏懼地從這崖上投身下去，她也才明白，一個人的勇氣是產生於愛，產生於一種心甘情願去獻身的決心，也就在這個時

刻，冷燕才懂得了娘親曾教導她「仁者必有勇」那句聖人之言的眞正含義。

冷燕又抬起頭來注視着對面的山峯，見那峯巒與這邊崖岸相距不過一箭之地，峯巒上只長着幾株老樹，其餘都是長滿苔草的巖石，看去雖無路徑，卻也不難攀登。

她也將劉泰保昨日對她描叙王老道當時看到玉小姐現身的那些情景，進行細細的揣摩，隨即在她心裡生起這樣的揣測：娘親爲了再來看看她過去投崖的地方，但又怕被人發覺才登上了對面的山峯。

隨着又在冷燕的眼裡浮現出這樣的情景：娘親借着從谷底昇起的迷霧隱蔽登上對面山峯，她正凝神注目間，迷霧又向下沉降了，她的身軀也隨着迷霧的沉降而顯露出來。當她發覺已被這邊崖岸上的人們發現時，她立即便走下山峯，她的身子也就又隱入正在下沉的霧中去了。

冷燕想到這裡時不禁暗暗說了句：「只能是這樣。」

燒香的人還在不斷地向崖邊走來，隨風飄來的陣陣紙灰、濃煙，薰得大白馬也有些躁煩起來。

冷燕感到這兒也無甚可看的了，便又牽着大白馬向崖旁的一片松林走去，她一邊走一邊思索着：娘親會不會還留在這附近？自己又將如何去尋覓她的踪跡？她正凝神沉思間，忽聽身後傳來一聲話語：「請兄台留步，我有話想問。」

冷燕不由一怔，似覺這聲音很熟。她剛想轉過身去，不禁忽又停住，這一身喬裝使她不得不遲疑起來。

只一瞬間，一個人已快步來到她的身旁，伸手拉着大白馬的轡口，說道：「兄台留步。」冷燕抬起眼來，猛然間，她只感到全身一震，一切似乎都已凝住了，出現在她眼前的竟是她日夜馳縈的玉龍。

玉龍望着她楞了楞，卻並沒有認出她來，仍繼續說道：「請問兄台，你這馬……這馬是從何處得來？」

冷燕這時已是滿面紅暈，心也在劇烈地跳動，她只盯着他，眼裡閃起一道道驚喜的光芒，沒做聲。

玉龍又楞了楞，忙鬆開他那抓住轡口的右手，不禁爲自己的冒失而赧紅上臉，又囁嚅地說道：「請休怪罪，我只是看……看到這馬很熟，才問問你的。」

冷燕極力按捺住心頭捲起的狂喜，壓粗嗓門問道：「你問這馬爲何？」

玉龍還是囁嚅地：「這馬很像……很像我一位……一位朋友的坐騎。」

冷燕道：「你那朋友是誰？」

玉龍遲疑了一下：「姓冷，是西疆人。」

冷燕道：「是男的還是女的？」

玉龍的臉漲得通紅，楞了片刻才說道：「是位姑娘。」

冷燕情已難禁，忍不住發出一串清脆的笑聲，直笑得腰也彎了下去。過了一瞬，她才停住笑聲，驀然抬起頭來盯着玉龍，說道：「你看我是誰？」

站在她對面直發楞的玉龍，這才盯着她細細一瞧，他終於認出她來了，只見他突然張大一雙顯得又驚訝又喜極的眼睛，說道：「啊，原來是妳！」

冷燕嗔了他一眼，充滿深情地怨他道：「你眼怎這鈍！這傻！連我都認不出來了。」

玉龍憨然一笑：「我哪想到你會作這般打扮，卻眞把你認作是小哥哥。」

冷燕嫣然一笑，又向左右顧盼了一下，隨即指着叢林那邊一塊空地說道：「咱倆到那兒去慢慢叙談，好嗎？」

二人隨即穿過叢林，來到一片幽靜的空地上，冷燕將馬拴在樹旁，玉龍已選了一片乾淨的石頭和她並肩坐下。二人心裡各自都有好多話要談，一時竟又不知該從何說起了。彼此都默默地坐了會後，玉龍才說了句：「咱倆分手多久啦？」

冷燕道：「還差一天便是三個月了。」

玉龍道：「我怎好像已經過了幾年似的。」

玉龍一句聽去極爲平常的話語，卻在冷燕心裡激蕩起千層漣漪，她感到在這些天來那些日日夜夜都在折磨着她的期待，盼望、焦灼、勞思，以及那些難以數計的輾轉反側，都已從他這一句平常的話語中得到了足够的補償，她會心而又深情地看着他笑了笑，說道：「你怎也到京都來了？」

玉龍道：「尋我娘親。」

冷燕一下憬然了，她沉默片刻，才又關切地說道：「你又沒有一點兒綫索，怎知她會在北京？」

玉龍道：「我養娘臨死前曾告訴過我，說我娘親操的一口道地北京話。」

冷燕悵然地：「這偌大的一個京城，萬巷千街你到那兒尋去？」

二人又沉默了一會，冷燕忽又抬起頭來盯着他問道：「你已來了這麼多天，怎不進城看看周老輩和羅雪姑姑他們去？」

玉龍遲疑了下，才說道：「我遇到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一直走不開，至今還未進城呢。」他忽然楞了楞，忙又問道：「你怎麼知道我已來了多天？」

冷燕詭秘地一笑：「我不但已經知道你來了多天，還知道你在永定河邊攔過發了野的奔馬，還知道你也改姓玉了。」

玉龍先是顯得十分驚訝，隨即又忽有所悟地說道：「我已經猜到是誰告訴你的了。」

冷燕不由驚訝起來：「誰？」

玉龍道：「鐵貝勒王爺。」

冷燕驚奇地緊緊盯住他：「你怎的會猜到王爺身上去了？」

玉龍道：「我知道妳認識王爺，聽說妳還住在他的王府裡。」

冷燕更是驚異極了：「你聽誰說的？還聽到說我些什麼？誰說我是住在王府裡？」

玉龍道：「妳和巫朵司比武的事，我在保定就聽說了，說是王爺請你出馬的，說你住在王爺府裡的話，是前天在昌平道上從幾個押鏢人的閒談中聽到的。」

他說到這兒，停下話來，望着冷燕楞了片刻，才又說道：「我知道你已是名震京都的女英豪了，又是住在王府裡，我想……」

冷燕道：「你想什麼？」

玉龍道：「我想我還應不應該去看妳？」

冷燕也不知是惱怒還是傷心，一下站起身來，連連跺了兩脚，竟差點哭了。她盯着玉龍又氣又屈地說道：「你說些甚麼話呀，我在你眼裡心裡難道竟是這樣的人？」

玉龍仰起頭來楞楞地望着滿臉緋紅的冷燕，囁嚅地說道：「妳雖不是那樣的人，但迫於時勢，有時也由不得妳了，更何況是在京城這樣的地方。」

冷燕眞的有些氣惱了：「什麼時勢所迫？在京城又怎麼樣？」

玉龍低下頭去，不做聲了。

冷燕斜睨着他，漸漸地，她那滿臉怨怒之色又慢慢消失，眼裡重又閃起柔柔的光輝，她又在他身旁坐了下來，問道：「你可知道我爲什麼要把自己打扮成這般模樣？」

玉龍楞楞望她一下，只搖了搖頭。

冷燕道：「要說眞有什麼迫人時勢，我也正是爲此才把自己扮成這副模樣的。」

玉龍道：「你是不願讓人認出你來？」

冷燕點點頭：「我倒不是怕誰，只是不願讓人認出我來。我認識王爺，但我並未住在王爺府裡……」接着她便將她如何與巫朵司比武，如何擊敗了他，又怎樣從王爺口中探出了他已來京的消息，以及又是如何到處尋他的情景，都一一講給他聽了。然後又問他道：「你要不是在這兒遇上了我，難道你就眞的不想去找我了？」

玉龍道：「那能不想呢，我還眞以爲妳是住在王爺府裡的呢，如眞是那樣，我就是想見見妳也是枉然。」他看了看冷燕，隨即又急切地說道：「我要不想見妳，方才當我一認出大白馬來時也就不會那麼冒失了。」

冷燕不由笑了，笑得甜甜的。

玉龍因她這麼一笑而又變得開懷高興起來，他跟着憨然一笑，說道：「眞沒想到會在這山上碰見了妳。」

冷燕道：「你怎麼也跑到這妙峯山上來了？這兒又不是通衢大道？」

玉龍道：「我是聽說這山上出現了仙踪才特意趕來看看的。」

冷燕道：「你眞相信會有仙姑下凡的事嗎？」

玉龍道：「我不相信人會成仙，也不相信會有仙姑下凡的事。」

冷燕道：「但人們都這麼說，還有人親眼見着的呢。」

玉龍道：「我已問過老君廟裡的道長了，他也一口咬定是什麼玉小姐顯聖，還說是他親眼看見的，我問他當時的情景和玉小姐的模樣，從他所說的那位玉小姐的衣著、體態和容貌來看，倒不禁使我想起一位我遇到過的女人來了。」他略爲猶豫了下，又說道：「他們那天見到的仙女，說不定就是我曾遇到過的那女人。」

冷燕不禁暗暗吃了一驚，忙問他道：「你遇到的那女人是個什麼樣的人？」

玉龍神情顯得有些不安，猶豫了會方才說道：「我本不該向人談起她的，和妳談了，妳休再對他們說去。」他停了停，又才說道，「我遇到的那女人正好和道長見到的那個顯聖的玉小姐一樣，也是穿一身黑色的衣裙，修長的身材，容貌十分清麗，只是她神情冷漠，行動顯得十分神秘，我懷疑她就是鄧叔曾在甘州木塔寺裡見過的那人。」

冷燕道：「也有一匹神駿異常的大黑馬？」

玉龍點點頭：「那大黑馬的確神駿極了。」

冷燕竟情不自禁地伸出手來一把抓住玉龍的臂膀，迫不及待地問道：「你在那裡見到那女人的？是在什麼時候？」

玉龍不由感到有些詫訝地：「妳怎這般情急？」

冷燕並未把手鬆開，只將臉兒一偏，說道：「自聽鄧叔講後，我就想見見那位女人，不想竟讓你先見到她了。」

玉龍道：「妳原就說過，終有一天我準能見到她的，不料眞被妳說準了。」

冷燕道：「還是快快說你是如何見到她的吧。」

玉龍道：「這事說來也眞可算是又巧又奇了。」接着便把自己遇上那女人的經過詳細道出。

半月前，我從幽州沿着永定河向雁翅走去，走過沿河城，河道越來越迂迴彎曲，我趕路心切，便斜插上一條向東的小徑朝雁翅方向行去。

不想走岔了道，竟走到偏南方向去了，我見小路旁有座關帝廟，便下馬進入廟去找人問路，廟裡只有一個老廟祝，他聽我說是去雁翅，便告訴我走偏了約三十里，應該向東北方向斜插過去才對。

我謝過老廟祝正想上馬趕路，好心的老廟祝忙又攔住了我，說日已偏西，我又是個外鄉人，路上會出事的，要我就在廟裡暫住一宵，明日由他

送我上路。我見他意誠，便留下了。

廟子雖然很破舊，但很潔淨，老廟祝把我安置在殿旁西壁的一間小屋裡，他給我送茶水來時，我便和他閒談起來，問他爲何說出路上會出事的話來？

老廟祝開始不肯說，經我再三追問，他才告訴我說：前兩年這一帶鬧過一陣賊寇，附近幾個村莊的大莊主聯合招募了一些亡命無賴之徒，組成一隊鄉勇，以對付那些賊寇。後來，賊寇流竄到外地去了，這幫鄉勇卻在鄉裡橫行霸道，無惡不作，比那些賊寇還要毒惡，說我只單身一人，又有坐馬行囊，萬一遇上他們，就會連命都難保了。

當時我眞不敢相信，在這離京畿不遠的地方，也竟會有這樣的事情。

天快黑時，廟外突然響起一陣敲門聲，老廟祝忙叫我躲進屋裡，他戰戰兢兢地開門去了。

一會兒，我見他領着一位身裹黑氅、頭上罩着風帽的人進廟來了。那人牽着一匹又高又大、看去極爲雄駿的大黑馬，一邊走一邊不斷地咳嗽着，看樣子顯得很疲乏。

那人隨着老廟祝走到我隔壁那間小屋前便停下步來，向拴在殿角柱上的我那匹坐馬看了看，問老廟祝道：「這廟裡已住有客人？」那人說話聲音很細，我側耳細聽才勉能聽淸。

老廟祝告訴那人說：「不久前來了一位走岔了路的少年客人，就住在隔壁這間屋裡。」

那人將馬韁遞給老廟祝，對他說道：「照料好這牲口，多加草料，我會加倍付錢給你。」

老廟祝接過馬韁，又問那人需不需要吃點飲食？那人說：「我什麼也不想吃，別來打擾我。」說完便進屋去了。

我站在窗前，心裡直嘀咕着：這人是幹什麼的？怎會有這麼好的一匹馬？又怎會也走到這荒僻的地方來了？這一切我都難以猜測，只是暗暗感到奇怪罷了。

天已黑下來了，隔壁屋裡不斷傳來一陣陣那人的咳嗽聲，有時竟咳得似乎連氣都都喘不過來。

我聽了心裡眞難過，直弄得坐卧不安，後來，我實在聽不下去了，便忙倒了一杯茶，掌着燈給那人送去。

那小屋的門只虛掩着，我輕輕一推便開了，我向屋裡一看，只見那人裹着大氅盤坐床上，正閃着一雙黑亮亮的眼睛惕視着我，問道：「你來幹什麼？」那聲音是冷厲的，眼光也是冷厲的，我不禁心裡直發寒，忙說道：「我聽你咳得厲害，特給你送杯熱茶來，喝了也許會好過些。」

我隨即小心翼翼地走了過去，那人不做聲了，只仍緊緊地盯着我，眼裡突然露出一種驚異的神色。

我忙將茶遞去，那人也不伸手來接，卻突然問道：「你怎也到這裡來了？」我不由一怔，忙又抬頭向那人望去，藉着燈光，又靠得較近，這下我才看淸了：她原來竟是個長得極爲俊秀的女人。

我愣住了，不知該怎樣才好。她這時的神情也變得稍稍溫和了些，一邊仍緊盯着我，一邊伸手將茶接了過去，喝了幾口，將杯遞還給我，又問我道：「你姓甚麼？」

我說：「姓玉。」她眼裡又閃過一道詫訝的神色，低聲重念了遍：「姓玉！」隨即又問道：「你準備到哪兒去？」我說：「到京城去。」她也不再問我什麼了，只揮揮手，說：「好了，回屋去吧。」我這才從她屋退了出來，回到自己的屋裡。

她那冷利的目光和冷漠的神情雖然使我感到不快，但不知爲什麼我從她那奇怪的眼神裡，總覺得她似乎認識我，我也好像在那兒見過她似的，甚至對她的聲音都感到十分熟悉。因此，我睡在床上翻來覆去老睡不着，只要一聽到她的咳嗽聲，心裡便直感到難受。

大約二更時分，廟門外忽然傳來一陣嘈雜的人聲，還隱隱看到窗外天空中閃起一片紅紅的火光。

我趕忙披衣起床，站在窗前探看動靜。這時，廟門外忽又響起一陣呼喝聲和重重的叩門聲，老廟祝已披着衣服去到門邊隔着門和外面的人喊話。

外面那些人又是叫罵又是吼喝，要老廟祝趕快開門，老廟祝卻一味苦苦哀求他們離去，只是不肯把門打開。

外面那些人便開始用沉重的東西撞門了，那廟門本已破腐不堪，只聽到幾次重的撞擊，門便被撞開了。

十多個右手提刀左手擧着火把的漢子氣勢兇兇地湧了進來，走在前面那漢子一脚將老廟祝踢翻在地，用刀指着他問道：「有個騎大黑馬的女人到你廟裡來了，她住在哪兒？」

老廟祝仍只苦苦哀求他們行好，不肯說出那女人的住處來，那些人便開始擧着火把在廟內四處尋找了。

有兩人已發現了拴在殿角柱上的大黑馬了，便忙向殿角跑去，另幾人已擧着火把向我隔壁那間屋子的門前走去。

我心裡已經明白他們便是老廟祝說的那幫鄉勇，並知道他們是來劫掠那孤身女人的，我見勢已危急，感到自己不能再袖手不管了，便忙拔出劍來，拉開門一下跳了出去，上前攔住他們，喝道：「站住，你們不得在此胡作非爲！」

那幾條漢子猛吃一驚，停下步來，擧起火把將我打量了下，走在前面那漢子衝着我吼道：「你不想活啦，敢來管我們的事情。」

我說：「既然給我碰上了，我就要

管。」那幾個漢子勃然大怒，便一齊擧刀向我撲來，我也揮動寶劍和他們拚殺開了。

我奮力敵住他們，不讓他們靠近門去，他們見戰我不下，正在殿角和大黑馬周旋的那兩個漢子和正在對屋搜尋的三人也向我奔來。

我全憑力大，劍法本就不佳，他們從四面向我襲擊，便感到有些忙亂起來。

我正在危急時，一個正擧刀向我頭上砍來的漢子，忽然發出一聲慘叫，隨即便栽倒在地上去了。緊接着又是一連幾聲嚎叫，在我身旁身後又有三個漢子倒了下去，其餘幾條漢子驚恐萬狀，我也被驚呆了，大家都停下手來。

我忙擧目四望，周圍數十步外只是一片漆黑，看不到一個身影，也不知在暗中相助的人是誰。我見那幾條漢子也在驚惶四顧，便又趁此揮劍向他們襲去，這時我已是勇力倍增，而他們已是有如驚弓之鳥，那裡還能和我對抗，我只颯颯幾劍，便將他們逼至墻角，連聲哀求饒命。

我一來和他們無仇無怨，二來不忍給老廟祝留下後患，便對他們說道：「你幾人聽着：你們作惡多端，本應除掉你們，以免再去爲害鄉里，且念在老廟祝的份上，饒了你們，今後若再作惡，我定饒不了你們。」

那幾人連連應諾，忙去扶起地上那幾個受傷漢子，或背或扶，狼狽竄去。也就在這時，我才發現那幾個受傷的漢子每人身上都深深插着一支短箭。

我等那幫惡徒走了後，站在那小屋窗前一聽，屋裡靜悄悄的，不但再也沒有響起咳嗽聲了，甚至似乎連呼吸聲都沒聽到。

我擔心那女人是被嚇壞了，放心不下，便忙回屋亮起油燈，向隔壁屋裡走去。我跨進門裡擧燈一看，見那女人仍盤坐床上，正閃起她那雙冷冷逼人的眼光注視着我。

我忙問她道：「該沒有驚着妳吧？」不想她竟冷冷地說道：「你也多管閒事。」

我當時眞愣住了，心裡既感驚詫，又是忿忿不平，正想轉身出屋，她又說話了：「你又何必出面和他們結仇。」她的話音雖仍是冷冷的，但我從她話裡感到一種帶有親切的關懷。

那種帶有親切的關懷卻遠遠超過了一般感謝的話語，我不由一震，一瞬間，心裡猛然醒悟過來：方才在暗中相助射箭的那人莫非就是她，也就在這時，鄧叔曾對我談起過的那個女人突然也掠上心來：……穿一身素色衣裳……牽一匹神駿異常的大黑馬……眼前的她莫非就是鄧叔說的那個女人？

我心裡正在翻騰，她又說話了：「夜已深了，還不去睡？」她說這話的聲音卻又突然變得十分溫和，不只是溫和，簡直是充滿了慈柔，聽了叫人心裡感到暖暖的。

我也不知爲什麼，竟一下認定了她就是方才在暗中助我那人，她就是鄧叔談的那個女子，我這才急忙走到她床前，屈膝跪下，說道：「請恕我愚魯，我這才認出前輩是誰來了。」

那女人眼裡突然閃出一道亮光，直盯着我，冷冷地問道：「你認出我是誰來？」

我不由一怔，知道自己方才由於心急，沒把話說淸楚，便忙又說道：「我不知道前輩是誰，我只是說我剛才忽然明白過來，前輩原來是位身懷絕技的高手。」

那女人這才將直盯着我的那雙眼睛移開，淡淡地說道：「對付那幾個鼠輩算得什麼絕技。」

她又將我凝視了會，忽然問：「你可是從西疆來的？」

我吃了一驚，說道：「是的。」

她又問：「你是哪裡人？」

我說：「洛陽人。」

她好像在想什麼，不做聲了。

我心裡感到很驚異，便問她道：「前輩怎知我是從西疆來的？」她只望着我，不應聲。過了一會，才又溫聲說道：「夜深了，霜寒，快回屋去睡吧。」我只好帶着滿腹的驚奇回到隔壁屋裡去了。

我躺在床上一直不能入睡。

天快亮時，隔壁屋裡又響起一陣陣那女人的咳嗽聲和喘息聲，聽得我心裡難過極了。

第二天早上，我要老廟祝給煮來一碗粥，親自給她送進屋去，她甚麼話也沒說，接過碗去，慢慢地把它喝下了。

我見她神態還安詳，這才對她說道：「前輩病得不輕，須得請個郎中來看看才行。如前輩不見棄，我去給你請個郎中來。」

她遲疑了下，說道：「不必了。我這病不礙事，過兩天自會好的。」我又再三相勸，並說我一定要等她病好後才離開那兒。她才又說道：「你既是一片好心，我自己開張方，你去給我把藥買來就行了。」

我立即去向老廟祝要來文房，她一會就把處方開好交給了我，我便照着老廟祝的指引，騎馬趕到三十餘里以外的一個小鎭上去把藥買來，交給老廟祝煎好後，又由我親自給她送到屋裡去。

就這樣，我每天都騎馬到鎭上去給她買藥，有時還給她買回一些滋養食物，一連過了十天，她的病才漸漸好轉起來。

在這十天中，盡管我和她每天都要見幾次面，有時還在一起呆上許久，卻還是很少交談。她沉默寡言，有時顯得憂鬱，有時又好像心事重重似的。我也曾試着想問問她的來歷和姓

名，可話剛出口，她的神情立即變得嚴厲起來，只冷冷地說道：「你問這幹什麼？這與你無關，對你也無好處。」

我不敢再問了。

我在和她相處的那些日子中，她雖然很少和我說話，卻並沒有使我有受到冷遇和淡漠的感覺，她總愛默默無語地凝視着我，她那雙深邃得令人看不透的眼裡也總是充滿着慈柔，就像冬天的陽光一樣，使人感到暖暖的。

我雖然對她十分敬畏，但卻無拘束的感覺，我也喜歡呆在她的身邊，只要坐在她身邊，便會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親切和溫暖，這種親切和溫暖使我不由對她生起一種依戀之情，這是我一生中還不曾有過的。

她有時也偶爾問起我的身世，像我那樣屈辱而又不幸的身世，我又能告訴她些什麼呢，我就只好支吾其詞，或含糊以應了。

在分手的前一天，她忽然問我怎不在家好好讀書以求上進，卻在外面東游西蕩？我只說我已沒有家了。她顯得很難過地默然片刻，又問我今後作何算？

我說到京城去看望一下一位姓周名笑若的老前輩後，準備到洛陽看看，然後便重返西疆去了。她聽說我要重返西疆，顯得很驚異，便問我爲何要重返西疆？我只含糊應道：「與人有約。」

她又緊問了句：「是誰？」

我只好說：「在塔城認識的一位姑娘。」不料她一聽這話竟忽然惱了起來，怒視着我，說道：「沒想到你原是個紈袴子弟。」

我見她發怒，便忙說道：「前輩別誤會，我與她有約是誠心誠意去向她學習武藝的。」

她似乎吃了一驚，忙又問道：「那姑娘是誰？」我說：「姓冷，西疆人都稱她飛鳳。」

她立即像呆了似地注視着我，眼裡露出驚詫的神情，過了一會，她才又淡淡地問了句：「你是怎麼認識那姑娘的？」

我便把在塔城摔跤場上發生的那件事情告訴了她，以後發生的事情因多涉及我那不幸的身世，我也就不便對她說了。

她聽了後只輕輕嘆息了聲，說她想靜養一下，我便退出屋外去了。

我和她分手那天是三十。

我給她把馬備好，一同離開了這間廟宇，走到岔路口，她準備往北，我是往東，我懷着一種不勝依依之情，只好和她分手了。

臨別時，她也露出十分難過的神情，在馬上久久地凝望着我，還語重心長地對我說道：「你爲人信義誠仁，我已深知，希望你好自爲之，將來定有好的前程。」她隨即一縱大黑馬，飛一般地向北絕塵而去。

我立馬道上，目送着她，一會兒便消失到疏林那邊去了。

她臨行穿的就是一身黑色衣裳，披裹在身上的也是一件大黑氅。

我前兩天聽人傳說這妙峯山上出現了仙女顯靈，又說是已經死了多年的玉小姐現身，心裡有些不信，今日特地趕來看看，聽老君廟裡的道士們說了當時情景，我疑他們看到那位站在雲中的仙女，也許就是我在關帝廟內遇到的那個神秘的女人。

玉龍講完了這段長長的話後，舉眼望着身旁還在出神的冷燕，又說道：「這就是我如何遇上那個女人以及和她相處那段時間的情景。」

冷燕一直只默默留心地聽着，當玉龍已將全部經過娓娓講完時，她才悵然若失地說了句：「要是我也能碰上她該有多好啊！」

玉龍道：「我看她行踪極爲隱秘，你在人稠的京都恐是很難遇上她的。」

冷燕顯得極爲關切地：「你和她分手時，她的病體可已痊癒？」

玉龍道：「我看也只是減輕了許多，並未痊癒。」

冷燕不禁發出一聲呻吟般的哀嘆，喃喃說道：「啊，我可憐的……可憐的人，願上天保祐妳平安無恙吧。」

二人又談了一些各自別後的情況，在那些聽去非常平淡的話語中，露出了相互的思念和彼此隱藏在心中的心事……

冷燕道：「你和那位前輩也談了你要去西疆的事，你真已下定了決心？」

玉龍道：「豈止是決心，我原和妳約定是明年入冬時到達西疆，後來我真後悔，該約爲明年春末到達就好了。」

冷燕道：「若是那樣，我也只有過了新春就該回去了。」

玉龍道：「我將來找到我娘親後，便永遠住在西疆了。」

冷燕道：「我一定隨你去尋到你的娘親，不管是走到哪裡。」

二人只顧互相傾訴各自積在心裡的那些說不完的話語，不知不覺間，天色已近黃昏。

冷燕這才猛然驚覺過來，望着玉龍一笑，說：「看，天已快黑，你也該下山了。」

玉龍道：「你呢？」

冷燕道：「我不走了。今晚就住在老君廟裡，明天還準備到各處看看，或許要後天才回城去。」

她隨即站起身來，牽過大白馬，和玉龍一道走過樹林，向老君廟那邊走去。

他倆一邊走一邊約定：玉龍兩天後便去阜城門看望周笑若一家，冷燕也於那天去周府和他相會。

二人來到老君廟門外壩上，玉龍在敞篷裡牽來坐馬，便告別冷燕上馬下山去了。

「此篇完，請看下篇『塞外風煙』」

三國演義之卅二

走麥城（三）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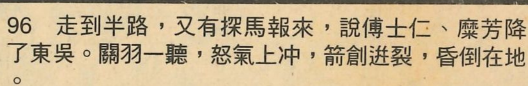
95　他不敢去襄陽，决定提兵回攻荊州；又派人往公安、南郡，教傅士仁和糜芳準備兵糧，聽候調遣。

98　管糧都督趙累道：「事已如此，只有一面派人到成都去求救，一面帶兵反攻荊州。」關羽尋思無計，只得派馬良、伊籍帶了文書，連夜往成都去。



96　走到半路，又有探馬報來，說傅士仁、糜芳降了東吳。關羽一聽，怒氣上冲，箭創迸裂，昏倒在地。

99　荊州兵軍心不定，失了鬥志。有人勸關羽棄了荊州，向川中撤退。關羽怒道：「我兄把荊州托我，荊州就是我的死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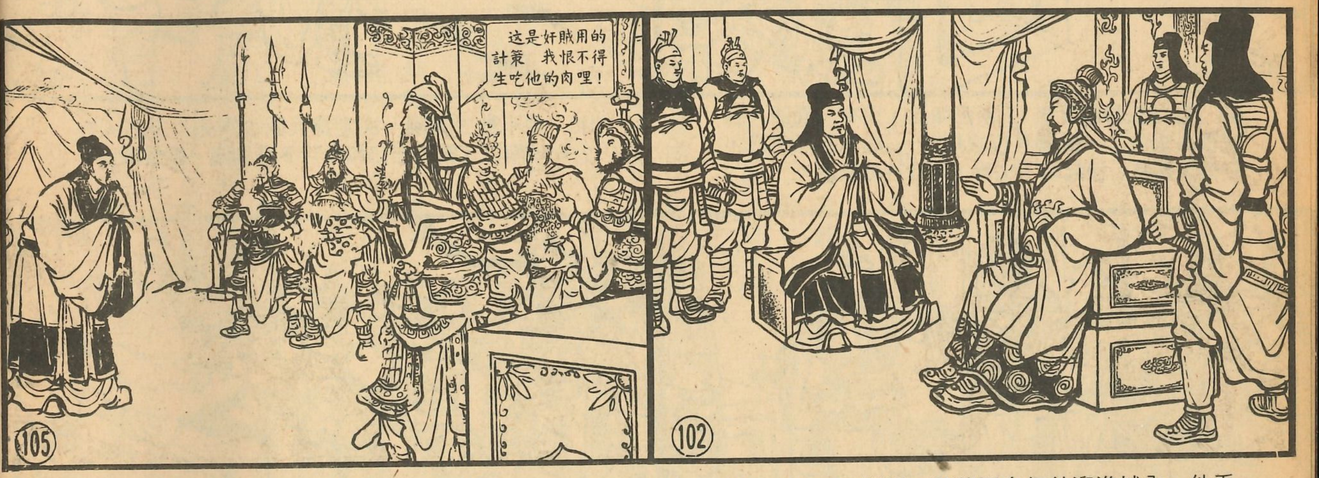
97　衆將把關羽救醒過來，關羽長嘆一聲，對王甫道：「悔不聽你的話，果然中了奸計，丢了荊州，還有甚麼臉去見兄長！」

100　趙累道：「以前，呂蒙在陸口時，曾寫信給君侯，兩家約好共破曹操。現在他不顧信義，偷襲荊州，可派人帶信去責備他，看他如何對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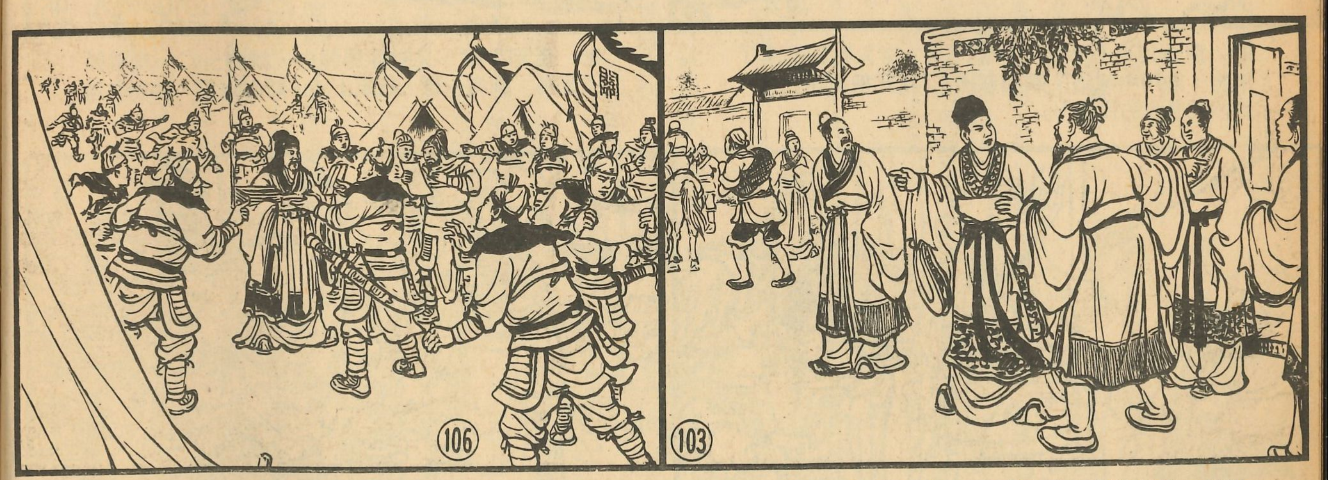
101 關羽無法可想，只得寫了一信，派使者送往荊州。

104 出征樊城的將士家屬得到消息，都到館驛來看使者。有托帶家書的，也有托帶口信的，個個都說吳軍厚待他們，家裡人口平安，衣食不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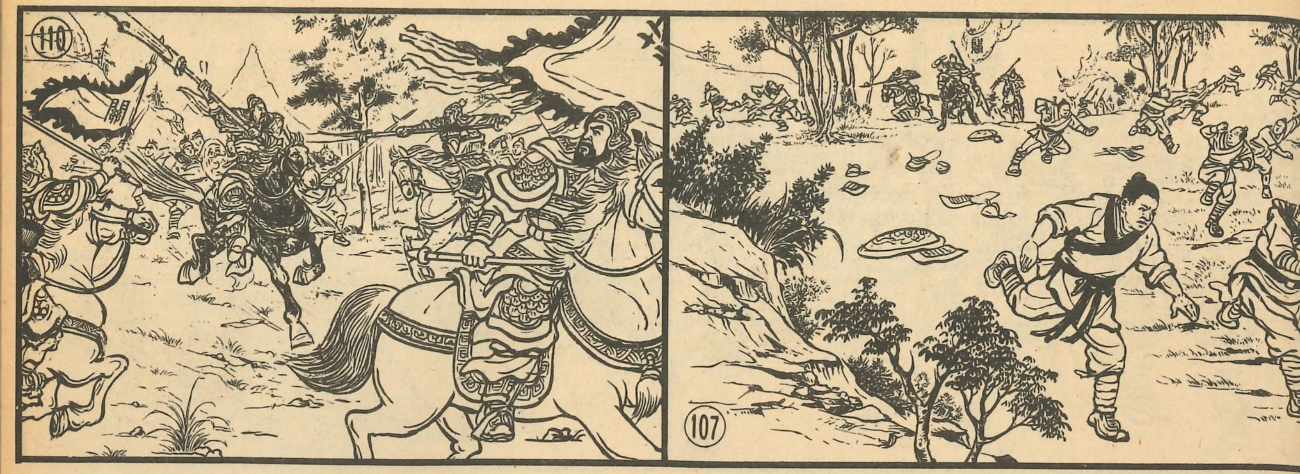
102 使者到了荊州，呂蒙親自把他迎進城內。他看了來信，對使者道：「從前與關將軍結好，只是私交；今天的事，是上命差遣，不能自主。」

105 第二天，使者辭別呂蒙回見關羽，把呂蒙說的話說了一遍，又說起呂蒙厚待將士家屬的情形，關羽不等他說完，已把他喝退了。



103 當晚，呂蒙把使者送到館驛去安歇以後，就教人在街上揚言，說關羽軍中，有使者到了荊州。

106 使者走出大寨，將士們都來打聽消息。他們聽說家裡太平無事，有的還看到家中來信，因此個個歡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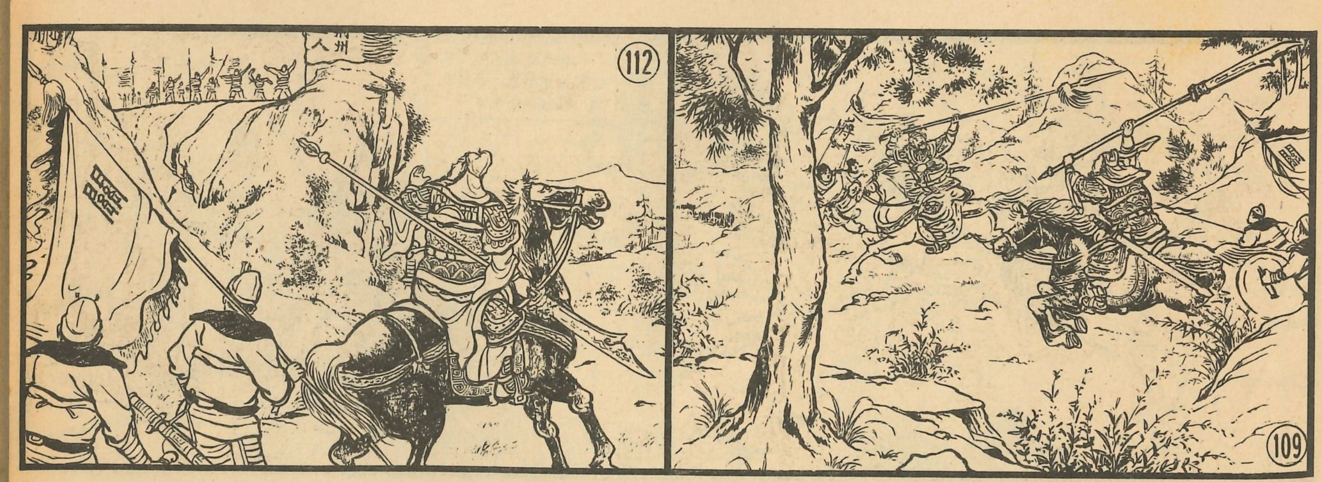
107 關羽盼不到救兵，耐不住性子，就整頓了殘軍，向荊州前進，哪知軍心已經變了，好多兵將在半路裡棄了盔甲，逃回荊州。

110 戰不到三個回合，蔣欽敗走。關羽追了廿餘里，忽然兩邊衝出兩支東吳人馬，攔住去路。



108 關羽更加憤恨，打下了拼死的主意，揮軍急進。忽然喊聲大震，一支東吳軍隊攔住去路，爲首大將蔣欽挺槍大叫：「關羽趕快下馬投降。」

111 這時蔣欽又回頭殺來，三路夾攻。荊州兵少，關羽眼看不能抵擋，急忙撤軍回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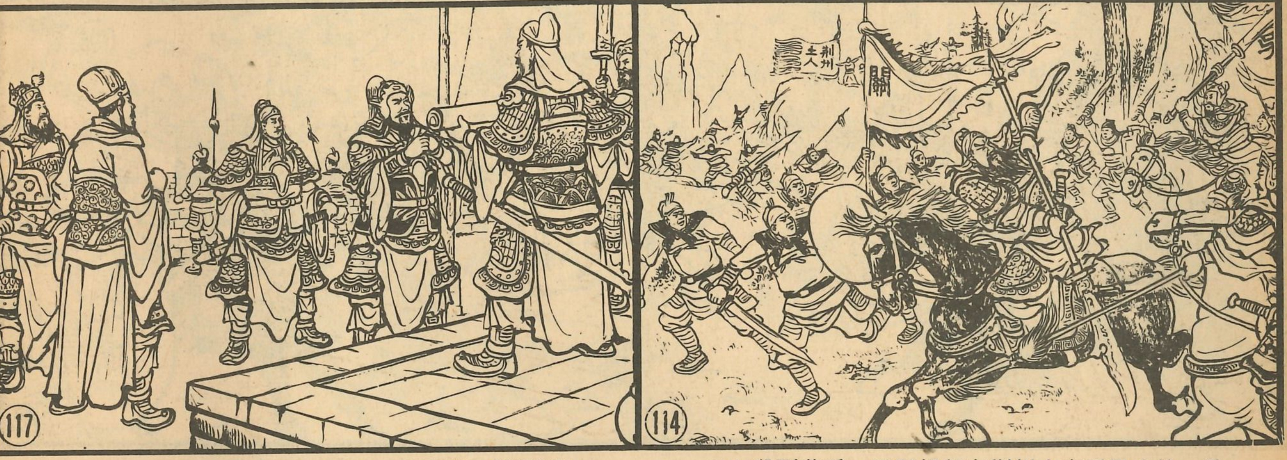
109 關羽橫刀大罵：「我是堂堂漢將，怎肯降你東吳鼠輩！」便拍馬舞刀，直取蔣欽。

112 走不多遠，只見南面山崗上高懸着一面白旗，旗上寫着「荊州土人」四個大字，旗下聚集着許多軍馬，都在大叫：「荊州的人快快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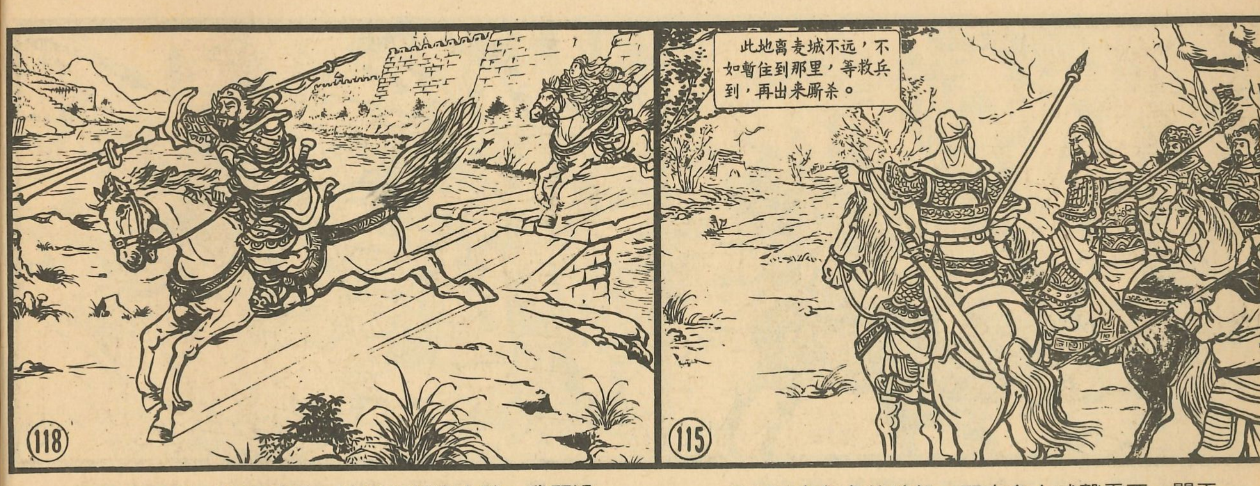
113 關羽正要領兵衝上崗去，山谷裡又衝出兩支吳軍，將他團團圍住。

116 關羽帶殘兵到了麥城，分兵緊守四門，便和將士商議。趙累道：「這裡相近上庸，現在劉封、孟達把守，倘得這支軍馬接濟，就能安定軍心，等待成都的大軍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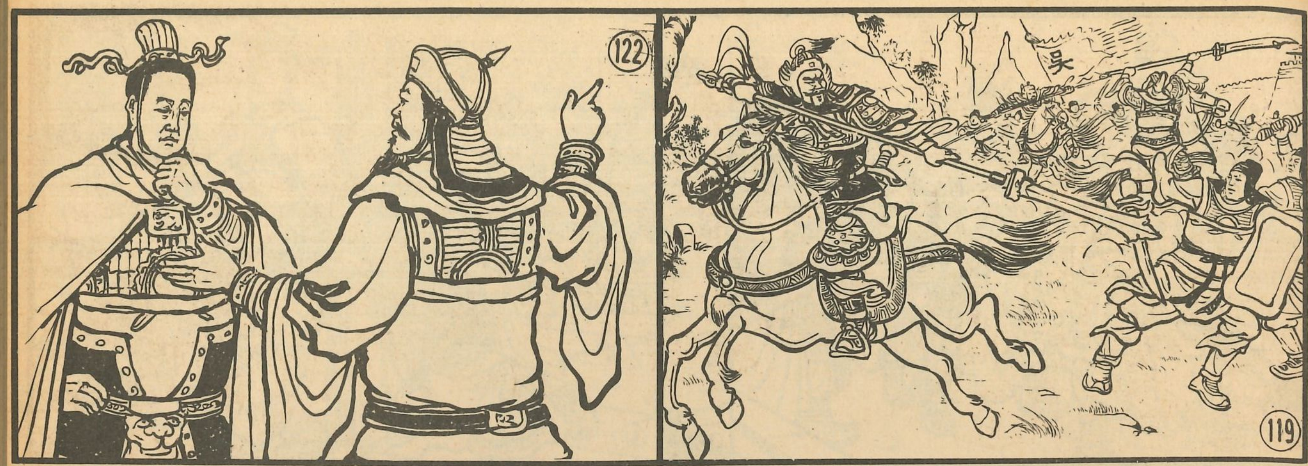
114 殺到黃昏，四野裡都有荊州人在呼兄喚弟、覓子尋爺。關羽手下的兵將漸漸散去，只剩下三百多人。

117 這時，吳軍已經包圍了麥城。關羽道：「誰能突圍，到上庸求救？」廖化道：「我願往！」關羽便寫了文書，交給廖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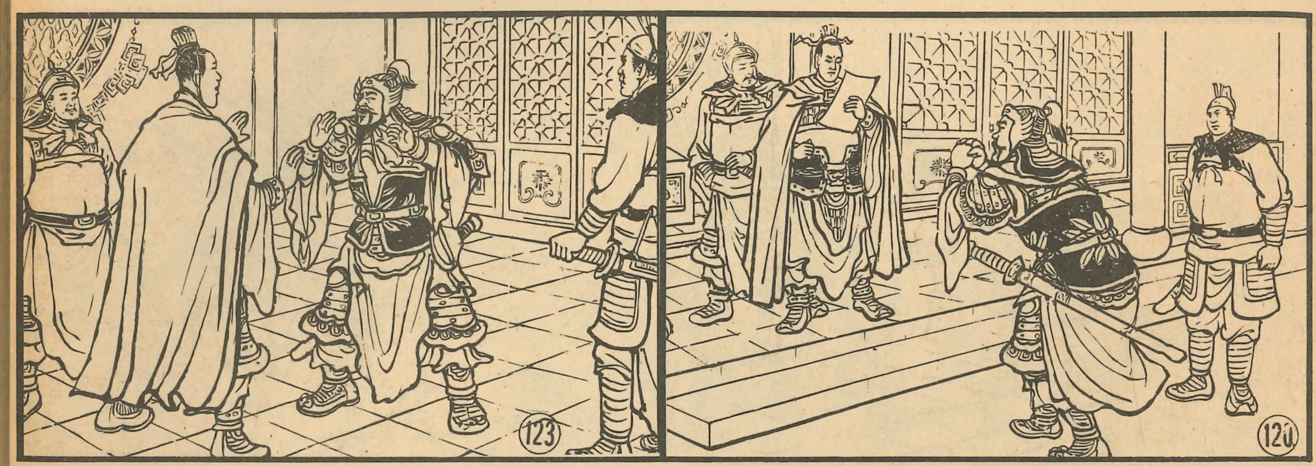
115 正在危急的時候，正東角上喊聲震天，關平、廖化分兩路殺入重圍，救出關羽。關平見軍心已亂，勸關羽暫到麥城去駐紮。

118 關平道：「吳軍勢大，廖將軍孤身力薄，我願送他突出重圍。」兩人飽餐一頓，便開門衝出。



119 兩人衝過吊橋，走不多遠，早有吳將丁奉攔住去路。關平奮力接戰，廖化乘勢殺出重圍，到上庸去了。

122 孟達笑了笑，把從前關羽反對劉備收劉封爲義子的事說了，並勸他不要爲了叔侄名義而去冒大險。劉封道：「這話雖是，但用甚麼話去推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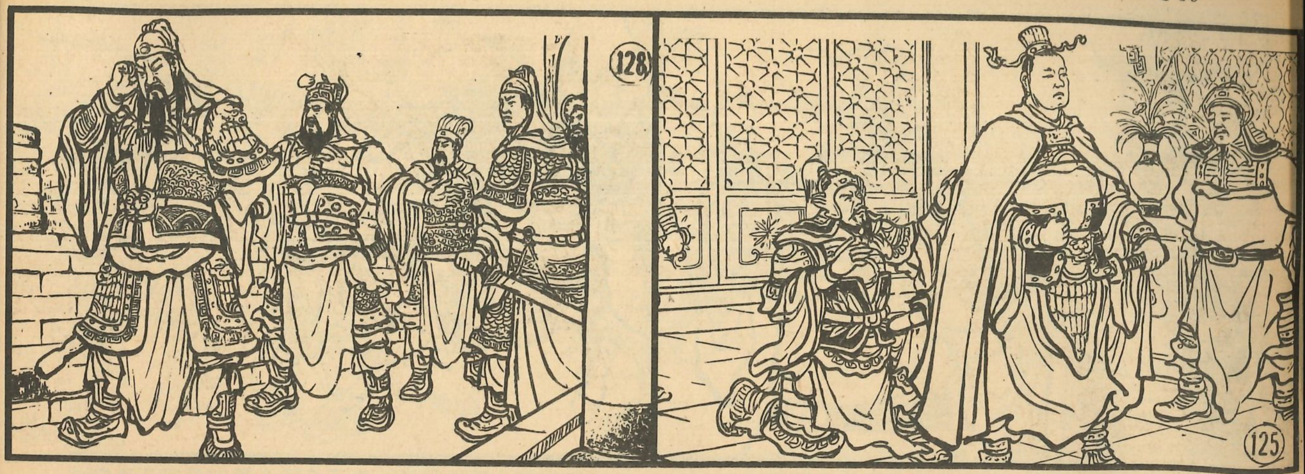
120 廖化到了上庸，把關羽兵敗的事說了，要劉封和孟達火速派兵去救。劉封道：「將軍且去休息，待我們商議。」

123 孟達教他，只說此地民心未定，不得隨便出兵。劉封聽了他的話，第二天，便把這意思對廖化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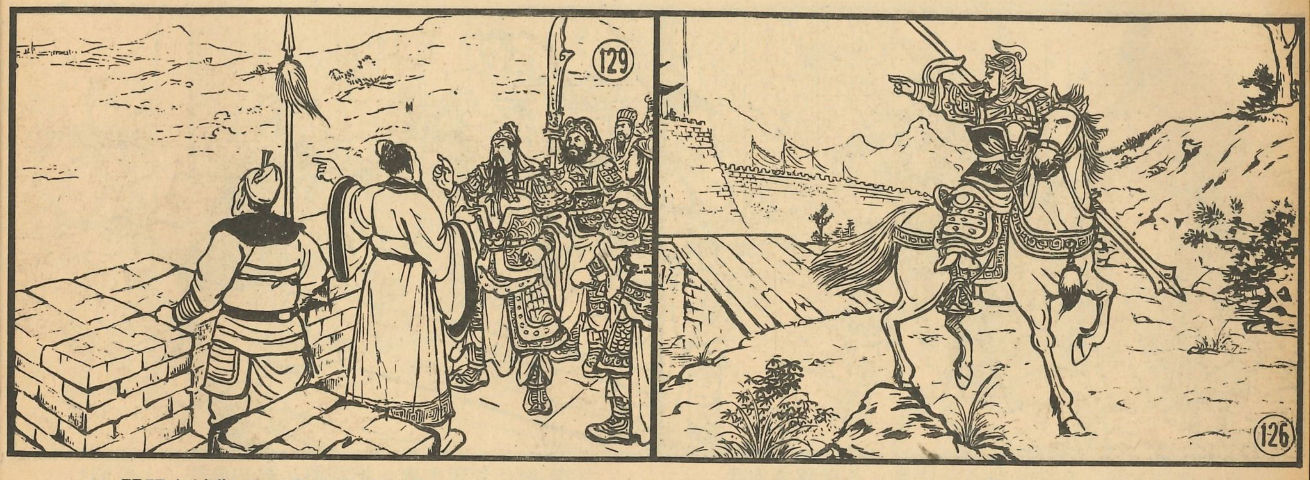
121 劉、孟商量了一會。孟達認爲吳、魏實力很强，不可輕動。劉封說：「關公是我的叔父，怎能坐視不救呢？」

124 廖化大吃一驚，跪倒在地，把頭撞在地上叫道：「如果這樣，關公就沒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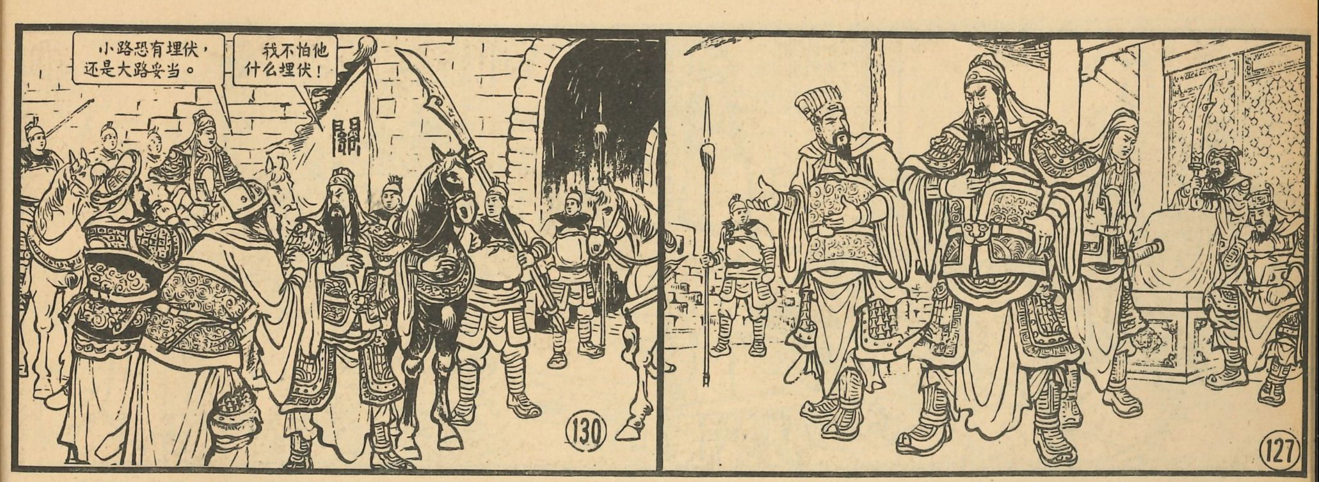
125 孟達說：「就是我們去，一杯水也撲滅不了大火，你快回去吧！」廖化大哭告求，劉封和孟達却不再理他。

128 關羽眼看麥城無法固守，深深後悔不聽王甫的話。趙累道：「上庸救兵旣不來，不如棄此孤城，奔入西川，再圖恢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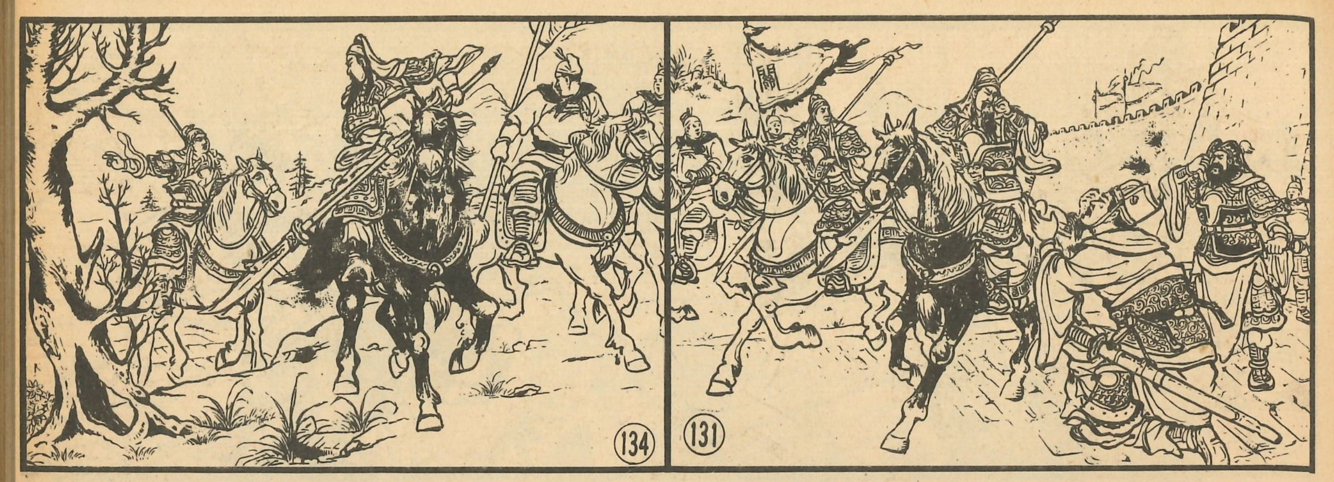
126 廖化知道無望，上馬大罵出城，到成都求救去了。

129 關羽上城觀看，見北門外敵軍不多，便向本地居民探問地勢。有人說：「向北皆是山僻小路，可通西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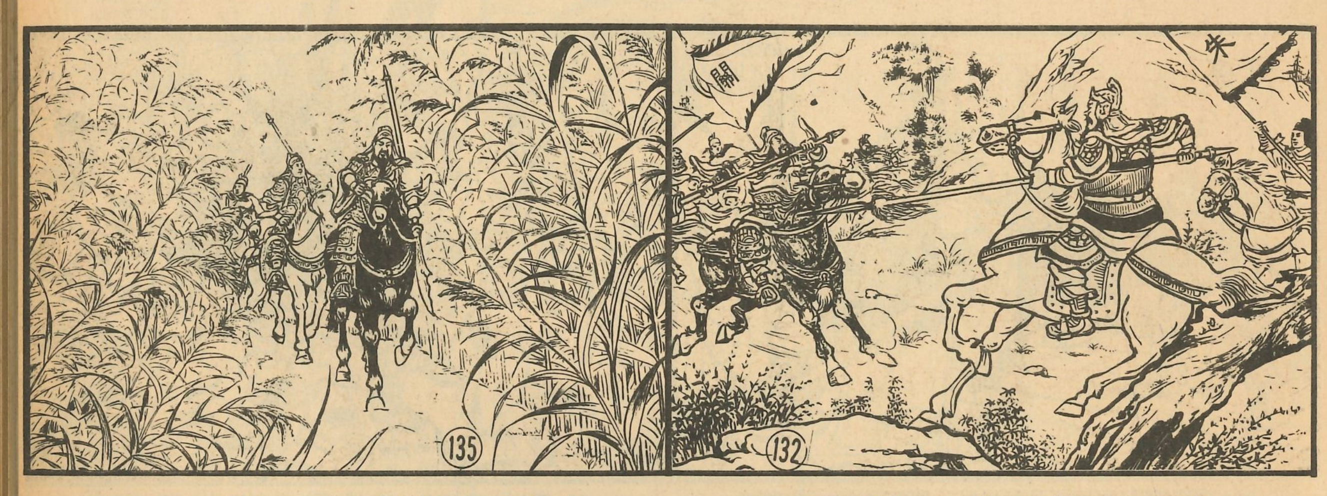
127 再說關羽在麥城內等了幾日，不見上庸的救兵到來，城內糧草已盡，心裡非常焦急。

130 當晚，關羽令王甫、周倉守麥城；自領關平、趙累帶了二百餘人馬，準備由北門走小路去西川。王甫勸他改走大路，關羽不聽。



131 臨走，王甫哭拜在地說：「君侯一路小心，早去早回。我守住這座城池，即使城破了，也不會投降敵人的。」關羽聽了，也不由流下淚來。

134 山路越走越窄，關羽却不敢停留，帶着十餘騎急忙趕路。走不多久，背後關平趕來，說趙累已死在亂軍之中，關羽更加悲惶。



132 關羽領着衆人衝出北門，走了二十多里路，突然山坳處喊聲大震，爲首大將朱然挺槍來戰。關羽也不打話，拍馬掄刀迎了上去。

135 關羽令關平斷後，自己在前開路，五更時候，走到决口地方。那地方兩邊是山，山邊盡是蘆葦敗草，一陣風來，吹得瑟瑟發响。



133 戰了數合，忽聽得戰鼓齊响，四下裡衝出了伏兵。關羽急忙掉轉馬頭，往臨沮小路走去。

136 正走間，一聲喊起，兩下伏兵盡出。關羽大叫：「讓路！」縱馬往前猛衝。



湖海恩怨錄／石中蓮・文
可　飛・圖

蟠龍怒嘯青獅吼

廣邀好友助戰　名宿出面調停

雲淡風輕，藍天晴空，這樣的天氣，在水面上，照說應是水波不興，可是武湖水卻翻滾長流，由桐柏山脈源頭起，向南流入了雲夢平原的武湖中。

一葉扁舟順流而下，舟尾操槳的是個垂髫的童子，看他輕輕把槳一划，小舟便左彎右斜，在翻起的波浪中晃盪前進。

在這狹小的船頭上，坐有三人，兩個是闊袍大袖的文士，一個五十開外，長眉鳳目，頷下留有一部長髯，隨着迎面微風不住飄拂；一個三十不到年紀，劍眉斜飛入鬢，星目點漆，神情爽朗，貌相英俊；另一個是赳赳武夫，看他一色深紫色勁裝，左右腰下各懸垂一袋鼓鼓的鏢囊，內裡不知載了多少暗器，斜肩背着一柄厚背紫金刀，身材魁梧，濃眉大眼，加上一部虬髯，形態上看來威猛粗獷，與這兩個文士坐在一起，就顯得特別强烈的文武英明。

那個少年文士不住地指點着沿湖兩旁的景色給這武夫看，這武夫不住的點頭，只有年紀較大的文士臉含微笑，不時用手捋捋長髯，似極愛護這部美髯。

遠處一座高山在夕陽斜照下，山形看得極爲清徹，正中峯尖旁突出一嶺，形態有如一頭猛獅，翹首而吼，小舟就向這近山處靠岸，壯年文士笑道：「楚兄，由這裡上岸去青獅嶺，路途是最近的，雖然沒有前山般平坦，可是最少要省却近一半路程，咱們還想一遊木蘭祠，只有由此趕去了，到了山頂，天還不至入黑。」

那姓楚的武夫笑道：「本鄉本土，當然要你盧老弟作响導了，即使較前山爲遠，也一樣跟隨你跑。」說完，相對大笑，隨後跳上岸去。

這壯年文士對操舟童子道：「敏兒，你在明晨才來接咱們吧！」

童子聽了，只一笑，便把小舟駛了開去。

三人一上岸，只見平原一片，越顯出遠處青獅嶺雄偉險峻。壯年文士又道：「這青獅嶺氣勢巍峨，風光秀麗，自這位巾幗英雌卜葬之後，後人敬仰她忠孝，立祠以外，並將這青獅嶺也改爲木蘭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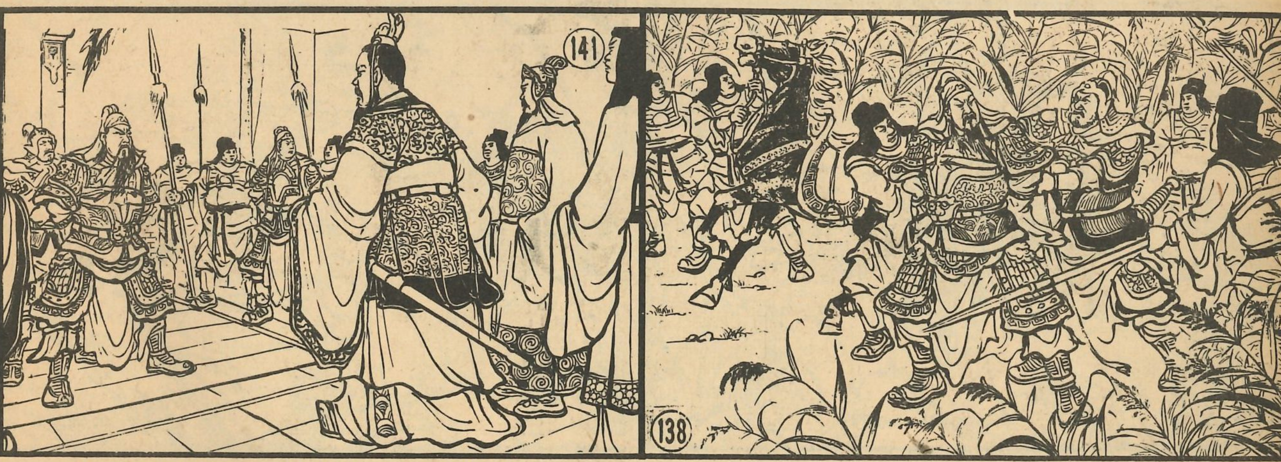
姓楚的武夫道：「不是老弟提起，咱眞的不知聞名天下的巾幗英雌花木蘭便是卜葬在此山中，咱們既然到了此山，錯過瞻仰，將來得知後，豈不引此爲憾？」

壯年文士聽了，對這武夫望了一眼，笑道：「別說楚兄，即使大哥，近在咫尺，也係第一次去呢！小弟也是偶然聽人提起，才知道附近有此古蹟。因爲這位巾幗英雌的事蹟傳說紛紜，在河北保定、河南商邱、隴中武陵等地都有花木蘭的廟宇和有關當年崔護之才觸景題詩，也無如此多情佳人，見詩絕食而亡耳！」說得那姓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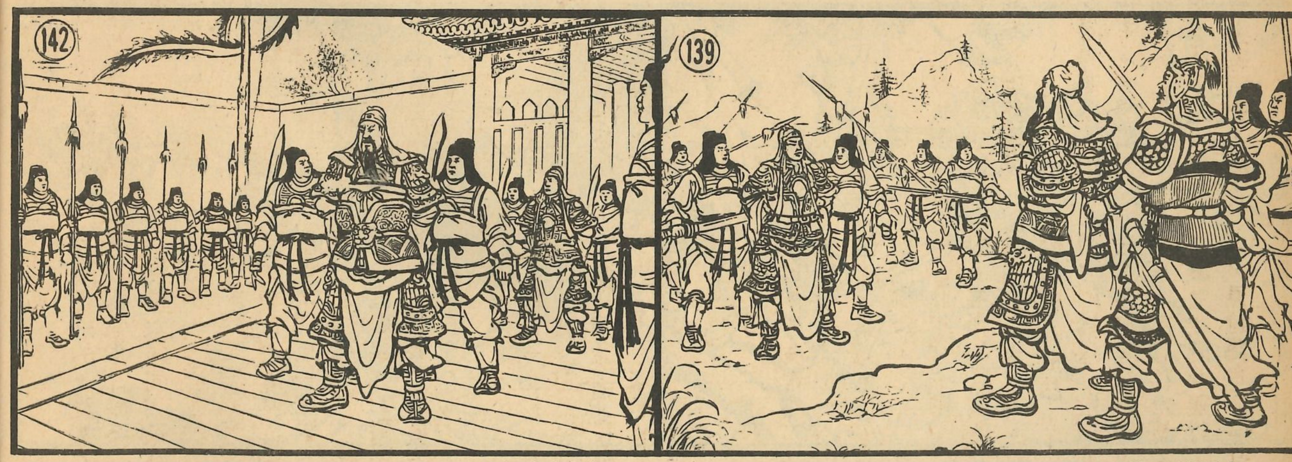
137 哪知蘆葦中伸出無數長鈎套索，把關羽坐馬絆倒，關羽翻身落馬。

140 孫權聽說關羽父子被捉，心中大喜。不多久，馬忠將關羽父子推到帳前。孫權笑道：「將軍平日自以爲天下無敵，今天服了孫權嗎？」



138 埋伏在這裡的，是潘璋的部將馬忠，這時搶步上前，捉住了關羽。

141 關羽圓睜兩眼，長鬚拂動，厲聲罵道：「我與劉皇叔桃園結義，立志要掃除你這樣的奸賊！今天中了奸計，只有一個死字，怎肯服你這江東鼠輩！」



139 關平急忙來救，也被東吳的兵將圍住。他孤身奮戰，直到精疲力盡，才被捉住。

142 孫權沉吟了半晌，就叫人將關羽父子推出行刑。關羽死後，吳軍攻下麥城，王甫、周倉戰死，從此荆州歸了東吳。

（本段完）

武夫哈哈大笑。

續向前行，桃林之中有人早已踏成一條小徑，那年老文士指着那條小徑道：「此地看來荒涼，却自有人來欣賞這千株桃花，看這小徑，眞不知有多少雅人已先來此留連過。」

姓楚的武夫搖頭道：「不一定只是雅人才在此留連，不忍離去，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桃李以其華實，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

這年老文士聽了，肅然起敬，道：「楚老弟不但武功蓋世，並且還熟讀詩書，文武雙全，教人欽佩。」

姓楚的武夫道：「文武雙全，當今之世，要讓賢昆仲了，小弟那裡比擬得上。」

壯年文士又道：「大哥才說咱掉文，你們兩個却相互在酸溜溜的掉文了，這片桃花林躭了咱們不少時間，還是趕緊一步上嶺，等會兒下來也不致天黑。」另二人道了聲「好」，便展開脚程，往山麓趕去了。

青獅嶺雖只有百丈高下，但氣勢磅礴，後山險峻，可是在這三人捷如飛鳥猿猴縱躍攀援之下，不多一會，業已攀上峯頭，這木蘭祠正建在最高的一個峯頭，青獅嶺上，山脊平坦，却有一峯突出十五六丈，寬闊約十丈左右，木蘭祠便在最高之處。

祠的右側是正面上山的一條山徑，險峻之處，兩旁有粗糙石柱和石欄阻擋。

祠的左側則有一懸崖，形如一獅，翹首狂吼。

三人便循石級上峯頂，約上百餘級石階，在狹隘兩旁山石之中，高聳一座石牌坊，上一層石碑上，橫刻着四個大字，是「忠孝勇節」，下一層橫額石上，則刻有「唐木蘭將軍坊」，這牌坊建造殊爲特別，石柱和石碑都極爲粗糙，而橫樑和斗拱却雕刻得極爲精細，進了牌坊，內裡便是一道石橫門，想是峯面積有限，六七間石屋都相接連在一起，除祠堂正中較爲高大、屋面用綠釉瓦外，其他都是低矮石屋，沿北一角已有二間石屋被風揭起屋角，顯得有點頹敗，正中祠門又緊閉，杳無一人，放眼看來，眞是滿目凄涼。

三人既欲瞻仰木蘭祠中古蹟不得，乃走到面西一面瞭望，那邊正是來路，只見武湖水道橫繞如帶，西峯阡陌連綿，縱橫如網。

天際晚霞如錦，雲彩絢爛，加上身處峯頂，天風猛烈，胸襟爲之一暢。

瀏覽了一陣，因想起傳說中的木蘭墓就在近處，乃相率下峯，在山脊下嶙峋山石間尋覓，可是直尋到山腰，竟毫無一點跡象。因時已薄暮，天時入黑，始息了探尋念頭，下山而去。

當先而走的正是那個壯年文士，他走出了亂徑，剛欲轉出一山角時，不想迎面有一個人正由山徑下急奔而上，因有山角遮住，雙方都不防有人，一個上奔，一個下衝，勢子都急，看來非撞個滿懷不可了。

壯年文士應變極快，右手一揮，在那人胸膛一推，猛然往側縱了開去，那人突然被推，一個踉蹌，才穩住身形，那人對那壯年人看了一眼，立刻柳眉倒豎，杏眼圓睜，那壯年文士一看，不禁猛吃一驚。

原來那人是個貌相艷麗、身材苗條的少女，看樣子不過二十上下年紀，他一想及剛才一手推在她的胸部，心知這事要糟，已聽那少女脹紅着臉，怒斥道：「你這斯怎的如此無禮？」

壯年文士也脹紅了臉，窘在一旁，開不出口來，那姓楚的武夫和那年老文士在後看得清清楚楚，壯年文士這一手推出，較撞個滿懷更糟，慌忙齊上前一拱手，那老年文士道：「姑娘息怒，舍弟不是有意對姑娘無禮的，匆忙之中，也不知撞上來的是姑娘妳，還望姑娘恕罪。」

那少女臉色由紅轉青，冷冷的道：「雖在轉角上，大家看不清，但他這樣用手一推，換了常人，豈不被他推跌下山？再說，他推……」說到這裡，少女說不下去，刷的一聲拔出佩劍，道：「留着他這隻手，將來難免再推人，姑娘還是把他砍了下來。」

年老文士道：「姑娘這樣說，未免過份了點吧！」

少女一瞪眼，道：「你家如有女孩兒，肯給外面野男人無禮當胸推一把嗎？」

這少女說得雖然是橫蠻了一點，但也不無理由，倒教這老年文士一怔，姓楚的武夫在旁，接口道：「姑娘除了砍下他這隻手來，別無他法轉圜嗎？譬如說，他當面向姑娘賠罪。」

少女烏黑眼睛一轉，道：「有，他有這副身手，在百忙中能自保，就教他吃我三劍，若他能閃避得了，姑娘自無話說，此外，便是他自己用力打自己三巴掌。」

壯年文士聽了，對那少女作了一揖，道：「咱自己打自己，姑娘還是出不了的氣，咱看還是姑娘砍咱三劍出氣吧！躲不了，那是咱的霉氣。」

少女冷笑一聲，道：「你沒有把握閃避姑娘三劍，也不敢這樣輕薄無禮，留心你這隻鬼爪吧！」說完，長劍一舉，氣定神閒，這一劍起式，也似劍招中極普通的「漫天霜雪」形式，可是她手勢緩慢，在高舉過頂時却突運內勁，劍尖立即顫盪出點點寒星，身形也輕擺不定，這平淡一劍立化腐朽爲神奇，令人無從捉摸她這一劍砍下時是如何變化？用上那一招？

這一來，不但使這壯年文士心中一凜，連旁立的二人也大吃一驚，少女嬌叱聲中，劍已斜砍而出，宛如有七八柄長劍閃鑠着罩向這壯年文士的

七八處大穴，看似毫不留情。

這壯年文士臉色一沉，身形微退一步，雙眼陡現奇光，右手駢指，疾向縱橫劍影中點去。

少女一聲微哼，長劍光影驟熄，突地一招「星橫長空」，一道弧光已疾劃到這壯年文士的腕脈上，出手之快捷、劍招之辛辣，都嚇了旁立二人一跳，但聽叮的一聲，長劍似與鐵器相觸，少女又冷哼了一聲，長劍再起時，一道勁急破空之聲尖嘯而到，又是叮的一聲，把少女舉起的長劍擊歪，一條人影急竄而至，一個清越口音喝道：「嬋兒，不許動武！」

三人因來人身法神速，都疾退了一步，那姓楚的武夫一伸手，已搭向肩背的紫金刀，準備應變，定睛看那來人，是個相貌清秀的老者，他對那少女斥道：「女孩子家，怎可隨便拔劍與人動手？甚麼事不能等爲父來了再說？」

少女脹紅了臉，一指那壯年文士道：「爹，你不知道這廝無禮，對女兒……」

她還未說完，那老年文士連忙走上前，對那老者一拱手道：「尊駕請勿責怪這位姑娘，這都是舍弟魯莽，在衝下這山角時，深恐與姑娘相撞，用手推了姑娘一把，才引致姑娘發怒，咎在舍弟，怪不得姑娘。」

老者也拱手還禮道：「就算被推了一把，也不致要拔劍向人動武，小女無知，尚望這位相公不見怪才好！」說完，轉身向那壯年文士拱拱手。

老者這等謙虛，倒教二個知書識禮的文士不知如何應付才好，少女在旁却是又氣又急，倒是一手搭在刀柄上的那個姓楚的武夫縱聲呵呵大笑起來。

這一笑，把四人笑得發怔，老者對他一打量，突然「啊！」了一聲，道：「是楚賢弟嗎？」

姓楚的武夫踏前一步，道：「不錯，正是小弟，老哥十幾年不見，越見清秀了，小弟却是更爲粗魯，意料老哥驟然望到，必不相識了。」

老者一把拉住他，道：「屈指算來，快十七年了，老弟除長出了一部虬髯之外，豪邁笑聲仍如當年，愚兄便是從笑聲中認出老弟的，令兄可好麼？現在何處？」

楚賢道：「當年衡山一別，家兄便卜居於口外綏邊涼城，一與吉家有怨，二已封刀，不重開殺戒，故不想進關來，昔年摯交都已生疏，只有小弟還不修心，浪跡天涯，作個流浪漢！」說到此處，他見那二個文士儷立一旁，忙介紹道：「小弟爲老哥引見二位朋友，都是距此不遠的長軒嶺盧氏昆仲，師佐、相如二位，老哥總聽說過『鄂北二狂』吧？」

老者慌忙拱手笑道：「原來是『美髯相公』和『鐵笛書生』二位，眞是久仰大名！」

二人忙作揖還禮，楚賢指着中年人，對二人道：「這位是家兄的老友，威鎮東南的雁蕩大俠程天奇，當年咱兄弟在晉北桑乾河畔吉家堡血戰，全仗程老哥拔劍相助，用上了『滿天飛蝗』手法，才助咱兄弟突出重圍，是咱兄弟朝夕不忘的一位老大哥！」

盧氏兄弟忙道：「原來是隱居浙南雁蕩的『百步神射』程大俠，咱們兄弟久已心儀，今日識荆，眞係幸會！」

楚賢笑道：「咱們客套，倒把這位姑娘冷落了，程老哥，這位想是賢侄女了？」

程天奇道：「正是小女美嬋！」就對那少女道：「快來拜見楚叔叔和二位伯叔！」

程美嬋脹紅了臉，向三人見禮，在和盧相如見禮時，暗中怒睜了一眼，待等禮畢，楚賢笑對程天奇道：「有一樁事要老哥作主，並向老哥面前討情了！」

程天奇聽了倒是一怔，楚賢便將剛才發生誤會之事道了出來。

程天奇聽了，便對美嬋道：「盧相公是無心之失，你怎能說人家輕薄無禮？還用這等毒辣劍招，我在山腰已看出你在使潑了，所以才以飛石制止，妳……」

還未說完，盧相如早已上前一揖道：「程大俠切莫再責怪令嬡，是咱過份自私，不顧對方，令嬡說得不錯，若是換了常人，豈不被我推跌下山？想是令嬡看出咱應變快，定會武功，才想用三劍解決這場糾紛。」

程天奇道：「那她也不應該用上這等毒辣的招式，幸虧是盧相公，如果換了別人，豈不是傷在她劍下嗎？」

盧相如搖搖頭道：「令嬡志在懲戒，倒不是存心要傷人，不怕程大俠見笑的話，咱兄弟倆自負一手『空手入白刃』功力，已窺堂奥，可是令嬡劍招高強，一起勢就使人難以捉摸，不敢硬接，怕因令嬡說過要咱右手，故十分留意，她劍勢完全威逼咱出手相擋，故暗中早把藏在袖中的鐵笛隱在肘下，果然一出手相擋，右腕立爲她一劍削中，好在咱一翻腕，以鐵笛相擋，當時頗驚令嬡下手太辣，但在劍招相拚中，才知令嬡心腸實極仁慈，她劍到時改削爲拍，以劍身拍在鐵笛上，咱不以鐵笛護腕也傷不了，這事全錯在咱，程大俠再要怪責令嬡，那使咱無地自容了。尚餘一劍，還望程大俠向令嬡說項，饒了咱這一劍吧！」

程天奇聽了，忙道：「盧相公怎麼說這個『饒』字，憑相公威名，斧鉞加頭，也說不上這一個字，眞是太言重了。」

楚賢在旁又縱聲笑了起來，道：「你們怎麼都喜歡文縐縐酸溜溜這一套，咬文嚼字起來。賢姪女這一劍暫且留下，就教盧老弟以一樣東西交換吧，算是賠償冒失之罪如何？」

盧師佐在旁笑道：「你自己歡喜，

開不出口討取，倒是做人情送人了。」

楚賢道：「這東西姑娘家見了，更為喜愛，別看賢姪女現在脹紅了臉，心中有氣，若是一見這東西，保證樂得眉開眼笑，一半也是咱們做長輩給小輩的見面禮，不過咱沒有現成東西，才慷他人之慨而送一份禮而已。」

盧師佐對盧相如一笑道：「四弟，這位上門來的惡客，把你心愛的東西要代送人了。」

盧相如苦笑道：「別人是禍從口出，咱是禍從手推，說不得割愛賠罪了。」

程美嬋聽了，對他一披嘴，表示不屑之狀，但程天奇知道楚賢的脾氣，若是普通之物，決不會放在心上，料是一樣名貴東西，就對美嬋道：「妳該謝謝楚叔叔和盧相公他們呢！」

程美嬋正欲躬身相謝，楚賢一手攔住道：「現在不必相謝，等東西到手時再謝不遲。」但程美嬋還是遵從父命先行謝了。

楚賢笑對盧氏兄弟道：「現在要賴也賴不掉了！」他對程美嬋看了一眼，道：「賢姪女一手『幻化劍法』已得本門眞傳了，若把妳父親的一手三暗器也學上了，東南一帶的小輩中，自是無人能敵了。」

說到這裡，似突然想了起來，問程天奇道：「咱們倒忘了，老哥遠來鄂北，難道也為這老東西之事而來嗎？」

程天奇臉色一整，道：「愚兄久已離開南雁蕩，隱居於竹霞嶺，老東西此次惹下大禍，引起了所有水路之中的頑兇仇視，愚兄昨晚來時，暗中曾探過這青獅莊，不能說龍潭，也是虎穴，任那老東西功力蓋世，亦難雙拳能敵四手，莊內所邀請的，都是鄂湖廿七湖中好手，足有五六十人，今晚便是老東西應約之期，愚兄自得老東西在武寧掌劈袁老龍後，知道此事不會善了，袁家一門五傑在外交情頗廣，不如老東西為人一意孤行，狂傲暴戾，一旦作生死鬥，當然為袁家助拳了，何況有不少人都與老東西有份怨嫌，最好能一舉把老東西和他手下全數殲滅，趁勢搶據了他這鄱陽湖，尤以龍坪雙鬼，更為心切，他們恨老東西恨到入骨，凡沿江上溯的船隻，都在小孤山和湖口一帶，為鄱陽湖中放出哨卡所攔，是老偏門的船隻，納了規矩，便釘『蟠龍』圖記，直駛武漢，一入鄂東境界，所有其他水路上哨卡都有規矩中一份暗稅，反之下航之船過他水面，也一樣收規，唯有這龍坪，他却置之不理，雙鬼幾衝撞了這『蟠龍』圖記，為老東西派人前去，險乎把雙鬼水寨挑破了，來一次更不許雙鬼水寨中人在江面作業，結怨甚深，這次機會如此湊巧，雙鬼當然特別賣力，廿七湖好手一大半都是雙鬼上門挑撥出來的，愚兄當年雖則曾在九宮山和他爭論一番，拂袖而去，負氣誓不再與老東西見面，但在這等生死搏鬥之際，怎能眼看他喪命不管？咱們雖是負氣，究竟還是八拜之交，結義之情總是存在，愚兄算定老東西摯交之中，除了咱們四兄弟外，唯一可以求救的，就是老弟和令兄了，其餘二位義兄都與愚兄一樣，遷居別處隱居，也恐老東西再上門來囉嗦不已，這次他命人上南雁蕩撲了一個空，不知要如何着急了，愚兄由故居派人送訊，聽了心中不忍，便與小女趕來，昨晚探知，也在擔心不已，希望二位義兄得訊之後也暗中趕了來，那就不妨事了，至少，保定這老東西可以安然退走，有這把握。老弟若也為這老東西而來，二位盧相公也肯拔刀相助，那眞是這老東西之福了。」

楚賢笑道：「盧大哥與家兄乃是莫逆之交，此次家兄接到老東西的求救訊號後，便命人連夜趕到千山招小弟進關，命先邀盧大哥拔刀，家兄知道憑他們二人露面，水路一般兇頑至少有一半氣餒，說不定也會臨陣先行溜走了！小弟除兩位以外，還邀約了一位前輩，允於今晚暗中相助，他老人家與老東西根本不和，但礙於家兄的情面，才破例而來，但他事先聲明，非必要或危急之時，決不出手，他有種種顧忌，能不露面最好，小弟也答應他事先決不對人說起，有他暗助，看來今晚之局，會是有驚無險。」

程天奇道：「但願如此，也但願老東西在經歷此役之後，幡然而悟，放棄這水面生涯，當年愚兄與他爭論，便是如此，至今還不明他和袁老龍究竟因何翻目，甚至下這樣的辣手，掌斃老龍，照說二人本是親家，却會翻目變成寃家，老弟可知箇中原因嗎？」

楚賢道：「小弟遠在關外，和老哥一樣隔膜，但聽盧大哥說起，他在水路朋友口中聽到，是袁老龍不好，他女兒本已許配給老東西的兒子翁炎，突然又許配了隆中一家姓申的，聽說是武林世家，也是武當門下的子弟，一女雙配，老東西跟袁老龍理論，老龍出言不遜，譏諷他兒子配不上他的女兒，才惹起老東西的怒火，一掌把他擊斃了，老龍功力並不遜於老東西，被老東西擊斃，傳言是老東西突然出手偷襲所致，究竟如何？傳說是否可信？尚不清楚。」

程天奇沉思一陣，道：「今晚亥初，老東西必來應約，青獅莊不但人手衆多，且到處佈下埋伏，有幾處要道之中更設下了飛蝗弩，若被對方引進埋伏之處，老東西與其手下勢必盡喪於這弩箭之下，老弟與二位盧相公既然相助，不妨提早入莊，先去了埋伏，便無後顧之憂，然後再看形勢下手，愚兄離青獅莊不遠，借一民居留宿，詭言是莊中朋友，才蒙招待，若是方便，可一起前去，稍進一點酒食，到時候再去如何？」

三人點頭，程美嬋在旁道：「爹，何不和我上嶺去？」

程天奇臉色一沉，道：「妳今年已經二十歲了，怎麼還不懂事？遊覽木蘭祠，事後不能再來嗎？」

程美嬋被父親搶白一番，粉臉立即通紅，似羞不可當，楚賢立即接口道：「剛才咱們也是上嶺去瞻仰那位巾幗英雌紀念祠，可是杳無一人，所有祠門都已下了鎖，傳說她的墳墓也在附近，咱們由嶺上找尋到這裡，也未見有墓地跡象，賢姪女上嶺也是白走一場，還是事後咱們仔細來憑弔吧！」

這樣才算是替程美嬋解了圍，五人便連袂下山，在程天奇父女寄居的村民家中，花了一點銀子，飽餐了一頓，直到戌正，始趕向青獅莊去。

＊　＊　＊

青獅莊位於青獅嶺下南面山麓，為武湖、白水湖、沒渡湖三湖盟主「飛天神龍」袁雷、「金毛駝獅」袁威的莊院，佔地百畝，氣勢雄偉，為鄂北有數大莊院之一。

五人一到莊院附近一座山崖上，向下窺探，只見由莊門直至內院止，四進深的每進大廳屋角都高挑起一連串的七星燈，偏廂或側翼的花廳屋頂也都有一盞氣死風燈，遠望去點點閃爍，全莊都在燈光照耀之下。

程天奇因昨晚已先進莊探索，對於莊中的情形瞭然於胸，便對楚賢、盧師佐指點三處埋伏飛蝗弩箭之處，他指出進內院前一個花圃池畔假山石中，伏有一夥人，侵入內院圍牆上，便受弩前後襲，此外，便是大廳對面屋脊和左側出莊偏門兩側樹林中，都有莊中箭手把守，大家一商量，進內院圍牆一帶假山石中箭手不去管他，那是為保內院中婦孺而設，不會有人侵入院去。決定由程天奇父女對付大廳對面屋脊箭手，由盧氏兄弟和楚賢掩入偏門兩側樹林中去制服那邊的箭手，事完後，就在第二進大廳屋脊右角會合。

五人分二撥掩進莊中，剛一進莊，第三進大廳上高挑的七星燈突然晃動，直掛的一串燈都向左側傾斜，明眼人一看這燈號指示，便是左側有了異動，負責清除左側偏門兩旁樹林中箭手的是楚賢和盧氏兄弟，他們都吃了一驚，怎麼莊中防衛如此嚴密，他們才一入莊，撲向左側，便已被人發覺？楚賢一看情形不對，便對盧氏兄弟道：「咱們身形既然已經暴露，還是不必掩藏，就在屋面趕去吧！」二人都道聲好，竄上屋面，展開身形，直往左側趕去。

他們越過二三重屋面，忽然前後左右有十幾條人影顯現，楚賢肩上撤下了厚背紫金刀，準備這十幾人兜截過來，憑手中刀硬闖過去。

這十幾條人影一顯身之後，並不兜截過去，全往左側趕去，盧相如已是悄聲道：「楚兄，這一夥人還當咱們是同夥，黑夜裡彼此難以辨認，倒可乘機……」話未說完，前面已隱隱傳來兵刃撞擊之聲，盧相如話頭便被打斷了，三人不約而同加緊脚步飛縱過去，連越四五重屋脊，已越過第三進大廳，到了偏院內，這是左側一個偏院落，院落花廳前空庭上，已有人動上了手，地上躺有二人，另有八九人圍攻中間四人，花廳前一排站立了六七人，都是全副勁裝，手中各持了兵刃監視着。

這時四面八方有三四十條人影現身，先後趕了來的都站在這屋面上觀看下面的惡鬥。

被困四人，二個持厚背大刀、一持三節棍、一持軟鞭，圍攻他們八九個人，各樣兵刃都有，雙方功力都頗高强，却是一味啞鬥，偶有觸及，發出鏗鏘的一响，因為偏院角上只有一盞氣死風燈，燈光不强，惡鬥雙方又極快速，故看不清楚雙方是何方人物。

楚賢從作戰中一柄厚背刀刀法上，已看出這人是誰來了，忙在盧師佐耳畔道：「糟糕，這老東西翁超只帶了三人輕身犯險進入莊來，如今身入重圍，如何是好？」

盧師佐也急道：「偏是他早來一步，若是程大俠父女和咱們會合在一起，便可猝然出手，先用暗器打散他們在屋面圍困監視的三人，現在只有這樣了，咱久聞這老東西一手『蟠龍刀法』冠絕天下，如今還未施出絕技，必要時，老弟下去助陣，咱在屋面與相如監視，若有人下屋，在他們身形凌空時，乘亂用暗器招呼他。」

楚賢剛一點頭，突聽下面有人沉聲喝道：「掌燈！甚麼人敢夜闖青獅莊？」

十幾盞氣死風燈立由花廳和左右兩廂伸了出來，照耀得庭前如同白晝，立在花廳前六七人之中的當中一人，身材魁梧、滿頭黃髮、背部有點微駝，就如此也高出並立三人半個頭，如不是背部微駝，足可以高出別人一個頭位，他那濃眉下的一雙三角怪眼，看清了被困四人，突然哈哈大笑起來，然後怒喝道：「原來是你這個老賊，提早前來送死了，各位請暫停手，老夫尚有話對這老賊說。」

圍攻這四人的八九個人，聞聲撤退數步，仍然團團圍着那四個人，楚賢一看，四人手中持金刀的瘦長老者滿頭白髮，正是以刀法聞名中原的「蟠龍刀」翁超，另一三十不到的持刀大漢是老東西翁超的兒子「火霸王」翁炎，持軟鞭的中年漢子，楚賢認得是鄱陽湖中十一寨副寨主「神鞭將」藍英，尚有一持三節棍的中年人，却不知是誰。圍困他們的九人中，楚賢一個也都不認識，只是其中有二人，一持百齒鋸刀，一持三尖兩刃刀，似是傳說中的龍坪雙鬼岑延旗和蔡貴。

這駝背黃髮身材魁梧的正是青獅莊二莊主「金毛駝獅」袁威，他對屋面掃視了一眼，然後面現冷笑，對滿頭

白髮如亂草一般的翁超冷冷道：「老賊，本莊主當你前來應約，定必大大方方的由正門進來挑戰，不想你却暗中鑽了進來，這也好，可教本莊主也不必按江湖規矩接待了，老賊，你看看，這屋面上和地面上，鄂湘二十九湖中朋友都已到來，來這青獅莊中作客，你平素狂傲暴戾，從不把鄂湘所有各湖中朋友放在眼內，現時已犯了衆怒，家兄有眼無珠，會和你這種卑鄙無耻老賊結交，你成名數十年，摯交偶有爭執，你居然會暴起暗算，你這老賊還有甚麼人性？知道甚麼是道義？今晚你縱脅插雙翅，也難逃出這青獅莊去，老賊，你有甚麼遺言，趁早留下！」

翁超聽了縱聲大笑，道：「憑你煽動這點鷄零狗碎，也想和老夫作對？你這黃毛老狗眞在作夢，老夫這柄蟠龍金刀之下，不知染遍了多少小醜的狗血，汪洋大海，老夫也出入自如，豈把你這如臭溝水般的青獅莊放在心上！當年老夫有眼無珠結識你這條癩皮蛇，藉老夫兒女親家之名，在外橫行不法，此次老夫把他一掌擊斃，一方面是因他出爾反爾，把女兒當作進身之階，想另結親家而賴婚；二是因他藉着老夫威名，在修水和碧溪鎭上招徠人手，屠殺了武寧丁大勇全家，老夫聞訊趕了去，眼見屬實，怒火頭上，才發掌把他擊斃，他自知理虧，還以為老夫不會下這辣手，同時自知功力也接不下老夫一掌，故沒敢還手，不知老夫平生最恨的，便是這種借刀殺人之輩，江湖自有恩怨，他向丁大勇尋仇，不關老夫的事，却以老夫名義，招徠修水和碧溪二地水面上的朋友下手，怎會不教老夫對他絕情？你這老狗顚倒是非，還以為老夫因賴婚而懷恨，老實說，老夫虎子也不願配你家這等鳩雉！」

袁威聽了，冷笑一聲道：「老賊，你用不到詭言巧辯，家兄就因你這老賊暴戾，聲名狼籍，才不想將女兒許配你這犬子，眼前你這犬子在旁，老賊你看看，是否配得上咱家『雲中鳳』？」說完，一指他右側的一個少女，那少女一身天藍緞的勁裝，背插雙劍，出落得果眞艷麗，與老東西翁超之子翁炎那種魁梧粗魯，眞有點不配。

翁超看了，又是縱聲大笑起來，那種狂傲之態眞是少見，他大聲道：「幸虧這癩皮蛇賴了婚，像這種妖冶狐媚的樣子，老夫才不要這種媳婦，還是留在你袁家，較申家有更好的人家，再行轉配出去吧！」

這老東西出言尖酸刻薄，直教這「雲中鳳」袁銀劍按捺不住，一聲嬌叱，雙劍撤出，如二道銀虹，縱身直射過去，「龍坪雙鬼」岑延旗也大喝一聲，道：「袁莊主還和這老賊嘮叨甚麼！」百齒鋸刀一起，又復圍攻上去。

那邊袁銀劍雙劍飛射過去，早已被「神鞭將」藍英飛身阻擋，接了過去，因為袁銀劍一出手，袁威也已撤出了虎頭雙鈎，上前迴護，與[illegible]立的另外四個人也紛紛撤出兵刃，[illegible]入戰圈，共有十四人圍戰這四個人。

週圍不滿七八丈的庭前，立[illegible]起了勁急風聲，尤以袁威雙鈎和袁銀劍的雙劍，猶如翻滾起兩道銀光，聲勢猛厲，反觀被圍四人，翁超刀勢不快，剪劈挑壓，每次出手，必把欺上來的對手逼開；翁炎和藍英均緊守一方，阻擋對手的攻勢，打得較為緊湊，倒是那個留有鼠鬚的中年人手中的三節棍，招式精奧之中，藏有無限威力，不但把逼上身來的人打得連連後退，連「金毛駝獅」袁威的雙鈎和他硬對了二招，也被他震退身形，教人刮目相看。

混戰了一刻鐘工夫，形勢越打越緊，突然花廳之中，突地縱出三人，身形神速，不知是那一方來了援手？

這三人都是手持雙拐，其中一人立即沉聲道：「翁老頭，當年你曾以鄱陽湖和咱三兄弟的洞庭湖相搏，誰勝了誰就統率兩湖，今晚你還敢不敢下這賭注？」

翁超一看這三人，正是當今水路上第一流人物的「洞庭三煞」桑三寶、顧猛和章大雄，是衡山八仙山「瘤仙拐」阮柏的傳人，三人手中六柄孫臏拐，威鎭湘北數十年，自己當年仗着結義四兄弟之威，確有與他們以兩湖相搏的豪語，不想他們却在今晚提了出來，這三煞功力高强，單打獨鬥，憑自己手中金刀，足可以勝任何一人，若是以一敵三，却是難以抵擋，乃笑道：「天下只有狗仗人勢，為甚麼你們三個却人仗狗勢起來，你要打賭，這裡事了，任你們劃下道來，老夫定必奉陪。」

袁威喝道：「這裡事完了，你這老賊也完了，還奉陪別人甚麼？三位不必和這老賊囉嗦，打發了他，鄱陽湖便垂手可得，由三位指定由誰接管便了。」

「洞庭三煞」桑三寶道：「此話有理，師弟，咱們上！」身形一動，六柄孫臏拐已佈起一道光牆，早把這「蟠龍金刀」翁超包在光影中。

這孫臏拐招式獨特，不但拐身粗大，拐尖二寸以下有一凸出倒鈎角，猶如鈎鐮槍般，能鎖任何兵刃，手法刀棍槍劍都可以用上，隨心意的變化，普天下使用這種兵刃的，只有「瘤仙拐」阮柏一門，這「洞庭三煞」既是他的傳人，當然是已得其眞傳，一出手果然不同凡响，以翁超刀法之奇，却也被他們困於拐影之中。

「洞庭三煞」拐法配合得異常玄妙，上中下三路同為進攻，前後左右都互相阻攔，翁超刀勢已不如剛才那樣飄忽，施出了蟠龍刀法中之精奧，快如閃電，由屋上望去，只見六條黑色怪蟒把一條金色蟠龍圍困在內，左衝

右突，上下翻飛，雙方手法之快、形勢之險，看得使人怵目驚心。

另一旁，混戰形勢也分了開來，袁威、袁銀劍、龍坪雙鬼和一使鬼頭刀的，五人聯手合攻那持三節棍的，這五人出手都勁急凌厲，聲勢猶如狂風暴雨，可是持三節棍的却應付自如，不如翁超那樣凶險，立在屋面觀戰的「鄂北二狂」盧氏兄弟和楚賢這時才看清楚這持三節棍的人身法之妙，無與倫比，眼看不能閃讓的毒招，他只須把身形連晃，便已脫出攻勢，三節棍反倒回手反攻，仗着身法，獨鬥五個高手，一點沒有慌亂，神態從容，倒是藍英和翁炎與另外九人分作兩組惡戰，顯得十分驚險。

轉眼之間，「洞庭三煞」和翁超硬拚了十幾招，刀拐鏗鏘之聲不絕，這都是翁超不及脫出四面八方攻來的拐影，只得犯險用硬碰硬的手法相擋，三煞功力都與翁超相差不遠，以三人之力圍攻，又是六柄孫臏拐，翁超只憑手中一柄金刀，任如何精奧的刀法，也不能及時全部封擋，盧氏兄弟和楚賢都看出情形不妙，楚賢忙道：「盧大哥，你和老弟替咱押陣，咱先下去，請二位留意藍英與翁炎，必要時請相助一臂之力，招呼別走偏門那邊，以免被箭陣所傷。」說完，把右腰鏢囊解下，往盧師佐手中一塞，雙脚一彈，人便凌空直竄起來，身形竄起一丈多高，頭上脚下的直向翁超和「洞庭三煞」惡戰處撲去。

立在屋頂四週觀戰的三四十人都不知竄起下撲的人影是誰，意料之中，必是同夥，看他撲向這四人惡戰之處，都替他擔心，看他如何能竄進這刀光拐影之中，怕身未落地，已為急如驟雨般的兵刃所傷，誰都沒料到對方來了援手，不禁睜大眼睛靜觀其變。

楚賢雄偉的身形撲到附近，猛然大喝一聲，雙掌一招「陰陽初分」，疾劈而出，這兩掌他使出了八成功力，覷準桑三寶和顧猛二人猝不及防，蓬蓬兩聲，身形都被掌風掃退了五六步，楚賢借這雙掌劈出之力，穩定身形，輕飄飄落到地上，手在肩頭一搭，一道紫虹已在燈光中閃起，突然一招「驚濤裂岸」，劈向章大雄右肩，這時章大雄和翁超也被掌風餘勢所掃，身形都在晃動，這一刀迅疾無比，章大雄反手一拐護肩，鏗的一聲，楚賢這一刀正劈在拐上倒鈎角上，章大雄百忙中護肩，拐上未蓄全力，這一刀又沉又猛，把章大雄左手孫臏拐劈飛之外，還連帶把身形衝出四五步。

這雙掌一刀勇猛絕倫，把處在下風的翁超立即解救開來，翁超正在危急之間，一見有人飛縱撲來，還當是有人參戰，心神立即一驚，心想今晚大意，要在臭水溝翻舟了，眼看來人已運掌分劈三煞，知是來了援手，還未看清來人是誰，一溜紫虹已在這人肩頭撤下，使的也是刀，立即省悟，脫口問道：「是楚二弟嗎？」

楚賢高聲道：「是小弟來助老哥，對付這三個不要臉的老賊！」說完，橫刀立在翁超身旁。

「洞庭三煞」因有先入之見，認定站在屋面的人都是二十七湖中的朋友，凌空下撲，總當是自己人，但翁超已被困在他三人拐影之中，正心恨這人來撿便宜，却做夢也沒想到是翁超的援手，身形被掌風震開之後，也心驚來人掌力之强，待來人與翁超站在一起，仔細一看，暗暗吃了一驚，識得來人正是威鎭關外的「岱海雙雄」之一「紫電刀」楚賢，與這翁超同被江湖稱為「天下雙絕刀」，功力既不在翁老頭之下，更兼一手霸絕天下的「迴風奪命虹」暗器，在遇强敵時，隨刀勢源源不絕的飛出，這種暗器扁薄而又多銳利鋒角，形如蛇蟲，因打造奇特，隨風迴飛，一飛入對方掌風或兵刃揮舞起勁風之內，便會如影隨形，緊附不去，再强掌力把它劈出三四丈，仍能隨掌風收斂勁力迴飛過來，又不能用手去接，唯一辦法便是用上乘「亂點鴛鴦」手法，逐一把它擊毀，但一方面顧忌他這一種附身之蛆般的暗器，其必忽略他雄勁的刀勢，在老一輩人物當中，以楚賢年紀最輕，可是無一不為他這一手霸絕的暗器頭痛，兼之他為人又大義凜然，看不過眼的事，便會伸張正義，自己三人成名多年，圍戰翁老頭一人已是不當，何況他與翁老頭又屬摯交，料知這一場惡戰是難免的了，桑三寶正想開口說話，楚賢已一聲喝打，紫電刀已直取桑三寶，翁超的蟠龍刀也攻向顧猛，這都是瞬息間之事，章大雄未及撿回被楚賢劈飛了的孫臏拐，便以單拐應戰。

楚賢刀勢與翁超不同，一個凌厲，一個精奧，各有長處，這一配合而成，翁超手中的蟠龍刀與剛才大大不同，只見金紫二道光芒反把三煞的五柄孫臏拐裹困在內，完全採取了主動之勢。

這時，屋面起了騷動，突有一條人影在嬌叱聲中，縱落翁炎惡鬥之處，一個女子聲音道：「炎哥莫慌，妹子來助你，爹也來了。」說完，手中長劍立即飛洒出一大片寒星，把圍攻翁炎五人中的三人逼得連連後退。

屋面上騷動之中，有二人也縱身下屋，身剛縱起，突然寒星連閃，二人都慘號了一聲，凌空中了暗器，跌了下去，一個還在混戰圈中挨了一刀，翻身倒地，動也不動，屋面上紛紛吆喝，有人沉聲喝道：「誰敢再下去，就先吃老夫一記飛蝗石，全都給咱站着！」話聲雖然不高，但震得各人耳膜發疼，來人內功之强，在這「傳聲貫雷」功力上就可以見到，各人循聲望去，只見東南角屋脊上站着一瘦長老者，雙拳緊握，神威凜凜，雙眼正掃視各人，有人失聲驚叫道：「『百步神射』

程大俠！」

西南角上也有人發話道：「兄弟也在此替程大俠押陣！」這人語聲尖銳，聽了令人心神顫動，幾個功力高的，知道這人也露了一下內功，都是上乘氣功，名爲「密音震心」，都不禁又往這人望去，原來是個老年文士，寬袍大袖，頷下一部長髯飄到胸下，神情瀟洒，鄂中近處水路朋友都識得這人，俱都驚退一步，近處更有人作揖見禮道：「盧相公，你老也駕臨了！」

「美髯公」盧師佐微一點頭道：「老朽與各位來意不同，各位看得起老朽，就在屋面上看這場好戲，有誰要出手，莫怪老朽反臉無情！」說完，他把左手所提的鏢袋高舉，又道：「這是關外『岱海雙雄』中『紫電刀』楚大俠名震江湖的『迴風奪命虻』，老朽手法雖不如那位程大俠高超，但自忖還沒有人能夠閃避得了！」

這一來，立即把屋面所有三四十位水路中頑兇鎮住，同時，在各人身後不遠處的簷角上，响起了一縷高亢笛聲，越吹越尖銳，功力稍弱的，聽得心神皆顫，有人對盧師佐看了一眼，道：「三相公『鐵笛書生』也來了。」

盧師佐仍點頭道：「他來尋找幾個平素找不到的好朋友，沒有他要找的人落在他眼中，決不會先亮笛警告，不知那二位朋友中了彩？」

只說得幾個在屋面上平素不自檢點的、蠻橫無理的傢伙暗暗心驚，知道這「鐵笛書生」心狠手辣，若被他找上頭來，輕則廢去武功，重必屍橫就地，都有避之則吉的心理，準備滑脚而溜。

「鄂北二狂」很少在同一場所露面，事情不嚴重，決不會連袂而來，何況還有雁蕩大俠「百步神射」程天奇、關外岱海雙雄「紫電刀」楚賢，都是使暗器的名家，就憑這二人冠絕天下的暗器，就能把所有人制服，幾個老奸巨猾的知道翁超有這二位大俠和兩個魔頭助陣，青獅莊必被踩平無疑，已見機的向盧師佐一拱手道：「在下不知大相公和三相公與這位『蟠龍金刀』翁超有份淵源，才來青獅莊助陣，現在既見二位相公露面助這翁超，在下只得迴避了！」話畢，又一拱手，向後退去，縱向對面屋脊，轉身往南面走去。

幾個人首先溜脚走了，其餘的也紛紛乘勢而溜，一陣騷動之後，溜得一個不剩，屋面上東南和西南角上站了程天奇和盧師佐二人，相顧一笑，程天奇往下叫道：「楚老弟，屋面上的都被『美髯相公』盧兄和『鐵笛書生』趕走了，老朽和盧兄在上面爲你們押陣，你幫老東西收拾地面的吧！」

剛才屋面上的對答和動靜，下面惡戰之人都聽得分明，「金毛駝獅」袁威、龍坪雙鬼聽到上面來助翁超的是「鄂北二狂」二個魔頭和雁蕩大俠「百步神射」，再一聽笛聲，都心中一驚，招

式慢了一慢，持三節棍的鼠鬚中年人不但身法玄妙，應戰經驗也老到，一見他們招式上略一遲緩，三節棍一招「中分鴻蒙」左打袁威，右打岑延旗，兩人都吃了一棍，袁威閃身避讓，慢了一步，背脊被掃中了一棍，岑延旗一條左臂着了一記重的，看來臂骨被打斷了，慌忙撤身退下，袁威負傷力戰，只剩四個惡鬥一個了。

另一組，縱下助陣那個女的，正是雁蕩大俠程天奇的愛女程美嬋，她劍招辛辣，一上手，幾招已把一個持單刀的一劍挑中小腹，對方捧腹急退，左手扣住二枚飛蝗石，又傷了一人，然後一翻身助「神鞭將」藍英，向圍攻藍英的四人出手。

「洞庭三煞」這時已被二道金紫光芒圈住，已落下風，翁超一聽程天奇在屋面發話，便道：「是四弟嗎？愚兄找得你好苦！」

程天奇笑道：「早已叫你這位老大哥優遊泉林，享享清福，你偏戀戀不捨這個鄱陽湖，何苦受這等閒氣，還教楚老弟千里迢迢的從關外趕來……」話未說完，二團白影由盧師佐脚下竄過，飛縱下庭，程天奇剛欲舉手，盧師佐已急忙招呼道：「程大俠，是自己人！」程天奇才把準備追打的飛蝗石扣住。

這二團白影迅已落在花廳的走廊上，衆人百忙中一看，却是一個十歲左右的垂髫童子，一身白色衣褲，另一個却是一頭通身白色的狸貓，睜大了圓眼，發出綠色的光芒，在看場中人惡鬥，垂髫童子手中却持着一個流星錘，一對小眼也骨碌碌的亂轉，在刀光劍影中尋覓，突然看到了楚賢，歡呼道：「楚叔叔，我來幫你！」說完，身形直竄了過去，身形未到，呼的一聲，流星錘已脫手飛出，直取三煞中的章大雄，章大雄一閃身避過，第二錘已跟隨而到，章大雄隨手一拐，還未擊中流星錘，第三道白影却貼地飛竄過來，章大雄大感詫異，這流星錘是軟兵刃中最正宗的兵刃，有人擅改，只不過是在軟索上長短和左右兩頭的錘頭大小而已，從未有三個頭的，慌忙把孫臏拐一撤，左脚往外一旋，剛想避過這三錘，不想貼地飛過來的白影却是活的一般，一斜竄，撲向章大雄右脚，章大雄猛旋身形，全仗這右脚支撐，一見白影撲到，便一蹬身形縱了起來，可是慢了一步，只聽嘩的一聲，章大雄右脚一條褲管已被撕裂，且奇痛入骨，一看，原來正是與這童子同來的那隻白色狸貓，心中大怒，正想一拐把牠擊斃，不想這白色狸貓的動作奇快、奇詭，往旁一竄，看似逃開，却只一竄，又猛然轉身，雙爪箕張，疾撲過來，章大雄看牠撲來聲勢猛惡，倒是一怔，慌忙一拐擊去，不料手才一舉，肩頭已蓬的一聲中了一記流星錘，幸虧有一身硬功，這流星錘勁力不高，就這樣，身形也往左衝去，適楚賢身形欺近，反手一刀背，劈在他左肩上，這一下可是重的，直把章大雄身形劈撞出去，肩骨也已碎裂了，若是刀鋒，怕不連臂也要被卸下，章大雄跌出之後，不能再戰了。

只聽楚賢道：「敏兒，你去幫那穿黃色衣衫的姑娘去！」

垂髫童子一聽，身形滑溜如蛇，由廊下一個轉折，已到了程美嬋和藍英二人惡鬥之處，他手中的流星錘雖然只有拳頭那麼大，可是索身奇長，站立遠處，專向圍攻程美嬋和藍英的四人偷襲，這四人已不是程美嬋和藍英的對手，早被二人逼得手忙脚亂，再來這樣一個流星錘，冷不防的飛到，所攻又是腰脅等要害，更形慌亂，加上脚下嚶嚶連聲，一隻較貓爲大的白色東西隨流星錘所點之人撲去，只二三下，流星錘却沒點中人，倒有二個爲這白色貓似的東西抓中腿脛，奇痛無比，虛晃一招，立即撤走。

程美嬋長劍一挑，把對手一個老者胸前紮了一劍，立即回身助翁炎，與翁炎過手的三個人，正是袁家的龍、虎、豹、鳳中的袁黑虎、袁錦豹二個，尚有一持劍少年，這三人中，以持劍少年的功夫最高，程美嬋便把那少年接了下來，這少年在混戰中不見如何出色，這一與程美嬋單打獨鬥，立見功候，劍上威力大增，與程美嬋打得極爲兇險。雙方都是施劍能手，刷刷連聲，立見劍影縱橫。

那垂髫童子敏兒因聽過楚賢說及幫這程美嬋，便死心眼的跟着她，一見她和少年過手，流星錘便也覷空在旁偷襲，他的手法極快，一吐即吞，閃晃不定，他的流星錘一出手，那隻白色狸貓便也跟隨這少年脚邊縱撲不去，倒教這少年落得手忙脚亂，身形亂縱亂竄，劍法也大亂，程美嬋看了，直覺好笑，在旁與持三節棍惡戰的袁銀劍見狀，立即竄了過去助這少年，她雙劍威力極強，且劍招毒辣，劍劍欲與程美嬋的長劍硬拚，程美嬋知道她手中雙劍式，一劍硬接，另一劍便乘隙而進，因此避重就輕，展開身形與之遊鬥，倒是這少年的長劍一穩定之後，勁力絕強，若是憑功力而戰，程美嬋的長劍頗難封擋這二人三劍的聯攻，可是這二人身後不時飛來流星錘，脚下却有隻白色狸貓在縱撲，大爲分心，尤以這隻狸貓靈活無比，竄東撲西，纏在二人脚下不去，二人手中劍絲毫不懈的攻守，脚下也東踹西踢，連環不斷，厥狀殊怪，程美嬋看了，也不禁笑出聲來，這少年和袁銀劍却恨得牙癢癢的。

這時，情形大變，「洞庭三煞」桑三寶和顧猛被楚賢和翁超那兩柄「天下雙絕刀」所困，只有拚命舞起二對孫臏拐封攔腰身，圍戰持三節棍中年人的，自袁銀劍竄出之後，只剩下三人，袁威已受傷，雙鈎招式已滯呆，龍坪

雙鬼中蔡貴和一持鬼頭刀的却是越戰越勇，但這持三節棍中年人身法詭異，任隨三人施出如何毒招怪式，都能一一閃避開來，五個戰他一個，他尚且應付裕餘，剩下三個，更見他鎮定，如在和對手戲耍一般。

藍英自程美嬋出手相助，圍攻他的四個人，一個被程美嬋一劍挑中，其中二個被白色狸貓抓傷撤走，剩下一個沒對上二招，就被藍英一鞭連中腹胸，倒地亂滾，於是藍英便幫翁炎接下了袁錦豹，藍英和翁炎的功力是高出袁家二兄弟許多，逼得他二兄弟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正當這時候，偏左西北一帶有三條人影如飛的由屋面趕來，身法之快，猶如流星飛瀉，倒敎立在屋面的雁蕩大俠和「美髯相公」動容，均暗暗準備，這三人一到近前，身形頓即立停，對雁蕩大俠和「美髯相公」看了一眼，再往庭中看去。

程天奇和盧師佐一看三人，二老一少，少的立即向下面開口道：「二弟，爹和世伯都來了！」

下面和程美嬋交戰的那個少年立即接口道：「大哥，快下來幫手！」這個少年剛伸手拔劍，其中一個老者把手一攔，制止了他，另一老者對坐在簷角上吹笛的盧相如看了一眼，冷哼了一聲道：「還鬼吹甚麼？都給趕跑了，再要逞甚麼威風，你諒是叫甚麼『鐵笛書生』的了！」

盧相如聽了，停止吹奏，緩緩的站了起來，手中緊握鐵笛，對這老者走去，那邊盧師佐一看這等情形，也戒備着走過去，盧相如走到近前，突然縱聲大笑起來，那老者也哈哈的大笑，盧師佐一聽這笑聲，便猝然問道：「是老漁夫嗎？」

盧相如答道：「不是他還有誰？」

盧師佐招呼了「百步神射」程天奇和這老者介紹，才知是漢水隱俠「天河魚隱」羅獨，羅獨再介紹身畔老者，乃是武當門下七劍之一的隆中申端，正是袁老龍的親家，「雲中鳳」袁銀劍正許配他第二子申天佑。

羅獨笑道：「楚老二來找老朽之前，申老弟才走，將翁老頭和袁駝子結仇的經過、約於今晚決鬥之事告知，邀老朽暗中照顧袁駝子，老朽不得不在楚老二前詭言與翁老頭不和，答應暗中在必要時相助，後來知悉袁駝子聯合了二十七湖頑兇，人手不弱，翁老頭有楚老二和你們二個助陣，不會吃虧，故定心地拖了申老弟同來，必要時作個和事佬，中途遇到莊中退走的幾個小輩，才知爲程大俠和你二個趕走，才始着急，翁老頭和你二個，一個暴戾，二個手辣，不要對袁家下了毒手，申老弟的第二個小子也爲幫老婆而來了袁家，怕遭了波及，現在戲也唱得差不多了，還是敎他們收場吧！怨家是越結越深，三位以爲如何？」

盧氏兄弟看看程天奇，程天奇笑道：「還是請羅大俠和楚老二說如何？」

羅獨笑道：「程大俠說得不錯！」便在屋面高聲叫道：「楚老二，老朽幫你來遲一步，十分抱歉，剛才程大俠和盧家二個狂生已在屋面商量過一陣，認爲你可勸勸翁老頭，戲唱得差不多了，可以收場，袁家方面也有他們隆中申家到場，大家先停手如何？」

楚賢尚未開口，翁超已厲聲喝道：「尊駕是誰？」

羅獨哈哈笑道：「老朽乃天河老漁夫羅獨！」

翁超聽了，哦了一聲，然後對那持三節棍留有鼠鬚的中年人道：「凌兄停手如何？」說完，首先和楚賢二個一撤刀，退了下來，「洞庭三煞」中桑三寶和顧猛正被迫得透不過氣來，一見二人退下，便去察看倒在地上的章大雄的傷勢。

那留鼠鬚的中年人突然三節棍一分，蔡貴手中三尖兩刃刀和另一個的鬼頭刀便脫手飛了出去，那中年人才退下一步，指着先已後撤的袁威三人道：「便宜了你這三個東西！」語氣似十分託大。

那邊翁炎、藍英與程美嬋一看翁超這一邊已停手，俱都撤了下來，敏兒飛也似的縱到程美嬋身邊，那隻白色狸貓似爲袁銀劍踢中一脚，雙方雖已停手，牠還對袁銀劍張牙舞爪嚶嚶鳴叫不休，作勢欲撲，袁銀劍似也忌憚牠撲上，持劍防備。

程美嬋作戰時已看到牠的威力，縱撲的靈活令人防不勝防，敏兒一邊喝止牠作勢，一邊對程美嬋笑道：「姑姑，這是我們的靈狸，是叔叔在山中捉來的，牠的本事不小，跟叔叔學了三年多功夫呢！」

程美嬋問道：「你叔叔是誰？」

敏兒道：「我叔叔是『鐵笛書生』！」

程美嬋聽了，立即想起來了，心中不禁大喜。

這時，程天奇、盧氏兄弟、羅獨、申瑞和申天佐都已縱到地面上，羅獨當先對袁威道：「這事起因，你親家申老弟已對老朽說過，是老龍不是，但你報兄仇、子女報父仇，那也不能怪你們，不過不能掀起這樣軒然大風波，你們暫且退下，和你們親家商量去吧！」

他對申瑞示意，申瑞就拉了袁威進廳，命袁氏兄弟和袁銀劍都跟了進去。

袁威也知道這位「天河漁隱」羅獨是水路上有數前輩之一，不敢出言頂撞，脹紅了臉進廳，羅獨對龍坪雙鬼中的蔡貴、洞庭三煞桑三寶、顧猛冷笑道：「你們想趁火打劫不成？別人的恩怨糾纏，你們擠在裡面推波助瀾，有條命在，還不快滾！」

「洞庭三煞」在水路上輩份也高，但因羅獨與「瘤仙拐」論交，總低了一輩，只得由顧猛背起章大雄，縱身上屋而去，蔡貴大氣也不敢噓一口，扶起岑延旗，向角門走去，庭前只剩下翁超這一邊的人，尚有幾具屍骸，羅獨對翁超看看，不禁微微搖頭，那個中年人突然沉聲問道：「水路上這位老前輩，你打發完了沒有？」

羅獨聞言，對這人一看，只見這人把三節棍併合在一起，扛在肩上，見羅獨對他注視，把鼻子一皺，唇邊兩撇鼠鬚往上一翹，語氣態度都有嘲弄意味，羅獨臉色一沉，對他上下打量，這人又開口道：「怎麼？不認識？」

羅獨冷哼一聲，道：「恕老朽眼拙，不識你這位高人。」

那人打了一個哈哈道：「不是冤家不聚頭，原來你這老東西隱居在老河口。」

翁超一看情形不對，忙上前道：「凌兄，都是自己朋友！」

這人笑道：「本來是自己朋友，可是這老東西不識老朋友，翁兄，你別管，咱倒要教訓教訓他！」

羅獨聽了，臉色氣得發青，便對翁超道：「翁老頭，你閃開，老朽倒要看看這位高人如何教訓老朽？」

那人一指盧相如，對羅獨道：「你能嘲弄這位盧朋友，難道咱不能和你開玩笑？看你氣成這個樣子，老漁夫，你看咱究竟是誰？」說完，手在臉上一抹，連眉帶鬚的掀了下來，顯出本來臉目，是個慈眉善目的老者，雙眉業已灰白，羅獨一看，慌忙雙手作揖道：「古老哥，你眞把小弟逼急了！」

這老者呵呵大笑，對各人一拱手道：「對不起，各位，老朽猶有童心，與老友開上玩笑，這幾位大名，剛才業已知悉，還須羅老弟引見引見，交個朋友！」

羅獨笑對各人道：「這位便是當今武林之中唯一長輩，衡山天風堂『無影秀士』古桐，他老人家往往與別人師祖論交，又和別人徒孫交上朋友，把別人的輩份都弄顚倒了。」

衆人一聽羅獨道出了姓名，全都躬身施禮，古桐還禮道：「老朽就怕俗禮，今日相識，就算是朋友了。」

楚賢笑問翁超道：「你有這樣一位前輩助陣，還東拉西扯的要人幫忙作甚？」

翁超搖搖頭道：「愚兄事前怎麼知道？我們在湖中垂釣，相識也不久，還只知道左前輩是姓凌的，不是和羅老開玩笑，露出眞相，我眞還不知道呢！」

這時，程美嬋走了過來，對盧氏兄弟作揖相謝，然後對楚賢道：「楚叔叔，姪女已謝過了，這東西眞可愛。」說完，指着那頭靈狸。

楚賢大笑起來，道：「現在可眞眉開眼笑了，可是別太早歡喜，這小東西一時是否肯跟妳走，還是一個問題，非要花上一個時期，和牠厮混熟了不可呢！」

正當這時，隆中「乾坤一劍」申瑞走了出來，和羅獨商談，羅獨對衆人說，才知袁威與他有殺兄之仇，不願再出相見，但也知「飛天神龍」袁雷確有不是之處，這重怨仇，就算不了了之，對於其餘各位今晚手下留情，容日當再率姪兒姪女登門拜謝。

翁超聽了，也就一笑置之，一場掀起鄂湘兩地二十七湖的大風波，也就消弭於無形。

盧氏兄弟因所居長軒嶺最近，就邀各位前去小聚一陣，以便杯酒論交。

茲後因訓養靈狸關係，程天奇父女在長軒嶺住過一段時期。「鐵笛書生」盧相如與程美嬋耳鬢厮磨，終成神仙眷屬，這是後話，略下不提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龍華鎮淞風樓頭上，正醞釀着一場勾心鬥角的生死鬥，冲虛道長塵緣未斷，他往日是小刀會的義士，蟄伏了二十年，今番前來就是密謀取回那筆十萬両黃金運往南洋買槍炮，接頭時適值扁擔幫林小福與短斧黨馬三寶反目打將起來，這一動武剛好及時揭穿冲虛的接頭人竟是個頂包，稍後冲虛到龍華寺找圓心大師商議提取黃金事，圓心也正好把徒兒徐嘯天的身世給他一一說出……



三期完武俠故事／雲飛雁・文　可飛・圖

塔底乾坤

小王爺呼風喚雨　衆英雄棋高一着

「小福兄弟不必驚慌，我也是小刀會後代，家父正是劉麗川大元帥麾下第一人陳阿林。」查達爾不慌不忙，半眞半假，將編好的一番鬼話一一說出，說得小福由疑變信，由信而服。

「漢龍大哥，萬萬想不到，一只孤雁又找到了雁羣，這回小福跟定你了！來，小福敬你一碗！」

兩人幾大碗下肚，越說越投機，正在興頭上，查達爾突然放下碗嘆了口氣，小福奇怪，問道：「大哥怎麼了？」

查達爾回答：「買槍炮這筆巨金是林伯父留下的，二十年來不知多少貪心之輩妄想吞進肚裡，這次愚兄爲了復興會來取黃金，不想會裡出了叛徒，一路跟踪，淞風樓上險些壞了大事。」

「大哥說的莫不是昨天與大哥動人的那人？」

「正是他。眼下他可能伏在冲虛道長的白雲觀附近，愚兄不便進去。」

「大哥放心，待小弟去收拾他。」小福胸部一拍，大聲說。

「好！有賢弟相助，愚兄無後顧之憂了！你與他動手不可容情，此人武功甚是了得，愚兄也吃過他的虧。」

查達爾見時間不早，猜想白雲觀那裡亦已一切都佈置好了，便和小福離開了家。

一個時辰之後，嘯天來到了小福家，他從隔壁老伯口裡聽到這個情況後，心如火燎，拔腿便追。

＊　＊　＊

淞滬道教名勝白雲觀在老西門外，與儒家文廟相對。觀南有一條清澈見底的陸家濱，濱上斜卧一橋，正對觀門。

十年前，白雲觀主洪眞人造訪過冲虛道長之師，冲虛道長與洪眞人結識，所以這次冲虛道長便住在洪眞人的觀中。

這天正是白雲觀授戒之日，滬淞一帶十幾所小道院的百餘名小道士都來應試。原來道教戒律森嚴，道士修眞之處分爲宮觀和小道院兩等。出家道士先要拜一個小道院院主爲師，結髮成髯，取得道名，在道院裡每日灑掃炊事，擔水負薪，倍嚐辛苦，如此一年，逢到宮觀授戒之期，才能前去應試，合格者方可得到道士資格。授戒成績又分成天地玄黃幾等，中天字號第一，便能留在觀內，學習一切規矩，日後便是觀主候補。其餘合格道士發給衣鉢戒牒，各回本觀，所以，對小道士來說今天非比尋常。

冲虛道長以賓客身份同幾位地位較尊的老道坐在殿側。傳戒儀式冗長繁雜，道長一心想着陳漢憶何時到來，因而心神不寧，不到半個時辰便悄悄離座回房。

此時英姑也坐立不安，自昨天淞風樓上見過「陳大哥」後，她的心中蕩起層層漣漪。英姑在天台山長到十八

歲，很少和青年男子交往，特別像「陳大哥」這樣英俊的青年更是少見，更何況「陳大哥」爲人又是如此英勇俠義，所以昨天英姑被師父硬生生拉走，心中着實有些不快。

道長一回房，英姑馬上迎了上去，扒着他的肩膀問道：「師父，何時去救陳大哥呀？」

道長知道英姑缺少磨練，一時若把眞情告訴她，反而壞事，所以淡淡笑道：「陳漢龍武藝高強，人又精明，不會出事的，不用我們去救，他會找上門來的。」

師徒倆正說着，三清殿忽然傳來一陣吵嚷聲，一個粗啞的聲音嚷道：「洪老道！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放跑了小刀會遺孽，陪上你十條老命也不够本。」

洪眞人回道：「白雲觀乃道教清門淨地，向來與竊匪盜賊無關係，班頭豈能如此信口雌黃？」

「啪！」洪眞人話音未落，傳來一聲清脆的耳光和衆道士的驚呼聲。那粗啞的聲音吼道：「先把這臭老道綁起來，讓老子好好搜查！」一時白雲觀內捕快的吆喝聲和道士的怒叱聲亂成一片。

冲虛道長對英姑道：「英兒，師父出去打發這幫妖賊，你拿着這半幅紅巾快去龍華寺找圓心大師。」

英姑急道：「師父你……」

「聽話！」冲虛道長雙眼一瞪，聲色俱厲地打斷英姑的話。他打開房門，昂首奔出門去。

奔至三清殿，道長一聲「住手！」直把衆捕快嚇了一跳。癩八子正要發作，冲虛道長道：「此事與洪眞人無關，快把他放了，我們到外面說話！」

這個主意正合癩八子心思。他連忙下令放人，道長向洪眞人等衆道士深深一揖，朗聲道：「洪眞人，各位道兄，冲虛告罪。」言畢，便和衆捕快步出觀門。

剛出觀門，便見斜橋上站着一個六十開外的胖大和尚，掃帚眉如同兩把刷子，塌鼻樑上一對圓鈴般的鼓眼透出兩道兇光。這和尚雙手交叉疊在胸前，一根粗大禪杖夾在臂彎裡，活像一尊金剛羅漢。他身後的五個徒弟，個個都像兇神惡煞一般。

癩八子朝大和尚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禮，隨後對冲虛道：「這位是鎭江金山寺的金光大師，武功江南第一。你過得這橋，便是生路，官府不找你痲煩，過不得嘛，哼哼！」說完退下。

「哈哈！我當是誰，原來是個不齒於武林的敗類！」冲虛道長知道金光惡僧武功深不可測，數十年來不知多少天國將士和小刀會英雄死在他的金剛掌和瘋魔杖下，自己雖然在天台山苦練多年，取勝也無把握。但他氣節極高，秉性剛强，身陷重圍卻愈發英氣逼人。

金光惡僧並不動怒，朝冲虛道長拱手道：「看道長仙風道骨，必是俊傑高士，技藝不凡，不知敢不敢與老僧打個賭？」他一生殺人無數，更不知被人駡過多少回，所以被駡之後他根本不露聲色。

道長毫不示弱，回答一個字：「講！」

「你若三百個回合衝上橋頂，老僧認輸讓道，伸頸任割，衝不上來，道長必須交出藏黃金的秘密地點，如何？」

「一言爲定！」冲虛道長說着，已飄至第一台階，金光大師的三名弟子法仁、法慈、法悲如三頭惡虎當即猛撲下來，擋住了去路。

這橋共有三階十八級，寬約二丈。法仁、法慈、法悲居高臨下，三根禪杖當頭壓來，冲虛道長拂塵反捲，將第一根禪杖往上一頂，又把另外兩根撞過一邊，衝開一條小道，冲虛立即往前躍上一步，不想脚剛落地，背後便有三股勁風襲來，冲虛道長知有危險，當即足尖一點，騰空倒翻回去。就在此時，只聽一聲巨響，橋的一邊石欄被打場一段，河水濺起丈把高的浪花。

金光和尚及其弟子武功雖不及冲虛，但他們師徒四人使出的「三才陣」，威力也非同小可。

法仁等見冲虛道長退下，當即從三面强攻。

冲虛道長何等人物，怎能讓幾個小和尚絆住手腳？幾招一過他已看出「三才陣」的破綻，這破綻便是禪杖是長兵器，三人合使距離較遠，空隙很大，如果避過合擊，閃身直進，對手便無法可施了。

說時遲，那時快，冲虛道長見法慈禪仗打來，便使出「千鈞墜地功」，雙腿如鐵柱插地，上身又使出「和空功」，軟綿綿，空洞洞，打上去無處使勁。這是武當南派的兩個絕技，一軟一硬，合起來使用可謂精妙絕倫。就在道長施出軟硬功的瞬間，順着法慈禪杖滑近數尺，法仁、法悲大驚，雙杖齊出，直搗對手後心。

冲虛道長等兩人勁力使足，輕飄飄一閃，並將拂塵搭上兩柄禪杖上，使出四兩撥千斤的巧勁，只聽一聲巨響，法慈禪杖落地，虎口裂開，滿手是血。

只用了十三招，冲虛道長已上了第二台階。法忍見師弟失利，雙雙撲出。這兩名大弟子武功高於三個師弟，手中兵刃也甚特別，法宏的禪杖足有八十斤，而法忍的禪杖卻又細又長，這柄禪杖擋不得，一擋那頭上的月牙方鏟便會彎過來傷人。

道長見兩人身手不凡，忙使出「擺蓮轉身」招法化解了對手攻勢，隨後使出「進步搬攔捶」將兩柄禪杖壓住，再一招「野馬分鬃」將兩人蕩開，身子就便從中擠過。

三招「太極勢」使得天衣無縫，連

圍觀的人也「轟」地喝了一聲彩。就在此時，突然一股勁風襲來，道長不願回身糾纏，單足一點使個「白鶴昇空」招，躍起八尺，法宏、法忍的兩柄禪杖從靴底飛過，撞在青石板上，冲虛道長抽身又閃進了一階。

冲虛道長避了一招，法宏、法忍大怒，忙用禪杖擋住冲虛去路，其餘三人也拾起兵刃從後圍上。「快擺五行陣！」法宏一聲令下，五人在台階上按土、水、火、木、金方位站定，將冲虛死死困住。

這「五行陣」比「三才陣」更具威力，五人一手執杖，一掌護胸，遠可合擊，近可肉搏，並且各自方位正應了五行相克相生的道理，要各個擊破難上加難。

冲虛見此陣勢，並不慌張，他倒剪雙手，左足朝左前方邁出踏「巽」位，右足隨即跟出奔「坎」位，接着便按「坤、艮、震、離、兌、乾」八卦方位行走起來。開始倒還徐緩，不多時便越走越快，法宏等人只見身影閃過卻分不淸虛實。法宏連忙喝道：「不許驚慌，使瘋魔杖法護身！」五人心意相通，舞起手中禪杖，倏忽間一片白光耀眼。

冲虛道長毫不介意，只管自己奔走，轉眼避過了六七十招。法宏見冲虛那八卦步精妙無比，恐有疏忽，便冒險再緊收一圈。道長心中暗喜，因爲這八卦功奇正在此，敵手擺陣的圈子越小，八卦功反擊的力量倒愈强。

冲虛道長此時已疾走了二十餘圈，周身產生了一股巨大的反力，只聽他長叱一聲，不等衆人看淸他使甚麼招數，法仁、法慈、法悲已被掀到河裡，法宏、法忍亦已仰天倒地，臉白如紙。

冲虛道長以八十招破了「三才陣」和「五行陣」，打得金光惡僧五大弟子三死兩傷，一步一步登上第三段台階。金光惡僧此時已經怒不可遏，他右掌護胸，左手執杖，怒目瞪眼，使出一百零八路瘋魔杖法的起導式。

兩人相距五尺之時，同時出掌。金光和尚劈胸一招「風雷九洲」，隱隱夾着雷鳴之聲，冲虛道長長袖一揮，一招「蒼龍擺尾」，帶着一股勁風捲向對手脈門。

不想「風雷九洲」之招能劈空傷人，長袖還未捲到對方手腕，便軟綿綿垂了下來，冲虛道長當即退下兩級石級。金光和尚佔了便宜，盛氣凌人地道：「道長好俊的功夫，咱們比比掌法！」

「和尚願意，貧道奉陪！」

兩人再度交手比試起來。金光和尚的金剛掌功夫已經登峯造極，冲虛道長左掌五指已失，但有長袖彌補，掌法柔中運剛，兩人交手一時難見高低。

百招過後，冲虛道長心中焦慮，想到如此鬥法三百招也難分上下，於是他左手一帶，引金光和尚近身，右手拂塵抖得筆直，向對手前胸刺去。

金光和尚身軀肥胖，輕功卻十分出色，就在鐵拂塵離胸前半尺之際，縱身退開。冲虛道長得勢不讓，躍步向前，兩人又狠鬥起來。鬥到後來，金光和尚定住心神，運起羅漢功，使開瘋魔杖法，風聲呼呼，片刻便見一片白光。

冲虛道長暗暗叫苦，如此鬥法別說過橋，就連勝敗也難預料。這時，旁邊有捕快叫道：「已經二百七十八招了，冲虛道士徒有虛名，快輸囉！」

冲虛此時已經不容猶豫，怒叱一聲，便將拂塵捲住禪杖，將內力不斷壓向對手，金光連忙運功抵住。兩個高手全力拚鬥，周圍衆人眼花撩亂，直驚到目瞪口呆。

突然一聲巨吼，金光惡僧胖大的身軀從橋頭直撲下來，衝到岸上忽然又單腿跪倒，顯然，他受傷了。這邊冲虛道長一個踉蹌也險些跌倒，當即捂着胸口掙扎着上了橋頭。

原來他們兩個拚到緊要關頭，冲虛道長忽然收回內力，側身一閃，金光和尚收力不及，着了道兒。冲虛見此，立即將手中拂塵一揮，點中了和尚腰部兩穴。待到金光和尚側身一讓，冲虛道長已衝上橋頭。就在此時，他只覺心房一涼，一柄長劍當即穿胸而過！他「啊喲！」一聲回頭一看，見使用這殺手鐧暗算他的正是那個假陳漢龍！「好賊！」他一聲怒喝，一代英豪便圓睜雙目仰天倒下。

原來查達爾和林小福順着陸家濱奔向白雲觀，快到斜橋時，果然不出查達爾所料，見昨日與他打鬥的少年正在前面奔走，直往白雲觀方向而去。查達爾知道，若不制止這人，他的一切計謀便會落空，看來今日把林小福騙來對付此人，倒是眞正的一着妙棋呢！於是查達爾忙對林小福道：「快，這跟踪於我的壞人果然奔向白雲觀，賢弟快將他牽扯住，免得壞了我們的抗淸大事！」

林小福一聲「好！」字，便如離弦之箭，奔向那個少年，與他爭鬥起來。查達爾暗自高興，他急匆匆趕往白雲觀，聽說冲虛道長已經離開，便隨後趕來，當趕至斜橋，見金光和尚正與冲虛劇鬥得難解難分，他便使個暗招，放一長劍從背後刺死了冲虛道長。

查達爾偷襲得手，但冲虛道長倒下之前拚盡全身氣力將拂塵猛地擊向查達爾，查達爾躲避不及，右額上連皮帶肉擦去一塊，痛徹心肺。他顧不得疼，草草包紮一番，便轉身奔進觀內。

這時，英姑正咬緊牙關與癩八子和馬三寶等人惡鬥。原來師父出去以後，她從墻上摘下寶劍正要跟出，不想「噹郎！」一聲，馬三寶率領衆人破門而入。英姑雙眼圓瞪，將鳳儀劍舞起一團青光，當先兩人頓即齊聲慘叫，身首分離。英姑趁勢飛刺，又有兩人當場倒斃。等到衆打手醒過神來，英姑已在院子裡與馬三寶鬥做一團。

馬三寶力大斧沉，招數卻遠不及英姑精妙，因而五十招一過已是連走下風。彭銅頭等幾個徒弟連忙上來助戰，英姑全然不懼，使開七十二手連環奪命劍，頃刻又有二人送命，三人受傷，彭銅頭小臂上也劃開一道長長的口子。英姑乘勝追擊，長劍如環，將馬三寶當頭罩住，剛要下手，不意背後一股陰風捲來，回首一看，見癩八子和劉、胡、張、馮四大捕快已圍了上來。

這下情形突變。癩八子和馬三寶聯手，使英姑一人難顧左右，再加上劉、胡、張、馮也不是庸手，故英姑只得退到墻跟，仗着鳳儀劍鋒利無比，使開無極柔雲劍，對付着眼前的一伙歹徒。

轉眼過了一百餘招，英姑已是香汗淋漓。其實癩八子等人此時若要全力攻擊，英姑恐怕已經落敗，只是他們另有圖謀。

果然，一聲炸雷似的吼聲傳來：「英姑妹妹莫慌，漢龍來也！」只見查達爾旋風般衝到跟前，未等衆人淸醒過來，劉、胡、張、馮手中兵刃齊被削斷。四名捕快也暗叫倒霉，連忙退下。查達爾拉起英姑躍上院墻，當即飛奔而去。

待到後面追聲消失，兩人已跑進陸家濱邊的柳樹林裡。英姑想起自己一只手還被「陳大哥」握着，眼眉一低，粉面通紅，急忙抽回。

查達爾柔聲說道：「怪我來遲一步，叫妹妹受驚了！」

英姑到底是烈性女子，忙收住脈脈柔情，仰頭問道：「我師父怎樣了？」

查達爾長嘆一聲：「道長力敵羣惡，被官兵邀來的高手殺死，我救他老人家不及，也受了傷。」

一聽師父慘死，英姑急火攻心，大叫一聲，當即昏倒。查達爾連忙把她救醒，說道：「英姑妹妹，現在不是悲傷的時候，先找到這批黃金，隨後我等再設法爲師父報仇。」

英姑終究缺少經驗，此時更是六神無主，見「陳大哥」額頭流血，早就將他當作知己。當下她便把存黃金的地點和接頭方法告訴了查達爾。查達爾內心大喜，又安慰她一陣，便扶着英姑步出柳林。

剛出樹林，查達爾突然叫聲「不好！」頓即臉色蒼白，忙將左手反旋一把扣住英姑手腕脈門，右手却長劍出鞘，準備一場你死我活的厮殺。

＊　＊　＊

原來查達爾面前，立着眼射怒火的嘯天、小福和漢憶三位英雄。

林小福幾個時辰之前，受了查達爾的欺騙，竟協助查達爾惡鬥陳漢憶。當他們倆鬥得難解難分之時，河堤上忽然傳來一聲喊：「小福哥哥！他是自己人！」喊聲未落，嘯天已從半空跳到跟前，分開兩人，一五一十地將底細告訴林小福。

林小福一聽，「啊呀！」一聲跌坐在地，忙道：「漢憶兄弟！我受騙了！」

漢憶也深作一揖，道：「小福兄弟，我們兄弟三人得快走，冲虛道長危急了！」

小福連忙躍起，當下便由他帶路，兄弟三人於是直往白雲觀奔去。當他們繞過陸家濱，在離白雲觀不遠的柳樹林突然聽到了查達爾的聲音，於是便奔進了柳樹林。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小福一扁擔橫掃過去，查達爾忙用劍格住，獰笑一聲：「你們是想倚多勝少嗎？嘿嘿，誰敢上前一步，我先廢了這一小娘兒！爾等若退過一邊，放我過去，我便不殺她！」

嘯天三人齊向英姑望去，見她雙目無光，驚得如痴如呆。嘯天想起英姑同他一樣，從小失去雙親，在這世上孤苦伶仃，若這般死去，又如何是好？猶疑許久，三人不得不讓開道路，眼睜睜放查達爾過去。

查達爾揮舞長劍，拉起英姑便跑。英姑脈門被扣，半邊身子已不聽使喚，但她心上的創傷更甚於肉體上的痛苦。

＊　＊　＊

轉眼三天過去，道台府戒備森嚴，嘯天他們得不到一絲音訊，無法相救英姑，直急得似熱鍋上螞蟻一般。查達爾想勸英姑歸順，由她出面提取這批黃金，所以一時沒對龍華寺下手，只是派出一營淸兵將寺圍住。

第三天晚上，小福悄悄換上夜行衣，駕船離開了桃花島。他心中慚愧，想獨自去救英姑。到了道台府後，小福兀個虎撲已躍上了吳圖丹的客廳屋頂，只見客廳裡燈光輝煌，美酒佳餚擺滿了一桌。查達爾、吳圖丹等人，正在痛飲慶賀。邊上幾位歌女吹笙撫琴，輕唱助興。小福一瞥之下，暗吃一驚，咦！那天在龍華寺被他救出的霞姑娘，不也在其中麼？

他見癩八子、馬三寶等人都在這裡飲酒作樂，便乘機去打探關押英姑的地方。可是找遍道台府，殺了好幾個巡路的淸兵，還是沒有探聽出來。此時已過三更時分，查達爾等人也散宴回房。小福一怒之下，便撲向吳圖丹的臥房，決意抓他做個人質。

臥房外不見有人守衛，隱隱傳出吳圖丹的鼾聲。小福距門丈許，「呼！」地劈空掌打去，房門應聲而開。他右脚還未跨進，不想兩根禪杖劈頭蓋下。好小福，急學扁擔一招「鐵索橫江」將禪杖架住，並將還未踏實的右脚硬生生收回，使出「怒馬踢腿」絕技，將兩人踢翻。

這時，一股勁風又撲面而來，小福叫聲「不好！」一個「燕青十八滾」避過了凌厲的一劍。只聽那人冷冷笑道：「好大膽的林小福，找上門來送死！」

小福起身一看，此人正是查達爾，跟在他身後的是兩個手執禪杖的兇惡和尚。小福一聲獅子吼，震得瓦宇嘩啦啦響，扁擔使一招「青龍出水」，直搗對手面門，他的獅子吼功非同小可，法宏、法忍耳膜奇痛，身子一晃，兵刄險些脫手。查達爾內功深厚，但也不敢怠慢，忙橫劍禦敵。

這番爭鬥早驚動了道台府的衞士，不一會，四處喊聲震天，火把通明。小福見勢不妙，連使「開天闢地」、「仙人撞鐘」等絕招，逼得查達爾連連後退，小福乘機將扁擔一點，躍房而去。

衆衞士哪裡肯捨，緊追不放。小福輕功雖佳，但抵不住敵人後追前截，已被團團圍住。正在危急時刻，突然七八個手執火把的清兵連聲慘叫，跌下屋面。乘着大亂，小福倒地一滾，撞翻幾名清兵，跳樓而去。查達爾忙領幾個武士跟着躍下，可小福人極機靈，跳下之際單腿一勾屋檐，早將人貼在牆上，不想就在此時，小福背後傳來一聲輕喚：「恩公！」

小福大驚，可又不敢亂動。只聽那聲音又道：「我是霞姑，恩公快進屋來。」小福大喜，一躍進房，霞姑悄悄打開房門，領着他七拐八彎出了邊門。

小福謝道：「霞姑娘俠義，小福沒齒不忘！」霞姑娘連連搖手：「恩公如此說，折殺奴家了。」

「你怎麼進了道台府？老爹呢？」這一問，霞姑娘突流下一串熱淚：「恩公走後，馬三寶這惡賊並未放過我們，前天他領着打手將我和十餘名姐妹抓進府內，供這幫狗官荒淫取樂，家父一路追來，被馬三寶一腳穿心腿踢死在街頭，我忍氣吞聲，只想乘機手刄仇人！不知恩公有何吩咐，奴當義不容辭。」

小福牙齒咬得格格響，他問霞姑娘有沒有見到英姑，她道：「是不是一個十八九歲模樣的姑娘？今天中午狗官們一邊喝酒作樂一邊將她從牢裡提上來審問，她下半身濕淋淋的，怕是關在水牢裡。我見她性如火烈，挨了鞭打連眉頭也不皺，且罵聲不絕，好生欽佩。拖她下去後，我借扶吳圖丹出門解手的機會，悄悄張了幾眼，像是將她拖進吳圖丹的臥房。」

小福雙眼一亮，怪不得吳圖丹房內有人埋伏！他想起幫中有幾個老者說起，說陸家濱流進道台府的小溪中有條暗溝，直通水牢，便道：「多謝霞姑娘，事不宜遲，明晚我們一定來救人。」

霞姑娘點頭道：「我等你們。」

小福走到江邊，只見嘯天和漢憶站在船頭翹首待望。原來他們發現小福不見，連忙趕來，剛才在屋頂上發暗器解了他圍。小福知道自己莽撞，嘻嘻一笑，將府中所遇一一告訴了嘯天和漢憶。三人俱是高興，便搖櫓直奔蒲東，找扁擔幫陳松等另外幾個幫主商量去了。

第二天三更時分，小福、陳松和黃水龍三人身紮水靠，口銜尖刀，潛進道台府。他們在江中長大，諳熟水性，不一會便摸到暗溝。小福測好距離，戴上換氣筒，腰裡拴上細繩，屏着氣順暗流鑽了進去。

水牢裡，一盞油燈閃着昏黃的光。英姑雙手反銬在兩人多高的木柱上，涼水沒腰。四天四夜，英姑不知流下多少眼淚，每哭一次，每回想一番，她便堅強成熟一分。這幾天查達爾他們恩威並施，雖然天天鞭打，但每頓讓她吃得很好，所以英姑筋骨無傷。這晚，她正在做武當派的內息功抵擋寒氣，突然聽嘩啦啦一陣水響，底下鑽出一個人來。她定神一看，却是淞風樓上見過的林小福。

小福打了個手勢要英姑莫出聲，隨後便將陳松他們拉進水牢。小福給英姑服了一顆還陽丹，可是鋼銬堅固異常，久砍不斷。小福顧不得許多，揑住英姑脚腕往上一擧，丹田提氣上縱，將英姑托出木柱，於是四人順着台階走上吳圖丹的臥房。

沒走幾步，突然頭頂上地板掀開，露出了一個大洞，小福尖刀護頂，飛躍而出。上去一看，只見霞姑娘手執剪刀，渾身是血，吳圖丹倒斃在旁。原來這水牢正在吳圖丹床下，昨晚他們來過之後，查達爾加緊防範，親自在臥房外的院子裡埋伏。吳圖丹膽子雖小，却是色鬼，霞姑娘白天對他曲意奉承，晚上被他召進房內。霞姑娘心想她報仇的機會了！於是在吳圖丹淫意大發之際，她悄悄抽出枕下剪刀，猛地刺破了狗官的喉管。

這時，院子裡響起激烈的搏殺聲。嘯天、漢憶他們領着扁擔幫，青巾社數十名好手已經摸到門外，與清軍武士交上手。英姑上屋一看，不由大喜，自己的鳳儀劍正挂在牆頭，她連忙叫小福拿來削斷手銬，仗劍便要衝出。小福一把拉住問道：「英姑阿妹身子可行？」

英姑橫手一劍，將桌子上酒罎頸口削斷，抓起來咕嘟嘟連飲幾口。小福等人相視一笑，各從牆邊抓把鋼刀，四人齊聲喊殺破門而出。

院子裡，清兵仗着人多將嘯天他們團團圍住，小福等人從後殺出，眨眼間傷了十幾名武士，清兵陣脚大亂，紛紛避退。英姑首先衝出，癩八子胡亂一擋，軟鞭又被削去一大截，嚇得他倒地便滾，邊上兩名捕快便爲他當了替死鬼。霞姑娘銀牙咬碎，直撲馬三寶，可惜她不會武功，沒衝幾步便被亂刀砍中。小福連忙奔來救她，

只聽她說了兩個字：「報仇！」這個弱小而俠膽仗義的女子便倒在小福懷中。

嘯天內功精純，此時耳邊已經聽到二三里路外的大隊清兵的脚步聲，他一聲忽哨，忙令衆人乘勝撤退。

小福、英姑經此劫歷，沉穩許多，聞令便走。小福不捨霞姑娘，抱着她的屍體而奔，嘯天仗劍斷後，一氣奔出十多里。

衆人奔至江邊，上船逆流而去，黎明時分終於到了桃花島。

大家剛坐下喘息，老管家羅成慌忙來報：「妖兵上岸了！」一時擧座驚疑。

漢憶問：「來了多少人？」

「大約三百人。」

漢憶道：「不必掛慮，管叫它有來無回。」說完，便與嘯天、小福等商議如何行事。

清兵眞的上了岸。查達爾帶着三百清兵和捕快駕船跟踪，見嘯天他們在此躭擱，便一氣衝了上來。癩八子和馬三寶各領一百人尾隨，也從中路直撲島心。

沒走多遠，查達爾連叫「不好」。他祖輩代代行軍打仗，陣法自是家傳，可眼前這陣勢他却不識，轉了幾圈，還是回到原地，左右兩邊還不住傳來清兵的嚎叫聲。

查達爾下令停步，自己仔細探究起這地形來。想當年諸葛武侯傳下的八卦陣分成休、生、傷、杜、死、景、驚、開八門，若走進休、傷、死諸門，必死無疑。看來此陣與八卦陣極似，於是查達爾令十名兵士從驚門踏進，依方向轉開門，繞過休門，直奔生門。

十名兵士走沒多時，花石叢中突然扔出十幾個清軍頭顱，嚇得清兵膽顫心驚。

這陣乃是陳阿林花半生心血，將五行、八卦、陰陽太極諸陣揉合起來精研而成，八門中各有一個小陣，陣中又有陰陽五行相克，走錯一步便是死路，莫說十名兵士，一百人統統進去也是送死！

查達爾氣極，令兵士們將周圍草木砍淨，開出路來踏平這桃花島。不想還未動手，石山上「颯颯」飛來數十支箭，勁力、準頭煞是驚人，箭箭中的，其中一支還穿過一個兵士的身體，直飛到查達爾脚下。他連忙喚回兵士，在身後挺擧盾牌排起方陣。

查達爾知道今天闖進了險地，但他出身將門，膽氣甚爲豪壯，當即下馬仗劍，向射箭處走去。「颯颯颯！」五十步外又飛出連珠箭來，查達爾手腕一抖，方將連珠箭削斷在地。

就在此時，只聽前面一聲朗笑：「小王爺好身手，小刀會大將徐耀之後徐嘯天前來領教！」這聲音五十步外傳來，如同在耳邊響起，聲音不高，却句句震耳。直震得查達爾膽顫心驚，他知道遇上了高手，當下退後數步，睜眼待敵。

嘯天氣宇軒昂，大步流星獨身走來。查達爾見他長劍懸腰，便還劍入鞘，抱拳在手，等嘯天進招。

嘯天也不多說，上得前來兩手齊胸，出手之後一掌在前，一掌在後，「呼！」地拍向對手。

這是金剛掌法的起手式，查達爾從金光和尚那裡知道少林派金剛拳的厲害，不敢硬接，他側身一閃四指如鈎來拿嘯天手腕。

嘯天手腕一抬，握掌爲拳，一招「猛虎出山」便打向對手前胸，查達爾忙用通臂拳架開，嘯天隨即一個「懷中抱月」襲來，查達爾當即使出「倒踢金香爐」反踢嘯天小腹。嘯天大喝一聲，砍手直劈，查達爾又用查拳招數相攻。

查達爾從小向許多武林高手學藝，武學甚雜，查、華，滑、花、炮捶、綿掌、戳腿、摔跤內外兩家無不通曉。

嘯天武功雖强，與人拚命却是頭一回，好在他根基穩定，見招拆招，逢險化夷，少林羅漢拳和大力金剛拳揉合使用，五十招一過，查達爾只得拿出平生絕技七十二手鷹爪神拿術。

這一出手，便是奪目、鎖喉、撐顎、端耳、扣腮、掐肩、纏腕、扛摔。嘯天踏着四象步，拳如錘，掌賽刀，忽拳忽掌，或輕或重，步步進逼，尋瑕抵隙。兩人你來我往，鬥了一百餘招。

再說癩八子遠不及查達爾通曉陣法，到處亂撞，片刻便被漢憶領着二十餘人用暗器、鈎槍、墜石、翻板傷了大半，餘下的只好繳械投降。小福也不懂陣法，雖然利用地形傷了二十餘名清兵，但無法大勝。

氣得他一聲怒吼，衝進敵陣肉搏。敵多己少，正危急時漢憶領人來助，裡應外合，將清兵殺死八九成，反敗爲勝。馬三寶和徒弟彭銅頭等五人圍攻小福，他奮起神威，左手執扁擔，右手打出五行拳，一拳一個，將彭銅頭等四人擊斃。馬三寶嚇得膽戰心驚，被小福橫擔架住雙斧，一記崩拳打得五臟俱裂，報了霞姑娘的血仇。

此時嘯天與查達爾也拚到了緊要關頭。嘯天天生神力，功底純厚，查達爾身法飄忽，拳路怪異，功夫也非同小可。

嘯天見一時不易取勝，故意露出破綻，讓對手抓着手臂。查達爾大喜，剛要托肘壓腕，想將嘯天的手臂生生折斷，不想對方手臂如水中游魚一下子從掌中滑走。

未等他清醒，嘯天的一指禪當胸點來，查達爾忙用「如封似閉」招相護，但他臂彎已中一指，身子如遭電擊，頓時倒退三丈，只覺半邊身子麻木。

他並不就此認輸，猛然一蹲，口中呼呼吐氣，運起聲震武林的「蛤蟆功」，直衝嘯天而來。嘯天身子拔起，龍吟劍出鞘，一招達摩劍飛刺過去，兩柄寶劍在空中互擊，金鐵交鳴，震人心魄。

查達爾暗暗心驚，「刷！」地一聲寶劍斜揮，舞起一團劍圈，似狂風驟雨般襲來。他這手祖傳青萍劍法應合周天之數，分成三百六十五招，奇正相生，驚險精奇，攻守互寓，陰陽起伏，端的是泣鬼驚神。嘯天氣沉兩足，身法自然，劍勢重拙厚緩，周圍四丈之內皆被他的劍氣籠罩。

鬥到一百餘招，嘯天已將對手的攻勢瓦解，反擊過去。查達爾突然劍勢又變，出劍招中套招，式內藏式，欲左先右，欲上先下，劍通陰陽，奇詭無比。更嚇人是他左手骨節略略作響，帶風疾抓，顯然運上了「蛤蟆功」。

嘯天不敢怠慢，用「羅漢功」護住周身，長劍鐵指，如虹如電。

查達爾一招「雙蛇出洞」上刺喉嚨，下刺丹田，嘯天一招「苦海無邊」劍勢浩蕩，直點對方手心。

查達爾收爪橫劍還一招「百鳥朝鳳」，劍點如雨，嘯天起手「面壁九劍」，叮叮噹噹擋開了二十四記殺手鐧。

鬥到後來，查達爾一手棄劍，一手「鬼爪攝魂」，來摳嘯天雙目，可查達爾剛將手伸出，他的左肩却被嘯天刺中，查達爾頓時一聲叫喊，早被嘯天擒住。衆清兵見此情景，紛紛棄械投降。

衆英雄將俘虜關進地牢，上岸埋葬了霞姑娘。大家灑了一回英雄淚，當即又疾奔龍華寺。距寺二里，只見龍華塔硝煙滾滾，嘯天等一船人全都大驚失色。

＊　＊　＊

嘯天一行奔進龍華寺，只見寺內濃煙彌漫，龍華塔底層火光衝天，衆僧正在奮力撲救。他們連忙擔水鏟土，和衆僧一起直忙了一個多時辰才把大火熄滅。

嘯天不等濃煙散盡，領頭衝進龍華寺，進寺一看，但見龍華寺早已面目全非，如來坐佛和十八羅漢蕩然無存，柱斷樑塌，滿寺焦黑，他急匆匆問衆師兄：「師父在哪？」和尚們個個神色黯然，其中一個叫慧一的和尚含淚道：「師弟，我領你去一見。」

嘯天、小福等人急忙奔到方丈室，抬頭一看，只見圓心大師平臥在床，臉如金紙，氣息已絕。

嘯天大驚失色，急問：「這是怎麼回事？是誰害了師父！」

慧一和尚長嘆一聲，聲淚俱下地說出一段驚人心魄的事來：「昨日一早寺裡正做晨課，知客僧來報，道是鎮江金山寺三位游方僧欲拜會住持，師父出接之後，一時神色凝重，似有滿腹疑慮。晚上師父將我喚到方丈室內，令我把餘下的『金剛般若眞經』火速抄完。我眞不明白師父爲什麼要得這般急，於是我一氣地趕啊趕，直到三更過後方才罷筆。這時一直坐在蒲團上閉目養神的師父突然開口道：『客僧既來寺內，言明三更議事，此刻何不進屋？』

「我正驚疑，窗外果然有人應聲：『不敢掃了大師雅興，晚輩恭請大師屈駕移步，去寺外一議。』

「師父微微一笑，步出門外。我急忙收拾好『金剛般若眞經』跟出房去。不想剛跨出門檻，頭上躍下兩個人來，一左一右在我後背拍了幾下，我就張口說不出話來。

「不一會，我被帶到龍華塔下，那兩人將我往地上一放，我仔細一看，前面十步之外師父和那個游方和尚正對面而坐，那和尚聽說是金山寺金光法師，我身邊是他的兩名弟子。

「我雖然身子癱軟，神智却清爽，師父和金光法師的話全都聽得明明白白。金光法師說道：『小僧此番擾攪貴寺，實在是迫不得已，白天已與大師細談了，望大師能成全小僧。』師父雙目微閉，緩緩說道：『成與不成，這是天數，不由人强成。』金光法師哈哈一笑，從懷中掏出半塊手巾說道：『小僧可是帶了信物來的，佛門不打誑語，最講忠信，大師怎能違背？』師父答說道：『心誠方是眞信，性眞才謂忠義，小小信物，何足掛齒。』金光又道：『大師是不想交出東西了？』師父答：『物有其主，客僧莫要强求。』

「金光法師一躍起身，巨眼如燈，狠狠道：『圓心！小僧是何人你也知道，如能交出黃金，舊帳一筆勾銷，饒你在這龍華寺安度餘生，如若不然，只能用你這條老命作抵了！』師父慢慢起身，說道：『阿彌陀佛，這就聽便了！』金光法師一聲暴喝，一掌打在師父前胸。好厲害呀，一股風刮來，我的臉上都生疼。我擔心發生什麼事，不想師父身形微晃，道一聲『阿彌陀佛！』竟騰空而起，飛上了寶塔的第二層屋檐。金光法師緊跟而上，逼師父道：『你交也不交？』師父只答：『阿彌陀佛』，又縱躍上第三層塔檐。就這樣，師父道一聲『阿彌陀佛』便上一層寺塔，直到塔頂。金光在塔頂又厲聲逼問，師父道：『出家人六根清靜，你爲何助紂爲虐？』金光聽得冒火，『呼』地又是一掌。師父一聲：『阿彌陀佛！』跌到第六層塔檐。師父既然有那麼高的武功，不知爲何總不還手。金光法師獰笑道：『圓心大師，小僧佩服你的氣量和武功，你不交出黃金，我便要將這龍華寺和幾百名和尚作本利。』就在此時，大隊清兵湧進寺來，執矛張弓，將聞訊奔出的衆位師叔師兄統統逼在院子裡。師父見此，閉目嘆道：『阿彌陀佛！那東西就在龍華塔層，客僧一定要，便去拿吧！』金光法師忙領人衝進塔內，一陣乒乓作響，師父他便倒下了……」

嘯天聽到這裡，肝膽俱裂。想師父武功已經達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不想竟遭此慘劫，心痛萬分，想到十萬兩黃金落入敵手，個個又怒不可遏。

嘯天一聲怒吼，一掌將硬木書案斫下一角，咬牙切齒道：「不殺金剛惡僧，我誓不爲人！」說罷，嘯天剛要拔劍衝出，不料背後傳來圓心大師的聲音：「嘯兒！」嘯天渾身一顫，回過身來，不禁大喜叫道：「師父！」一頭撲到圓心大師身邊，虎目中止不住滾下兩行熱淚。

圓心大師若眞要與金光惡僧動手，二百招或許可取他性命，但圓心大師知道，四周清兵圍困重重，殺了金光惡僧龍華寺便保不住了！這二十年來，圓心大師的武功、心性俱已到了極上乘的境界，危難關頭，他毅然決定以自家性命保全古刹。他受傷之後，想到唯一的愛徒嘯天，心中割捨不得，便暗運龜息功，將那散盡的內力一滴滴聚集起來，以靜待動，故衆人以爲他已斷氣。

圓心大師讓嘯天扶他坐到蒲團之上，揮手叫衆人出去，只留下嘯天、小福、漢憶和英姑四人，隨後問道：「冲虛道長爲何不見！」

「師父！」嘯天眼噙淚水道：「冲虛道長在白雲觀已遭小王爺暗算，仙逝了！」

「阿彌陀佛！」圓心大師難過地點點頭，道：「道長竟先我而去，這番重任看來只能由你們四個承擔了。金光這次前來，既是爲十萬兩黃金，也爲了替徒弟報仇。二十年前他助清廷屠殺小刀會將士，你父母便是死在他的掌下。你舅舅張三强抱着你突圍，當時被御前四雄圍截，師父我出手殺了他們，其中一個就是他的師弟張宗耀。張宗耀一身武功都是金光所授，由此金光與我結下深仇，昨晚之事早在師父預料之中，不過那個小王爺和金光並未盜得這批黃金，他們取走的只是鍍金銅佛，十萬兩黃金還在寺內！」

此言一出，嘯天忙問：「師父，黃金藏在哪裡？」

圓心道：「就藏在如來佛的底座之下。十年前師父已設好機關，只需按一下底座的暗鈕，便能打開地道，取走黃金。不過這機關十分巧妙，靠力氣是打不開的，非有『憑空點穴』的功夫才能按動。可惜你等現在功力都未達到。」

衆人一聽，都有些失望，圓心大師喘了幾口氣，又道：「好嘯兒！師父傳你的『憑空點穴』功夫你要加緊練習，練成了便可啓動機關取出這批黃金來。另外，你爲師父報仇，還得練成『仙人指路』一招，誘金光露出腰俞穴空門，便可取他性命。重任在肩，各位珍重。」說完，圓心大師閉目合十，不再出聲，臉呈無限慈祥之容。嘯天等四人忙用手去扶，竟已圓寂，大家不由放聲痛哭，淚流滿面。

寺內衆僧無不悲痛，給圓心大師洗沐涂香，做完法事，在寺內火化，直忙到傍晚。

嘯天等人想到大事未了，强壓悲痛，避開衆僧，依照圓心大師的囑咐，進塔摸到坐佛底座的機關。小福起初不信打不開，使勁一按，地道門絲毫不動，嘯天這幾天勤練「憑空點穴」功夫，自覺已有小成，三寸之外運勁點去，可惜功力遠遠未到，脚底下微微一動，也沒將它打開。

幾位英雄都無法可想，嘯天他們只能回桃花島再下苦功。一行人向圓心大師的骨灰行了大禮後，告別衆僧，便匆匆出了龍華寺。

嘯天、漢憶、英姑等回到桃花島，剛走進潛研館，只見青巾社十幾位首領聚坐在客廳裡，個個默不作聲，神色沉重。老管家羅誠躺在木板上，已死多時。漢憶忙問：「發生了什麼事？」

青巾社舵主梁孟林答道：「少主人，全是小人大意，累了羅兄弟，累了大家。」

原來查達爾和癩八子被單獨關在一間秘密地牢裡，查達爾等人走盡，潛運蛤蟆功，將身子縮成一小團，從拇指粗的虎節繩中脫出身來，接着，查達爾又解開癩八子的手脚，兩人縱身躍出鐵欄，逃至島沿，在河邊殺死羅誠，上船逃走。

漢憶聽後，細眉緊皺，知道壞事了。他連忙命梁孟林帶領手下收拾東西，盡速離開桃花島。一行人剛要離去，不料桃花島四周鼓號齊鳴，喊聲大作。

＊　＊　＊

那喊聲震人心魄，潛研館中雖然個個都是英雄豪傑，然心頭也禁不住打個寒顫。漢憶令衆人退回房內，獨自出去打探。

不一會，漢憶回來，神色顯然十分不安。原來查達爾逃出之後，直奔蘇淞兵營，正巧金光和尚返回，兩人仔細察看從龍華寺掠來的坐佛，當即發覺上了圓心的當，一時氣得暴跳如雷，查達爾不顧傷痛勞累，便率領兵營的二千兵士傾巢出動，先撲龍華寺，聞說嘯天他們已經出寺，於是二千清兵便駕着十艘快船殺向桃花島。桃花島此際青巾社和扁擔幫的英雄好漢僅有五十餘人，寥寥數十人如何抵擋得住二千清軍，這實在是凶多吉少！何況這二千清軍中，還有三百名洋槍手，這可如何是好？

嘯天見漢憶神色憂慮，勸道：「來得正好，衆英雄爲了推翻清廷，潛伏了多年，也不知受了多少鳥氣！今日難得來這麼多妖兵，我們不正好殺個痛快麼！想那妖兵雖然人多勢衆，但天色已黑，迷陣重重，我們正好揚長避短挫敗妖賊銳氣！」（未完・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刀開明月環

黃河底臥虎藏龍　劉麻子身份暴露

徐州府東門外，有一處地名叫黃河底的，很像北平的天橋，是民間一個遊樂場所。

這裏有賣古董字畫的商店，也有估衣舖、舊貨攤，酒肆、茶樓更是櫛比相望，還有只說不練、賣狗皮膏的江湖郎中和賣卦算命的拆字攤，最熱鬧的當然要數玩雜耍、變戲法的攤子，圍上一大圈人，小銅鑼敲得噹噹直響。

黃河底可以說是三教九流溷集之地，各式各樣的人無奇不有，包羅萬象。

你若是不信，喏，在下可以搬出當地的一首歌謠來爲證：「江南倒有個徐州府，徐州府倒有些好漢叔，南關裏喝茶北關裏見，黃河底下有卧龍藏虎。」

這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差不多巳牌時光，東首賣狗皮膏的劉二麻子攤位右側，一片不太寬敞的場地上，走來了兩個一身青布衣袴的大姑娘，看樣子像是姊妹倆吧！

年長的約莫二十出頭，生得一張瓜子臉，彎彎的柳眉，配着一雙靈活的大眼睛和弧形的薄唇，只是皮膚稍微黑了些，但黑得俊俏，該豐滿的地方豐滿，該纖細的地方纖細，額前梳着整齊一排劉海，背後垂一條又粗又黑的辮子，婀娜多姿，使人有成熟的美感。

年紀較小的手裏拿着一個長形青布囊，看去約莫十七、八歲，紅馥馥一張小圓臉上，有細長而略彎的黛眉，清澈而略帶羞澀的眼睛，一根挺直的瑤鼻，一張紅菱般的小嘴，笑起來匏犀微露，還有兩個小酒渦，一排晶瑩得像碎玉般的貝齒，兩條烏油油的髮辮，分垂在鼓騰騰的胸脯兩邊，她似乎沒有姐姐的老練，臉上還有點稚氣和羞人答答的模樣。

黃河底雖是三教九流、龍蛇雜處之地，但像這樣一對花不溜丟的大姑娘，一前一後俏生生的經過，自然會引起路人的注意，也自然會有游手好閒的狂蜂浪蝶，綴着香風，遠遠跟着。

如今這一對姐妹，一前一後經過劉二麻子的攤前，雙雙走到空地中間就停了下來，轉過身，並肩面向外站。

她們剛一站停，就已經有人從四週陸續圍了過來，因爲從這二位姑娘往場子中間站停下來的情形看，很顯然是走江湖賣藝的了。

在黃河底溜躂的人，江湖賣藝的姑娘可看得夠了，但這般可喜娘兒罕見！

姐妹倆站停下來，年小的放下手中拿着的一個長形青布囊，兩人同時朝四週抱了抱拳，由年長的輕啓櫻唇，嬌聲說道：「各位伯伯、叔叔，各位大哥，各位鄉親，愚姐妹路過貴境，盤川不繼，在貴地無親無故，告貸無

門，差幸從小練過幾年拳脚，愚姐妹從未在江湖走動，也從不曾賣藝，但人在窮途，只好出乖露醜，胡亂練上幾手，諸位之中，多的是高人，還望垂憐愚姐妹情非得已，幾手莊稼把式更是不值一哂，只望大家幫個忙，湊點路費，愚姐妹就感激不盡了。」

她鶯鶯嚦嚦，說來婉轉動人，雖然沒有一般跑江湖賣藝的圓滑，但也沒有跑江湖的那般俗套，她說從未在江湖走動，不會賣過藝，倒也可信。

在她說話之時，瞧熱鬧的人已經越來越多，她話聲一落，四週登時響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

姐妹倆向四週連連鞠躬，年長的口中連聲說着：「多謝捧場。」

然後輕輕咳了一聲，繼續說道：「愚姐妹會的不多，諸位莫要見笑，現在先由我妹子練一套掌法，練得不好，還要諸位多多包涵。」

說完，往後退了幾步。

年紀較小的姑娘留在場子中央，這一瞬間，她一張粉臉已經暈生雙頰，雙手抱了抱拳，低低的說一聲：「獻醜。」

雙手一提，纖纖十指舒展若蘭，當胸如捧。

這是「梅花掌」的起手式「梅開五福」，一望而知她使的是「梅花掌」了。

只見她雙手隨即變式，玉掌左右劃圈，脚下也隨着變換步法，掌式逐漸由慢而快，劃出來的圓圈也逐漸由簡而繁，身形隨着加快，輕靈得有如行雲流水，手勢柔若無骨，身法美妙，練到急處，但見人影飄流，宛如天女散花，好看已極。

圍着的觀衆不由彩聲四起，紛紛叫起好來。

就在一片彩聲中，姑娘家倏然收勢，人已回到原來的站立之處，臉不紅、氣不喘，朝大家鞠了個躬，正待退下，忽然她發現左首人羣前面正有一雙明亮的眼睛，瞪着她直瞧。

她盈盈一瞥，不禁霞生雙頰，低下頭，急急退了下去。

四週圍着一大羣人，少說也有百十來個，她又怎麼會發現這雙明亮的眼睛呢？這人豈非有與衆不同的地方？

瞧！正面左首不是站着一個身穿青紗長衫的少年相公麼？

這人身材頎長，生得玉面朱唇，眉清目秀，一派溫文爾雅、氣質非凡，站在那裏，有如玉樹臨風，不，當眞是鶴立鷄羣！

白鶴立在鷄羣裏，自然與衆不同，任何人一眼都可以看得出來，何況少女的眼睛是最敏感的。

這樣一個人和她四目相投，她那得不霞生雙頰，羞到了心頭？

年長的姑娘又走了上來，鞠躬說道：「承蒙諸位捧場，愚姐妹實在慚愧之至，接下來是愚姐妹的雙打，諸位不要見笑才好。」說完，招招手道：「妹子，快過來了。」

年小的姑娘低着頭走上來了，但她可不敢再往左首看上一眼，姐妹倆鞠了躬，就霍然分開，年長的在左，年小的在右，兩人相對而立。

這下，年小姑娘立身之處，正好和那青衫相公斜斜相對，她那雙盈盈秋水忍不住又偷偷的瞟了過去。

那知青衫相公那雙明朗如星的目光一直瞪注着她，沒有移開過，目光乍接，她趕緊移開，已然看到他朝自己溫文的一笑。

這一笑，直看得她心頭小鹿亂撞，一張粉臉也登時脹得通紅。

架勢拉開了，她們使的還是一套「梅花掌」，只是由兩人雙打，四掌翻飛，一攻一守，倏守倏攻，兩個人進退旋轉，輕若狸貓，靈若猿猴，比起單打來，不但熱鬧，也緊湊得多了。

尤其打到急處，但聽四掌交擊，不時發出「啪啪」脆響，更使人有悅耳動聽之感，四週掌聲也隨着紛紛響起。

姐妹倆已俏生生一左一右在觀衆前面站停下來。

年長的姑娘又開口了：「各位伯伯、叔叔，各位大哥，各位鄉親，愚姐妹這點粗淺功夫只能說是花拳綉腿，不值識者一哂，但愚姐妹會的只有這一些了，現在是最後一套了，那不能算是功夫，只是愚姐妹小時候耍着玩的，也一併向諸位獻醜，以博諸位一笑。」

在她說話之時，那年小的姑娘已俯身從地上拿起青布囊，打開袋口，取出兩柄兩尺來長的短劍，左手一揚，把另一柄往年長的姑娘投去。

年長的姑娘玉腕輕舒，一下就抄在手裏，但聽「錚錚」兩聲，兩人同時從劍鞘中抽出劍來。

只要看劍刃如霜，寒光閃閃耀目，一望而知是兩柄百煉精鋼的利器，和一般走江湖賣藝的鐵劍鈍刀，大大的不同。

四週觀衆還以爲她們要舞劍了。舞劍，當然比玩拳脚更驚險、更刺激，全場的人從她們短劍出匣已經屏息凝神肅靜下來。

只見年長的姑娘左手把劍鞘往身後地上一擲，款步走到場子中間站停，年小的姑娘同樣把左手劍鞘一丟，走到了年長姑娘面前，兩人面對面相距三尺，便站停下來。

年長的姑娘左足後退半步，右手執劍緩緩抬起，劍尖向外與手臂成一直線，停在胸前。

年小的姑娘身子直立，右手短劍也徐徐伸出，只聽「叮」的一聲細響，兩柄短劍的劍尖已經碰在一起。

說時遲，那時快，那年小的姑娘就在兩柄劍尖交接之際，忽然脚尖一點，一個嬌小的身子已經疾翻而起，僅憑劍尖點在年長的姑娘的劍尖上，倒豎了起來。

不！她執劍右手本來停在胸前，還是彎曲的，現在正在緩緩的伸直，短劍、手臂和身子終於成一直線了。

四週觀衆不由彩聲四起，紛紛鼓起掌來。

年長的姑娘手臂平伸，等她妹子完全倒豎成一直線之後，她本來平伸的手臂，現在又緩慢的向上抬起，越抬越高，漸漸她手臂和短劍已完全豎立，兩柄劍只有劍尖像針鋒般一點接在一起，也完全豎立了，劍上倒立的年小姑娘，却是紋風不動，穩如泰山。——

年長的姑娘手臂伸直，但她動作並未停止，上身又漸漸往後仰去，本來一前一後的雙脚也漸漸往地上坐了下來。

現在，她雙脚成「一」字形，已經坐到地上，但上身依然往後仰下，一顆頭(後腦)也已經碰到地面了，她直豎的右手，又豎立到胸前，豎立在劍上的姑娘，她劍尖釘在姐姐的劍尖上，任她身子如何移動，她依然倒立如故，一動不動。

這眞是異常驚險之事，只要兩支劍尖有髮絲細的移動，就會銜接不住，只要劍尖銜接不住，一下滑了下來，兩支雪亮的劍尖，就會無情的刺入兩個花朵般姑娘的胸膛。

四週觀衆屏息凝神，一個個看得雙拳緊握，掌心沁出了汗水。

站在場子左側的青衫相公，一雙星目更是一霎不霎的看着年小的姑娘，暗暗替她揑了一把冷汗。

年長的姑娘這時又從地上緩緩直起身來，雙脚也隨着緩緩從地上收起，等她身子站直，恢復了原先的姿勢，朝上豎立的右手又緩緩下降，停到胸前，於是年小的姑娘在劍尖上一個觔斗倒翻出去，回到地上，一點不差，正好是她原先站立之處。

這下，四週彩聲、掌聲像春雷般爆起，歷久不絕。

姐妹倆並肩向四週鞠躬爲禮，口中連說着：「愚姐妹獻醜了。」

隨着掌聲，觀衆沒待她們開口，青蚨、碎銀，隨着像雨點般往場中投去。

姐妹倆站在中間，同時向四週抱拳，嬌聲說着：「謝謝！」

青衫相公從身邊掏出一錠十兩重的銀子，一揚手，輕輕落到年小姑娘的跟前。

年小的姑娘自然看得清楚，一雙盈盈秋水般眼睛，不由自主的朝青衫相公瞟來，雙頰飛紅，輕啓櫻唇，低低的說了聲：「謝謝。」

她聲音說得雖輕，但青衫相公的耳朵却甚是敏銳，不，他一顆心全注在她身上，這一聲「謝謝」自然可以聽得到，全身登時有飄飄然的感受。

圍成一圈的觀衆逐漸散去，姐妹倆正在俯着身子拾觀衆賞的銀錢。

人羣中施施然走出一個頭戴瓜皮帽、身穿藍綢長衫的中年漢子，一手摸着他嘴上兩撇八字鬍子，輕咳一聲，說道：「二位姑娘請了。」

姐妹倆一愣，年長的急忙[illegible]起腰來，打量了藍衣中年人一眼[illegible]道：「爺台是……」

藍衣中年人依然摸着鬍子，皮笑肉不笑，徐徐說道：「在下錢子良，是九里堡的管事。」

年長的姑娘忙道：「原來是錢爺，小女子久仰。」

九里堡，別說是徐州府，就是大江南北，可說無人不曉。

九里堡的管事，在徐州府就像是北京城裏伺候皇帝老子的太監一樣，說的話都是皇帝老子的旨意，你說夠不夠威風。

錢子良一陣嘿嘿乾笑，說道：「二位姑娘方才這一手着實高明！」

年長的姑娘含笑道：「錢爺誇獎，愚姐妹這點粗淺把戲，那會看在錢爺眼裏？」

錢子良微笑道：「但在下方才看了，二位姑娘表演得實在精彩。」

年長的姑娘臉上微微現出一絲靦覥，說道：「錢爺見多識廣，這般誇獎，小女子如何敢當？」

「在下說的是實話。」

錢子良端着下巴，表示他是頗有身份的人，一面徐徐說道：「在下看過不少江湖賣藝的玩意，那不過是走江湖、混飯吃的解數，如何及得上二位姑娘的眞功夫？唔，在下還沒請教二位姑娘尊姓芳名？」

「錢爺，這請教兩個字，豈不折煞小女子了？」

年長的姑娘婉然一笑，低着頭道：「小女子叫林秀娟，她是我妹子林秀宜。」

觀衆差不多都走散了，只有青衫相公依然站在那裏，他聽年長的說出她妹子叫做林秀宜，他心裏情不自禁暗暗的叫着「林秀宜」三字。

年小的姑娘聽她姐姐說出她的名字來，忍不住眼角偷偷地瞟向青衫相公，那知青衫相公的目光也正好朝她投來。

「似曾相識目初成」，目之初成，這該是多麼美妙的形容？好像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

年小姑娘臉兒飛紅，慌忙移開了眼睛，青衫相公更是如醉如癡。

錢子良道：「原來是兩位林姑娘，在下有一件事，倒想和林姑娘作個商量。」

林秀娟心中暗道：「來了！」

她一面故作不知，粉臉上堆起一片嬌笑，說道：「錢爺又客氣了，有甚麼事，錢爺只管請說。」

錢子良右手大拇指和食指輕輕摸着他嘴唇兩撇鬍子，說道：「再過三天，是咱們堡主五十晋九華誕，在下負責堂會總提調，方才看了二位姑娘的功夫，在江湖獻藝的姑娘中，可說是

首屈一指，因此想奉邀二位姑娘到堡中作客，堡主華誕那天，煩請二位姑娘當衆表演一場，以娛嘉賓，不知林姑娘可肯賞臉？」

林秀娟爲難的道：「錢爺原諒，愚姐妹只是路過徐州，短缺盤川，抛頭露面，到這裏獻醜，是不得已的事，小女子不是賣藝的……」

錢子良微有不悅之色，嘿然道：「林姑娘說的許是實情，但二位林姑娘畢竟在徐州地面上賣了藝，再說堡主五九華誕，在大江南北是一件大事，在下正在到處物色最好的堂會，正巧遇上二位姑娘，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林姑娘無論如何也要屈留三天，酬勞麼？在下可以作主，先奉二百兩，如若堡主一高興，說不定還另有重賞。」

林秀娟臉有難色，低頭道：「錢爺抬擧，小女子萬分感激，小女子並不是爲了錢。」

錢子良一張臉沉了下來，輕嘿一聲道：「林姑娘，在下話已說在前頭，這是堡主華誕，在下既然奉派擔任了總提調，總得有些新鮮玩藝，讓堡主點個頭兒，老實說，這幾個月來，近百里之內，多少名角，多少江湖賣藝的朋友紛紛自動上門來找在下，要替堡主上壽，在下還不屑一顧呢，二位姑娘縱非江湖賣藝的人，但也算是在江湖上走動的人，在下說出來的話，大江南北，還沒有人打過回票，林大姑娘莫要敬酒不吃吃罰酒，那就大家沒趣了。」

這話說得很重了。

青衫相公可有點聽不進去，人家姑娘既已聲明不是跑江湖賣藝的，不願應邀前去，豈能强人所難？

他畢竟是年輕相公，心裏有了林秀娟姑娘的倩影，激於義憤，臉上不禁流露出憤然之色，正待走上前去，忽然覺得右手衣袖被人輕輕扯了一把，急忙回頭看去。

這扯自己衣袖的竟是一個一臉麻子、連鬢絡腮鬍的中年漢子，他正是左首擺個攤子賣狗皮膏的劉二麻子。

青衫相公還沒開口，劉二麻子已經朝他笑了笑，招呼道：「相公已經站了好一會，請進來坐坐吧！」

人家好意招呼，青衫相公總不能不理睬吧？這就點點頭笑道：「謝謝，在下還不累。」

九里堡管事雖然只是九里堡堡主手下的一名家奴，但九里堡堡主威鎮武林，黑白兩道，人人尊敬，因此縱然是堡中一名管事，在江湖上可也成了一言九鼎的人物。

錢子良話說得一重，林秀娟就擔當不起，慌忙陪笑道：「錢爺言重，錢爺的吩咐小女子就是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違拗，這樣吧，替堡主上壽的事兒，容小女子和妹子商量商量，錢爺不會見怪吧？」

她口氣軟了。

錢子良深沉的臉上也有了笑容，點頭道：「林姑娘和令妹商量，這是應該的。」

林秀娟朝他瞟了一眼，嫣然道：「那就請錢爺稍候了。」

這嫣然一笑，笑得錢子良眼花撩亂，一手摸着八字鬍子，心裏就像有上萬螞蟻在爬，但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可不肯露出色迷迷的模樣來，這是有失他九里堡管事身份的。

林秀娟一手拉着她妹子林秀宜的手，走到邊上，兩人嘰嘰咕咕低聲說了一陣。

林秀宜只是輕輕的搖着頭，她們本來不是賣藝的，這次到黃河底來獻藝，只是短缺盤川，情非得已，豈肯再到九里堡去抛頭露面？

林秀娟是懼於九里堡的威名，自己姐妹倆只是女流之輩，怎敢得罪了九里堡的大管事？因此不得不勸勸妹子，凡事忍着點兒，反正只此一遭委屈求全。

姐妹倆嘰咕了一陣，林秀宜終於點了頭。

林秀娟春風滿臉，俏生生走到錢子良的面前未言先笑，嬌聲道：「有勞錢爺久候了，眞是對不起，舍妹臉嫩，先是不肯答應，經小女子再三勸說，這是錢爺給咱們的天大面子，咱們可不能不識抬擧，辜負了錢爺的美意，舍妹終於首肯了，錢爺不見怪吧？」

錢子良摸着下巴，哈哈笑道：「二位姑娘本來不是江湖賣藝的人，請二位姑娘去九里堡表演，這是委屈了二位姑娘，二位姑娘給了在下面子，在下怎麼會責怪二位呢？好了，令妹既然答應了，二位就收拾收拾，隨在下到九里堡去吧！」

林秀娟嬌笑道：「愚姐妹身無長物，那用收拾？錢爺請吧！」

錢子良點着頭，伸手一指道：「那好，前面不遠停着一輛馬車，是在下出來乘坐的，二位姑娘請隨在下上車。」

林秀娟道：「小女子怎好坐錢爺的車？」

口中說着，人已俏生生跟着錢子良走去。

林秀宜一手抱着青布囊，跟隨乃姐身後走去，但她却忍不住回過頭來，朝青衫相公深深的望了一眼，才低頭疾行而去。

正當臨去秋波那一轉？青衫相公就像着了魔似的，兩道目光只是楞楞的送着苗條人影遠去。

場子上，已經只剩下青衫相公一個人，他還癡癡的站在那裏，沒有離去。

「相公，請到我那破攤子裏坐吧！」

一個略帶沙啞的聲音從身後傳來。

青衫相公轉過身去，這說話的還是劉二麻子，慌忙拱拱手道：「小生怎

好打擾？」

劉二痲子爽朗的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相公這麼說，不見外了麼？」

青衫相公看他雖是跑江湖的，却是個爽朗漢子，這就舉步朝他攤位上走去，說道：「小生還沒有請教老哥，劉二痲子就是老哥的大名麼？」

劉二痲子笑了笑道：「在下排行第二，臉上又生了幾顆痲子，人家就叫我劉二痲子，我也就用劉二痲子做了招牌，其實在下叫做劉傳義，傳道的傳，忠義的義。」隨着說話，拉過一條板櫈，隨手抹了抹，含笑道：「相公請坐，在下也要請教相公高姓大名？」

青衫相公在櫈上坐下，一面說道：「賤姓程，草字明山。」

劉二痲子道：「程相公不是本地人吧？」

程明山道：「小生祖籍江西，游學來此。」他口氣一轉，望着劉二痲子問道：「剛才那位管家，自稱是九里堡管事，劉老哥可知九里堡是個甚麼地方？」

劉二痲子臉色微微一變，低聲道：「程相公是讀書人，不宜多問九里堡的事。」

程明山看他神色，微微一笑道：「劉老哥如覺不便，那就不用說了。」

劉二痲子道：「不是在下不敢說，在下因程相公是讀書人，江湖上的事兒，還是少問爲是，那對你讀書相公是沒有好處的。」

程明山抱抱拳道：「小生想請問劉老哥一個人，不知認識不認識？」

劉二痲子道：「程相公說的不知是那位？」

程明山道：「楊子清楊老哥。」

劉二痲子看了程明山一眼，問道：「程相公如何認識他的？」

程明山道：「那是數日前，小生道經靈璧，聽到林間有呻吟之聲，進去一看，發現有人重傷垂危……」

劉二痲子瞿然道：「程相公說的就是楊師兄了？」

程明山道：「不錯，差幸他身邊帶有治傷靈丹，要小生餵了他幾粒，小生原意要護送他回家，他堅決不肯，並問小生去處，曾說若到徐州，可來黃河底找劉老哥。」

劉二痲子喜道：「楊子清是在下的大師兄，已有多年不曾見面，程相公既是楊師兄介紹來的，咱們就是自己人了。」

他忽然「哦」了一聲，問道：「程相公可知楊師兄是傷在甚麼人手下的麼？」

程明山道：「小生也問過他，他只是搖着頭，說是被幾個蒙臉人所傷，不知他們究是何人？對了，楊兄託小生告訴劉老哥，盡快離開這裏。」

「盡快離開這裏？」

劉二痲子神色微微一變，問道：「程相公，敝師兄還說了些甚麼？」

「沒有了。」

程明山道：「他只有這句話。」

劉二痲子摸摸他的連鬢鬍，笑道：「在下只有一個人，到處都可以混口飯吃，敝師兄要我離開，在下趕明兒就走。」說到這裏，站起身道：「程相公初到徐州，咱們不是外人，在下作東，請你喝盅酒去。」

程明山跟着站起，含笑道：「劉老哥不用客氣……」

劉二痲子沒待他說完，伸出蒲扇大的手掌一把握住了程明山的手臂，大笑道：「程相公再要推辭，那就是瞧不起我劉二痲子了。」

程明山道：「劉老哥既然這麼說，小生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這才是好朋友。」劉二痲子豁然大笑，說道：「咱這就走，橫街頭的鴻運酒樓，酒菜不錯，咱們上鴻運去。」

說走就走，他連攤也沒有收。

程明山道：「劉老哥，怎不收拾收拾再走？」

劉二痲子道：「在下這個攤上，只有幾張膏藥，沒人要的，咱們只管走好了。」

兩人剛走出攤子，劉二痲子就發現有兩個灰衣漢子一左一右老遠抄了過來，明眼人一看就知是釘人的了，他暗暗攢了下眉，心想：「這兩人大概是盯着程相公來的了，只不知是那一條路上的人？」

心念方在轉動之時，那個灰衣漢子已經走近過來。

只見左首一個冷冷的瞄了劉二痲子一眼，說道：「你就是劉二痲子？」

劉二痲子點頭道：「不錯，在下正是劉某。」

右首一個道：「這麼說，你是八卦門的人了？」

劉二痲子暗暗納罕，自己從沒跟人說過是八卦門的人，在黃河底一晃三年，也從沒露過底，這兩個如何會知道呢？他打了個哈哈，說道：「在下只是江湖上混口飯吃，賣狗皮膏的，那有甚麼門派？二位是……」

左首一個道：「鐵琵琶楊子清是你師兄，對不？」

劉二痲子心頭登時明白過來，大師兄要自己盡快離開，原來是有人找八卦門的痲煩，他攢攢眉道：「二位找在下，究竟有甚麼貴幹，但請明說。」

左首灰衣人道：「咱們頭兒請你去一趟。」

劉二痲子道：「二位的頭兒是誰？劉某素昧平生，要我去作甚麼？」

左首灰衣人道：「你去了自會明白。」

劉二痲子冷笑一聲道：「劉某走南闖北，在江湖上也混了這麼多年，二位朋友不把話說清楚了，就要劉某跟二位走麼？」

右首一個道：「話不是都說清楚了麼？」

左首一個不耐煩道：「快走吧，難

道眞要咱們用強不成？」

劉二痲子心知片刻之間就要動武，這就朝程明山拱拱手道：「程相公，本來在下想稍盡地主之誼，如今來了兩位好朋友，恐怕不克奉陪了，程相公先請吧！」

他的意思自然是因爲程明山是一個讀書人，自己遇上了過節，總不能讓人家吃了眼前虧。

那知程明山只是個讀書人，心眼可沒有老江湖的靈活，聞言笑了笑道：「劉老哥，不礙事，小生在這裏等一會好了。」

右首灰衣人道：「劉二痲子，你想好了沒有？要咱們兄弟架着你去，豈不教江湖上好漢笑話？」

劉二痲子冷嘿一聲道：「不知二位要如何架着我去？」

左首灰衣人目光一閃，冷冷的道：「莫非你老哥還想動手？」

劉二痲子道：「在下從不先和人家動手，但到了迫不得已，劉某也只好動手了。」

右首灰衣人冷笑道：「你那幾手三脚貓，也配和咱們兄弟動手麼？」

劉二痲子雙目神光閃動，哈哈笑道：「聽朋友的口氣似乎有些來歷，那好，二位先報個字號，讓劉某聽聽，也許劉某會跟二位去一趟。」

右首灰衣人嘿然道：「厲山二厲，你聽說過吧？」

劉二痲子聽得暗暗一驚，厲山二厲他自然聽人說過，但到了此時，自己縱然不敵，也不甘心束手就縛，鼻中哼了一聲道：「厲山二厲果然不帶一點人的味道。」

左首灰衣人冷喝一聲：「你說甚麼？」

突然右手一伸，五根又長又黑的指頭朝劉二痲子的肩頭抓來。

劉二痲子身形一矮，迅快的讓了開去。

左首灰衣人吊眉聳動，冷森一哂道：「你躲得開我一抓，躲得過我第二抓麼？」

身形一晃而至，右手招式不變，又朝他肩頭抓到。

這一抓當眞快若閃電，劉二痲子身形堪堪閃出，他五根手指已然抓落，劉二痲子左手抬處，反掌格出。

左首灰衣人陰森一笑，不知如何一來，劉二痲子本來格出的手腕竟似自己送上去的一般，被對方五指一攏，就扣住了脈腕。

劉二痲子左腕突然被他扣住，心頭一驚，右手握掌，使了一記「當門拒虎」，朝他當胸搗出。

左首灰衣人右手五指堪堪抓住了劉二痲子的脈門，突覺手臂彎處「曲池」穴一痲，再也使不出勁來，同時劉二痲子當胸一拳，因拳勢一偏，「蓬」然一聲，擊在他左肩之上。

左首灰衣人上身晃動，不由自主被震得後退了三步。

右首灰衣人忽然跨上了一步，說道：「劉二痲子，看不出你還有一手。」

揮手一掌，朝劉二痲子劈來。

劉二痲子擊退左首灰衣人，精神不覺爲之一震，大笑道：「厲山二厲原來也不過如此。」

右掌直豎，迎擊而出。

但聽「啪」的一聲，劉二痲子頓覺不對，對方掌力雄渾，勝過自己甚多，但覺一陣血氣翻騰，脚下被震得連退了三步。

那知右首灰衣人身法奇快，你剛退後，他已乘機欺上，陰笑道：「厲山二厲怎麼樣？」

左手乍出，又是一掌直逼胸腹。

劉二痲子連換口氣的時間都沒有，眼看人家一掌已逼到胸前，這一掌已非硬接不可，這就一咬牙，左手使勁朝前推出。

那右首灰衣人掌勢正好逼到劉二痲子胸前，突然感到手彎「曲池穴」上一痲，整條手臂立時勁力全失。

「啪」！雙掌交擊，這回左首灰衣人竟然被震得連退了五步之多。

厲山二厲心頭不禁微生凜意，這時左首灰衣人跟了過來，問道：「老二，你沒事吧？」

右首灰衣人道：「還好，這點子果然有些扎手。」

左首灰衣人嘿然道：「不要緊，反正頭兒沒交代咱們如何把他弄去，只要弄去就行。」

右首灰衣人道：「老大說得也是。」

兩人說話之時，左首灰衣人向左跨上了一步，右首灰衣人也同樣向右跨上了一步，三個人立時成品字形站定。

這一來，也正好是厲山二厲佈成了一個合擊之勢。

厲山二厲在江湖上雖然算不得一流高手，但他們的聯手合搏，江湖上却是無人不知。

劉二痲子眼看兩人一左一右佈成了合擊之勢，頓時感到從兩人身上散發出一股無形的兇厲之氣，逼人而來，心頭暗暗凜駭：「厲山二厲果然兇厲得很！」

心念一動，回頭看去，程明山背負着雙手，就站在不遠之處，他竟然沒走。

一面望望對面二人，嘿然笑道：「你們準備兩位一起上麼？」

右首灰衣人陰森的道：「厲山二厲兄弟遇上一個敵人，咱們可以單打，也可以兩對一，遇上十個八個敵人，咱們也是兩個人出手，這並不算得甚麼。」

劉二痲子大笑道：「好吧，二位可以出手了，劉某只是一個黃河底賣狗皮膏的，敗了不足爲奇，若是勝得了二位，劉某在江湖可就露臉了。」

左首灰衣人怒笑一聲道：「你能勝

得了咱們麼?」

劉二痲子自知不是對方敵手，但却大笑道：「那要動上手才知道。」

右首灰衣人冷笑道：「你口氣不小！」

右足跨上一步，雙手倏發，似掌似爪，朝劉二痲子右首襲來。

左首灰衣人同時左脚朝前跨上，兩隻手抓起處，襲向劉二痲子左側。

兩人這一發動，四隻手爪前後呼應，但見爪影翻飛，竟然封住了劉二痲子的退路。

到了此時，劉二痲子也只好使出他的看家本領「八卦神行掌」來，雙掌直豎，在身前身後，似推似挽，似排似拒，掌勢不快，却也勁風如濤，右攻左守，左攻右拒，緊護身軀，一時之間，厲山二厲縱然攻勢凌厲，倒也攻不進去。

晃眼之間，已經鬥了三五十招，還是未分勝負。

厲山二厲殺得性起，兩人口中同時發出一聲厲嘯，手法陡變，四隻鳥爪般的手爪，兩隻箕張似鈎，專抓劉二痲子關節要害下手，使的是一種十分古怪的擒拿手法。兩隻五指直伸，尋暇抵隙，專找人身穴道。

這一來，他們兩個人就好像右手使的鐵抓，左手捏了點穴道，互相配合之下，此進彼退，變化繁複。

劉二痲子擋得鐵抓，還要防備點穴道，封住左首，還得兼顧右首，苦鬥之下，額頭已是見汗，他自己知道最多只怕也捱不過十招了。

就在此時，左首灰衣人右爪朝他後頸抓來，右首灰衣人右手五指猛然朝他右肩直插而下。

劉二痲子自然知道他們這一式合擊之後，左首灰衣人的左手和右首灰衣人的左手必然會相繼攻來，但此時他已經只能顧得眼前，顧不得他們隨後攻來的左手了，口中大喝一聲，身形斜側，右掌前拒，左掌後劈，用盡平生之力擊了出去。

這在他來說，已是孤注一擲，使出了最後一招，再也顧不得他的左手了。

但事情竟然大出他意料之外，但聽「蓬」「蓬」兩聲，厲山二厲隨着他掌勢前後擊出，居然各自被震得往後連退。

不，他們一前一後退出去三步之後，竟然各自用左手緊握着右臂，臉上流露出驚駭和痛苦之色，一言不發，掉頭就走。

劉二痲子看得大感奇怪，心中暗自忖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自己剛才這兩掌硬拚，竟會把他們右臂都震傷了?」

程明山看見那兩個灰衣漢子一走，也笑吟吟的走了過來，拱手道：「劉老哥果然身手不凡，英勇已極，把這兩個兇徒打跑了。」

劉二痲子久走江湖，他自己有多少底子，自己自然清楚得很，老實說，厲山二厲別說兩人聯手，就是單打獨鬥，自己只怕也未必能勝得過他們，今日之事，顯然是有高人暗中相助。

他環目四顧，方才自己和厲山二厲動手之時，雖然也有不少人圍觀着，但看熱鬧的人都站得遠遠的，只有程明山站在自己身後，算是最近的人了。

他望着程明山，只是微微一笑，道：「程相公，說來慚愧，在下實在不是厲山二厲的對手。」

程明山目中流露出好奇的神色，說道：「但劉老哥明明勝了他們，這是事實。」

劉二痲子道：「在下不才，但頗有自知之明，方才若非有人暗中相助，在下決難把他們二人震傷。」

程明山道：「小生雖然看不清你們動手的招式，但小生就站在劉老哥身後不遠，若是有人出手幫助劉老哥，小生怎麼會沒看到呢?」

劉二痲子心中暗道：「你不會武功，如何會看得到暗中相助的人出手呢?」一面含笑道：「那人既是暗中相助，自然不願被人看到的了。」接着抬頭望望天色，笑道：「看！這一躭擱，午牌都已偏了，累得程相公站了老半天，走，咱們上鴻運樓喝酒去。」

鴻運樓就在橫街頭上，一排三間樓宇，黑底金字招牌，看去十分有氣派。

在黃河底這一帶，鴻運樓數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大酒樓了。

這時午牌已偏，食客也十去四五，偌大三間樓面，已有不少桌子空了出來。

劉二痲子領着程明山上樓，跑堂的和劉二痲子原是熟人，立即招呼道：「劉爺這時候怎麼有空來?」

劉二痲子笑了笑道：「朋友來了，總得稍盡地主之誼。」

跑堂的把兩人帶到臨窗一張桌子坐下，送上兩盞香茗。

劉二痲子不待跑堂的開口，就含笑道：「老張，你去關照杜司務，揀他拿手做的酒菜來，這位程相公難得到徐州來，要他嚐嚐鴻運樓的名菜，下次就還想再來呢！」

跑堂的道：「劉爺不用說，我也會去告訴杜司務，你劉爺來了朋友，杜司務再忙，也得親自給你弄幾個下酒菜，這還錯得了麼?」

說着匆匆走了。

劉二痲子拿起茶盅，喝了一口，忽然嘆道：「方才在下忘了一件事。」

程明山道：「劉老哥忘了甚麼呢?」

劉二痲子道：「那厲山二厲走的時候，在下忘了問他們，他們的頭兒究竟是誰?」

程明山道：「他們會說麼?」

劉二痲子道：「厲山二厲在江湖上也是響叮噹的人物，他們既然說出頭兒來了，總得有個交代才能走呀！」

程明山道：「劉老哥，小生覺得令師兄楊老哥要你盡快離開，這是對的，劉老哥既然只是一個人，說走就走，自然越快越好。」

劉二痲子點頭道：「程相公有所不知，在下自然也看得出來，這厲山二厲奉命差遣，這番落敗了回去，自然還會來第二批、第三批，但目前在下既已被他們纏上了，不論你走到那裏，都會被他們盯住，這件事只怕牽涉到敝門昔年一段恩怨，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躲是躲不過的，在下也不想躲。」

說話之時，跑堂的送上兩盤熱炒和一壺竹葉青。

劉二痲子伸手取過酒壺，替程明山面前斟滿了酒，然後也給自己斟了一杯，就擧起杯子，說道：「程相公，在下敬你。」

程明山連忙說了聲「不敢」，和他對乾了一杯。

劉二痲子替他斟滿了酒，擧筷道：「程相公，這筍片毛肚，是這裏有名的，你先嚐嚐。」

程明山挾了一箸，吃着。

劉二痲子問道：「程相公下榻在那裏?」

程明山道：「小生遠來游學，志在讀書，客店稍嫌嘈雜，所以借住在寺院的客房裏，較爲清淨。」

他沒說下榻在那一座寺院裏。

「對了。」劉二痲子忽然一拍腦袋，說道：「在下差點忘了，程相公說過，敝師兄說的，程相公如果到徐州來，就要來找在下，只不知相公可有甚麼事麼?」

「沒有甚麼。」程明山淡淡一笑，道：「小生只因初來此地，一切都感到陌生，所以先來看看劉老哥，希望劉老哥能隨時賜予協助。」

「這還用說。」劉二痲子喝了一大口酒，放下杯子，說道：「不說程相公認識敝師兄，就是咱們初次相逢，一見投緣，劉二痲子也會把頭上人頭割下來交與人家。」

跑堂的陸續送上酒菜，果然都是掌廚大司務的精細手藝，盤盤色香味俱佳，程明山一擧筷，都是讚不絕口。

劉二痲子洪笑道：「程相公還不知道呢，這裏的杜司務，前年生了背疽，終日膿血直流，疼痛不堪，羣醫束手，是在下一張膏藥貼好的，所以咱們就成了好朋友，他有幾樣拿手菜，可惜不是當天做得出來，那才叫絕呢，人家是祖傳的手藝，只怕連皇宮裏都未必吃得到。」

他正說得口沫橫飛。

程明山目光一瞥，只見樓梯口施施然走上一個人來，那人目光一轉，就落到劉二痲子的身上，擧步朝自己這張桌子走了過來，這就低低的道：「劉老哥，注意，有人來了。」

劉二痲子果然不愧是老江湖，他沒有立即回過頭去，口中高聲喊道：「老張，添酒！」

話聲喊出，才側轉肩膀，往後瞧去。

堂倌連聲應道：「劉爺，酒馬上就來。」

劉二痲子這一轉頭，才看清果然有人朝自己桌邊走近。

這人身上穿着青布長衫，臉上毫無一絲表情，直等到走近，才朝劉二痲子拱拱手道：「這位大概就是劉二爺了?」

「不敢。」劉二痲子站起身，一抱拳道：「在下正是劉二，這位兄台……」

堂倌三脚兩步送上一壺酒來。

青衣漢子從身邊取出一張大紅帖子，雙手呈上，說道：「兄弟奉晏總鏢頭之命，給劉二爺送請柬來的。」

徐州府是個大地方，但晏總鏢頭却只有一位，那就是雙環鏢局總鏢頭晏長江。

提起晏長江，大江南北，可眞是響噹噹的人物，年紀不過四十左右，手中一對乾坤圈，打遍天下，很少遇上對手，因此江湖上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做「雙手擊乾坤」，後來可能是「雙手擊乾坤」叫來不順口，乾脆就叫他乾坤手了。

乾坤手晏長江在徐州府立足，和九里堡豈不是雙雄並峙?但却從未鬧出事來。

於是有人說，雙環鏢局是九里堡支持的，也有人說九里堡和雙環鏢局有着默契，河水不犯井水，互不干預對方的事。

以乾坤手晏長江的聲望，居然會給黃河底賣狗皮膏的劉痲子下請柬，這是異數，不消一會，消息就可傳遍黃河底，而劉二痲子的身價立時就會抬高起來。

劉二痲子口中連說：「不敢。」雙手接過，那是晏長江的一張名帖，上面寫着二行端正小字，「謹治菲酌恭請戌正　光降敝局一叙。」

劉二痲子和晏長江並無交情，忽然下帖邀請，事情自然並不尋常，劉二痲子正感猶豫之際。

那青衣漢子已經開口：「劉二爺是否應邀賞光，說上一聲，在下就可以去回報了。」

語氣極冷，大有瞧不起人的味兒。

劉二痲子微微一哂道：「在下和貴總鏢頭並無一面之緣，更非素識，既然承蒙貴總鏢頭瞧得起在下，在下豈能不去，煩勞老哥回報貴總鏢頭，劉二準時必到。」

「好！」青衣漢子一拱手道：「在下告辭。」

劉二痲子冷冷的道：「辛苦老哥了，委屈老哥跑了一趟。」（未完‧一）

上文提要：蕭瑤對武夷優曇的爲人瞭如指掌，而對古墓盤谷之事亦知得很多，蕭湘子知道蕭瑤姊弟盡知古墓之秘，亦毫不隱諱的將實情相告：優曇暴戾成性，與盤谷悖道而行，自知不容於古墓，精練武功，谷中長老亦奈何她不得，又自作多情，將玉姬公主夫婿殺害，連玉姬也不放過，勾結海鷹幫，盤谷中人擔心被她洩露，毀於一旦。蕭瑤爲蕭湘子、蕭郎易容，再下臨安偵察……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巴彥・文
可飛・圖

溫柔鄉是英雄塚

小孤山布幡矚目　樓外樓妖女施威

了不得，蕭郎心裡想甚麼，只是一皺眉頭兒，她就能猜到了，古墓功夫當眞無功勝有功，神奇得簡直令他驚駭！人在面前，分明不見她唇兒動，耳邊却有她話聲，難道不更神奇！

蕭湘子噗嗤一聲，笑了，不，她在吃喝，唇兒怎會不動，但任誰也看不出她在說話，耳邊却又響起了他才能聽聞的話聲，說道：「蕭郎大哥哥，你不用驚奇了，忘了我曾告訴你，我在黑暗的古墓中面壁多年麼？」

蕭郎忍不住了，道：「那又如何？」

蕭湘子道：「意動神隨，你必然懂得，是不是？因我在黑暗中面壁多年，能觀人於微，你心意一動，你不自覺，眼神却已隨之動了，小妖女在眼前，我們說的也是小妖女，而你的眼神却轉向街外，是以就知你想到小猴兒，而你却皺了眉頭，分明是因他偷了小妖女懷中的金菓兒，我豈會蠢到不知你在擔心甚麼？」

蕭郎心想：即使能觀人於微，若非她絕頂聰慧，又豈能敏捷聯想到他的心意。

蕭湘子又道：「蕭郎大哥哥，古墓功夫之所以無功勝有功，看似玄奇，其實道理之微妙亦在此，對方招未出，必然意先動，意動神隨，你若能觀其微，必然也能制敵機先，之所以無招而能勝有招了。」

蕭郎目瞪口呆，心想：原來是以不變應萬變，她說來眞像輕易簡單之極，其實玄之又玄，觀人於微，這得多少年苦練之功？而若不能應變神速，又何能制敵機先，僅此兩端已勝過任何上乘武學了。

蕭郎雖然驚駭，總算是明白了，慌忙轉過臉去，面對着小妖女秦姜，他心中只有恨，那會有情，可不怕蕭郎觀察入微，但想到小妖女已現身，那紫薇還會遠麼，一旦遇上了，就難免被她觀人於微。

今而後，他非得加倍小心不可。

他雖然轉過臉去，眼角兒却瞟着蕭湘子，奇怪，她在做甚麼？怎麼笑在臉上，却把筷子挾起來的菜餚往桌下塞。

啊呀！小猴兒竟不知何時溜到桌下來了，還道蕭湘子只顧吃喝，原來吃喝的另有人在。

小妖女迎門而坐，顯然久等兩個漢子不見前來，心下有些惶急，蕭郎道：「觀人於微的小妹妹，小妖女急甚麼？」

蕭湘子把伏在她膝蓋上的小蕭琅，臉兒上擰了一把，道：「早晚揪着那賊猴兒，吊他三日三夜，抽他一百彩條兒。」

「啊呀！」小蕭琅叫道：「豈不是謀殺親夫，大哥哥，我不要這小媳婦兒，還你啦。」

秦姜豈有聽不到的，跳了起來，店堂內外，只有店家夥計，醜小子、醜姐兒在埋頭吃喝，是蕭郎大吃一驚，慌忙拿起筷子來吃喝。

彩條在她手中，若知小猴兒躲在桌下，那可不是玩兒的，隔着張桌子，店堂中又窄狹。蕭湘子却像沒事人兒一般，說道：「有好戲瞧了。」

原來那店夥見秦姜要了滿桌菜餚，不吃喝，伸手入懷又伸不出來，臉上變顏變色，已瞧料了幾分，一見秦姜跳了起來，只道她要走，敢情早已防到她這一着，早橫跨一步，伸手攔阻，道：「不多，大姐兒，盛惠一兩。」

有道是：大戶人家的小姐，秦姜一身華裳，倒像是大戶人家的小姐，但若不付銀子就想走路，可又當別論。

秦姜脹紅了臉，大怒，蕭郎叫道：「不好！」却被蕭湘子一把揪住了，道：「小妖女雖刁蠻霸道，却還知道理，不會殺人的，放心，解鈴還須繫鈴人，你瞧，誰來啦！」

蕭郎怔住了，紫虛大挪移，竟然神妙如此。只見店門口人影一晃，竟來了小蕭琅。

小猴兒躲在小妖女背後，衝着兩人拌了個鬼臉兒，只聽啪的一聲響，啊呀！嚇得小妖女跳了起來，屁股上早又挨了一巴掌，敢情她彩條不離手，就是防小猴兒賊猾不說，而且神出鬼沒，是以時刻提防，不料又挨了一巴掌，正因時刻在提防，是以應變也奇快，其實未跳起來，彩條已出了手，未轉身彩條幻出一片霞，已把身後兩丈之內罩住了。

不料小蕭琅也跟着她跳，跟着她轉身，簡直就像是貼在她背上。

啊呀！秦姜嚇得魂飛魄散，也氣得發暈，皆因小蕭琅竟在她脖子後吹了口涼氣，蕭郎失聲叫道：「不好！」

只見小妖女一咬牙，不往前跳，却退步一縮身，早挫腕一抖一圈，彩條閃出一縷霞光，那意思是：拚了，連她自己也綁上，不怕小猴兒能逃出手去。

秦姜氣極了，手下自是用勁大了些，彩條飛快繞了兩匝，而且條頭上的金球一搭，綁了個結實，而且扣得緊了。原意是：潑出去了，把小猴兒連她自己也一道綁上，出其不意，只道這番小猴兒是絕逃不出手去了。

若然背上綁着人，把小猴兒一道綁上了，豈有感覺不到的，那知成了春蠶吐絲，自縛，而且用勁大了，把自己綁得緊了，兩臂不但用不上勁，而且不敢用勁，只要一用勁，條裡餵毒的鈎刺，就會伸出刺入她自己肌膚，只把個小妖女氣得發暈，潑口大罵。

小妖女兩臂被綁，不敢掙，兩脚可能跳，跳起脚來大罵：「賊猴兒！死猴兒，殺千刀，殺萬刀的猴兒！」

敢情罵聲未落，啪啪兩聲，屁股上早捱了兩巴掌，小猴兒那識得憐香惜玉，呔！小猴兒不僅打，打得重，而且打一下，擰一把，打兩下，擰兩把，秦姜氣得紅了的臉兒，直要炸了，但任她連蹦帶跳，就是擺脫不了小猴兒。

大街之上，一個花朵兒一般的姑娘，又蹦又跳，那會不引來路人圍觀，早圍攏來一圈人，只聽哈哈啊啊之聲不絕於耳，自也夾雜着小蕭琅嘻嘻笑聲，小猴兒大是得意，打得更重，啪啪之聲也就不絕於耳，簡直就是在替啊啊、哈哈哈的笑聲打節拍兒。

小妖女蹦東跳西，小猴兒也跟着轉，可成了西邊打，東邊擰，嘴裡還不乾不淨，連笑帶嚷，嚷道：「各位，誰要是打她屁股一下子，她就是你的媳婦兒了！」

「不可！」蕭郎忍不住叫出聲來。

蕭湘子和他，連同店家夥計，自也走出店門口來，蕭湘子哼了一聲，說：「憐香惜玉呀！當眞是……」

差點兒說，當眞天劍蕭郎，天劍風流！蕭湘子未說出來，不是怕敗露了眞面目，而是一怔。因爲蕭郎叫聲出口，已搶了出去，紫虛微步，只見人影一晃，已揪住了小蕭琅的胳膊，竟把他從圍觀的人頭頂上，扔了出去，他也一掠，越過了人牆，拖了小猴兒，脚不沾塵，眨眨眼，已出了另一頭街口。

迎面驀然人影一晃，蕭郎急挫腰，縮步，原來是蕭湘子，顧不得言語，她也和小蕭琅一樣，那裡防得，被蕭郎倏地一伸手，也抓住了她的胳膊，如飛跑了下去，一口氣奔了十來里地。

蕭湘子與蕭琅毫不掙扎，蕭郎奔來自輕身如燕，原因是蕭湘子一路奔來，一路回頭望，只道蕭郎已有發現，是以，分不清是蕭郎抓住二人狂奔，還是兩人帶動他飛躍，如何不快如飛鳥。

蕭郎放開手，小猴兒嘻嘻笑，說：「大哥哥，這番可替你報了仇啦。」

「哼！」蕭湘子道：「小猴兒，你不知打在小妖女身上，痛在甚麼人心中？」

蕭郎却沉下了臉，緊皺了眉頭，道：「第一樁，你不該偷人家身上的金菓兒，第二樁，不該人前當衆羞辱她，可知闖了大禍。姊姊不在，我非管教你不可。」

蕭湘子啐了一口，說道：「不害臊，不說你自家風流成性，人家替你出氣報仇，你倒惜玉憐香起來。是啦，你和人家已齧唇爲盟，小兄弟，果然是你的不是了，不該擰人家媳婦兒的屁股，小兄弟呀！我也是你的醜姊姊不是，人家既然嫌棄咱們，咱們不會走自己的道兒。」

蕭琅正瞧哩，瞧大哥哥是不是認眞的，眞惱了，却被蕭湘子拖了就走。蕭郎慢得一慢，那還跟得上，蕭湘子盤谷功夫、古墓絕學，小蕭琅紫

虛大挪移，行來似緩，可追得蕭郎上氣不接下氣，他拖着兩人奔了十來里地，再輕身如燕，說甚麼也拖着兩人，本就已有些氣喘，惱了蕭湘子，氣也上了脚頭，他如何不追得氣喘吁吁。

他豈不知爲甚麼惱了蕭湘子，敢情一旦動了情，妒也陡生，當眞，愛情的眼中，是不能滲入砂兒的，氣喘喘，嘆口氣，說道：「聽我說啊，雖說是戲弄小妖女，習慣一旦成了慣性，便不以偷竊爲恥了，小人兒，那還了得，你們也不想想，武夷優曇不是千方百計，要令海鷹幫和我們，尤其是和……」

「和我們古墓，和我，爲仇作對。」蕭湘子仍然哼了一聲。

蕭郎嘆了口氣，道：「要知那海鷹幫不僅人多勢衆，而且，無處不在，任我們武功如何高强，也是防不勝防，何況這小猴兒當着那麼多人面前，把小妖女羞辱，她娘紅娘子豈是惹得的。我們易了容，你想想，怎不令我擔心。這猴兒去到任何地方，也會被人認得出來。」

蕭湘子不言語，而且脚步放慢了，蕭郎忙又說道：「而且，小妖女既然追下來了，隨後而來的，不用說……」

「啊唷！」蕭湘子道：「我竟忘了，緊跟而來的，自是有情更有義的紫薇。」

蕭郎臉上一紅，那日在石縫之中，他全身赤裸，紫薇替他療傷，蕭湘子親眼見到，以爲蕭湘子必然又會生妒惱怒，那知她却失笑出聲，道：「咱們已走出了老遠，即使是武夷優曇那魔婆，也追不上咱們了，現在，你可放心哩。」

小蕭琅可睜大了眼兒，道：「姊姊，大哥哥，紫薇是誰呀？」

當眞，小蕭琅沒見過紫薇，甚至不知有紫薇。

蕭湘子道：「小兄弟，你長大啦，可別學你大哥哥風流成性，還用問麼，不過是他到處招的惹的花兒草兒，只不過，你可要記住了，這紫薇對你大哥哥可眞是有情又有義，你可以戲弄小妖女，這紫薇可是惹不得的，要不然，你大哥哥準不會饒你。」

蕭郎那敢出聲，本已喘吁吁，現在更大聲喘氣。

小蕭琅竟然認眞道：「我知道啦，一定也是個頂好看的花姑娘，大哥哥，你放心，我不打她屁股，也不踢她，紫薇？怎麼和我們的功夫一樣的名兒？」

蕭湘子笑道：「小兄弟，那是因爲紫薇者天，天步奧微，她名紫薇，就是說，她貌比天仙，你若遇到小妖女身邊有個美若天仙的花姑娘，那就是了，挺好認的。若我猜得不錯，越過那山，就可見到濃粧淡抹總相宜的西子湖了。」

「正是，」蕭郎慌忙道：「海鷹幫的人無處不在，你們瞧，前面道上已有了行人，小兄弟，你先走一步，去臨安等我們。」

小蕭琅一躍旋身，道：「和你們走在一道兒，他們認不出，也猜得出你們來，大哥哥，我知道在甚麼地方等你。」

「甚麼地方？你怎知道甚麼地方？」

「樓外樓呀！」小蕭琅說：「小魔女姊姊大鬧臨安府，在樓外樓掛布幡兒，早傳遍了，我怎會不知道。」

小猴兒跑了幾步又回頭，把草帽解下，塞在兩人手中，道：「醜大哥、醜大姊，差點忘了給你們遮一遮醜兒。」

兩人接過草帽，小蕭琅早一溜烟，已在數丈外了。

蕭湘子道：「好個精靈的孩兒，不怪神仙姊姊也放心他了，看來你是白躭心了。」

「但願如你所說。」蕭郎目送小猴兒消逝的背影，道：「當眞，你還不知道，這小猴兒，眞是個小猴兒。」

隨把蕭瑤撫養小蕭琅的經過，說了出來，道：「你可以說他的身世奇異堪憐，亦可說他得天獨厚，亦可說異稟先天。」

蕭湘子好生驚奇，道：「我說不然，若不是遇到神仙姊姊，也調理不出這麼個精靈的小猴兒。渾金璞玉，若不經煆煉雕琢，不仍岩石依然。」

聽她一口一聲神仙姊姊，蕭郎不禁暗自點頭，知道她對蕭瑤姊姊極是敬畏。他如何會不明白，便連殺人也不眨眼兒的天魔女，到了蕭瑤面前，也溫馴得成了個小綿羊兒，便他自己，不也生出依戀的孺慕之情來，而蕭瑤的年齡，比他也大不了三兩歲。

「你來自古墓盤谷，雖是堯天舜土，文明却有所停滯，塵寰雖濁世滔滔，倒有所發揚了，我知妳心中眞把姊姊當作神仙了，堯舜之世，伏羲雖已畫八卦，但却只有圖象，夏禹商湯而至姬周，文王始以文字演繹，易數雖先天，至此才有所發揚，不怪你奇而神之？」

蕭湘子肅容道：「你應該說，神仙姊姊更將它光大了。神者超人，姊姊超人，不是神仙是甚麼。和你初相見，便似緣結三生，像相識了千年萬年長，眞奇怪，一見這位姊姊，那親切之情，便油然而生，那似初相識。」

「因爲，」蕭郎不自覺携起她的手來，道：「因爲……她是我的姊姊。」

「不，」蕭湘子道：「也是我的，也是小猴兒的，也是……那天魔女的。」

蕭郎幾乎要說出他和蕭瑤的血緣姊弟關係來，但想到連親娘也還未曾相認，心想：她若知道眞是他同父所生的姊姊，不知會有多喜悅。

但正因尚不知蕭瑤眞是他的姊姊，已是如此親切、敬畏，豈不又更可喜可貴，她又豈不是更可愛，忽然嘆

了口氣。

蕭湘子一怔，道：「無端端，你爲何嘆起氣來？」

蕭郎再又重重地嘆了口氣，才道：「因爲，人類的文明，正是人類的愚蠢，也就是一切痛苦不幸的根源，香妹妹，但願你忘了先前我所說的。但願……香妹妹，你永遠不明白。」

握着她的手，不自覺握得更緊了，自然多可愛，他愛極了她，不就因爲她是毫不矯揉造作，發乎情的自然的女兒。

她眞不明白，眼兒瞪得大大的。

對她解說，是否也是愚蠢，蕭郎忙用話來叫岔開道：「小兄弟……」

蕭湘子忽然格格大笑起來，道：「麴塵波外風軟，原來下面已是西子湖了，蕭郎大哥哥，你可又要將我來比西子了。」

原來蕭郎一句小兄弟出口，蕭湘子立即想到了曹娥江月下泛舟，道：「該打，原來你不僅無情，更可惡。」

「爲甚麼呀？」

「因爲你再把我來比西子，豈不令西子蒙羞了，豈不是說美西子也和我一樣醜了。」

蕭郎也不禁笑了，道：「啊唷，這位醜大姊，必是忘啦，情人眼裡出西施……」

蕭湘子的眼兒睜得更大了，却不是在瞧醜大哥，隨着她的目光，他也看見了，小孤山上有布幡在飄揚。

他們的目光何等銳利，自是可以看出老遠，只見小孤山上，樓外樓邊，天魔女曾高懸招魂幡的大樹上，又飄揚出布幡來，在迎風飛捲飄揚。

能把布幡掛上數丈高樹梢，天下能有幾人？又爲何要掛上布幡？又爲何掛在同一株大樹？

蕭湘子眉兒彎彎，笑道：「怕不又是召喚你風流蕭郎魂兮歸來，大哥哥，我也要見識你的紫虛微步，走。」

蕭郎又豈不急於要知究竟，說了聲好，微挫腰，肩兒一斜，登時怔住了，蕭湘子竟已失了踪跡，古墓功夫端的到了甚麼境界，慚愧，沒有人比他知道的更多了，但其實仍有限得很，不時乍隱倏現，就不知她由何而隱，從何而現，既是古墓之秘，不便，也無暇去探詢，心想：必是打前頭去了。

忙不迭施展紫虛微步，嘿嘿，倒要瞧古墓功神妙到何等境界。

正是遊人踏上蘇堤歸路時候，不已是來到了風波亭？身後是岳王墓，左前面，可不是西冷橋了，綠柳搖曳掩映，那隨風飄展的布幡已清晰可見。

人呢？蕭湘子去了那裡？啊啊……近晚風凉，却那來一陣暖暖的香風？

只聽身後噗嗤一笑，尚未回身，身後已轉出蕭湘子來。了不得，敢情她一路一直緊貼在身後。

「了不得，」蕭湘子道：「好個精靈的小猴兒，不怪連狡獪的小妖女也上當了。」

「原來你是……」

蕭湘子連小猴兒嘻嘻笑，也學得像極了，道：「學猴兒兄弟呀，可不是連你也瞞過了，竟不知我緊貼在你背上。」

原來如此。讚道：「了不得的是你，若非是你，豈能一學即會。」

「但猴兒兄弟的身步法，我是學不會的了，你說的不錯，他天生異稟。來，咱們戴上草帽兒。」

蕭郎取下背上的草帽，啊啊，他明白了，一路之上，他原是有所覺的，只道是掛在腦後的草帽兒在拍打，敢情是淘氣的香妹妹。

蕭湘子道：「我明白了，咱們草帽兒頭上戴，人家看不見你的醜樣兒，但天劍蕭郎的天劍，武林中，江湖上，却人人皆知。」

蕭郎也明白蕭瑤姊姊的用心了，道：「尤其是六扇門中人。」

「尤其是小妖女那苗叔叔。」蕭湘子道：「於是海鷹幫立即得到了稟報。」

「不用說，」蕭郎道：「武夷優曇也知道，伴在風流蕭郎身邊的，那醜大姊又是誰啊？當然是來自古墓，香香的妹妹。」

蕭瑤爲何替他們易了容，却又要江湖人，人人知道天劍蕭郎到了臨安？用意何在？

但又爲何要躭心呢？蕭湘子道：「你放心，即使海鷹幫的人馬無處不在，誰敢傷害嬌客一根毫毛，除非你也落在恨得牙癢癢的小妖女手中，不過，她仍然痛在心上。」

「你也放心，」蕭郎道：「別說沒人能傷害你，便海鷹幫的人，武夷優曇那魔婆，也不許他們傷害你，否則，就沒古墓盤谷中人，和海鷹幫爲仇作對。」

甚至連蕭湘子，那麼睿智的蕭湘子，也不禁皺了眉兒，那麼，神仙姊姊這般吩咐，用意又何在？

若然蕭湘子也對神仙姊姊那麼信服，蕭郎自是更不疑，甚至不去猜測，道：「把草帽兒壓低些，隨我來。」

欲黃昏，隔湖雲樹冥冥，斜陽正畫出南屏，湖畔踏上歸路的遊人，仍漫步柳蔭，蕭湘子一怔，只道他要向西冷橋走去，偏是蕭郎不急於走向孤山路。道：「天有不測的風雲，這濱湖的店家，皆爲遊人而設。」

當下去買了兩件披風來。道：「披上了，我豈不又是……」

「蕭洒又風流的蕭郎。」

「這少年，怎麼似曾相識啊？」

蕭湘子披上披風，邁步一轉身兒，笑道：「可惜臉兒黑黑又黃黃。」

「故爾，姊姊要我們戴上草帽兒了。」蕭郎道：「現在，走啦，你又是白衣美少年，我又是蕭郎了，只不過

，你還得把草帽兒壓低些。」

兩人這才踏上西冷橋，奇怪，小孤山上爲何冷冷清清？黃昏漫步，原該是西子最艷麗的時刻，斜陽抹得湖山醉，西冷路上鬥艷爭妍，樓外樓酒冽餚香。

忐怪，豈僅小孤山上，便近着西冷橋，有遊人，也不漫步，而是快步匆忙。

蕭郎一怔，道：「快，快走，必是……」

「布幡上的古怪，」瀟湘子道：「還有，這些人，看似遊人，你且看來……」

言尚未落，兩個，又三個，看似遊人，却栗肉虬筋，快步打他們身邊走過。

過了西冷，轉過冷冷清清的樓外樓，只見布幡迎風招展，兩人登時明白了，只見幡上兩行大字，寫道：「雁蕩雙嬌，桃之夭夭，灼灼無華，逃之夭夭。」

敢情是這原故，好大膽。

豈僅江湖武林了，海鷹幫海外亦揚威，便工商士農，任誰也不敢把雁蕩兩字放在口邊，更何況雁蕩雙嬌，何人天膽，竟敢高掛樹梢。

「好個淘氣的小猴兒，好快的身手。」瀟湘子笑道：「不由我們不信，竟寫得一手好字。」

非楷亦非草，筆畫歪歪斜斜，可見稚氣，可不是小孩兒的手筆，除了小猴兒，小蕭琅，誰又能掛得上數丈高的樹梢頭，而且掛在最高的柔枝上。

驀聽嗤嗤破空之聲，那高懸的布幡，已然迎風飄展，更蕩得高了，顯然有人想用暗器，把布幡打落下來，但却只能在幡上打出一個個的孔窿來，激蕩得更高地飄揚起來。

那大樹下，湖畔的垂柳掩映中，可不是有三三兩兩的人，乍顯倏隱。

「淘氣！」蕭郎皺了眉頭。

「啊唷！」瀟湘子道：「有人心痛啦，這小猴兒眞該打，怎麼把有情有義的紫薇也扯上啦。當眞有其兒，必有其弟，長大了，怕不又是個風流人物。」

蕭郎道：「你倒笑得出來，咱們被人家包圍了，說甚麼也敵衆我寡。」

小孤山上已無遊人，他二人却佇足仰望，怎不令人生疑，臨安城中，豈少了海鷹幫的人馬，布幡高懸，必已傳遍了，遊人紛紛走避，豈有不得報，紛紛趕來的，可不是前後都有人從柳蔭樹下轉出來。

瀟湘子道：「連取下布幡的本事也沒有，天劍蕭郎，不是也怕了吧，大哥哥，你瞧，誰在向你招手。」

竟是小蕭琅，從樓外樓的欄杆上，探出半身來，可不是在向他們招手。一個粉裝玉琢，乳臭未乾的小孩兒，自然誰也不疑，不懂事的小孩兒，自然不知懼怕的，誰又會對他生疑。

兩人上得樓來，只見小蕭琅憑窗，獨據一桌，桌上金光閃閃，原來滿桌的菜餚外，一顆金錠兒在夕陽餘暉裡，閃閃生金光。

瀟湘子噗嗤一聲，笑道：「不亮出金錠兒，酒家怎會賣酒菜給他，這小猴兒必又淘氣了。」

只見樓中桌上，殘餚尚未撤去，除小蕭琅和兩個苦臉皺眉的酒保外，再無酒客，可見樓中酒客，走得匆忙，不用說，那布幡一掛，嚇得酒客魄散魂飛，爭先恐後，紛紛下樓逃避。

那酒保見兩人上得樓來，倒楞住了，只有走避躲逃的，怎會有人客前來。那知樓梯響亮，又上來了三人，隨後又來了兩個，那酒保先見蕭郎和瀟湘子，是眞楞住了，但隨後的人上樓來，登時變了臉色，顯然知道來的是甚麼人，慌忙招呼，連聲調兒也發起抖來。

瀟湘子唇兒不動，蕭郎的耳邊又響起了她的話聲，說道：「海鷹！你瞧見沒有，這些人襟上都繡着一隻海鷹。」

果然，若不仔細瞧，還眞瞧不出來，蕭郎哼了一聲，道：「可知平日橫行霸道了，否則酒保豈會怕成恁地。」

「還有遊人，」瀟湘子道：「甚至與江湖中人無關連的遊人，也紛紛逃散。這海鷹幫不知如何爲非作歹了。」

蕭郎道：「我明白了，姊姊爲何要我們前來臨安，我也算是在江湖上行走的江湖人了，竟未聽聞說海鷹幫有何惡跡。原來……」

「還有甚麼不明白的，是無人敢說，就我所知，你天劍蕭郎，雖然風流天下聞，這大好湖山，還不過初留你的風流事跡。」

只見那兩個酒保走奔忙，忙着侍候那隨後上樓來的五個漢子，呔！小蕭琅已在嚷叫起來，道：「豈有此理，那酒保，怕了五個小鷹兒，就不理先來後到，這位大哥大姊，我請你們喝杯酒兒。」

瀟湘子道：「小哥兒，你那金錠兒上，怎麼也有小鷹兒，別是偷你小媳婦兒的吧。」

了不得，怎麼隔着老遠，小小金錠兒上刻着小鷹兒，瀟湘子竟也看得出來，只見那分坐兩桌的五個漢子，早跳了起來，蕭郎一怔，只道五人要對小蕭琅不利，不料齊退出席來，垂手侍立。

蕭琅嘻嘻笑，道：「這位大姊姊，好眼力，只可惜少了見識，金錠兒一出，有如幫主親臨，你也不打聽打聽，我的小媳婦兒是誰？」

瀟湘子道：「雁蕩雙嬌，桃之夭夭，小哥兒，這就是你的不是啦，既是你的媳婦兒，怎說她灼灼無華，小哥兒，你瞧，誰來啦，看來你非逃之夭夭不可了。」

可不是小妖女追來了，窗口一暗

，已俏生生站在欄杆上，喝道：「休放走這小賊，給我拿下了。」

斜陽暉裡，閃出一片霞光，已封住了窗口，小蕭琅躍身一個滾翻，已跳到一張桌上，桌上未收拾的杯盤狼藉，那五個漢子豈有不識得幫主的掌上明珠，拉兵刃，發起一聲喊來，拉兵刃，就向蕭琅撲去。

小蕭琅道：「算是見面禮啦，只不過是殘羹剩飯。」脚尖兒只一勾，那桌上的碗碗碟碟，便齊向五個漢子迎面飛去，五個漢子偏又是齊向小蕭琅撲去，如何躲得過，只見鮮血飛濺，五個漢子臉上早開了花，那桌上早不見了小蕭琅的影兒，却聽秦姜大叫一聲，瀟湘子脆生生，大笑道：「小兄弟，學你大哥哥啦，對媳婦兒要惜玉憐香些。」

敢情趁大亂之間，小蕭琅已掠到了小妖女身後，臨空一脚踢出，還是踢得眞重，把小妖女踢得撲進樓來，啊唷！是巧合？是有意？還是無心？天劍蕭郎，身後竟被桌子擋住了，退無可退，本能地一伸手，竟把秦姜抱滿懷。

啪的一聲響！啊呀！脆生生一巴掌，竟打在蕭郎臉上，當眞好心沒好報，痛得眼前冒金星，摸着臉，才氣得這麼一楞，小妖女却也好身手，拔起身形，一鶴衝天，已從蕭郎懷中竄了起來，脚兒在蕭郎頭上一點，借力一翻騰，好巧妙，更美妙，身子在空中一個滾翻，竟又落回欄杆上，却與一脚踢出後，在空中劃了個半弧，圈回來的小蕭琅迎個正着。

任小妖女輕身功夫如何絕妙，任小猴兒如何輕功絕倫，同一瞬間，向同一落脚之處，在空中圈了回來，又都身在空中，要想改變方向，如何能夠，若然相拒，小蕭琅就會落下樓外，小妖女就會落回樓中，會落入那醜少年懷抱，不由兩人不相迎。那瞬間，快逾石火電光，也不容遲疑。啊呀呀！不僅相抱，而且嘴對了嘴兒，即使都一錯身，落在欄杆上了，嘴兒仍然對着嘴兒，而且都不敢放開相抱的手來。

小猴兒哇哇叫，叫道：「啊呀！媳婦兒，你爲甚麼咬我！」

既然都抱着對方，又嘴對着嘴兒，齒兒可就成了唯一用得上力的，恨極又着慌的小妖女，便一口咬在小蕭琅嘴上，一揚臉兒，可躲不開下唇。

樂得瀟湘子脆生生打了個哈哈。說：「齧唇盟呀，小兄弟，眞不解風情，媳婦兒和你親熱。」

不解風情的小蕭琅。以牙還牙，嘴兒一張，也一口咬去，脚下既已着力，圈臂更快，便已拍在小妖女軟綿綿的胸脯兒上，誰教那胸脯兒如此柔軟，呔！小猴兒就勢捏了一把。

說時遲，都不過在一瞬之間，吃夠了苦頭的蕭郎大駭，叫道：「小兄弟，還不快跑。」

不僅親嘴齧了唇，還當衆捏了人家姑娘的酥胸，羞得秦姜臉飛紅霞，恨得牙兒也要咬碎了，只一挫腰兒，她那本就在手中的彩條却已把三丈內都罩着了，蕭郎倒抽了口涼氣。便瀟湘子也一聲啊呀！任兩人功夫絕頂，要救也來不及了。

那知霞光一斂，小蕭琅也從欄杆下翻了上來，好個精靈又頑皮的小猴兒，敢情用脚背勾着欄杆，打起鞦韆兒來，彩條掃過，又俏生生站在欄杆上，快得就像不會閃避過。

把蕭郎愛極更喜極，不怪地蕭瑤姊姊放心他跟來了，可不是小猴兒天生異稟。

他一直以爲小蕭琅不過是紫虛大挪移神妙奇詭絕倫，小猴兒溜猾而已，先前在那桌上只不過脚尖兒乍勾倏掃，竟能分擊五個撲去漢子，令五人臉上開了花，便是他，天劍蕭郎亦是絕不能夠的，才知小蕭琅的功夫，竟已到了莫測高深的境界。

天啦，這小猴兒才多大點年紀，不怪瀟湘子叫蕭瑤作神仙姊姊了，小猴兒既是蕭瑤調理出來的，那麼，不是神仙，也已近神了。

瀟湘子也喜得合不攏嘴來，拍着手兒叫道：「小妖女、小猴兒，你們可眞是一對兒，大哥哥，你們是怎麼說呀！可是一雙兩好？啊呀！小兄弟，你這小媳婦臉兒紅艷艷，可眞是桃之夭夭。」

小妖女恨得臉兒其實已由紅轉青，才知布幡是小猴兒掛上的，如何不恨，羞紅的臉。如何不由紅轉青。若連個小孩兒也奈何不得，海鷹幫，她雁蕩雙嬌，豈不是威名掃地，但從沒人能逃得出手去的彩條，竟然奈何他不得，又能不駭然。

就在那瞬間，驀聽樓梯響亮，一湧而上幾個手持兵刃的漢子來，窗外樓下，也轟然發起喊來，蕭郎一滑步，探頭一瞧，只見斜陽輝裡，映出一片劍影刀光，竟不知來了多少人，也不禁駭然，遠離海鷹幫的巢穴，遠在臨安，竟潛伏着這麼多人馬，不用說，全是被那高懸的布幡召來的，只見皆紅巾包頭，巾上繡着一隻藍色的飛翔海鷹。

天劍蕭郎，又豈把這些人放在眼裡，但這布幡是小蕭琅所掛，掛出能有多久，竟有這麼多海鷹幫的人馬，不待召喚，已聞風趕來，能不駭然。

只聽小妖女大叫道：「休放走這娃娃，不論死活，重重有賞。」

却聽嬉皮笑臉的小蕭琅也大叫道：「醜大哥，醜大姊，瞧我這招魂幡一掛出，招來了多少孤魂野鬼，不怕這些勾結官府，爲非作歹的剩鬼殘魂，不現出原形來。」

瀟湘子讚道：「小兄弟，原來你是要這些剩鬼殘魂現出形來，不僅要召你這桃之夭夭的媳婦兒。」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黃書郎找古班為田大叔、大嬸治創傷，古班因說出水火洞被黑紅門知道，害了他們，故刻意將二老創傷治好。黃書郎便和他們去柳蔭小築居住，路上見到小流球，知道曹三聖告老歸鄉，着小流球送二老、秀秀回小築，自己去堵截惡師爺曹三聖，半路上，遇到虎頭寨的「惡虎」段八派出手下為惡師爺清道，護送他回鄉，黃書郎便作進一步的瞭解他們的關係……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惡江湖

小流球情報錯誤　曹三聖行踪不明

黃書郎道：「曹師爺與段八是他娘的甚麼裙帶關係，姓段的如此下本錢？」

丁成濤道：「他們乃八拜之交！」

黃書郎道：「師爺與山大王，娘的，扯不上關係嘛！」

丁成濤苦笑了。

黃書郎道：「說，你們當家的怎麼會和八府師爺曹三聖扯上關係？」

姓丁的慢慢以手推着黃書郎握刀的手，道：「你不知道嗎？這年頭官盜勾結的例子不少，別以為姓曹的在官府當師爺，其實他早在幾年前就和我們當家的勾搭上了。」

黃書郎道：「怎麼勾搭上的？」

姓丁的道：「我只對你說，你可不能和別人提。」

黃書郎道：「快說！」

姓丁的還故意左右看，地上只有個破了肚子的人。

他放低聲音，道：「我們大當家的兒子叫段十八。」

黃書郎一笑，道：「姓段的與八字結上緣了，他叫段八，兒子的名字叫段十八，他娘的孫子的名字一定叫段二八了。」

姓丁的道：「我們當家的還沒有孫子，只不過他的兒子段十八，那一年偷進八府找女人，偏就追上一個年輕貌美的，那個女人還眞俏，只可惜她是曹師爺的外室，這件事被姓曹的知道了，設了個圈套把少當家提進官裡了，一問之下竟是虎頭寨少主，姓曹的就出點子要判我們少主死罪，還眞的要問斬了，這件事傳進山寨裡，我們大當家急壞了，他找了一位認識曹師爺的人去說情，說只要放了我們少寨主，我們老寨主以後還他三條命。」

黃書郎怔了一下，道：「還他甚麼三條命？」

姓丁的道：「就是保他三次不死。」

黃書郎明白了。

是的，如今段八率人下山寨，為的是當年對曹三聖的承諾。

別以為落草為山寇，說出話來仍然是一諾千金。

如今曹三聖退職歸鄉路程遠，他又得罪過道上不少的人，他當然知道這一路不太平，於……

於是，他請來虎頭寨的人出馬了。

黃書郎正在想，突然間，姓丁的一把抓過來了。

眞狠，他一把抓住黃書郎那要命的所在。

男人要命的所在就是褲襠裡面的六兩六錢六分三，只一被握在敵人的手掌上，這個人就會痛得就地滾。

黃書郎發覺姓丁的使陰手，便也毫不猶疑的旋刀疾殺，冷芒如電，切過姓丁的脖子。

「咻！」刀聲。

「啊！」黃書郎的叫聲。

姓丁的沒有叫，因為他的頭已掉在地上了。

黃書郎痛得坐在地上顫抖不已，他還用手去揉捏，當然，「惡郎中」古班的藥在這地方是用不上的。

也算黃書郎的反應快，再慢那麼眨眼功夫，他的一對卵蛋就會被姓丁的捏碎。

他本來不打算殺姓丁的，他甚至還打算送些銀子叫姓丁的改行，卻不料姓丁的會在他思忖的時候給他下此毒手，奈何？

江湖上有許多事發生在驟然之間，當然，更有許多事情本來就不應該發生的。

黃書郎出刀為自己，他不殺人人殺他，無奈！

* * *

黃書郎至少痛了快半個時辰，他的臉色也變了，變得灰慘慘的。

他拉過馬，只剛騎上，立刻痛得又下來。

咬咬牙，他只得又坐在路邊歇下來。

那地方受到傷害還眞厲害，逼得黃書郎運起氣功走關元下定海。

只覺得一股熱流就在定海穴下突突亂撞，黃書郎當然痛，他咬牙苦撐着。

一盞熱茶之久，他已是冷汗汨汨而下，他覺得想拉尿，這原本很平常，只不過他在出水的時候，那個地方就好像有針在刺。

黃書郎有點沉不住氣了。

他回頭看看後面，好像有一股淡淡的炊煙升起，那是野店的兩個老人在炸油條。

黃書郎拉馬又回頭，他得找一個地方先把被捏的地方治一治。

他回去了，走的這段路還眞辛苦。

他把馬拴在門口樹上，歪着身子走到門內，那老者仍然在炸油條。

老太婆見黃書郎折回來，拉着山寇的馬，不由怔怔的看了黃書郎一眼。

黃書郎先把五兩銀子又擱在灶台上，道：「藏好，別再叫山賊劫走了。」

老太太點點頭，道：「年輕人，你的臉色不好看。」

黃書郎道：「我殺了那兩個山賊了。」

老太太吃一驚，直不楞的不開口。

老頭兒開口了。

「年輕人，你惹禍了。」

「我知道。」

「你知道就該找地方去藏起來。」

笑笑，黃書郎道：「我原本是要放走一個的，那像伙突然在我褲襠裡捏一把，我才把他殺了。」

老者雙目一揚，道：「他想要你命。」

老太太道：「刺痛不是？」

黃書郎道：「有一點，所以我想找個地方躺一躺，也許就會好了。」

老太太看看老頭子，道：「你去，快泡些草藥叫他坐在熱水中泡一泡，很快就會好了。」

黃書郎大為驚喜。

老頭已取來一個木盆，旁邊鍋內有熱水，他盛了半木盆，又在二門樑上掛的草藥中，東一把，西一撮，取了十幾樣，一古腦泡在木盆裡。

黃書郎接過木盆，匆忙的走到二門外的草堆石頭地上，看看四下已經看不到人，他才剝了褲子坐在木盆裡，那模樣還眞教人看了滑稽，他燙得齜牙咧嘴的。

初時，黃書郎感到下部好像坐在熱火炭上一樣好不難受，就算坐在開水上也不過如此。

其實，那並不像開水一樣的滾燙，實乃老者放的草藥所致，時間稍久，他漸漸感到下面如坐在軟綿綿的被子上一樣，有那麼一點舒服感了。

黃書郎這才相信，果然單方治大病，老者隨便弄幾樣草藥，就把自己的痛苦解除了。

他仍然坐在木盆裡不起來，舒服嘛！怕一旦起來再痛怎麼辦？

* * *

黃書郎似睡不睡的坐在草藥泡的熱水盆裡，他的雙目閉不閉，嘴巴微微張，好不痛快，想起被姓丁的臨死捏一把，差一點如去大勢，萬一眞的來個完結篇，秀秀面前就難以交代。

他正在胡思亂想着，怎想到前面來了一批人。

那正是來得時刻，也是出乎意料的。

* * *

是的，從南面來了一批頭纏黑巾的大漢。

這批大漢中只有兩個騎馬的，他們的打扮很平常，好像一羣過路商。

站在前面數一數，一共十二名，穿的衣衫也不一樣，東拉西湊的甚麼花式都有，只有那兩個騎馬的俱都是背寬腰又圓的怒漢，一個在馬上掛着盾牌與砍刀，另一個肩上扛着一根齊眉棍。

後面兩個人好像身上有血漬。

這些人剛剛走到店門口，忽然間一窩蜂也似的圍住店前面樹上拴的那匹馬。

有個怒漢大聲叫：「二當家，這是咱們虎頭寨的馬，你看這馬鞍上的標誌。」

那個馬上掛着盾牌砍刀的怒漢立刻翻身落下馬來，他三步併成二步走，一像伙衝到馬身前，他只看了一眼，立刻沉聲道：「娘的老皮，殺死老丁、老劉的兇手，竟然還在店裡面。」

他抬頭，唔，這人長得好凶相，兩邊的鬢毛倒着長，一對厚唇半翻捲，兩顆門牙特別長，大蒜鼻子金魚眼

，臉皮就好像貼上一層橘子似的坑坑凹凹得好嚇人，如果張飛前來比一比，張飛變成美麗的了。

這凶漢一聲吼，粗大的右手猛一揮，道：「孩兒們，團團圍起來。」

另一馬上怒漢扛着齊眉棍站起來，他拍着馬背，道：「剛才見丁、劉二人的死狀眞凄慘，二當家，咱們活捉這兇徒，兄弟們今天拿他的肉下酒。」

虎頭寨的二當家「穿山甲」霍大山，咬着大暴牙咯咯响，道：「這傢伙的心肝我下酒吃。」

這二人好像常吃人肉似的，說出話來好嚇人。

十個漢子打開布捲來，裡面包的是鋼刀。

於是，十個漢子分開來，活生生的把這家野店包圍起來了。

那虎頭寨二當家「穿山甲」霍大山左手持着老籐盾牌，右手斜拿大砍刀，鐵塔也似的站在野店門外直吆吼！

「得，王八蛋走出來。」

三頭目雙手端着齊眉棍，此人叫做「野狠」石柱子，生得瘦兮兮的，就好像手中的那根棒一樣。

姓石的也跟着吼：「你媽的，膽上生毛不是，殺我們虎頭寨的人，爬出來受死吧！」

只不過二人叫了半天沒動靜，店門內，兩個老人還在低頭炸油條。

這就奇怪了，爲甚麼裡面不出來人？

二當家霍大山手一揮，道：「石柱子，進去把那可惡的狗東西抓出來。」

石柱子先是一楞，後見自己這面人多，一拍胸脯，道：「二當家，你看我的。」

他呼的一聲走進店裡面，緊跟着口中發出「噫」的一聲，道：「人呢？」

黃書郎還在後面草堆裡泡屁股吶！

姓石的走到老頭面前吼道：「人呢？」

老者這才抬起頭，道：「你說甚麼？」

「你聾了？或是耳朵塞驢毛了。」

「我爲你們炸油條，沒有看見甚麼人。」

姓石的嘿嘿冷笑，道：「大白天睜着眼睛說瞎話。」

他一把抓住老者，使力的抓到門外面。

老者直搖手，道：「我在此地開飯店，你們的人叫我炸油條，從一早炸到日上三竿，就等着你們各位到來吃早飯了，我可沒有殺你們的人。」

姓石的一脚踢，生把老者踢倒在地上，他吼道：「你個老小子當然殺不了，可是我問你，那個殺人兇手呢？他把馬拴在樹上，人呢？」

老者搖搖頭，道：「我只顧得爲各位做早飯，沒看見甚麼人來過呀！」

姓石的舉起齊眉棍，「吧」的一聲打在老者的脊背上，罵道：「娘的老混賬，你把爺們當成菩薩呀！告訴你，殺人放火老子們最拿手，你若不快快說出那個人在甚麼地方躲，老子一棍子打死你，然後一把火燒你的店。」

老者不開口，仍然在搖頭。

背上挨了一棍，老者只皺皺眉頭。

又是三棍子打在老者的背上，便在老者大喘氣的時候，屋子裡，老太婆奔出來了。

「老伴呀！」

老者眼一瞪，道：「老太婆，妳跟我吃苦四十年，咱們的命不值錢，死就死了吧！」

老太婆道：「老伴，我跟你吃苦四十年，喝着稀飯也舒坦，只要不偷不去搶，咱們那一天不是一覺睡到大天亮，心不驚，膽不怕，老天也會笑哈哈，那像……」

她抬頭只看了一眼，却發現姓石的在冷冷笑，道：「奶奶的，老子們在要人，妳們兩個老不死的反而用話諷刺爺們呀，皮癢了不是？」

老者嘆着氣，道：「你們打吧，我二人也不想活了。」

姓石的一咬牙，好一陣亂棍打。

兩個老的挨着打，就是不開口叫。

姓石的張口厲喝：「老子打死你們兩個老狗。」

他這一叫不要緊，屋後面的黃書郎吃一驚，他睜開眼來仔細聽。

他也慢慢的站起來了。

他以爲難道正主兒來了嗎？

「呼」的一下子站起身來，黃書郎試着他受傷的地方，眞奇怪，不痛了。

不痛就是好了。

當然，好了之後就可以走動了。

他輕輕的繞過一片石堆看，唔，有幾個提刀的漢子在屋子的那一面。

他還不知道二位老人家不叫的原因就是不要黃書郎知道，當然，最好黃書郎逃掉了。

便在黃書郎慢慢轉看到三十幾丈遠處的茅屋前面的時候，他吃驚了。

他看見二個老人在地上滾，沒有聲音，只偶爾聞得一個人在咒罵。

黃書郎怕二位老人被打死，立刻高聲大叫：「喂！怎麼打老人吶。」

二位老人還在挨打，這證明兩位老人尚未被打死，如果已死，就不會再挨了。

黃書郎心中更明白，如果等到自己奔到二老面前，也許就會被亂棍打死，所以他邊走邊叫。

叫着，果然姓石的不打了。

黃書郎仍然在叫，他已經把褲帶綁好了。

「喂！你們爲何打老人？」

就在這時候，姓石的一脚踢在地上老人的屁股上，叱道：「滾回去，小心濺得你們一身血。」

那老者扶着老太婆，不，也許是

老太婆扶着老頭兒，兩人跌跌撞撞的邊走邊指着走來的黃書郎。

那老者十分可惜的喘息着，道：「年輕人，你太辜負我一片救你之心了。」他頓了一下，又道：「你……你爲何不逃……跑，你難道不懂避……凶趨吉……嗎？」

黃書郎只當未聽見，他哈哈笑着，道：「我在山坡拉大便，你們這些王八蛋怎麼在這兒窮搗蛋。」

眞是見鬼說鬼話。

他只走到店門口，「嘩」，十個大漢已把他圍在正中間，中間除了黃書郎之外，正面還站着二大王「穿山甲」霍大山，背後是瘦子石柱子。

這時候霍大山開口了。

他開口嘿嘿笑，指着黃書郎道：「朋友，那道來的？」

黃書郎道：「誰是你朋友，我不認識你。」

他當然不會認識霍大山，只不過他却知道他們都是從虎頭寨上下來的。

霍大山火大了，他一聲狂笑，道：「一點禮貌也不懂呀！王八蛋。」

黃書郎笑道：「對，王八蛋才是你們說的正常話，那有山寇講禮貌。」

石柱子一頓齊眉棍，吼道：「二當家，少和這傢伙囉嗦，做了他燉他的肉吃！」

霍大山手一攔，道：「等等，問明白了再下手。」他冷冷的金魚眼往上翻，道：「你是個賤傢伙，朋友不當要當王八蛋，也好，我問你，王八蛋，不遠處死了兩個人，是你幹的？」

黃書郎一笑，道：「對呀！」

門口的老頭兒直搖頭，道：「他瘋了呀！」

霍大山已慢慢在舉刀，道：「王八蛋，這匹馬也是你拉回來的了？」

黃書郎道：「對呀！」

「你爲甚麼要殺他二人？」

「很簡單，我不殺他們，他們就會殺我。」

「放屁，老子們今天有特別任務，今天不做任何買賣，他們不會惹事，怎會殺你？」

黃書郎道：「也許是賊性難改吧！他二人知我口袋裡塞滿了銀子，就跟上來了。」

霍大山怒道：「放屁，你再多的銀子也不會動他二人的心，莫非你想搶他們的馬，你才是個兇手吶！」

黃書郎道：「妙！反咬一口。」

霍大山開始宣判黃書郎的罪狀了。

「你殺了我們二個人，又搶了我們的馬匹，論律該當亂刀斬，王八蛋，你服嗎？」

黃書郎道：「要殺我呀？」

另一面的石柱子一頓齊眉棍，罵道：「老子們要吃你的肉，剝你的皮。」

黃書郎哈哈一聲笑，道：「仗着人多不是？」

石柱子厲吼，道：「老子們聚衆佔山寨，就是求的人多勢衆，你怕了不是？」

黃書郎道：「如果我怕，那才是個猪，不逃反而自投羅網呀！」

他這話一出，門口的老者吃一驚。

老太婆低聲道：「這年輕人不是一般人吶！」

老頭道：「但願他是個能人。」

能人就是會武功的俠客，黃書郎稱不上大俠客，但他却稱得上是能人。

* * *

「穿山甲」霍大山冷哼一聲，道：「沒有三两三，不敢上梁山，你小子大概有恃無恐，好，且由霍大爺掂一掂你有多少能耐，幾多斤兩。」

黃書郎的棒已「咻」的一聲在他的掌上旋動了。

他笑笑，道：「我的本事並不大，可也足有自保之力，山大王，你只一出手就明白了。」

霍大山厲吼一聲如猛虎，右手砍刀高舉，左手老籐盾牌斜着砸，那麼厲烈的對準黃書郎殺過來。

黃書郎見這大漢長得比張飛還兇猛，又見他出刀帶風聲，便知道此人的力氣了。

沒關係，黃書郎一棒點在敵人的老籐盾上面，他的身子借力往敵人的左後方彈過去，便也躲過敵人的一刀殺。

另一面，石柱子的齊眉棍橫打過來了。

他是覷準了敵人的落點發出的一狠棍。

黃書郎就知道石柱子不會袖手，他見棍子捽過來，手中鋼棒豎着擋。

「噹！」

「咚！」

「哎呀！」

三聲好像是連着响，石柱子已抱頭跌坐在地上，他暈頭轉向的不分東西南北，他的頭上起了個大肉包。

「殺了他！殺了他！」石柱子還能叫。

霍大山抖着盾牌砸，他人高，臂又粗，動作又粗野，宛似泰山壓頂般殺過來。

他以爲敵人只不過手中一根二尺長的棒子。

黃書郎斜身閃過盾牌砸，棒子打在敵人的砍刀上，發出一片光芒飛濺，便在這時候，他的「惡信」已神不知鬼不覺的扎在敵人的右肩頭，扎得霍大山的砍刀也舉不起來了，足足扎入他的肩窩兩寸深。

霍大山狂叫着往邊閃。

黃書郎哈哈笑着未追趕。

霍大山剛站定，立刻狂吼一聲，道：「孩兒們，圍緊了狠宰吶！」

「殺！」

十個怒漢撲上來了，大把砍刀一齊殺，只不過明明看到黃書郎被一片極光罩住，忽然間那片極光又爆開來，但見十把砍刀有九把上了天。

便在同一時間，但聞好急驟的邦邦响，有幾個大漢已跳着腳往外躲。

原來黃書郎的鋼棒出手快如電，旋出一股强勁的內力撞飛大砍刀的刀芒，然後又低頭快速的一陣狂敲，全都敲在大漢們的脚背上。

閃在一邊的二寨主「穿山甲」霍大山一看自己的人只照個面便被打得唷唷叫，他立刻明白這人不是一般人，這個人有大本事，誰人碰上誰倒楣。

佔山為王的人腦筋動得快，不像一般江湖客。

山寇仗着人多，打不過躲得過。

江湖客不怕死，明知道打不過照樣拚。

霍大山撮唇一聲胡哨吹，大聲吼道：「扯呼！扯呼！點子扎手。」

他頭一個往馬上躍，當然他的身上在流着血，痛得他滿臉橫肉在閃跳。

「野狠」石柱子也看到了，他起身蹦上馬背就大叫：「扯呼！扯呼！」

果然，就算幾個脚背上挨了敲的也咬着牙忍着痛，刀也不要的四下逃了。

為甚麼要四下裡逃？

這是有原因的，敵人太厲害了，打他不過只好逃，如果大伙逃的是同一個方向，正好叫敵人追着一個一個的宰，如果四散逃走，大家的生機就大了，敵人追上這一個，別的早就逃跑了。

强盜為甚麼要「扯呼」？

當然，幹强盜的就是為了肚皮吃不飽，每個人都吃得飽又吃得好，瘋子才去當强盜，既然吃不飽當然是不想餓死，於是結夥去當强盜，如果遇上更强的强盜，除了盡快的逃，就是盡快的逃了。

黃書郎就是强過他們的强人，黃書郎當然不是强盜，只不過在强盜的心目中，他老兄成了他們的强盜，要老命的殺手。

黃書郎並未追趕任何一個人，因為他不打算在這些人的身上搜刮些甚麼。

有銀子，而且多多，他們就不會當强盜。

他只是看着哈哈笑。

他也高聲叫：「慢點跑，別跑岔了氣，只不過別再叫我碰上，那時候一定送你們去見閻王。」

他這裡哈哈笑，店門口的老者可樂了。

他對黃書郎招招手，道：「年輕人，你原來眞的是個能人呀！」

笑着，黃書郎走到店門口，道：「你二老好人吶！」

老者道：「好人不能遇惡人，我二老差一點被他們打死了。」

黃書郎道：「沒關係，我身上有刀傷藥。」

老者搖搖手，道：「用不了 我櫟上的那些草，燒上一鍋草藥[illegible]就好了。」

黃書郎想到自己也是老者用早泡好的，便笑笑，道：「那好，我的藥也省了，我的藥來之不易呀！」

老者道：「年輕人，你那個地方的傷好了吧？」

黃書郎笑笑，道：「比之被捏之前還舒服。」

老者道：「我便也放心了，年輕人，你進來，我給你切點好吃的，油條盡管吃，我不要你的銀子。」

黃書郎笑笑走進門，只見老太婆在灶上燒起大鍋開水來了，她還把一些草藥往鍋裡煮。

黃書郎剛剛坐在桌子上，只見老者扒開一堆雜柴的草，從草堆裡取出一個大油紙包出來。

老者打開油紙包，一股子香味沖鼻來，香得黃書郎直嚥口沫。

「老先生，這一包是你滷的吧！眞香。」

老者笑笑，道：「開野店總得會幾手吧，其實……」

他不說了，他把一包滷味放在桌上，道：「年輕人，你撿着吃，想吃甚麼拿甚麼。」

黃書郎並不餓，他隨便吃了兩個滷蛋。

老者道：「那些人怎可以享用我這些滷味呀！哼，他們逼我炸油條！」

黃書郎笑笑，道：「今天也算你救了我一次，請問你老先生，你怎麼懂得那些草藥會治病？」

老者淡淡一笑，道：「也沒甚麼，早年習過岐黃之術，唉，只因為一次誤醫，我洗手不幹改行了。」

黃書郎道：「原來是一位大夫。」

老者搖頭，道：「已經多年未有人稱我一聲大夫了。」

黃書郎道：「你老高姓大名？」

老者道：「老漢姓古。」

黃書郎吃一驚，怎麼姓古的人都是大夫，三仙鎮上有個「惡郎中」古班，這老者也姓古，而且他用的草藥也有奇效。

那老者又道：「我的名字好像叫珏吧！」

黃書郎吃驚的道：「古……珏？」

老者一笑，道：「多年未提過名字，自己便也覺得陌生了。」

黃書郎道：「古老，在下也認識一位大夫，他叫古班，你老認識嗎？」

古珏臉色一寒，道：「別提他了。」

黃書郎道：「原來你也認識古大夫。」

古珏冷哼一聲，道：「他是我兄弟，一母所生的親兄弟，哼！」

黃書郎道：「你們還是親兄弟呀！」

古珏道：「學醫濟世，志在為人除去痛苦救人性命，我兄弟却拿先人的良方賺銀子，他只認銀子不認人，我不只一次的勸他，我還警告他，小心死後閻王殿上挨那五馬分屍之刑，他就是不聽。」他嘆了一口氣，又道：「年輕人，你千萬要相信，想當年藥王做了一個夢，夢見學醫的人只顧賺銀子黑良心，死後被閻羅王用五馬當殿分屍，好慘吶！」

老者說得好像眞有那麼一回事。

其實誰也不能說沒有，這年頭如果大夫盡要錢，這個大夫就死得早，你若不相信，找人問一問。

黃書郎不找人問，因為他就把古班整得叫老娘。

他覺得這兄弟二人作風大不相同。

一個嗜愛銀子如命，無所不用其極的扒。

另一個却視銀子如土，淡淡的在路邊開這一家小小的野店。

這光景也很明顯，兄弟二人老死不相往來了。

＊　＊　＊

老太太弄了大木盆，在盆子裡裝滿了藥水，她侍候着古珏去泡身子了。

黃書郎便在這時候走了。

他取出兩錠銀子放在灶台上的油罐裡，那地方外人是不會去拿的。

黃書郎騎上馬背在發笑，原來古班這惡郎中還有個老哥叫古珏，令人想不到的事。

其實，黃書郎想不到的事情還在後頭吶！

他一定會大吃一驚的叫天爺，因為……

＊　＊　＊

他拍馬馳了五十里，迎面大隊人馬過來了。

黃書郎只一看就知道是那帮山賊改扮的。

外表上是五顏六色的行旅，暗地裡每人扛着一把刀。

三輛大車連着篷，每輛車都是四匹馬在拉，眞夠氣派的了。

黃書郎撥馬路邊上，他等着一隊人馬從他的身邊過。

他的心中開始噗通噗通的跳，「惡信」暗中握在左手上，他準備一傢伙扎死惡師爺曹三聖以後，馬也不騎的往山道上逸去。

當然，他殺了曹三聖以後，便立刻轉回柳蔭小築，守着他的秀秀等着抱兒子了。

「惡郎中」古班就確定秀秀肚子裡的是個男的。

＊　＊　＊

黃書郎自從得知秀秀懷了他的兒子以後，心情上是很愉快的，他不時的臉上掛着笑，就算他面對敵人的時候，也難掩心中的喜悅。

他現在就把笑臉面掛在臉上。

那些人打從他身邊剛走過，後面的大車前後各有兩個騎馬的人。

只不過這些人尚未注意到黃書郎騎的是他們山寨的馬，只因為那馬鞍已被黃書郎丟棄了。

＊　＊　＊

大車發出「咕哩隆咚」聲遠遠的馳過來了。

黃書郎曾聽小流球說過，那「惡師爺」曹三聖就在最後一輛篷車內。

這時候，他的神情很輕鬆。

他還在馬上對身邊走過的那些人點頭招呼，好像很有禮貌的樣子。

於是，一批二十多人走過去了。

後面，第一輛篷車也從黃書郎的面前過去了。

然後，第二輛，再後面。

守護着篷車前後的兩個騎馬的很注意黃書郎。

他們也注意路上每一個人。

第三輛大車的後面也有十個扛着布包的大漢，只不過當第三輛大車快要經過立馬道旁的黃書郎的時候，黃書郎全身猛一緊，他發動了。

「曹三聖！」

這三個字叫得如打雷，黃書郎騰空而起三丈八，兩個觔斗落在篷車頂，他的「惡信」疾出如電，橫着割開篷布三尺多一個大口子。

就在他低頭看的刹那間，七把尖刀猛往篷上刺來了。

那是七個女人出的手。

篷車上竟然是女人。

他已知道了，小流球告訴過他的，曹三聖的家眷也上了大車。

那麼，自己顯然找錯車了。

他不等下面的刀殺到，又是一個觔斗反轉翻，「唬」的一下子追上第二輛大車。

他出刀之快，使所有的人都吃一驚。

「嘶！」

他又割開篷布，裡面的一丈長刀已往他的身上刺過來了，眞厲害，拿刀的人，看上去就是曹三聖！

曹三聖竟然會武功？這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黃書郎只知道曹三聖是八府師爺，幹師爺的人應該是個文質彬彬的寫字之人，沒聽過師爺也會動刀的，而且出刀更是叫人吃一驚。

黃書郎疾以棒擋，却發覺來的一刀力大無窮，黃書郎的右臂有些疵。

他反身彈下大車頂，便在這時候，兩個騎馬的怒漢拍馬大叫着衝過來了。

「兄弟們，圍起來，活捉刺客。」

「圍緊了殺！」

兩個騎馬的奔到黃書郎身前，中間大車上那個使刀的「曹三聖」咚的一聲跳下車。

於是，黃書郎在一陣打量後哈哈笑了。

他笑得似乎不怎麼樣，那個「曹三

聖」打從鼻孔裡哼了一聲。

曹三聖的雙手很細膩。

寫字的人，尤其是養尊處優如曹三聖者，更是雙手細緻，而且曹三聖天天夜裡都會摸女人。

他如果一天不抱女人，這一夜他就睡不好。

江湖上有許多男人每天都需要女人，尤其是抱漂亮的女人。

當然，這種男人多半是有權勢的人物。

曹三聖雖是府衙師爺，然而他長袖善舞，八面玲瓏，八府之地等於他說了算，所以他每天都有女人陪他睡在府衙後街他的小公館裡。

黃書郎發現這人雖然是曹三聖的模樣，但他的雙手長了許多粗粗的毛，這種手只有粗人才會有。

黃書郎的心中起了疑，所以他笑了。

他發覺這人一定不是曹三聖，這個人是冒牌貨。

就在這時候，有幾個女人也提刀圍上來了。

女人也幹强盜，而且一個個又美得不得了，倒叫黃書郎嚇一跳。

對面，扮得有點像曹三聖的漢子冷冷吼道：「好小子，就你一個人呀！」

黃書郎笑笑，道：「幹刺客當然一個人。」

那人粗聲一笑，道：「我問你，你爲何前來刺殺我？」

黃書郎道：「我不是刺殺你，我刺曹三聖，『八府師爺』曹三聖！」

「老子就是曹三聖。」

黃書郎輕搖着頭，道：「你不是。」

那人雙手握着長短兩把刀，兵器上又稱子母雙刀，會使這種刀的人，很會近身肉搏，而且也能表現出十分兇悍的模樣，令敵人膽寒。

那人嘿嘿冷笑，道：「爲何你以爲我不是曹三聖？你從甚麼地方知道的？」

黃書郎道：「朋友，你絕對不是曹三聖，曹三聖不會武功呀！」

那人嘿嘿笑道：「好，老子問你，曹三聖和你有甚麼深仇大恨，你躲在半路要取他的命？」

黃書郎道：「取他命的人一定不會少，只不過我捷足先登的趕來了。」

他再看看三輛篷車，發覺似乎有些不對勁。

那人移動着身子，道：「你說得不錯，江湖上是有許多人等着要他的命，只不過這些人都要不了他的命，當然，這些人中包括你小子在內。」

黃書郎道：「閣下可否以眞面目相示，既然我已看出你不是曹三聖，你何不大方的揭去你的面具？」

那人果然以左手在臉上揉搓着，便也揉下了一張人皮面具，他嘿嘿笑了。

「你果然不是曹三聖。」

「是不是已經不重要了，小子，重要的是你已經是甕中之鼈了。」

黃書郎笑笑，道：「各位來自虎頭寨吧？」

那人雙目一亮，道：「你認識爺們？」

黃書郎道：「從前不認識，自從見過前面過去的兩批人之後，我便認識各位了。」

那人冷冷道：「原來是劉民告訴你的。」

黃書郎道：「還有你們霍二當家的。」

那人楞了一下，道：「你認得霍大山？」

黃書郎道：「認得，當然認得。」

那人哈哈又是一聲冷笑，道：「你怎會認識霍大山？怎麼從前沒聽說過？」

黃書郎心中直發笑，這老小子是個驢。

他故意重重的道：「看你手中拿的傢伙，你一定是虎頭寨當家的吧？」

那人雙目一揚，粗聲道：「霍大山告訴你的？」

黃書郎道：「是呀！霍當家說，你大當家是講義氣的人，說出話來不是放屁，你說出來的話一諾千金，而且擲地有聲吶！」

那人笑着笑着又不笑了。

黃書郎笑道：「當家的，你覺得甚麼地方不對勁了？」

那人，敢情正是虎頭寨寨主「惡虎」段八。

黃書郎也知道此人是段八，他故作不知道。

如今見段八在猜疑，他立刻笑笑，道：「段大當家的，要說你眞夠義氣，曹三聖爲自己的退路着想，救了你的兒子段十八，你果然答應爲他的老命出力，段當家的，我有一句話不知當講不當講。」

段八怔了一下，道：「說！」

黃書郎道：「你在山寨當你的王，又何必眞的爲那種惡師爺拚性命，不如你率你的人回山寨，我便放過你們一馬，你以爲如何呀？」

段八懵了半天，忽然仰天大笑，道：「操你媽，你是那條河裡爬上來的王八，說出的話盡冒水泡呀！」他頓了一下，又道：「霍大山怎麼會認識你這種說大話不選地方的人物呀！」

黃書郎忙搖手，道：「王八蛋才是霍大山的朋友，我他娘的沒有朋友。」

段八怒道：「你的意思是說霍大山高攀了？」

黃書郎哈哈又笑了。

這時候黃書郎當然笑得出來，因爲他以爲他現在就如同野豹子走入羊圈裡一樣。

他把虎頭寨的人當成羊，他自己是豹子。

豹子跳入羊圈中，當然愉快了。

他見段八又在怒視着他，立刻笑道：「我一共遇上你們兩批人，兩批人都不友善，所以嘛……」

段八怒道：「所以甚麼？」

黃書郎打住話不往下說，他改個話題，道：「你若想知道我把他們怎麼了，你得先說，曹三聖那裡去了。」

段八吼道：「你先說，你把我的人怎樣了？」

黃書郎搖頭，道：「你先說，你說完了我再說。」

他當然不能先說，如果他說出已經殺死殺傷他的人，段八就會出刀了。

雙方動上手，他便不會知道曹三聖的下落了。

當然，黃書郎的心中不舒坦，小流球說得很肯定，曹三聖坐在最後一輛篷車上，他娘的，如今三輛篷車裡也沒有曹三聖，却冒出個假的曹三聖，小流球辦事不如從前了。

難道說小流球有了小白菜就變成個糊塗蛋了？

不應該是這樣的，天下的男人有女人的多得很，難道都會變成糊塗蛋不成？

且等這件事一了，好好的去修理小流球一頓，娘的，差一點又上了大當，剛才如果一頭撞進篷車裡，好傢伙，一共七把刀殺過來，自己很難躲得過，就好像一個人掉進刺猬窩，難免被刺上幾傢伙。

看這些女人拿刀的模樣，好像她們常殺人。

黃書郎的心中在想着，段八又沉聲道：「好小子，你他娘的刀架你脖子上還想稱王呀，你說不說？」

黃書郎道：「山大王，刀還未曾架在我脖子上，你若不先說，我是不會說的。」

「惡虎」段八哇呀呀一聲吼，道：「操，你小子不見棺材不掉淚呀！」

黃書郎道：「少吆唬，別以爲人多我會怕你。」

「惡虎」段八一瞪虎目，心中眞爲這小子的膽識楞了一下。

他心中在想：「不是猛虎不上山，這小子可能有一套。」

咬咬牙，段八沉聲道：「老子很欣賞你小子的膽量，我就告訴你吧！我們這裡沒有曹師爺，曹師爺怎會和我們走在一起。」

黃書郎怔了一下，道：「他人呢？」

段八道：「我怎麼知道。」

黃書郎道：「可是你爲甚麼扮成曹師爺模樣？」

段八哈哈笑道：「這乃是曹師爺的主意，他要我爲他開道，叫我扮成他的模樣，設法引出要刺殺他的仇人，哈……還眞把你引出來了。」

黃書郎道：「好嘛！他拿你當靶子了。」

段八道：「依照老子的意思，曹師爺盡可以大大方方的歸故里，有我段某的護送，他一定平安無事。」

黃書郎道：「眞是個二百五。」

段八道：「你說甚麼？」

黃書郎道：「曹三聖拿你當二百五呀！」

段八罵道：「放你大舅爺的屁！」

黃書郎道：「怎麼你不想一想，你扮成曹三聖模樣走在路上，萬一引來個厲害角色，你第一個沒有命，你若被人把頭切掉，多冤呀！」

段八嘿嘿冷笑，道：「放眼江湖，那一個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找死不是。」

黃書郎笑笑，道：「如果你眞是曹三聖就好了。」

段八道：「曹三聖不會那麼容易死，小子，怕是你死定了。」

黃書郎道：「看樣子，你眞的不知道曹三聖在甚麼地方了？」

段八道：「別提曹三聖了，小子，你可以告訴段大爺，你把我們的兩批人怎麼樣了？」

黃書郎一笑，道：「山大王，曹三聖拿你當二百五，我看你就是個糊塗蛋。」

段八的子母刀要出手了，他怒罵：「你找死！」

黃書郎道：「想知道我對你的那兩批人怎麼樣了，他們見我有銀子，山大王的毛病又犯了，要打劫，這件事，你說說後果是甚麼？」

段八罵道：「下山的時候怎樣對他們說的，咱們這一趟不當强梁，咱們是報恩來的，眞是狗不改吃屎。」他罵了一句，又道：「如此說來，你把他們打傷了？」

黃書郎道：「早先的兩人太陰毒，我幹了他們倆，後來的我客氣多了，只把他們打跑，至於眼前嘛……」

段八已氣咻咻的吼罵，道：「老子宰了你這小王八蛋！」

他出刀十分凌厲，子母刀星月爭輝似的直往黃書郎全身罩來。

與此同時，兩個騎馬的怒漢一人持斧一人掄刀，那麼凶悍的伺機出手了。

這原是個可怕的陷阱，曹三聖佈下的陷阱，就是要狙殺那些想要他命的仇家。

至於曹三聖到底有多少仇家，只因爲他在官府大行惡，得罪的人物無數，他也記不清到底有多少。

當然，他也不會認識「惡客」黃書郎。

* * *

此刻，黃書郎有了另一種打算。

他的打算就是不幹，他怎會把精神耗在段八這些虎頭寨上的人？

如果他和這些人在此玩命，他便成了二百五了。

黃書郎的身子暴彈平射，旋着銀光的棒子劃出一個輪狀冷芒，那麼快速的衝向殺來的段八，他的「惡信」却

在一陣金鐵撞擊中突然切過敵人的右臉，便也撩起一股子鮮血狂標。

「唔！」

「哈……」

就在段八抖着血腕暴退不迭中，黃書郎拔身四丈餘，他只在一輛篷車頂上頓足一點，然後是七八個空心觔斗連着翻，一口氣就是十五丈外。

他越過了人頭，又掠進一片林子裡，身後面人聲在狂叫：「追呀！殺呀！」

黃書郎的笑聲是不斷的，聽起來好像已在一里外的遠方了。

段八挨了一刀，他心裡明白，如果黃書郎想要他的命，剛才的那一刀不會在手腕上，而是在肚皮上。

他就沒見過本事如此大的、一招之間就傷得了他的人物，只可惜他剛才沒問明白這人是甚麼來歷。

剛才他是不屑於知道黃書郎的來歷，他段八乃是虎頭寨寨主之尊，黃書郎算那個鳥。

江湖上有許多目中無人的人物，段八只是其中之一罷了。

* * *

黃書郎並未跑遠，他本人就躲在大樹上。

「惡虎」段八受了傷，他率領的虎頭寨人馬眞効忠，十幾個把他圍在正中央，直到追黃書郎的人回來了，才有人把段八扶上大車，走了，他們當然是回虎頭寨去了。

他曾答應保曹三聖三次不死，這才頭一回就先損兵折將的，自己也幾乎賠了命。

算了，還是守緊虎頭寨方圓七十里內做買賣，別在江湖上充强梁了。

江湖有江湖的殺法，强盜有强盜的一套，河水井水都是水，却也有個地域之分。

* * *

黃書郎不想殺人，尤其是殺那麼多的人，他更不為，他不會把力氣用在不相干的地方。

他等着要回「柳蔭小築」過平靜的日子。

他只是在實現他唯一的心願——為乾爺報仇殺了曹三聖之後，他便決心退出江湖。

當然他在退出江湖的時候不會搞甚麼金盆洗手，只要找個地方躲起來就成了。

黃書郎躲的地方就是「柳蔭小築」。

* * *

黃書郎此刻當然不回柳蔭小築，他以為小流球辦事已經不如從前那麼可靠了。

怎麼弄個假曹三聖也騙過他的眼睛。

他看看天色，今夜好像沒地方住了。

於是，黃書郎又折回頭，他又回到古珏的野店。

老太太見黃書郎又回來，很高興，忙着為黃書郎弄吃的喝的。

黃書郎覺得很奇怪，兩位老人家怎麼好得這麼快，二老本來被棍子打得爬不起來，兩個人走路也是歪歪的，怎麼會一下子好像沒事一樣。

古珏却也明白黃書郎想的，他只是笑笑。

黃書郎吃着東西，問古珏：「古老，虎頭寨的人都走了，你也別在擔甚麼心了。」

笑呵呵的古珏道：「年輕人，那批人一定被你打敗的，他們匆匆把屍體運上大車，進店來搬走我炸的油條還不夠，油鹽醬醋他們也拿，煮的稀飯全部倒在木桶裡，茶水也搶去一大缸，臨走前還在屋子裡搜，唉，值錢的東西全被拿去了。」

黃書郎吃一驚，走到鍋台上的油罐看，便也哈哈的笑了。

古珏道：「年輕人，你看甚麼？」

黃書郎提着油罐晃幾下，油罐內發出「嗆郎」聲。

老太太取在手上看，只因為油罐口小肚子大，裡面又油黑漆漆，難怪强盜沒有要。

老太太也晃了晃，伸手去掏，三錠銀子在裡面，五兩一個，三個就是十五兩。

老太太哈哈笑，她以為財神爺光顧了。

古珏心裡明白，那是這位年輕人放在裡面的，只因為草藥有奇效，把他的傷治好了。

古珏覺得這個年輕人是好人，值得交，他便打算把自己在岐黃上的本事教會這個年輕人。

只不過他心中也明白，若要把這個年輕人留在身邊，太難了。

* * *

黃書郎在野店中睡了一夜，一大早他就匆匆的走了。

他覺得事情不簡單，小流球的情報不可靠，只好自己親自去一趟八府了。

他離開古珏的野店之後，一路上轉而往東南，當然那是往八府去的大道。

* * *

灰蒼蒼的天空上，流雲一塊塊的急速溜走，溜向西北方，初秋的天氣有些悶熱，却也因為一股子輕風而使人們感到些許的涼意。

黃書郎的馬匹沒有了，他在刺殺段八的時候，他的馬匹從林子裡跑掉了。

現在，他走在一道山崗上，看着遠方的雲，也看着遠方雲下面來的一羣人。

這些人來得很快，好像是為了某一件大事而盡速的要辦，黃書郎看着，對方好像有七八個之多。

（未完・廿二）

雪蓮情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

陳瑜・文
可飛・圖

發東廣邀羣豪　參予開壇大典

上文提要：別過蓑衣丈人祖孫，方玉琪携着金透來至九雲嶺，被守山的護法誤以為他是傳達機密而來的香主，遂把他引入谷中；方玉琪行刺九陰夫人失敗，又被對方悉破謊言，連忙逃遁，可惜慌不擇路，竟走進死胡同，眼看追兵已至，決定捨命一拚，正在危急關頭，忽有一縷聲音着他前往九陰夫人練功室，奪得紫芝駐顏仙露，便可挾此離去，方玉琪聞言，趕往石樓，却見九陰夫人擋在路上……

九陰夫人很安詳，瑩光如玉的臉上，瞧不出絲毫怒意。

左右兩邊還是四個宮裝少女，垂手侍立，她們一個個睜着妙目，臉上露出驚詫和疑懼之色。

方玉琪目光一溜，果然見那幢石樓上，繡簾隨風輕拂，兩扇窗戶左右敞開。

可惜九陰夫人就站在岔道口上，自己總不能從她頭上飛越而過。

他略一打量，便在距九陰夫人一丈之處，倏然住足。

龍、虎、干、戈四人和九陰夫人的一干爪牙已紛紛趕到，圍在自己身後一丈距離之處。

九陰夫人兩道精光如電的目光瞧着方玉琪，徐徐的道：「娃兒，你身入絕地，插翅難飛，可知道老身如要殺你，易如反掌嗎？」

方玉琪絕頂聰明，聽她語氣，分明有收羅自己之意，自己何不將計就計，趁她不防之際，才再下手。

心念轉動，却故意態度傲慢，凜然冷哼，反問道：「妳可知道方某即使是死在九陰谷，憑區區師門武學、手上利器，也總會撈回幾個陪葬之人？」

九陰夫人輕唔了一聲，又道：「但老身却不想殺你。」

方玉琪仰天朗笑道：「方某身銜師門血仇，妳不殺我，我必殺妳。」

九陰夫人身邊四個侍女聞言一齊變色，九陰夫人也似乎微微動容，頷首道：「姓方的娃兒，你說得有理，不失為有骨氣之人！」她的語氣似乎對方玉琪頗為嘉許，頓了一頓，又道：「好，我們不談這些，老身還有幾句話要問你，你如肯實說，老身仍可破例放你出去。」

方玉琪睜目道：「妳放我出去，不怕方某再向妳尋仇？」

九陰夫人微微一笑道：「老身豈會怕你娃兒尋仇？不過那自然也有條件，你要在我九陰谷內禁閉一個月，一個月之內，老身決不難為你，只要你和兩個熟人相見，一個月之後，老身就讓你自由離開。」

方玉琪道：「妳要我見的是誰？」

九陰夫人道：「這個你到時自知，你如果同意這條件，老身就有話問你。」

方玉琪點頭道：「好，咱們一言為定，妳問吧！」

九陰夫人道：「老身瞧你這身武功並非藝出崆峒，想必另投名師，尊師可是人稱神州一劍的司徒昌明？」

方玉琪暗哦了一聲，這妖婦說來說去，原是想盤問自己的底細，心中想着，不由哈哈大笑道：「司徒昌明徒有虛名，他只不過學會一招劍法，那配做我師傅？」

九陰夫人臉上閃過一絲疑雲，問道：「那麼你師傅是誰？」

方玉琪不假思索的道：「無名老人。」

九陰夫人沉吟了一下，道：「無名老人？老身從沒聽人說過這個名字。」

方玉琪道：「無名老人隱迹東海，妳如何知道？」

九陰夫人又道：「那麼你的『飛葉摧心掌』也是他教的？」

方玉琪搖頭道：「這是方某無意間學來的。」

九陰夫人奇道：「那麼，教你的人是誰？」

方玉琪驀地計上心頭，故作神秘的道：「他就是九陰谷的主人。」

九陰夫人急道：「你說是誰？」

方玉琪敞笑道：「妳總知道九陰谷的主人該不是九陰夫人吧？」

九陰夫人儘管武功通玄，聞言也不禁身子一震，失聲道：「你是說先夫？他沒有死？他……他……在那裡？」

方玉琪見她中計，驀地抬頭，目光望着削壁，大聲叫道：「九臂老前輩，你快出來！」

九陰夫人不防方玉琪有此一叫，心情一陣激動，不禁驚「啊」一聲，立即循着方玉琪的目光，抬頭向削壁望去。

練武之人只要有一絲疏忽，便會授人以隙，方玉琪這一機會那肯放過？

在這一瞬之間，方玉琪立即施展「飄香步法」，身形晃動，一下閃到九陰夫人身後，雙脚一點，身子凌空躍起，閃電般往石樓窗口躍去。

九陰夫人反應何等敏捷，但方玉琪使的「飄香步法」乃出之天下第一奇人無名老人，內蘊玄機，奧妙無窮，九陰夫人雖及時發覺被愚弄，依然遲了一步。

只覺眼前一花，方玉琪頓失所踪，心頭一凜，趕緊轉身瞧去，只見方玉琪身形一躬，業已從窗而入，一時怒從心起，厲喝一聲：「豎子敢爾！」身如電射，急急撲起。

方玉琪閃入窗口，略一打量，那是一間佈置講究的寢室，但他此時無暇多看，目光掠過，果見錦榻前面的一張紫檀案上，放着一個一尺來高的紫玉葫蘆，不由心頭狂喜，正待……

「小子，你是找死！」九陰夫人冰冷的聲音已在身後響起。

不！一縷陰柔指風同時襲到背後。

方玉琪心中一緊，慌忙使出「飄香步法」，身影一閃，便已搶到案前，一下子把紫玉葫蘆取到手中。

九陰夫人武功入化，但方玉琪這種奇奧身法她還是第一次見到，一指落空，不禁微微一怔。

晶瑩如玉的臉上滿佈殺氣，變得十分獰厲，喝道：「小子，你再不放下，莫怪老身手下無情！」

方玉琪在九陰夫人面前兩次使用「飄香步法」，對方都有措手不及之感，心中恍悟自己鋼母鑄成的銀練劍和天下無雙的「大羅天劍法」雖然無法傷她，但自己的「飄香步法」一經展開，對方却無可奈何自己，想到這裏，不由心頭大定，朗聲笑道：「即使妳手下無情，也不見得傷得了方某，何況……」

他瞧瞧紫玉葫蘆，得意的道：「何況妳這視同性命的『紫芝駐顏仙露』又落在方某手裏。」

九陰夫人雖然十分震怒，但東西在人手上，終究投鼠忌器。

要知這「紫芝駐顏仙露」乃是她搜求名山大川，花了無數心血才得到的一枝九葉紫芝，和配合其他靈藥精製而成。

她年近九十，望之如三十許人，就是全仗仙露功效保持青春，如果一旦中斷服食，她嬌美如玉的容顏就會變成鷄皮鶴髮的老嫗。

女人把容顏看成第二生命，何況像她武功通玄，又具有征服武林野心的人，對駐顏自然更爲重視。

此時，方玉琪一舉搶到她的「駐顏仙露」，當眞空有一身武功無法施展，兩道冷電盯着方玉琪，逼近一步，厲聲喝道：「小子，這是誰教你的？還不給老身放下！」

方玉琪瞧她色厲內荏的焦急神情，心中暗暗高興，一面笑道：「九陰妖婦，妳再逼近一步，少爺就先碎了此瓶！」

九陰夫人當眞八十歲老娘倒綳孩兒，心頭儘管憤怒，還是站定身子，點頭道：「好！只要你放下此瓶，老身就放你出去。」

方玉琪緊緊抱着紫玉葫蘆，又道：「在下還有一個條件。」

九陰夫人寒着臉道：「你說。」

方玉琪冷冷的道：「夫人如有誠意，請把囚於九陰谷底的人先行放出。」

九陰夫人臉色微變，重重哼了一聲：「原來是瓢浮子指點你來的，好，老身依你就是。嗯，那麼你也得據實答覆老身，『飛葉摧心掌』究竟是何人傳授給你的？」

方玉琪聽她說出九陰谷囚着的竟是瓢浮子，不由暗暗哦了一聲。

瓢浮子，不是惡窮神歸老前輩的生前摯交，在三年前失踪，歸老前輩臨終之時還提到過他的那個？

想不到竟給自己誤打誤撞的找到，自己總算替歸老前輩了却一件心願，一面大笑道：「哈哈，方某使的叫做飛葉摧心掌，比你『飛葉摧枯掌』要厲害得多，這位老前輩就是和尊夫齊名的七指煞君。」

九陰夫人身子一震，道：「七指煞君？他還沒死？你在何處見到他的？」

方玉琪道：「妳把瓢浮子老前輩放出來再說不遲。」

九陰夫人從袖中取出一方玉磬，輕輕彈了兩下，只見房門啓處，走進一個宮裝少女，躬身道：「夫人有何吩咐？」

九陰夫人隨手一揮，道：「妳把囚在後崖的瓢浮子請來。」

宮裝少女應了聲「是」，躬身退下，九陰夫人望着方玉琪道：「現在你總該相信了吧？」

方玉琪笑了笑，道：「七指老前輩當年只傷未死，在五大門派集會之日，趕上黃山尋仇，不想和恩師無名老人相遇，被禁閻王壁下，還是方某把他釋放的。」

九陰夫人將信將疑的道：「你此話當眞？」

方玉琪朗笑道：「信不信由妳。」

正說話間，驀聽一聲「哈哈」，有人洪聲說道：「夫人百忙之中，怎地想起受困三年的貧道來了？」

話聲之中，走進一個長髮披肩、長鬚拂胸的道人，兩眼精光如電，瞧到方玉琪胸前緊緊捧着紫玉葫蘆，不由點頭笑道：「小娃兒，眞有你的！」

九陰夫人冷冷的道：「瓢浮子，三年之中，老身可說沒有虧待你。」

瓢浮子長袖一抖，敞聲笑道：「貧道不是先後替妳煉鑄了九十九口利器？」

九陰夫人臉色陰沉，回頭向跟在瓢浮子身後的宮裝少女道：「妳傳我命令，讓他們離開九陰谷，不得阻攔。」一面向方玉琪喝道：「老身已答應讓你們出去，還不把玉瓶放下？」

方玉琪輕笑道：「妳只管放心，這位老前輩和方某出了九陰谷，方某自然奉還。」

九陰夫人厲聲道：「老身言出如山，豈會失信於你？」

方玉琪大笑道：「方某堂堂天台門下，又豈會失信於妳？」說到這裡，捧着紫玉葫蘆向瓢浮子躬身道：「老前輩請！」

瓢浮子頷首微笑，示意方玉琪走在前面，自己却跟在他身後，飄然往門外走去。

九陰夫人雖有通天徹地之能，此時也不敢魯莽，只好跟着兩人下樓。

九陰洞府四週，龍、虎、干、戈四大護法弟子早已率同一干九陰爪牙，全都刀劍出鞘，如臨大敵，守在門口。

此時一見方玉琪抱着一個紫玉葫蘆從容走出，身後還跟着長鬚拂胸的瓢浮子，大家正待一湧而上。

但瞧到兩人身後，九陰夫人像送客似的跟了出來，不由全都愕然相顧，沒有夫人的命令，誰敢妄動？

是以方玉琪和瓢浮子態度安詳的步下石階，大家雖然手執兵刃，却依然鴉雀無聲的靜立如故。

九陰夫人鐵青着臉色，微微抬手，道：「沒事啦，你們退下去好了。」

龍、虎、干、戈弄不清這是怎麼一回事，但既有夫人吩咐，大家瞧了方玉琪一眼，立即悄無聲息的紛紛後退。

方玉琪還緊抱着紫玉葫蘆，向前急走，沒有絲毫放下之意。

九陰夫人忍不住厲聲喝道：「姓方的，你這回總該相信老身了吧？還不把葫蘆放下？」

瓢浮子敞笑道：「夫人但請放心，我老道擔保方老弟一到隧道出口，立即奉還。」

說話之間，兩人已越過空地，黝黑無光的隧道出口就在眼前。

方玉琪心中清楚，這紫玉葫蘆中貯着的「紫芝駐顏仙露」，不僅是九陰夫人仗以保持青春，可能還是助長內功的靈藥，恨不得把它一下摔碎，方雪心頭之恨，但瓢浮子既已答應還她，自己自然不能任性胡來，走到入口之處便站定身子，回頭向九陰夫人瞧去。

瓢浮子臉含微笑，緩緩從懷中掏出一顆鵝卵大小黝黑生光的東西，托到手中，點頭道：「方老弟，咱們不能失信於人，你就把紫玉葫蘆還給夫人吧！」一面又向九陰夫人笑道：「夫人大概識得這顆海南異寶『碧燄陰雷』吧？要是夫人認爲貧道和方老弟這樣出去大爲便宜，仍想把咱們兩人捉回去的話，貧道只有冒天下之大不韙，把九陰谷方圓數里悉數夷爲平地了。」

海南異寶「碧燄陰雷」還是百餘年前名震寰宇的碧落眞君親自煉製，一經出手，山崩地裂，數里方圓悉成火海，威力之强，無與倫比，眞君因此物過於歹毒，除了當年製成的八顆之外，此後就嚴禁門下倣製，是以失傳已久；但武林中人只要一經提起「碧燄陰雷」，還是談燄色變，不知瓢浮子從那裡弄來了一顆。

方玉琪雖然沒聽人說過，但瓢浮子如此說法，心頭大定，依言把紫玉葫蘆放到地上。

隨侍九陰夫人身後的少女立即捧過，九陰夫人此時似乎對「紫芝駐顏仙露」反而顯得並不關心。

因她聽說瓢浮子手上托着的正是海南異寶「碧燄陰雷」，也不禁臉色微微一變，一雙如電目光盯了「碧燄陰雷」幾眼，冷冷的道：「瓢浮子，你把老身當作何等人物？海南異寶『碧燄陰雷』慢說失傳已久，即使是眞的，老身自問要從你身上奪取，也非難事；不過，老身言出如山，既已答應讓你們離開九陰谷，決不爲難，除了今日，下次遇上，就沒有如此便宜了。」

瓢浮子還沒說話，方玉琪已星目放光，朗聲笑道：「九陰妖婦聽着，方某和妳仇深似海，慢說他日遇上，一年之內，就是妳不找我，我也一定會找妳算賬！」

九陰夫人冷哼一聲，轉身回谷。

瓢浮子、方玉琪兩人也不再多說，匆匆向甬道中走去，不多一會，出了甬道，沿索而上，翻登九雲嶺，一口氣走出二十里遠。

瓢浮子這才舒了口氣，瞧着方玉琪笑道：「方老弟，你武功膽色全都勝

人一籌，好叫老道心折不已，聽老弟口氣，好像尊師就喪在九陰妖婦手下，不知老弟究是何派門下，能否見告？」

方玉琪毫不隱瞞，把自己經過情形擇要說了一遍。

瓢浮子聽到當年黃山天都峯與會之人，除了自己外，悉遭毒手，連老友惡窮神歸駝子也死在「飛葉摧枯掌」之下，更唏噓不已。過了一會，才沉吟道：「據老道所知，九陰妖婦的『玄陰煞炁』還只練到十一層左右，平日極少出谷，當然，她因丈夫九臂魔君死在五大門派手下，銜恨入骨，非消滅五大門派難雪其憤；但在五大門派掌門人悉數遭害後的今天，她還幽居九陰谷，可見殺害五大門派掌門人的兇手另有其人，決非九陰妖婦所為。」

方玉琪驚道：「老前輩說殺害先師等人的，並非是九陰妖婦？」

瓢浮子撚鬚道：「老道是說幕後主使的，當然還是妖婦，但執行命令的，恐怕妖婦還有許多得力幫手，依老道的想法，要消滅九陰妖婦，必先剪除她的黨羽。」

方玉琪拍手道：「老前輩說得極對。」

當下就把九陰妖婦創立「玄黃教」，並由自己大師兄龍步青出任總壇主之事，也詳細說了一遍。

瓢浮子道：「我說如何？九陰谷除了妖婦本人，只有四個護法弟子，顯然她認為九陰谷地勢隱僻，也無人敢去輕捋虎鬚，是以把全部實力都集中在九宮山玄黃教上，準備借本年端陽的開壇大典，一舉消滅異己。」

方玉琪心頭猛震，急急說道：「老前輩，那麼我們得快設法阻止他們的開壇大典才好。」

瓢浮子笑道：「開壇大典他們請柬已發，倒也用不着阻止，只要在會前剪除他們的黨羽，削弱妖婦的實力，然後一面聯合各大門派，犁庭掃穴，才是上策。」

方玉琪聽得心中大喜，忙道：「老前輩，目前距端午時間不多，那麼我們快走。」

這一老一少邊走邊談，在勾漏山脈中，居然定下了撲滅九陰谷的大計。

他們經容縣、蒼梧一路北行，第四天到達湘境的藍山縣，已是傍晚時分，正想打尖，忽見路旁有一座酒樓，裡面顧客雲集，非常熱鬧，方玉琪一時高興，便向瓢浮子笑道：「老前輩，這家酒樓生意鼎盛，想必甚是出名，咱們這幾天連日趕路，難得有暇，何不上去湊個熱鬧，飲上幾杯？」

瓢浮子撚鬚微笑道：「大家湊個熱鬧也好。」

方玉琪沒聽出他言中之意，便與沖沖跑了上去，那知上樓一看，竟然座無虛席。

候了片刻，才由酒保在朝街一個小角上騰出一張小桌，讓兩人落座。

方玉琪雖然閱歷不夠，但一經坐下，也覺得此處偏僻小縣，又不是交通要道，這座酒樓怎會有這麼好的生意？

他心中好生奇怪，正在尋思，酒保已將杯箸擺好，問兩人要些甚麼酒菜，瓢浮子隨意要了幾樣酒菜，酒保招呼下去，便忙着走開。

那知過了一會，還不見端上菜來，而且人也不見。

方玉琪年少氣盛，等了半晌，漸感不耐，正待喝叫，只見瓢浮子臉含笑容，向自己微微搖頭，不由臉上一紅，便忍了下去。

這時正好自己鄰桌，原坐着兩個商賈打扮的人，只吃喝了一半，因久候酒菜不來，大喊酒保，似要發作。

那酒保含笑過去，悄悄在那人耳邊說了幾句。

兩個商賈人不但沒有發作，臉上反而顯出慌張，連叫了的菜也顧不得再等，匆匆付過酒賬，便下樓而去。

這兩人剛走不久，又上來了一個酒客，此人年約三旬，生得儀表俊秀，英氣勃勃，背上斜掛一口長劍，上樓略一打量，就往那張空桌上坐下。

方玉琪只覺來人十分眼熟，好像在那裡見過，只是一時想不起來。

這時滿堂客人正在暢飲，呼么喝六，熱鬧非常，那人上來時，酒保正好送先前兩人下樓，一見又來了這麼一位佩劍之士，不由走將過來，笑着問道：「尊客可是九疑上香去的？」

那人微微一怔，搖頭道：「我是路過此地，打個尖的。」

酒保眉頭一皺，陪笑道：「今晚小店都是給九疑山上香的主顧包了，酒菜準備得不多，尊客請包涵一點，上別家去吧！」

那人方要答話，正趕先前招呼瓢浮子和方玉琪的酒保連同酒菜飯食一齊端上。

方玉琪原想和瓢浮子兩人慢慢吃酒，不想先是久等不來，這回卻連酒帶飯一齊來了，而且還有幾個菜自己並未叫過，也一併送來。

心想也許廚下太忙，才趁空一併做好，多出的菜定是方才酒保聽錯，既已送來，也只好將就。

但酒保却只送了一小壺來，自己兩人如何夠喝？這就劍眉微蹙，招呼道：「酒保，你們生意忙了，菜要現做，酒可不要現做，你再添一兩壺來，免得臨時叫你。」

那酒保聞言，趕緊湊近桌邊，先向瓢浮子瞧了一眼，才壓低聲音，陪笑道：「尊客原諒，今晚這裡有事，兩位最好少喝點酒，改日再請光顧吧！」

瓢浮子微笑道：「你只管放心，我和這位老弟的酒德最好，何況我們路過這裡，聽說你們的酒菜出名，才特地上來過過酒癮，決不會多言多事，你儘管送來，回頭多給你些小賬好了。」

方玉琪聽到瓢浮子說出「決不會多言多事」，心中一動，不禁向四處看去。

果然，滿堂酒客，除了雅座之內看不見外，其餘的人，個個都是橫眉豎目的勁裝漢子，心知自己還未上樓之時，敢情瓢浮子早已看出，他同意自己上來喝一杯，也無非想藉着吃喝，看個動靜罷了。

自己最近還滿以為閱歷大增，那知薑終究是老的辣！

心中想着，只見酒保尋思了一下，陪笑叮囑道：「道爺既然這般說法，小的就再替兩位送兩壺酒來，不過待會無論看到甚麼，千萬不要多說。」

瓢浮子笑道：「就是你不說，我們出門人也自理會得。」

酒保應了聲是，果然匆匆的又替兩人送上一大壺酒來。

正當此時，只聽一個人大聲說道：「你們開了酒店，就是賣酒賣飯，為甚麼別人都可以賣，輪到我就不賣了？今晚我非在這裡吃喝不可！」

方玉琪回頭瞧去，說話的正是方才上樓的那個酒客。因酒保勸他到別家去吃，心中冒氣，吵了起來。

招呼他的那個酒保見他大聲叱喝，直急得低聲央告，那人却端坐如故，兀自執意不肯。

方玉琪回頭過去，正好和那人打了個照面，只覺越看越是眼熟，不由站起身來，往那人走去。那人一眼瞧到方玉琪，也微微一楞，立即迎着起身，驚詫的抱拳道：「你……你就是方少俠？」

方玉琪還禮道：「在下正是方玉琪，兄台……」

那人不等方玉琪再說，爽朗笑道：「哈哈，江湖上風傳方少俠在九華遇害，原來吉人天相，在此巧遇，兄弟傅青圭，數月之前，曾隨家師崑崙鍾二先生在黃山和方少俠有過一面之緣。」

方玉琪連稱幸會，就邀傅青圭到自己桌上，引見了瓢浮子。

傅青圭聽說這長鬚老道就是名列三奇的瓢浮子，連忙離坐，重新施禮道：「久聞家師道及老前輩風采，晚輩心儀已久。」

瓢浮子呵呵笑道：「尊師崑崙名宿，傅老弟名門之秀，不可客氣，快請坐下好談。」

那酒保見他們雙方原是熟人，只得問傅青圭要吃些甚麼。

瓢浮子笑道：「這裏有許多菜，才端上來，還未動過，你們今日既有人包了，菜不齊全，隨便把順手的再配幾樣也就是了。」

酒保退下之後，傅青圭問起方玉琪當日九華的情形，方玉琪毫不隱瞞，把自己被孫殘李跛擊下山崖以後的事，扼要地說了一遍。

傅青圭驚詫的道：「原來紅葉妖婦就是當年勾漏雙魔九臂魔君的妻子，各大門派公推家師為首，分頭查探紅葉妖婦的下落，至今尚無眉目，不過大家認為玄黃教在各大門派掌門人新喪之際，崛起江湖，廣發請柬，極有可疑之處，却也瞧不出半點和紅葉妖婦有何關連之處，方少俠此一發現，眞是十分寶貴的資料。」

方玉琪說完之後也問傅青圭何以隻身南來？

傅青圭道：「目前各大門派以河南少林寺為集會中心，分頭搜索紅葉妖婦的下落，互通消息，只有神州一劍司徒老前輩自從黃山之後，就一去杳然，但有人曾在岳陽見過他老人家。家師因玄黃教開壇只剩兩個月光景，就命兄弟一路尋來，順便也找尋方兄令師叔靜因師太的下落。」

方玉琪聽得又是一驚，急急問道：「傅兄，敝師叔怎樣了？」

傅青圭道：「靜因師太自從方兄遇難的消息傳出之後，就帶了姜青霓姑娘趕赴九華，此後也失去了連繫。」

方玉琪聽得臉色驟變，還沒開口，聽得傅青圭又道：「方兄別急，兄弟奉命南來，已有半個月光景，可能令師叔早有信息也說不定，方兄只要去趟少室，就可知道。」

這時酒保又替他們端了幾式菜餚和一壺酒來，三人邊談邊吃。

忽聽樓下一陣大亂，接着樓梯登登直響，上來一大羣人。為首一個生得招風耳掀天鼻，尖嘴鷹目，一臉精悍之色，身後跟着七、八個人，一式勁裝緊靠。

在這人未上來之前，樓上酒客吃酒豁拳，聲音甚是嘈雜，但這精悍漢子剛一走上樓梯，全堂酒客立即停杯放箸，站起身來，眾口齊聲恭恭敬敬的喊了一聲「瓢把子」，滿堂鴉雀無聲。

那精悍漢子連正眼也沒瞧他們一下，只是鼻孔裏輕「唔」了一下。

此時官座裏也一起走出四、五個人，像眾星拱月般把他擁簇着進入官座去了。

全堂酒客等精悍漢子一入官座，登時又亂了起來，但這一次與適才情形大不相同，沒有一個敢大聲說話，大家只是交頭接耳，低聲說着。

酒樓上所有酒保也全都趕往官座內伺候去了。

先前招呼瓢浮子和方玉琪的酒保却趁機走過來，悄悄的對瓢浮子道：「道爺酒飯如果用畢，就請隔天再光顧小店吧！」

瓢浮子正待回答，只見從官座內走出一個人來，對大家揮了揮手，滿樓酒客立即轟然四起，拿東西的拿東西，穿衣服的穿衣服，只聽樓板上一陣雜沓之聲，一時間，百來個人爭先下樓，走了個乾淨。

方玉琪彷彿聽到鄰座有人說着：「就要開壇啦！」

那酒保因見大家紛紛離開，知道不會再有差錯，而且瓢浮子三人也尚無去意，只好退了下去。

方玉琪因聽到「開壇」兩字，不由心中一動，悄悄告訴了兩人。

傅青圭道：「難道這些人都是玄黃教的？他們在這裏設立了分壇？」

方玉琪還待再說，忽見瓢浮子對自己兩人使了個眼色，便都停止不語，回頭看去。

那官座門簾起處，精悍漢子已大剌剌的走了出來，其餘的人跟在後面，簇擁着下樓而去。

方玉琪回頭之時和精悍漢子正好打了個照面，那人一雙凶目橫了三人一眼，臉上微露不豫。

先前那個酒保等他們走後，才上來招呼道：「這番沒事了，三位安心吃酒吧，小店東家知道三位是過路客人，方才多有怠慢，特意吩咐小店廚房做幾樣拿手菜，補敬三位，不知三位還要些甚麼，待小的一齊取來。」

瓢浮子笑道：「你們有好菜，何不早說？如今我們已是酒足飯飽，改日再來吧，我倒想請問，方才這一班酒客在這裏聚會，好像有甚麼大事，你可以告訴我們嗎？」

酒保聞言，先抬頭向四下看了一看，才悄聲說道：「三位是過路客人，說也無妨，最後上來的就是咱們湘南瓢把子九頭大鵬陸天九陸九太爺。聽說九疑山最近來了三位了不起的人物，邀請陸九太爺創立甚麼教，由陸九太爺擔任總壇主。今天是開壇日期，九太爺在此招待手下弟兄，小店樓上樓下原是包了，不打算再賣外人。我是因爲九太爺手下甚麼樣人都有，照例又不許人問，所以道爺兩位上來時，我們也不知你們是不是九太爺的客人，等道爺要了酒菜，才知兩位是過路客人，但已經叫了酒菜，又不好說今天不賣。後來東家知道了，還着實埋怨了小的幾句，所以只好叫廚下騰出工夫，把酒菜一齊做好端來，原想兩位吃完就走，不想後來又來了這位客官，我們那個夥計又不會說話，招得客官生氣，幸好大家都在鬧酒，沒被聽到，不然，這亂子可就不小，三位在這裏吃喝，我們背地裏誰不揑着一把汗。尤其九太爺上來，怪小的沒預先打個招呼，三位連起立都不起立，幸而坐在偏角上，又因大家今晚有事，才沒注意，要是瞧到了，三位的痲煩就大了。」

方玉琪聽說九疑山有人創教開壇，越發料定是玄黃教無疑，當下向瓢浮子瞧了一眼。

瓢浮子微微一笑，等酒保走後，才回頭道：「九疑山離此不遠，兩位老弟如果高興，我們就去看看情形。」

方玉琪、傅青圭自然同聲說好，當下站起身子，會過酒賬，就向九疑山趕去。

此時夜幕低垂，九疑山起伏峯巒已被雲氣籠罩，更顯得陰森神秘。

三人奔近山脚，知道此種開壇典禮決不容人偷窺，山林之間定然佈下明崗暗卡，是以全都十分留神，藉着林木隱蔽，往山上走去。

剛翻過一重山嶺，忽見樹林前面人影閃動，正有兩個勁裝大漢守在路側。

瓢浮子向身後兩人打了個手勢，雙脚一點，人已飄然飛去，從樹梢橫掠而過，一下就閃入對面。

別看他寬袍大袖，這份輕功當眞爐火純青，悄無聲息！

方玉琪跟在他身後，瞧得暗暗點頭，方想依樣掠去，忽聽其中一人突然「咦」了一聲。

另外一人問道：「老何，怎麼啦？」

那叫老何的道：「老張，方才好像有條黑影打從咱們頭上飛過。」

老張挺了挺氈帽，仰天笑道：「你眞見他媽的鬼，明明是一隻夜梟，你就大驚小怪。」

老何又道：「今夜是咱們開壇的日子，總得小心點好。」

方玉琪正待縱起的身子趕緊停了下來。

只聽老張輕笑道：「哈，就是咱們開壇的日子，有誰吃了豹子膽，敢來撞魂？」

老何歇了歇，才道：「啊，老張，咱眞想不透咱們湘南幫好好的，瓢把子怎麼信起教來？」

老張哼道：「你眞是他媽的糊塗蛋，瓢把子原只管轄咱們湘南一幫，如今當上了總壇主，管的可多呢。你想，別的不說，光是排教他們的勢力範圍，就已遍佈長江上下流，如今加盟之後，都得受總壇主節制了。」

老何懷疑的道：「人家排教總舵主黑旛追魂是副教主名義，可比總壇主還大呢！」

老張嗤的笑道：「副教主名義固然好聽，那有總壇主的權大？」

方玉琪、傅青圭兩人因恐瓢浮子久等，不願多聽，互相打了個手勢，立即長身往對面樹林掠去。

憑他們兩人的身手，這兩個明崗最多也只覺黑影一晃而逝，那能看得清楚，何況此時還在聊着天。

掠過樹林，瓢浮子已在林下相候，見面問道：「你們聽到些甚麼？」

方玉琪奇道：「老前輩怎會知道的？」

瓢浮子笑道：「憑這兩個蠢東西，你們除了想聽他們說些甚麼之外，那會躭擱時間？」

方玉琪把聽來兩人的對話說了一遍。

瓢浮子詫異的道：「這又奇了，玄黃教請柬上既然只以總壇主龍步青的名義出面，足見九陰妖婦在未到公開露面之時，不會有教主的名稱，何以這裏又弄出一個副教主和一個總壇主

來？何況排教總舵主黑旛追魂索煥堂雖然名震長江，也算不得是甚麼了不起的字號，玄黃教斷無聘他爲副教主之理。」

傅青圭接口道：「晚輩方才也是這樣想法。」

方玉琪悄然的道：「老前輩，他們既然舉行加盟開壇大會，我們還是快去瞧瞧，不就清楚了嗎？」

瓢浮子點了點頭，便領着兩人往前走去。

這一段山路居然發現不少椿卡，瓢浮子知道距離漸近，便叮囑兩人務必小心。

一陣工夫，三人又翻過一重山頭，只見左首山谷中燈光輝煌，矗立着一座廟宇，廟外廣場上已是人影幢幢，十分忙亂，看情形，開壇大會似乎並不怎樣避諱。

三人施展輕功，悄悄掩到廟前十來丈遠的一片樹林，然後各自找了一棵枝葉茂密的大樹，隱蔽身形。

這裏居高臨下，雖然距離廟內正殿約有二十餘丈遠近，但憑三人的目光，廟中情形仍可一目了然，而且也不易被人發覺。

山門橫額上，此時張掛着一幅紅巾，上寫「開壇大典」四字。

儘管山門外面人頭鑽動，鵠立着四、五百人，但大門之內却靜悄悄的，除了八個勁裝大漢肅立在階前之外，不見一個人影。

大殿上成品字形的放了三張長案，桌面全披着紅綢，兩旁是八字形的長條櫈，敢情「開壇大典」尚未開始。

方玉琪因和瓢浮子、傅青圭各自隱身一棵樹上，無人交談，只好耐着性子靜靜等候。

這樣過了約有頓飯光景，後殿傳出一陣噹噹鐘聲。

鐘鳴九響，從殿後忽然轉出四個手捧長劍的道僮，道僮身後，大搖大擺跟着一個身穿儒服、手搖羽扇的矮老頭。

此人緩步走近正中長案，道僮點起兩支巨燭，然後分左右站定。

儒裝矮叟昂然登上品字形的左邊一席，面外站定，口中高聲喝道：「鳴炮，奏樂！」

大門外的人羣自從鐘聲響起，早就肅靜下來，此時更添了一份嚴肅氣氛。

門前劈劈啪啪的燃起爆竹，兩廊也同時絃管紛陳，奏起樂來。

方玉琪瞧得暗暗失笑，一個江湖上的幫會居然排場不小，心中想着，只聽那儒裝矮叟又在高朗叫了：「教主、副教主率同各壇主升壇……」

大殿後面，魚貫走出一行人來。

爲首一個是身穿黑袍、頭挽道髻、獨目如電、面相獰惡、手執鐵拂的道人，方玉琪自然認識，他是惡道人墨無爲，原來他也當起教主來了，但目光一轉，落到第二個人身上，方玉琪不由俊目射煞，怒從心起。

原來第二個是白晰無鬚的中年書生，背負長劍，青衫飄忽，尤其一張瘦削臉上，隱露青筋，神情冷漠，他正是黃山蓮花峯劫走呂雪君的惡郎君崔如風。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這惡賊……

「方老弟，此時不宜衝動！」

瓢浮子的聲音在自己耳邊響起，方玉琪知道他怕自己貿然出手，才用「傳音入密」要自己暫時忍耐。

第三個是長袍大褂的老者，年約五旬，雙目炯炯有光，方玉琪不識是誰。

第四個就是酒樓上見過的湘南幫瓢把子九頭大鵬陸天九，他身後還有六個身穿勁裝的漢子，敢情也身份不低。

這一行人到達中間長案之前，分兩排站定，面裡背外，前面一排是惡道人墨無爲居中，左邊惡郎君崔如風、右邊是高大老者，第二排由湘南幫的九頭大鵬陸天九居中，其他三個勁裝漢子分立左右。

此時高踞左席的儒裝矮叟朗聲叫着：「上香……獻花……獻爵……禱告天地……教主、副教主升座……」

墨無爲等人遵着他的禮讚上香、獻花、獻爵，跪拜之後，才一齊登上中間那張長案。

「總壇主暨各壇壇主升座……」

九頭大鵬陸天九昂然登上右首一座，其他六個勁裝漢子分向左右兩排長櫈坐下。

「本教軍師宣讀天地教昭武林同道文……」

高踞左席的儒裝矮叟於喝聲出口，立即正身而立，右手從桌上取起羽扇，清了清喉嚨，雙手抱拳，朗聲說道：「敝座孔繼明，人稱矮冬烘，咳！其實應該稱兄弟爲矮諸葛，才和名實相符，所以敝座從今日起，正號矮諸葛，天人共鑒，江湖共鑒！唉！唉！敝座蒙教主、副教主效茅廬三顧，棄稼穡於不顧，毅然投筆，出任天地教軍師之職，諸君其不吝賜教乎！」說到這裡，忽然臉色一整，捧起一卷黃紙文書，徐徐打開，朗聲誦道：「天地教文曰：『天地乃覆載之宇宙，教化垂萬世之典式，蓋天爲清輕之象，共工觸而盤古分，地即凝濁之謂，夏禹跡而唐堯封，德配天地，本教命名之由來，功參造化，江湖稱臣之肇始也，乃若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則彼玄黃一教實在我天地之下，於理已甚明矣……」

他這篇奇文，朗朗誦來，唸到得意之處，居然搖頭晃腦，音調越唱越高。

方玉琪聽得差點笑出聲來，那矮冬烘孔繼明正在淋漓盡致、得意忘形的時候，大殿前面忽然飄落兩條白影。

那是兩個身穿白衣的小姑娘，肩頭垂着兩條小辮，看上去只有十二三歲，生得眉目如畫，十分娟秀。

兩人身形站定，四隻烏溜溜的眼睛向大殿上骨碌碌的一轉，走前幾步。

左邊一個一手叉腰，一手向殿上一揮，指着中正三個初登寶座的正副教主，嬌聲喝道：「喂，你們快下來迎接公主。」

矮冬烘孔繼明正在朗誦着他那篇洋洋洒洒的「精心傑作」，才到一半，就被這兩個白衣小女娃一嚷，便自停了下來，羽扇一指，皺眉道：「値此開壇盛典，婦孺小孩理應肅靜迴避，豈可亂闖法壇？汝家大人在哉？」

右邊一個白衣少女瞧他搖頭晃腦的模樣，不禁「嗤」的笑了出來，回頭向左邊一個道：「霞兒，你瞧，這人滿口之乎者也，眞像三家村的冬烘先生。」

左邊那個叫做霞兒的，瞧了矮冬烘一眼，笑道：「雯兒，人家還是軍師呢！」

方玉琪瞧這兩個白衣少女衣飾打扮，和自己在九華山見過那自稱「瓊宮侍者」的雲兒、霓兒完全相同，那麼這兩人也是「瓊宮侍者」了。

唔！聽她們還說甚麼迎接公主，她們的公主，敢情是「瓊宮公主」。

他心念轉動，只聽矮冬烘孔繼明忽然「咄」了一聲，指着雯兒搖頭道：「汝豈不聞『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必也正名乎？本座身膺天地教軍師之職，矮冬烘一號業已昭告天下，正名矮諸葛矣，汝烏得乃以冬烘名之？」接着偏頭問道：「汝兩人胡爲乎來哉？」

霞兒小腮一鼓，氣道：「你聾了耳朵，咱們公主玉駕即將蒞臨，你們還不下來迎接？」

矮冬烘哦道：「貴公主亦風聞天地創敎，遠來致賀者耶？既有嘉賓，請，斯可矣！」

雯兒被他纏夾得大是不耐，蘋果臉一繃，嬌喝道：「你別嚕嗦，快叫他們一起下來。」

此時高踞右座，新任天地教總壇主的九頭大鵬陸天九瞧得有點看不過去，霍地起座，沉聲道：「這是甚麼所在？容妳們大聲叫嚷，妳家公主是誰？」

雯兒小嘴一披，不屑的道：「憑你也配問我家公主？要命的就快下來迎接。」

九頭大鵬陸天九在湘南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人物，此時新任「總壇主」，當着這許多弟兄面前給小女孩這麼大聲叱喝，如何下得了台？鷹目之中隱射殺光，陰惻惻的笑道：「原來妳們兩個丫頭是受人指使，故意搗亂來的。」說到這裡，右手一抬，喝道：「來人哪，把她們帶下去！」

「喳！」階前肅立着的八名勁裝大漢同時喳了一聲，立即有兩個應聲而出，大踏步向霞兒、雯兒走去，口中低聲喝道：「小女娃，快跟咱們到後面去。」

雯兒兩手叉腰，怒道：「你們想怎麼樣？」

兩個勁裝大漢那容她們分說，一人對付一個，伸手就抓。

這下可出了事啦！

兩個大漢身形才動，只聽「劈啪」二聲，二人臉上各自重重的挨了一個巴掌。

不！他們連人家如何出手都沒瞧清，蹬蹬蹬地往後直退。

別說這二個大漢沒瞧清楚，就是連高踞右座的「總壇主」九頭大鵬陸天九又何曾瞧清來着？

兩個勁裝大漢被打得昏頭衝腦，後退了幾步，同時楞得一楞，突然猛喝一聲，雙雙撲起。

雯兒氣得臉色變青，嬌叱道：「你們找死！」

「死」字才一出口，白影閃動，搶在霞兒前面，叉腰雙手輕輕一揮。

「砰砰」！兩個大漢的魁梧身子像稻草人似的，一下摔出去兩丈來遠，呻吟着爬不起來。

另外六個大漢眼見同伴受辱，紛紛掣出腰刀，正待一湧而上。

「嘿！」一聲短促的陰笑響起，一條人影隨聲落到霞兒、雯兒前面。

六個勁裝大漢眼睛一花，先前還當又來了敵人，這一瞧清來人，忙不迭地垂下雙手，鞠躬後退。

方玉琪眼看飛出身來的是惡郎君崔如風，不由心頭一緊，劍眉剔動，探手摸了摸劍柄，暗想：「只要兩個白衣女孩稍有不敵，自己立即挺身而出。」

心中想着，只聽惡郎君陰嘿了兩聲，尖笑道：「小丫頭，妳們有多少道行，敢在天地教開壇大典上蕁鬧？」

霞兒雖然瞧人家身法奇快，但那會理會，聞言冷哼道：「天地教開壇有甚麼了不起，你難道沒長耳朵？姑娘叫你們下來迎接公主，你們就下來迎接，還要姑娘一個個的請嗎？」

雯兒插口道：「霞兒，他來勢汹汹，想打架呢！」

霞兒斜睨了惡郎君一眼，掀着瑤鼻，哼道：「他呀，比方才那兩個蠢東西也不見得高明了多少！」

「不錯！」惡郎君崔如風兇名四播，這回居然被兩個黃毛丫頭瞧得一文不值！他口中應着「不錯」，青影一晃，左手疾起，一縷指風已閃電戳到霞兒「肩井」穴上。

「啪！」一聲清脆的聲音發自惡郎君右頰，他指風落空，臉頰上却被人家火辣辣地括了一耳光。

霞兒却好端端地站在三尺開外，拍手笑道：「無賴賊，姑娘方才瞧你賊眼閃鑠，分明不懷好意，想出手偷襲？姑娘這是給你一個教訓。」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唐煌受母命尋父一路尋到武夷山，遇天地二聖身受重創，腹中的兩枚蠟丸被人破肚取去，垂危中二老將其絕學傳授唐煌，要他將這些武功再轉授他們的徒兒，並起誓未完事前不能接近女色。唐煌依照二老遺意修研心法，却因功力所限，眼看快要粉身碎骨墜入峭壁中，却給另一奇人驅蛇救活了他。百日後唐煌身負重大任務離山洞到中原查探，途中結識了金陵世家蕭鳳至……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可飛・圖

夢中劍手

血水仙戲言惹禍　俏郎君藝驚四座

兩個少年道：「我再接你幾招！」

唐煌不欲炫露，大聲道：「在下沒有工夫和你們……」

那知對方毫不客氣，兩掌平胸推出，一道無儔狂飆當胸壓到，就在這工夫，剛才吃虧的那個也沒閑著，悶聲不響，也自背後襲到。

唐煌不由光火，身形一側，兩臂大張，乍看頗似普通招式「二郎擔衫」，其實這是「天地二聖」的「乾坤掌法」起手式，變化無窮，只見他兩掌一翻，分扣兩個少年的手腕，抖手丟出，向那荷池飛去。

這時附近傳來一陣驚呼，原來四周花叢中藏有許多人，這一陣驚呼不知是爲兩個少年擔心，抑是震驚於唐煌的絕學。

這不過轉瞬間的事，兩個少年的身軀由分而合，到了池塘上空，正好撞在一起，「蓬」地一聲，接着傳來卜通之聲，水花四濺，潑出池外。

接着人影交錯，有的奔向荷池救人，有的向唐煌奔來，奔向唐煌這一撥人數較多，竟有七八人之多。

突然一聲沉喝，自一水榭中閃出一位白髮皤皤的老人，道：「各位且慢！」

那七八個高手一齊止步向那老人望去，老人壽眉一掀，宏聲道：「這位少俠有此身手，定是絕世高人門下，蕭某已自鳳兒處得知今日之事，諒是鳳兒開罪了這位少俠，我那兩個外甥又不知自量，假少俠之手，教訓他們一下也好！」

突然，蕭鳳至掠到老人身邊大聲道：「爹！你不必擔心！不用說七八個人，就是十七八個也不是他的敵手，你又何必攔阻，就讓各位叔叔伯伯掂量他的斤兩，也許對我們大有用處……」

老人不由一震，壽眉深鎖，好像突然想起一件大事，低聲道：「鳳兒，即使這位少俠確有驚神泣鬼之技，以爹爹的身份，也不能邀他助拳……」

就在這父女交談之時，那七八個高手已經向唐煌欺近，唐煌一看就知道這七八個高手，都比那兩個年輕人高出多多，不敢大意，暗自戒備。

其中一人大喝一聲「上！」掌風呼嘯，砂飛石走，罡風勁氣撕裂着方圓十餘丈的每一寸空間，花草連根拔起，漫天飛舞。

唐煌不由大怒，他本以爲只是年輕人不講武林規矩，那知道這些年紀較長的高手也不顧身份，聯手羣毆，立即又展開「七步迷踪身法」，身形立幻，驀的在右，忽然在左，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有時自那些高手身邊巧妙地穿過，只差那麼一點點就沒撞上，有時自他們頭上飛掠而過，使那七八個高手眼花撩亂，團團亂轉。

那老人激動得鬚髮皆張，又驚又喜，既怕唐煌傷了他的一些老友，又不捨得放棄一飽眼福的機會，一時之

間手足無措。

唐煌這時也暗自心驚，這才知道「天地二聖」的絕學果然天下無雙，雖不知這些人在武林中的地位，但由蕭鳳至稱他們爲叔叔、伯伯看來，諒是金陵一帶有頭有臉的人物，此刻他展開身法，隨心所欲，假如要殺死其中任何一個，只是擧手之勞。

然而要想收場，總得把他們擊退，但他看出這些人雖然聯手齊上，却不像黑道中人，立即又施出「梅花三弄掌法」中的「暗香浮動」。

掌力一出，勁氣砭骨生寒，只見重重疊疊的掌影，頗似朵朵奇大的梅花，刹那間「勒勒」之聲不絕於耳，唐煌以「寒塘鶴渡」之式，飄出十二三丈之外，場中立即傳來一片驚呼之聲。

驚呼聲之後，又代之一片死寂，落針可聞，原來七八個高手像打椿似的，都被震入土中，深可齊腰，一個個灰頭土臉，尷尬萬分。

唐煌也楞了一下，他也沒想到這一式「暗香浮動」竟有這麼大的威力，深知已無法藏拙，不如早些離去，立即對那老人抱拳道：「晚輩收手不住，尚請見諒！就此別過。」

那知老人非但不怪他手下無情，反而呵呵大笑向他走來，執着唐煌的手，道：「少俠武功蓋世，見所未見，不知令師是那一位高人？」

唐煌對其餘的人都沒有好感，獨對這位老人產生好感，道：「晚輩莫樹有，自幼跟一位走方郎中學了幾年工夫，並無門派，前輩大名可否賜告？」

老人道：「老夫蕭立，武林朋友賜號『千里獨行客』，浪得虛名！魯魯一生，今日有幸把握，也算有緣，小女被老夫寵壞了，還請少俠多多包涵，至於我那兩個外甥，我要好好教訓他們一頓！」

唐煌見老人如此親熱慈祥，反而感到不安，連忙客氣，道：「前輩大名，晚輩早有所聞，至於剛才的誤會，前輩千萬不要介意，其實晚輩也有不是之處！」

這時那七八個高手也都圍攏來，老人連忙爲唐煌介紹，原來這八人是「金陵八友」，和「千里獨行客」交情不錯，剛才是故意試試唐煌的功力，並非以多欺少。

蕭立道：「老夫一生別無所好，就是喜歡交朋友，少俠若無急事，就在寒舍住幾天吧！」

唐煌正要推辭，「金陵八友」也都虔誠相留，就連那兩個被丟入荷池的少年人也都不念前嫌，同聲慰留，只有「血水仙」瞪着一雙美目默默不語，但自她的眼神中也可看出她是如何焦灼！希望唐煌留下。

唐煌不能拒人於千里之外，感動地道：「既然蕭前輩和各位如此誠意相留，晚輩若再堅辭，就是不識抬擧了，不過晚輩因有要事，只能打擾一夜！」

蕭立和「金陵八友」互視一眼，都非常興奮，蕭立拍拍唐煌的肩胛，道：「莫少俠，老夫知道你不願說出師承門派，唉！也許老夫不該丟人現眼，才遇上少俠你！」

唐煌不由一怔，道：「前輩何出此言？」

蕭立長嘆一聲，道：「莫少俠，說起來一言難盡，咱們別站在這裏，到屋裏再談吧！」

蕭立携着唐煌的手進入一座大廳，立即吩咐擺酒，蕭立和「金陵八友」之五加上唐煌和蕭鳳至，正是一桌，其餘之人另外一桌，不久酒席擺上，已經快將二更天了。

蕭立敬了酒之後，道：「老夫在江湖中混了數十年，還沒惹下大仇死敵，想不到老來竟出了岔子……」

他看了蕭鳳至一眼，續道：「誠如少俠所言，老夫膝下只此一女，不免嬌寵了些，自無家教可言！」

唐煌不由紅了臉，道：「晚輩一句無心之言，前輩千萬別放在心上！」

蕭立道：「事實如此，莫少俠也不必介懷，這次危機正是因小女而起……」

唐煌早已看出蕭立眉宇間有一抹隱憂，知道必有重大之事發生，立即看了蕭鳳至一眼，蕭鳳至向他作了個鬼臉，好像根本就不在乎，唐煌對她已生反感，連忙收回目光，道：「不知發生了何事？」

蕭立長嘆了一聲，道：「當今六大門派中有個鐵騎會，諒少俠已有所聞，此會勢力頗大，在江浙一帶無人敢惹，數日前不知是誰胡造謠言，說老夫愛女已當嫁齡，有意選擇一位文武雙全的年輕人入贅，以比武方式與少女較量，隨到隨考，能勝得小女的年輕人，就是老夫的女婿了。」

唐煌道：「這與令嫒有何關係？也不是她自造謠言。」

蕭立瞪了蕭鳳至一眼，續道：「怎能不怨她，本來這件事還不太嚴重，附近的年輕人聞訊蜂湧而至，如果當時異口同聲否認此事，那些年輕人不至强人所難，誰知小女負氣之下，竟承認有這一回事，誰能勝得了她，誰就是她未來夫婿！」

唐煌心中暗罵了一聲「不要臉！」這種話能出自一個黃花閨女之口，眞是不知羞恥爲何物！

蕭立續道：「十五六個年輕人中也不乏讀書明理之輩，一看這件事八成是上了人家的當，宣佈放棄比武，最後剩下兩個年輕人堅持要比，當時老夫又不在家，比試結果，小女贏了藍衣幫小幫主秦楓，却輸給鐵騎會小會主藍天虹一招，該會昨日前來下聘，被老夫擋回，聲言今夜三更前來搶人……」

唐煌哼了一聲，道：「天下那有這等不講理的人！蕭前輩就是爲這件事

憂心忡忡?」

蕭立道:「莫少俠可能對鐵騎會還不太清楚，會主『鐵騎追風』藍振宇武功奇高，心毒手黑，此事他絕不肯罷休!」

蕭鳳至大聲道:「爹!比武的期限還有一天呢!到明天晚上才截止!」

此言一出，蕭立精神一振，看了蕭鳳至一眼，又頹然一嘆，道:「爲父怎能把莫少俠拉入泥淖之中。」

唐煌尚未領略他們父女之意，立即對蕭立道:「晚輩人微言輕，自不足爲前輩解憂，但可以盡我所能，痛挫大敵!尚請前輩不要見外!」

蕭立道:「謠言比武之期共爲七日，今爲第六日，若有人能勝了鐵騎會小會主藍天虹，就能解此危困，老夫雖知少俠有此功力，但却不便使少俠惹此是非。」

唐煌心中一動，忖道:「如果我能勝了藍天虹，豈不是成爲名正言順的贅婿了?我對蕭鳳至沒有好印象，此事要好好考慮一下。」

蕭鳳至見他面有難色，知道他對入贅之事沒有興趣，傷了她的自尊心，冷笑道:「莫少俠，你又何必爲難!我爹爹並沒有强人所難，非拉你出手不可，蕭家世居金陵，大風大浪也見過，還不至被鐵騎會駭倒。」

蕭立沉聲道:「鳳至，妳怎能對莫少俠如此無禮?」

蕭鳳至冷笑道:「你說出此事非但未博得人家同情，反使人家笑話，眞是多此一擧!其實我也不稀罕。」

唐煌若看在蕭鳳至面上，他眞不想插手，但對老人蕭立却產生無比的同情，立即肅容道:「晚輩江湖末學，貌不驚人，技不壓衆。既然遇上這檔子事，自不能袖手不管，但晚輩必須事先聲明。」

蕭立早已看出唐煌身負絕技，急忙激動地道:「莫少俠，你能出手，就是天塌下來老夫也不怕了，你快說說看，有何難題?」

唐煌道:「令嫒玉質仙姿，艷名四播，將來自能覓得乘龍快婿，晚輩一介江湖浪子，孑然一身，自不敢有非份之想，因此，晚輩鄭重聲明，若能解此危困，也絕無攀龍附鳳之想，這一點尚請前輩明察。」

蕭立呵呵大笑聲中，蕭鳳至冷哼一聲，拂袖而起，道:「別自抬身價，有甚麼了不起?我才不稀罕。」

說着氣呼呼地奔出大廳，客廳中立即爆起一陣笑聲，金陵八友老大道:「莫少俠，由此看來，蕭姑娘已經看上你了。」

唐煌俊臉一紅，大廳中又爆起一陣宏笑，蕭立肅容道:「莫少俠乃是紅線聶隱之流奇俠，小女蒲柳之姿，自然配不上，能承少俠解此危困，老夫已經十分感激了。」

唐煌道:「前輩千萬不要把晚輩捧得太高，晚輩生性放蕩不羈，暫時尚無成家之想，不過這檔子事晚輩一定略盡棉薄。」

突然，大廳中一陣陰風[illegible]，七八支巨燭一搖而滅，只聞[illegible]出屋瓦破碎之聲，好像有一個[illegible]體向下滾動。

一干高手紛紛離座，正要掠出大廳，突聞「蓬」地一聲，一個長大的包裹落了下來，接着傳來一聲低微的慘呼。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石階上那個又長又大的包裹上，只有唐煌冷笑一聲，自後窗中穿了出來，在空中劃了個美妙的半弧，落在屋脊之上。

只見一個碩長的身影站在屋簷邊沿，向下望去，唐煌「七步迷踪身法」掠到他的身後，這人竟懵然不覺。

唐煌不知他連獲奇遇，功力大進，已儕身武林高手之列，不禁怔了一下，心想，就憑這點技倆也敢到處興風作浪。

唐煌探頭向下望去，只見下面之人七手八脚地打開了那個長形包裹，立即驚呼一聲，紛紛掩面暴退，原來是一個一絲不掛，赤身露體的婦人，已經七孔流血、氣絕身亡了。

蕭立鬚髮皆張，而蕭鳳至却撲到屍體上放聲痛哭，聲如子規啼血，令人肝腸寸斷，剎那間大廳中一陣厲喝，紛紛掠上屋面。

那碩長人影似乎有恃無恐，連擊三掌，四周屋面上立即出現二十多個人影，那碩長人影轉過身來，乍見唐煌負手站在他的背後，臉上盡是卑夷之色，不由吃了一驚，暴閃三步，厲聲道:「你……你是誰?」

唐煌哼了一聲，回頭向「金陵八友」之一，問道:「請問布包中的屍體是誰?」

「那是大嫂!也就是鳳至的生身之母。」

唐煌沉聲道:「請問蕭夫人會不會武功?」

「大嫂不諳武功，平素連一隻鷄也不敢殺。」

唐煌身形一轉，獰視着對面的少年人，只見他疏眉鷹目，隆鼻尖嘴，眉宇間一抹陰鷙的殺氣，背插爛銀雙戟。

唐煌切齒厲聲道:「你就是『千手書生』藍天虹?」

那少年人冷笑道:「對付你們這些貨色，又何必小會主親自出手，本人乃是鐵騎會第一小隊統領『賽溫侯』賈華。」

唐煌道:「是你暗算蕭夫人?」

賈華道:「不錯!小子你是何人?」

唐煌不答反問道:「這件事『千手書生』藍天虹知不知道?」

賈華厲聲道:「你是甚麼東西?敢來盤問大爺?」

唐煌冷峻地道:「快回答我的問題，免得吃苦頭。」

賈華和他那利刃似的目光一接，就打了個寒顫，道:「這件事小會主不知道。」

唐煌點點頭道:「好吧!你自己說，你想如何死法?」

賈華凝視着唐煌，心中不停地盤算着，心想，可能身負絕學，但他不過弱冠之年，又能高到那裏去?然而，再看看四周的蕭立和「金陵八友」，都有恃無恐地站在四周，輕視之念立即斂了一半，但他倚仗「千手書生」也在附近，膽子又壯了起來，冷笑道:「別虛張聲勢，你小子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吧?」

唐煌道:「本來我想略施薄懲，留你一條活口，但你這畜牲心地太毒，對一個不會武功的女流之輩能下此毒手，我今夜要叫你得到應得的報應。」

賈華撤下爛銀雙戟，輕輕一錯，發出一陣龍吟之聲，一式「上下交征」，挾着兩道銳風，上取咽喉下取丹田。

唐煌嘴角上掛着一絲冷峻的笑意，卓立如故，待戟鋒戳近，撮口一吹，賈華只感雙戟失去準頭，虎口發熱，就在他悚然一驚之時，唐煌兩手倏伸，各以中食指夾住了對方的戟尖。

賈華全力一奪，紋風未動，心中涼了半截，但他兇殘成性，狗急跳牆，飛起一腿向唐煌中極穴上踢去。

唐煌誠心想一鳴驚人，不避不閃，眞氣下沉，賈華這一脚出了十二成眞力，踢個正着，只聞「卡察」一聲，賈華的一隻右脚硬生生折了下來，兩手一鬆，頭上冒出豆大的汗珠子，跌坐地上，四周立即傳來一片喝采和驚呼之聲。

蕭家這方面的人雖知唐煌武功了得，可沒想到高到這般程度，喝采一陣之後，都一齊怔住，鐵騎會一干高手，在賈華和唐煌動手之時，本來四面八方緩緩欺近，經此驟變，都悚然止步，楞在當地。

唐煌捏着雙戟，仰天哈哈朗笑起來，聲如龍吟鳳嘯，響遏雲霄，那知在他朗笑之時，地上的賈華悶聲不響躍了起來，抓住唐煌手中的戟柄向前一送，如果唐煌未加提防，兩個戟尖，必被刺進肚中。

就在一片驚呼聲中，唐煌笑聲突變，蘊含着無比的殺機，賈華集殘餘眞力一送，像蚍蜉撼樹，知道凶多吉少，正要鬆手暴退，那知戟柄上突然傳來一股熱力，剎那間兩柄短戟已變成赤紅之色，「滋啦滋啦」之聲不絕於耳，賈華發出一陣慘嗥，兩手已黏在戟柄上，冒起陣陣青煙和人肉焦臭氣味。

屋頂上一片死寂，落針可聞，只有賈華呼呼牛喘和「滋啦蝣啦」之聲，黑白兩道高手全被震住。

唐煌兩手一抖，撤回雙戟，賈華擎着焦爛的雙手，癱瘓在屋面上，混身抽搐，形同厲鬼。

唐煌走上一步，冷笑道:「狗賊，你死到臨頭，是否已有悔意?」

賈華切齒道:「你小子會旁門邪術，我死也不服，更不後悔!」

唐煌劍眉一挑，厲聲道:「像你這種兩手血腥之人留你不得……」

語音未畢，抬起右脚在賈華臉上輕輕一踏一扭，又是一聲慘嗥，只見賈華的臉上五官不分，血肉模糊，唐煌撤回右脚，又向賈華頭上踢去，只聞「叭」地一聲，一顆頭顱飛出十丈之外，身子却連動也沒動一下。

唐煌一連串的動作，眞是乾淨俐落，大快人心，除了蕭立爲人仁慈搖頭嘆息之外，其餘高手都歡呼起來。

唐煌電目四掃，冷笑道:「藍天虹，你還不現身?」

夜風蕭蕭，無人應聲，唐煌冷笑一聲，揚手擲出雙戟逕奔七八丈外一株柳樹之上，只聞「刷」地一聲，雙戟未到，已自樹中冒起一條身影，落在大廳屋面之上，又聞「奪奪」兩聲，兩柄短戟插在樹幹之上。

來人二十左右，儀表不俗，只是眉宇間有一抹青氣，順手撤下一雙日月雙輪，道:「鐵騎會威震中原，乃六大門派之一，可沒得罪尊駕這號人物，尊駕若是初來此地，也該打聽打聽……」

唐煌沉聲道:「你就是藍天虹?」

那少年道:「不錯!尊駕若能賣個交情，此刻收手也不遲。」

唐煌朗笑一陣，道:「藍天虹，你上了人家的大當，來此比武招親，其實根本沒有這回事，況且，比武之期限還有一天，你敢斷定在最後一天中沒有比你武功高的前來比武?」

藍天虹冷笑道:「在鐵騎會四周百里之內，尚無一個年輕人能勝過我藍天虹的，難道你也想插一腿?」

唐煌淡然一笑，道:「不錯!在下正爲此事而來，事先根本就不認識蕭氏父女，好在期限還有一天，你要想搶人，先得過我這一關，如果能勝了我，又何必强搶豪奪，蕭老英雄會用花轎把蕭姑娘送到鐵騎會去，反之……」

唐煌冷笑一陣，玉面一寒，煞氣懾人，藍天虹剛才躲在大樹之上已經看到唐煌炫露了幾手絕招，剛才若非唐煌已發現他藏在樹上，指名叫陣，他根本不想現身呢!

* * *

那胖子來勢洶洶，指着唐煌和藍天虹大聲道:「你們兩個小子也是來比武招親的?」

唐煌哼了一聲，沒有理他，藍天虹却冷冷地道:「不錯!難道尊駕也算上一份?」

胖子大聲道:「你們兩個小子誰贏了?」

藍天虹面色一紅，正要說誰也沒贏誰也沒輸，突見蕭鳳至指着唐煌道:「他贏了。」

胖子一聽是唐煌贏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揚起肥大的巴掌，摟頭就劈，並大聲嚷道：「這位蕭姑娘，老夫早給徒兒訂下了，你小子敢情是和老夫作對。」

「蓬」地一聲，唐煌以六成眞力施出一式「乾坤掌法」，竟將胖子震出五六步之遠。

唐煌冷笑道：「『泥多佛大』！你這人除了肉多之外，並無過人之處，爲何不問青紅皂白就動手？」

胖子怔了一下，對他的徒弟道：「徒兒，現在輪到你了，動手吧！」

那年輕人一閃而上，和他的師父差不多，招呼也不打，出手就揍人，閃電劈出兩掌，掌勁之凌厲，較之胖子猶高出多多，唐煌一閃讓過，不由大惑不解，天下那有徒弟比師父身手高的道理？思忖之間，那少年人又拍出幾掌，果然十分霸道，唐煌深信在沒有獲得三位奇人的絕學之先，絕對不是對手，再次閃了開去。

就在他身形尚未站穩之時，突聞一聲「莫少俠小心！」只見藍天虹揚手一劈，日月雙輪電射而至，一取唐煌，一取那個少年。

由白道一干高手驚悸的表情看來，這「百步飛輪」一定很厲害，凝神以待。

兩個日月輪飛出，不走正路，像狂風中的敗葉一樣，無法預測它的正確方向，本來是日輪在前，奔向那胖子的徒弟，但月輪立即速度加快，超出日輪奔向唐煌。

唐煌聽「鳩面神」說過，這是一種暗器至高手法——「雙飛燕」，練到火候，能使暗器忽快忽慢，轉彎抹角，令人防不勝防。

雙方不過相距十丈左右，眨眼就到，唐煌哂然一笑，撮口向月輪一吹，他深信必能震回月輪，那知這日月雙輪奇薄，而且平削而來，「寶瓶眞氣」雖是天下一絕，却因輪刃太薄無法着力，竟變了方向，劃了個小半弧，又向唐煌左腰猛切而下。

唐煌雖然吃了一驚，却仍是有恃無恐，展開「七步迷踪身法」閃出兩步，那知這種暗器手法太妙，力盡之後，仍能在對方閃身帶動的微風之下跟踪而上，唐煌還沒站穩，月輪斜切而下，逕奔唐煌的膝部。

唐煌輕視之念全消，足尖一點，斜拔三丈來高，堪堪避過，那知就在他力盡下落之時，飛向那少年的日輪竟變了方向，也向他襲來。

這完全出乎唐煌的意料，而且這種薄薄的兵刃飛掠起來，比任何暗器要快得多。唐煌暗叫「不好！」心知即使再提一口氣閃過，這日輪仍然如附骨之蛆跟踪飛到，再想閃過就難了。

千鈞一髮，不容置啄，他長嘯一聲，雲裡翻身，頭下脚上，却再提一口眞氣向上倒昇，兩掌微提胸前，作勢欲抓。

那知道日月雙輪被他上昇時的微風一帶，又劃了個半弧，猛切他的小腿，下面黑白兩道高手都發出一聲驚呼。

顯然，唐煌的輕功再高，要想閃過這一次襲擊，似乎不大可能了。其實這時唐煌也有點慌張，再納一口眞氣，身子放平，一式「臥看女牛」，兩足一蹬，向前平掠一丈七八，飄落地上。

一干白道高手吁了一口長氣，好像這半天都沒有喘氣似的，立即又爆起一陣掌聲。

就在此時，藍天虹收回日月雙輪，大喝一聲「快退！」，回身就走，唐煌動了眞火，長身一掠，竟有十七八丈之遠，迎頭攔住，冷峻地道：「藍天虹，你就這樣走了？」

藍天虹深知厲害，面色大變，色厲內荏地道：「莫樹有，你要怎樣？」

唐煌沉聲道：「在下已知殘害蕭夫人之事是賈華幹的，所以他死得也不冤枉，因你未參與此事，所以僅施薄懲，留點記號就放了你。」

藍天虹臉色再變，厲聲道：「鐵騎會可不是好惹的，你要酌量點。」

唐煌冷笑道：「我莫樹有孑然一身，無牽無掛，越是不好惹的，我非惹不可！我再鄭重聲明一次，莫某與蕭家根本不識，只是遇上了不能不管，鐵騎會若不服氣，儘管找我，若敢遷怒蕭家，嘿嘿……」

唐煌笑聲之冷，有如口中嚼着脆生生的冰塊，藍天虹不禁打了個寒顫，駭然退了一步。

唐煌沉聲道：「你要小心了！」

了字未畢，已欺了上來，藍天虹神魄已爲之奪，只感眼前一花，前額之上被觸了一下，鮮血立即淌下，五個指印，形成一朵梅花，留在前額正中。

這正是「梅花三弄掌法」中的「虎行雪地梅花五」那一式，而且深入額骨，即使痊癒之後，也要留下一朵梅花指印。

蕭立知道這個樑子是結上了，鐵騎會絕不會善罷甘休，只見藍天虹一抹臉上的血漬，切齒道：「莫樹有，只要鐵騎會一天不垮，必與你周旋到底！」

說畢，帶着一干鐵騎會之人疾馳而去。

「金陵八友」同時歡呼一聲，把唐煌抬了起來，簡直把唐煌視爲神明，掠下屋面，擁着他進入客廳。

唐煌發現那胖子師徒也跟了進來，正要問他爲何出手，那知胖子呵呵大笑，走了過來，伸出肥大的手，就要拍唐煌的肩胛。

唐煌不知他的身份，巧妙地一閃，反而轉到他的身後，道：「尊駕最大的毛病就是自來熟，須知莫某和你素昧平生！」

這時蕭立走了過來，執着唐煌的

手，激動地道：「莫少俠，今夜若非你大顯神通，後果不難想像，不是老夫洩氣，這大廳中所有的人，恐怕加起來也接不下少俠三招！大德不言謝，老夫父女銘記在心就是了！來來來！我來介紹一下。」

他指着胖子道：「這位是老夫的好友宮驚海，武林朋友賜號『夢裡乾坤』，這位是他的徒弟『小伽藍』李驊，都不是外人，剛才他猝然出手，是一份好意，想把這件事攬到他師徒身上，其實這都是多餘的，有少俠出手，天下太平，百無禁忌！」

唐煌這才知道「夢裡乾坤」猝然出手之意，但他對「小伽藍」李驊的武功高過其師這件事却仍然不解，當面也不能問，立即和他們師徒重行相見。

蕭夫人的屍體已經裝殮起來，蕭鳳至哭得像淚人兒似的，衆人雖重行入席，也吃不下去了，這時已經天近三更，唐煌推說要早些休息，蕭立馬上親自送他到一個精舍中。

蕭立走了之後，唐煌心想，鐵騎會這個樑子雖然自己攬了過來，難保不找蕭家的麻煩，既然自己伸手接下，就要做得徹底。

他想了一下，立即有了主意，將門插上，熄了燈火，自窗中穿出，他在席間已獲知鐵騎會就在金陵城外約十里之處，立即電馳而去。

鐵騎會在獅子山北面，四周以高大木柵攔起，佔地不下數百畝，遠看頗像一個大牧場，只聞一片馬嘶之聲，估計不下數百匹之多。

木柵之內屋宇重重，却是一片燈海，唐煌長身掠入柵內，隱於一排馬欄之中，這一排馬欄，長約半里，間隔起來，每欄中有一匹馬。

唐煌在馬欄中向外望去，只見一片房屋建於柵欄中央，四周都是遼闊的草坪，草坪上有數十騎來往馳騁梭巡，戒備森嚴。

要自馬欄中到達中央的房屋，必須越過這遼闊的草坪，而這草坪不下數百丈之寬，唐煌暗自焦急，不論輕功如何高絕，穿過這片草坪，必被發現。

突然有一騎向這邊馳來，唐煌心中一動，想出一個冒險的辦法，待那一騎接近馬欄，唐煌一掠而出，貼在馬肚子上，馬上之人竟毫無所覺，仍然向前馳去。

到了屋宇附近，唐煌又輕輕推開馬肚，向相反的方向之屋中掠去，快得像一縷輕煙。

他上了屋面，向中央掠去，發現正中一個大廳之中傳出大聲說話的聲音，他伏在大廳對面屋面之上，恰巧可以自大廳窗戶中看到廳中景物。

大廳中有七八個人正在圍桌飲酒，「千手書生」藍天虹竟也在座，却坐在主位下手，而主位上之人也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除了這兩人年輕之外，其餘都在四十歲以上。

只見那主位上的年輕人拍着藍天虹的肩胛道：「小會主，不管你把他形容得如何厲害，本副會主總要鬥一鬥他，不過會主如今不在，最好不要輕舉妄動。」

藍天虹額上包紮着白布，神態十分懊喪，道：「副座，不是我藍天虹氣洩，『百步飛輪』都傷不了他，恐怕會主也未必能行。」

那副會主不由哼了一聲，既然會主都不行，他自然更不行了，這分明是輕視於他，立即冷笑道：「就憑小會主這句話，我『大羅手』非會會這小子不可，而且絕不放過蕭家父女。」

唐煌早聞「大羅手」金羽之名，爲黑道上有名的煞星，出道不過三四年，兇名大噪，原來已當上鐵騎會的副會主。

唐煌心想，鐵騎會的副會主這般年輕，會主該不會也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吧？

其餘幾個年紀大的高手也都附和着道：「小會主一時失手，也不必介懷，待會主回來之後，憑鐵騎會的實力，不難擒住那小子。」

唐煌微微一哂，正要下去大顯身手，給他們一個下馬威，突聞大廳中傳來一陣「吱吱」之聲，桌上兩支兒臂粗的巨燭一閃而滅。

唐煌以爲自己行跡已露，那知凝目望去，大廳地下一條白影快逾電掣，穿來穿去，「吱吱」之聲鬧成一片，只見十餘條黑影竄到桌上，「嘩啦啦」一聲，盤碗杯碟響了起來，原來是十餘條奇大的老鼠，好像被那白色的影子追得走投無路，一齊竄到桌上，又四散逃走。

這時七八個高手紛紛離桌，退出數丈之外，只見一個白影蹲在桌上，「唏哩呼嚕」吃着菜餚。

其中一個老者沉聲道：「那來的野貓敢在本會撒野……」

語聲未畢，那副會主大袖一揮，硬將那老者震退三步，大聲道：「見貓如見人，不知本會何時得罪仙子？竟芳駕親臨本會！」

唐煌不由一頭霧水，不知這副會主和那一個講話？同時唐煌一聽那老者罵那野貓，也就看清桌上吃食菜餚的白影原來是一頭白貓，難道「大羅手」是和那白貓說話？

突然，一陣嬌滴滴的聲音，不知自何處傳來，道：「本仙子愛來就來，愛去就去，用不着玉駕芳駕的胡捧一通！本仙子今夜來此，鄭重警告爾等，誰要是敢動蕭家一根汗毛，『賽溫侯』賈華就是榜樣！」

此言一出，不但大廳中七八個高手噤若寒蟬，連唐煌也不由心頭大震，顯然蕭家今夜發生之事都落在這女子眼中，特來警告，和他此行的任務不謀而合。

唐煌今夜初試身手，對自己產生了無比的自信心，但這時一下子打了

個對折，這女子當時若非隱在一旁觀看，絕不會這樣清楚，而唐煌竟然未能發現，足見此女身手之高，也無怪鐵騎會的副會主也對她低聲下氣了。

「大羅手」金羽這時似乎發現自己有點失態，在部屬面前如此示弱，今後將無法帶人，立即沉聲道：「仙子以這種警告方式，擾亂本會，似乎太目中無人了吧！」

色厲內荏，由語氣中已可聽得出來，然而，僅是這幾句找點面子的話，已經觸怒了那個女子，只聞一聲冷笑，道：「小咪嗚，回來！」

那隻白貓「妙」地一聲，白影一閃，已自後窗穿了出去，剎那間整個大廳開始搖動，越來越厲害，砂石灰塵紛紛撒落，眼看就要倒塌。

那幾個年紀大的高手似乎沉不住氣，就要掠出大廳，「大羅手」沉聲道：「沉住氣！別給本會丟人現眼！」

那幾個老者漲紅了臉，不一會工夫，桌上、地上及他們身上都佈滿了塵土，當眞是灰頭土臉，狼狽不堪，大廳房屋也停止了搖晃。

唐煌不禁大爲震驚，因爲光憑雄渾內力震撼房屋並不太難，難在搖搖晃晃却未倒塌，足見這女人的內力非常玄奧。

而「大羅手」年紀輕輕，却也膽識過人，無怪能當上鐵騎會的副會主了。

突然，又是一陣嬌滴滴的聲音道：「爾等若敢陽奉陰違，本仙子就把鐵騎會夷爲平地……」

聲音漸去漸遠，說到末了，恐怕已在半里之外了。

「千手書生」藍天虹栽了兩次觔斗，不由冷哼一聲，「蓬」地一聲，將那八仙桌子踢得粉碎，道：「不管你是甚麼仙子，我藍天虹非動那蕭家父女不可……」

語音甫畢，只聞「刷」地一聲，一條黑而烏亮又細又長的影子疾奔藍天虹的頭部，他身形一挫，仍然遲了一步，「卜」地一聲，髮髻全開，不由氣得全身發抖。

儘管咬牙切齒，却連人影也沒有看到，「大羅手」宏聲道：「難道小會主一句戲言，也値得仙子去而復返，發這大的脾氣？」

突然一陣刺耳的敞笑，來自大廳的屋簷之上，道：「那女人早就走了，嘿嘿！難道你們連老夫的兵器也看不出來？」

「大羅手」不由一怔，心想，眞是霉運當頭，會主在家時風平浪靜，他剛離開兩三天，就出了岔子，看來這個人物也不好惹，只是他剛才用的甚麼兵器却沒有看清楚。

「大羅手」不愧爲領導人物，臨危不亂，朗聲道：「恕在下眼拙，未看清尊駕的兵器！」

突然，又是「刷」地一聲，一條烏黑透亮、鱗片閃閃的軟鞭纏在大樑之上道：「看清楚了沒有？」

「大羅手」凝目望去，合抱粗的大樑，竟被一條軟鞭纏了兩道，不由驚呼一聲，駭然退了一步，吶吶地道：「莫非你是『鳩面神』前輩？」

簷上之人冷峻地道：「老夫重申那女之言，蕭家若有任何風吹草動，嘿嘿！老夫可不會像那女人一樣的客氣，言盡於此，快滾出客廳……」

就在「大羅手」大喝一聲「快退！」的同時，只聞合抱大樑「卡察」一聲一折爲二，大廳整個倒了下來，而「大羅手」等人也堪堪掠出廳外。

土石橫飛，煙塵四起，「大羅手」等人四下一看，那還有半個人影，不由頹然一嘆，道：「咱們栽了！」

讀者大概已知此人是誰，他正是唐煌，剛才那女人露了一手，將七八個高手震住，他本要退出鐵騎會，那知「千手書生」又說出不能甘善罷休的話，唐煌準備明天就要離開金陵，自然放心不下，所以才炫露一手。

他深信以「鳩面神」的名頭，定能鎭住幾個高手，蕭家在短期之內絕無危險，立即悄悄離去。

唐煌出了鐵騎會，不斷地搜索枯腸，過去未聽說有一個甚麼仙子，還帶有一隻白貓，而且聽此女語音，絕不會超過二十歲。

此女的功力雖然未必能高過自己，但他認爲也相差無幾，尤其這女子的聲音淸脆悅耳，好像一串銀鈴，令人聞之通體舒泰。

到了蕭家，四更已過，唐煌悄悄推窗而入，突然發現床上躺着一個人，不由沉聲道：「誰？」

那人打了一個呵欠，坐了起來，道：「老弟，你才回來？」

唐煌仔細一看，竟是「夢裡乾坤」官驚海，立即燃起燭火，道：「官大俠怎知在下出去？」

「夢裡乾坤」臉上的肥肉一抖擻，微微一笑道：「論武功，老哥哥得練三輩子，論經驗也許要比你多一點！不然的話，根本就無法在江湖上混了！」

唐煌道：「前輩過獎了，今夜來的不過是些么魔小丑，晚輩就是不出手，他們也討不了好去……」

「夢裡乾坤」一擺手道：「別損老哥哥了！老弟台，不要說別的，就是藍天虹那一手『百步飛輪』，恐怕老哥哥也接不下來。」

唐煌道：「前輩請別這樣稱呼，晚輩擔待不起！」

「夢裡乾坤」正色道：「老夫一生遊戲風塵，只要是合了脾胃，從不講輩份，老弟雖然守口如瓶，就看你這一身驚神泣鬼的絕學，也必是絕世奇人之徒，若認眞推算輩份，我叫你老弟也許還是高攀呢！你若瞧得起老哥哥，咱們就交個忘年的朋友，如果你再叫我前輩，就是瞧不起我，老哥哥高攀不上也就算了！」

唐煌對「夢裏乾坤」之名也有耳聞，此人頗有俠名，而且與他的爹爹「長白神君」昔年也有點交情，立即抱拳道：「恭敬不如從命！不過小弟和令徒如何稱呼？」

「夢裏乾坤」一拉唐煌，走到桌邊，道：「這雖然也是一個難題，但也無妨，他就叫你一聲小師叔也是應該的！」

原來桌上預先擺好了幾色小菜，一壺美酒，敢情「夢裏乾坤」早就有了結交之意，唐煌一走，他就進來了，並且準備了酒菜，要作整夜長談。

唐煌道：「老哥哥，你眞會享受！」

「夢裏乾坤」道：「老哥哥不過是借花獻佛而已，蕭立那老鬼也知道老哥哥的毛病，吃飽了就睡，睡醒了就吃，反正不能委屈肚子！」

唐煌道：「有一件事小弟甚爲不解，不知當不當問？」

「夢裏乾坤」道：「我知道你要問甚麼，是不是小徒青出於藍這件事？」

唐煌點點頭道：「老哥哥，你眞聰明！不知是何道理？」

「夢裏乾坤」面色一肅，道：「這件事我也只知道一個大概，必須從頭說起，這是一件武林大事，也是一件秘密，來！我們先乾一杯！」

又是一件武林秘密，唐煌乾了一杯酒，道：「老哥哥，別吊胃口，你快說吧！」

「夢裏乾坤」道：「老弟，武林中有幾位頂尖人物，你該知道吧？那就是『一神二聖三仙四鬼』，老弟你可別誤會，這名位的排列順序，只是因爲說起來順口，可不是前面的比後面的武功高，事實上各有千秋，不分軒輊。」

唐煌心中一動，他也是剛剛知道有這一套詞兒，也僅在武夷山中遇上了「天地二聖」和「鳩面神」，他猜想「一神」「二聖」必是指「鳩面神」和「天地二聖」。

「夢裏乾坤」續道：「這十位高人三十年前在長白山上印證武功，十天下來，各有所長，各有所短，結果大家非但未翻臉成仇，反而互相傾慕，就成了朋友，大家一商量，同意合研一套絕學，使之永垂不朽，天下無雙，並且這套絕學研成之後，製成秘笈，交一人保管，再分手四出尋找資質佳的年輕人，預定爲三年，三年一到，不管有沒有找到，都要如期趕到長白山聚齊。他們議定之後，就開始研悟，整整費了三年工夫，終於研成一套絕學，至於他們的絕學叫甚麼名稱？交何人保管？有沒有找到資質特佳的年輕人？老哥哥就不知道囉！」

唐煌道：「這與令徒青出於藍之事有何關連？」

「夢裏乾坤」道：「你先別急，我還沒說完呢！你可知道那幾位奇人是誰嘛？」

唐煌道：「小弟不知！」

「夢裏乾坤」道：「一神是『鳩面神』，二聖是『天地二聖』，三仙是『鬼仙、笛仙、赤腳大仙』，四鬼是『色鬼、賭鬼、煙鬼、邋遢鬼！』

唐煌眉頭一皺，道：「這幾位奇人一定有邪正之分！」

「夢裏乾坤」道：「老弟，你一定是以爲『色鬼』不是正道人物，是不是？其實老哥哥當初也以爲如此，其實他並非一般世俗的色鬼，此人雖然好色，平生却未近過女人！」

唐煌不解地道：「那怎能稱爲『色鬼』？」

「夢裏乾坤」道：「這就是他們奇的原因了！他雖然未近過女人，却非常喜歡看美麗的女人，當然這女人也是人間絕色，他看起來廢寢忘食，只要那女人不走開，他能不言不動，看上數天數夜！」

唐煌笑道：「奇也夠奇，怪也夠怪，但世上那有不怕看的絕色女子？」

「夢裏乾坤」道：「當然有，那就是三仙中的『笛仙』柳青青，據說兩人坐在華山蓮花峯上對看十天十夜，結果色鬼輸了！」

唐煌大搖其頭道：「對看怎能分出輸贏？」

「夢裏乾坤」道：「像他們這等奇人看女人，當然不會是色授魂與，而是在較技，將功力提聚雙目之上，兩道目光就等於兩道無形利器一般，那一個的目光先移開，那一個就算輸了！」

唐煌道：「如此說來，『色鬼』的功力要略遜『笛仙』一籌了？」

「夢裏乾坤」道：「那也不然，我剛才說過，他們的功力都不分軒輊，只是因爲『色鬼』在心理上有一種自慚形垢的感覺，因爲『笛仙』太美了，美得令人不敢逼視！」

唐煌道：「老哥哥，你說了半天，仍然沒有說出令徒的武功高出你的原因呢！」

「夢裏乾坤」道：「長話短說，由於十位奇人之中那位保管秘笈之人突於近年來失踪，其餘九位找遍了中原，竟沒有一點線索，知道事態嚴重，於是每位奇人都不免爲自己打算，找尋資質好的年輕人，將自己一身絕技傾囊相授，準備應付未來的突變，家師乃是『賭鬼』申元化，看中了小徒李驊，親自傳他武功，但因家師行無定址，只能兩三月指點他一次，因而李驊目前僅能得到家師武功十之五六。」

唐煌恍然大悟，但他對「天地二聖」及「鳩面神」等人肚中有蠟丸之事，仍然不甚了了，他深知「夢裏乾坤」也僅知道一鱗半爪，問也沒用，立即又問道：「老哥哥，三仙之中可有一位身邊有一隻白貓的人？」

「夢裏乾坤」不由一愣，道：「沒有呀！這三仙之中，只有『笛仙』柳青青是女的，而她的兵器是一支白雲笛，未聽說她身邊帶有一隻白貓！」

（未完・二）

上文提要：歐陽春要宋寡婦履行承諾，送女兒過門爲痴兒成婚，對於阿恨和小流浪的戲弄，不究既往，但阿恨、小流浪豈肯罷休，說明代師傅賀通天討債，要歐陽老兒親至死亡谷負荊請罪，尊冷面魔君爲武林之王。而歐陽春豈肯認輸，糾集衆子圍攻，以多欺少，結果俊秀人頭落地，歐陽春斷臂，還打賭輸去了莊院，阿恨入住之後，唐威率衆子用火圍攻，燒了莊院，正在危殆，黑煞神率衆增援……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七殺刀

賽西施獨佔花魁　設妓院挑選女色

「我是你爹呀。」黑肚腸道。

「是兇手，殺我娘的兇手！」

「放肆，再胡言亂語，當心老夫出手無情。」

「這樣最好！」阿恨道。

父子二人惡言相向，劍拔弩張，血戰一觸即發之際，神指唐威乍然乘虛而入，「分花拂柳」、「撥草尋蛇」、「風狂雨驟」、「旋乾倒坤」，一口氣連攻四招，分襲二人全身要害。

黑肚腸神勇無匹，其猛如虎，獨力將唐威的瘋狂攻勢接下來，威風凜凜的道：「這個老小子交給爲父的來料理，你去收拾別人吧。」

不管阿恨是否同意，立與唐威纏鬥在一起，一霎時便打得難分難解，再也分不清誰是誰了。

院內烈火仍熾，場中熱戰正酣，大家都在動。

有一個人沒動。

是一無和尚。

就坐在七殺轎頂上。

也不曉得他是何時到的，還自帶酒菜，正大吃二喝，絲毫未將歐陽俊秀血淋淋的人頭，與歐陽春的那半條斷臂放在心上。

忽見他向阿恨招招手，叫他過來一談。

恨天生緊走幾步，往轎邊一站，道：「什麼事？」

一無和尚道：「娃兒，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我幹嘛要走？」

「唐老兒、黑肚腸，一個要殺你，一個要活捉，人多勢衆，自然走爲上策。」

「七殺教只有斷頭英雄，沒有畏怯的儒夫。」

「識時務才是眞英雄，逞強蠻幹就是大狗熊，何況……」

「何況怎樣？」

「一個是你爹，一個是你爺呀。」

此話一出，阿恨馬上臉色大變，高舉七殺刀，語冷如冰：「野和尚，我警告你，當心禍從口出，再說出這樣的話來，本教主一定會跟你翻臉！」

一無聽得一呆，道：「好，和尚不說，和尚不說，就讓你們同室操戈，骨肉相殘吧，但爲了你死去的娘，也該知所進退，量力而爲，娃兒一旦翹辮子，唐雪蓮的血海深仇豈不是要永沉海底？」

「嗯，這還是像句人話。」

「再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晚，太晚，小王等不了那麼久。」

「等不及也不一定非要拚命不可，可另闢蹊徑。」

「老和尚似乎另有高見？」

「是有一得之愚。」

「說出來參考參考。」

一無和尚望着院內的火海，詭笑道：「可以抄襲唐老兒的故技。」

「也用火攻？」

「完全正確。」

虎妞一揚柳眉兒，道：「好主意，這叫做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小流浪環目四顧一下，道：「歐陽春的這一座莊院蓋得眞絕，大圈圈裡面有中圈，中圈圈裡面有小圈圈，都適宜火攻，將外面的兩個圈圈放上一把火，包準會把這一羣王八羔子燒成炭，燒成灰，燒那排骨酥，燒得鷄飛狗跳，葬身火窟。」

阿恨沉思少頃，斷然道：「好，就這樣辦！」

即下令撤兵，照計行事，以快速度點兩把火。

眼見歐陽世家火勢大作，烈焰冲霄，恨天生這才帶着一絲勝利者的微笑，乘轎離去。

* * *

一路北進，不久已遠離湖北，進入豫境，來到南陽，住進了「諸葛廬」。

途中，也曾遇上不少江湖混混，武林末流，企圖爭奪心經寶刀，明珠碧玉，奈何心存貪念，技不如人，甫一照面，便如秋風掃落葉般被阿恨、虎妞、小流浪料理掉。

奇怪的是，到達南陽之後反而平靜無波。

絕非南陽無人，武林重鎮，江湖翹楚、一宮、二門、三世家中的風雷門就在臥龍崗上，老大風塵俠客馬驥，老二及時雨盧安，老三掌中雷雷吼，老四閃電手齊飛。風、雨、雷、電四人，在武林中都是拔頂拔尖的人物，脚跟一跺，半個江湖都會發抖。

而是阿恨改變了策略，一入豫省，便未再張揚。

來到南陽之後，亦未招搖過市，自我宣傳。

一連三天，復將虎妞、小流浪、宋玉兒、中州四怪留在「諸葛廬」客棧內，獨自一人早出晚歸，神秘兮兮的，誰也不曉得他在打甚麼鬼主意。

憋了三天，小流浪實在忍不住了，阿恨一入門，便單刀直入的道：「阿恨，我要跟你攤牌！」

虎妞也老實不客氣的說：「本姑娘也要和你談判！」

恨天生怔愕一下，道：「你倆吃錯藥了？」

小流浪道：「沒有，吃錯藥的是你。」

虎妞道：「這幾天神秘兮兮的你到底在搞甚麼鬼？」

阿恨「哦」了一聲，道：「小王在踩線。」

小流浪道：「風雷門就在臥龍崗，風、雨、雷、電四人也都是知名的人物，沒有踩探的必要，退而言之，就算有此必要，也該三人同行才是。」

恨天生擺起教主的架子來，道：「你懂個屁，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七殺教不能老是打濫仗，你小子嘴上沒毛，辦事不牢，這種機密大事只好由本教主來獨挑大樑。」

惹惱了小流浪，伸手在阿恨嘴上摸一把，暴跳如雷的道：「媽的，甚麼玩意兒，你嘴上又有幾根毛，當了三天教主就騎到小爺頭上來作威作福，告訴你，我小流浪不幹了，要辭職，要拆夥，要……」

說不下去了，因爲小流浪的脖子被阿恨捏住了，冷森森的道：「還要怎麼樣？說呀。」

小流浪很知趣，馬上改口說道：「還要繼續跟着我們偉大又可愛的恨教主，吃香的，喝辣的，南征北討打天下。」

母親死後，宋玉兒悲痛逾恆，一直悶悶不樂，睹此情狀也忍不住笑出聲來，道：「你們好快活啊！」

阿恨連忙出言安慰道：「玉兒，死的已經死了，我們還要活下去，跟我學，別虐待自己，只有堅強奮鬥，我們的母親才能瞑目九泉，放心，就算姓唐的未葬身火窟，小王保證，總有一天會把他的腦袋瓜摘下來。」

虎妞插言道：「阿恨，你還沒有說踩探三天可有收穫？」

恨天生道：「收穫多多，幾乎是滿載而歸。」

小流浪道：「別嚕七八嗦的，咱們長話短說，你到底打算如何對付風雷門？」

阿恨道：「硬碰硬太累，也太死板，缺乏挑戰性，小王想換換口味。」

虎妞道：「換甚麼口味？」

恨天生道：「這次咱們鬥智不鬥力。」

宋玉兒嬌柔嫵媚的道：「哇，教主智慧若海，一定很好玩。」

虎妞道：「如果他盡兜圈子，吊胃口，就不好玩。」

小流浪也生氣了：「是嘛，有屁快放，有話快說。」

阿恨道：「投其所好。」

小流浪道：「甚麼意思？」

「就是挑選風雷門有興趣的事物決一高下，就像跟歐陽春擲骰子一樣。」

「風雷門有何嗜好？」

「好色！」

「好色？這似乎是男人的通病吧？談不上是嗜好。」

「他們比較特別，與衆不同，樂此不疲。」

「風、雨、雷、電，個個如此？」

「一個比一個痴，一個比一個瘋。」

「阿恨，你好陰好狠啊，是不是想叫他們死在石榴裙下！」

「哈哈，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可是，咱倆是公的，這事辦不了。」

「主角自然是由母在台前演，咱倆在幕後當配角。」

虎妞很敏感，恨天生的眸光剛剛投射過來，便搶先說道：「阿恨，你最

好少打我的歪主意，這種齷齪的事，我不幹。」

宋玉兒嬌羞不勝的道：「生死事小，名節事大，我也不能隨隨便便的往火坑裡跳。」

恨天生捧腹大笑道：「哎呀，你們想到那裡去了，就算你們願意當釣餌，小王我還捨不得哩。」

小流浪自言自語道：「說的也是，肥水不落外人田！」

虎妞瞪了小流浪一眼，道：「既然如此，到那裡去找釣魚的餌？」

阿恨自有主張：「可以公開招考。」

小流浪精神一振，道：「你是說到處敲鑼打鼓，張貼廣告，招考俏女郎？」

虎妞却信心缺乏，道：「只怕應徵而來的都是庸脂俗粉，村姑山花，派不上大用場。」

恨天生不以爲然，信心十足的道：「笑話，只要肯大把大把的花銀子，何愁找不到窈窕淑女，國色天香。」

小流浪神情亢奮的道：「對嘛，重賞之下必有美女，那個姐兒不愛錢，但不知準備出多少銀子？」

阿恨道：「一分錢一分貨，還必須兩相情願才行，現在言之尚早。」

虎妞道：「阿恨，你這個美人計打算如何運用？總不能將招考來的美女直接送到風雷門去呀！」

宋玉兒道：「是呀！這樣豈不是白白的便宜了他們。」

恨天生道：「只有白痴才會這樣做，本教主決定開一家妓院，已經和留春院的老鴇子講好了，將留春院最富艷名的翠華樓租下，現在就可以搬進去。」

小流浪道：「這麼快？」

阿恨道：「我還嫌慢呢，老煙槍的事情一籮筐，不快怎麼成。」

虎妞道：「要搬你們搬，我不搬，本姑娘不住那種骯髒的地方。」

「不髒，本教主早已命人整理的乾乾淨淨。」

「少來，跟那些不三不四的爛貨在一起，不吐也會嘔。」

「安心哪，那些破銅爛鐵早就被小王趕跑了，獨門獨院，全歸本教主所有。再說，只是演一場戲，沒有斤斤計較的必要。」

「既是演戲，乾脆叫小流浪演好了，他很在行，演技精湛，何必勞師動衆，大費周章。」

小流浪怪聲怪氣的道：「別亂吃豆腐，醜八怪只能騙騙那一頭小笨猪，騙不了風雨雷電。」

虎妞固執已見道：「可以化粧呀，化粧成蕩婦艷姬，妖嬈神女。」

阿恨大力反對：「開甚麼玩笑，咱們演的是美人計，不是醜人計，絕對不可以男扮女裝，風雨雷電假如這麼好欺騙，就沒有資格稱爲好色之徒，別忘，他們是大行家，是專家！」

虎妞還是不肯苟同：「不論如何，總覺得這件事有點怪怪的。」

阿恨道：「那是因爲妳太迂腐，跟不了時代了。」

小流浪道：「也是因爲妳死腦筋，太不開竅了。」

「須知成大事者，往往不拘小節。」

「爲達目的，就要不擇手段。」

「爲人不懂通權達變，休想成爲英雄。」

「連妓院都不敢住，還能成甚麼氣候？」

舌粲蓮花，一陣鼓譟，八個虎妞，也辯不過阿恨、小流浪，卒告回心轉意，點頭應允，當天便與中州四怪搬進了翠華樓。

* * *

翠華樓是一棟嶄新建築，樓高三層，四面皆窗，琉璃瓦，水磨磚，花木扶疏，綠草如茵，不明內情者準會誤以爲住在裡面的人不是名流雅士，就是富商巨賈。

隔壁就是留春院，本有小門貫通，現已封閉。

甫一入門，便忙碌起來，第一件工作便是寫佈告。

四人之中，數阿恨讀書最多，可謂滿腹經綸，虎妞、宋玉兒也可勉强提筆，小流浪則等而下之，只有拉紙研墨的份兒。

佈告的內容很重要，除了引人注意的詞句外，還要有誘人的賞賜，這樣才會有人挺身應試，爲錢犧牲。

甚麼重金招考美女，待遇特優，甚麼工作輕鬆，日進斗金，甚麼豪門閨秀，巨寶千金，甚麼環肥燕瘦，一律歡迎……等等亂七八糟的詞句，統統寫進去。

阿恨、虎妞、宋玉兒全心全力的寫，中州四怪進進出出的四處張貼，忙乎了一整天，粗略估計已貼出去一百張。

小流浪最慘，磨了一天的墨，雙手烏黑，差點沒把他累死，忽然將墨條往硯台上重重一丟，發起牢騷來：「夠了，夠了，別再寫了，再寫一定會出人命，我小流浪要罷工！」

「是差不多了，」張三元從門外應聲而入，道：「一百張佈告，已經把整個南陽城給炒得熱了。」

阿恨停筆道：「咱們的廣告有人看嗎？」

剛入門的酒仙直着嗓門嚷嚷道：「多得很，一貼出去便會圍上來一羣人，就好像蒼蠅見到臭肉，野狗碰上骨頭似的。」

阿恨興奮的說：「好極了，不知他們的反應如何？」

賭李、丐王聯袂而返，李東雲道：「反應有好有壞，不一而足。」

虎妞急聲追問道：「壞的怎麼說？」

王不留道：「罵咱們妖言惑衆，傷

風敗俗。」

小流浪道：「別理會這些老古董，頑固蛋，他們早該蒙主寵召，魂歸道山了。」

宋玉兒道：「好的又如何？」

李東雲道：「揚言翠華樓一旦重新開幕，必定前來尋香探艷，一親芳澤。」

恨天生喜不自勝的道：「啊！讚！未開張先轟動，咱們已經打贏了一仗，打響了知名度。」

小流浪道：「這叫做一箭雙鵰。」

虎妞道：「也叫做一石二鳥。」

阿恨環顧四怪，繼又說道：「最重要的是，那些鶯鶯燕燕，紅粉佳人可有迴響？」

張三元道：「迴響有，但反應平平，未見高潮。」

李東雲道：「女人就是女人，天性害羞，喜歡偷偷摸摸的幹，不愛渲染。」

仙人跳道：「放心，母的保守，公的可不保守，重金厚賞下，老子會告訴女兒，哥哥會轉告妹妹的。」

王不留道：「然也，然也，重賞之下必有美女，翠華樓明天準會有人滿爲患，變成女人國。」

有錢能使鬼推磨。

重賞之下的確甚麼事都有人幹。

丐王的話應驗了，第二天翠華樓果然人滿爲患，擠滿了鶯鶯燕燕，變成了女人國。

有窈窕淑女，也有村姑山花。

有二八佳人，也有半老徐娘。

南國紅粉、北地胭脂、豪門閨秀、小家碧玉。

蕩婦、艷姬、神女、等等不一而足，南陽地區的美女幾乎全部集中到翠華樓來了。

望着熙熙攘攘的人潮，嗅着五味雜陳的脂粉味，阿恨興奮得不得了，大呼小叫道：「哇！棒！棒極了！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有了美人兒，就不愁姓馬的他們不上鈎，非把風雷門鬥爛，鬥臭，鬥垮不可。」

小流浪的想法却不盡相同：「哼，你想得倒美，連黃臉婆都來了，餵狗都不要，休想迷住風雨雷電。」

阿恨啐道：「白痴，沙子裡有黃金，蚌殼裡有眞珠，你懂個屁，應徵的女子這麼多，一定可以挑選出一顆明亮的眞珠來。」

「媽的，就是因爲人太多，眞不知道該怎麼挑，怎麼選？」

「笨蛋，這麼簡單的事就把你難住了。」

「少吹，難不成你已有成計在胸？」

「答對了，不然憑甚麼高高在上當教主。」

沒錯，阿恨是有成計在胸，決定共分三個階段來循序進行。

一是初選，由王不留與仙人跳負責，凡是年在十五至二十五，貌相端正，婀娜多姿，妖冶風騷的女子皆在獲選之列。

二是複選，由張三元、李東雲、宋玉兒負責，條件甚爲嚴苛，要量尺寸，秤斤兩，論談吐，講氣質，妖嬈之外，還要有才華才可入選。

三是決選，由阿恨、虎妞、小流浪負責，這一關最難，評頭論足，詢長問短，追根究底，設詞刁難，除非麗質天生，色藝雙全，風華絕代，冠蓋羣芳，最後免不了還是難逃三振出局的命運。

初選早已開始，約莫三選其一。

複選也在進行，大略十取其二。

決選的場地在樓內，正對面擺着三張桌椅，七殺教主恨天生高坐首位，虎妞和小流浪分居左右，在阿恨的面前擺着一大堆白花花的銀子。

不久便有複選過關的妞兒入樓，胸前佩戴着特製的粉紅色標籤，編號一號，明麗動人，娉婷多姿。

行來一步三擺，騷勁十足，單看這幾步走相就夠迷死人的。

恨天生仔細的打量一下，道：「妳叫甚麼名字？」

一號姑娘先送來一個秋波，矯揉造作，嗲聲嗲氣的道：「小女子迷死人。」

虎妞好想吐，皺着眉頭道：「是藝名吧？」

一號輕聲細語的道：「也是花名。」

小流浪道：「幹甚麼的？」

「就是幹這個的。」

「幹那個？」

「酒家提壺，妓院荐枕。」

「赫，原來是老資格嘛。」

「也是老經驗！」

阿恨拿起一錠銀子來交給她，道：「好了，就到此爲止。」

一號姑娘眉飛色舞的道：「奴家已經錄取了？」

恨天生臉上表情全無的道：「對不起，妳被淘汰了。」

一號姑娘以爲是自己聽錯了，反問道：「你說奴家被淘汰麼了？」

「沒有錯。」

「那這銀子是……」

「給妳的車馬費。」

「哼，沒水準，沒眼光，像姑娘我這麼國色天香的大美人，你們打着燈籠也找不到。」

自言自語中，搖着大屁股，心不甘情不願的出門而去。

小流浪很爲這個俏妞抱不平，道：「阿恨，我也覺得你太沒眼光了，像這種騷貨最適合不過了。」

阿恨肯定的說：「她不適合。」

小流浪道：「爲甚麼？」

「二手貨，太騷。」

「開妓院，騷才好，你昏頭了？」

「笨啊，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天下的妓院，家家都騷，沒有特殊的品味，如何能將風雷門的四兒弟引上

門來。」

「阿恨，你究竟希望選一個怎樣的女子？」

「情竇初開的窈窕淑女，不要騷蹄子，不要二手貨。」

話至此處，二號姑娘已自姍姍行來。

羞答答的、怯生生的、眸子水汪汪的，一副情竇初開的樣子。

薄施脂粉，打扮樸素，清清純純的，是窈窕淑女的模樣兒。

虎妞不疾不徐的道：「姑娘姓甚名誰？」

二號姑娘羞澀嬌怯的道：「姓張名阿花。」

「是本名吧？」

「對。」

「今年多大？」

「十八。」

小流浪接口道：「姑娘十八一枝花，正是美得冒泡的好年華，做甚麼營生呀？」

張阿花道：「在家洗衣燒飯。」

阿恨道：「曉得翠華樓招考美女做甚麼嗎？」

「知道。」

「是妳自己願意來的？」

「不，是我爹強迫我來的。」

「妳爹怎會把自己的女兒往這裡送？」

「因爲家裡太窮嘛。」

小流浪道：「嗯，生財有道，妳爹的腦袋瓜子一定很靈光，以前幹過這一行嗎？」

「沒有，絕對沒有。」

「也不是二手貨？」

「甚麼叫二手貨？」

「就是有沒有跟男人睡過覺的意思啦。」

張阿花急得臉紅脖子粗的分辯道：「人家可是清清白白的，從來沒有……」

阿恨截口道：「沒有就好，不必再說下去了。」

拿起兩錠銀子，交給張阿花。

張阿花從來也沒見過這麼多銀子，喜出望外的道：「我被選中了？」

「很抱歉，妳被三振出局。」

「出局還給銀子，這麼好？」

「一錠是車馬費，一錠給妳爹貼補家用。」

「謝謝大爺，謝謝大爺。」

張阿花歡天喜地的去了，却將小流浪推進五里雲霧中，詰問道：「阿恨，你在搞甚麼鬼呀，這位阿花姑娘如此清純秀麗、不騷，也不是二手貨，爲何被拒門外？」

恨天生道：「她太土，缺乏高貴氣質，只是一個小家碧玉，難當大任。」

虎妞道：「要怎樣的女子才能當此大任？」

阿恨道：「最好是豪門閨秀、大家千金，或者是巾幗英雌、江湖俠女。」

小流浪道：「難啊！」

虎妞亦道：「難啊！」

是很難，從晨至暮，少說也有二十幾位進入決賽的妞兒，可惜不是太賤太騷，就是太笨太土，庸脂俗粉，虛有其表，沒有一個是阿恨鍾意的。

眼看天色將晚，應徵的女郎已寥寥無幾，小流浪憂心如焚的道：「阿恨，馬馬虎虎的就可以啦，何必將標準定得這麼高，又不是咱們自己討老婆。」

恨天生鄭重其事的道：「笑話，這事比討老婆還重要，千萬馬虎不得，美人計中的美人如果不美，這齣戲準會唱砸。」

「忙乎了一天，仍不見美人的影子，我看今天是完蛋了。」

「今天不成，明日再來。」

「萬一明天後天，還是不見俏佳人怎辦？」

「這……」

「你沒轍了，承認失敗，準備放棄美人計，另打鑼鼓，另起爐灶？」

恨天生雙眉一挑，豪情萬丈的道：「笑話，在小王的字典裡根本就沒有『失敗』這兩個字，決不更改！」

小流浪譏諷道：「哼，沒有美人，我看你怎麼唱？」

阿恨瞄着虎妞道：「誰說沒有，眼前就有一個現成的。」

虎妞花容大變，急聲堅拒道：「阿恨，免開尊口，任你千言萬語，我虎妞絕對不會幹這種亂七八糟的事。」

「只此一次，下不爲例。」

「半次也不行。」

「只是演戲，不玩眞的。」

「假的也不幹。」

「也是歷練江湖，體驗人生。」

「你自己去體驗吧！」

「虎妞，再考慮考慮嘛。」

「不必！」

「拜托拜托，幫幫忙嘛。」

「少來！」

從未見過虎妞如此固執己見，把阿恨逼急了，擺出了教主小王爺的架子，正準備下令强制執行，宋玉兒及時從外面姍姍而入，道：「有人鬧場。」

阿恨眼一瞪，道：「誰？」

宋玉兒道：「一個紫衣少女。」

小流浪道：「奶奶的，她好大的狗膽，鬧甚麼場？」

宋玉兒道：「她拒絕初選、複選，要直接參加決賽。」

虎妞道：「叫她照規矩來。」

宋玉兒道：「她不肯接受，堅持要直接參選。」

小流浪火道：「媽的，她憑甚麼？」

突聞一個清脆悅耳、如珠落玉盤的聲音接口道：「憑姑娘麗質天生，冠蓋羣芳，秀外慧中，色藝雙絕。」

話說一半時，香風一掠，人已飄然而至。

阿恨、虎妞、小流浪陡覺眼前一

亮，彷彿出現一朵花、點燃一盞燈。

小流浪脫口就說：「啊！好漂亮的妞兒！」

恨天生亦忍不住讚道：「天上少有，地上無雙。」

的確很美，瓜子臉，柳葉眉，目賽寒星，齒若編貝，櫻桃小口一點紅，一頭披肩長髮烏溜溜的如墨似漆，雙峯高聳，臀肥腿長，全身散發着一股懾人的自然美，宛若下凡的仙女。

假如虎妞是一朵玫瑰，宋玉兒是一株幽蘭，那麼，毫無疑問，這位紫衣少女是一枝牡丹。

主考官沒開口，紫衣少女先自開口了，挺一下特別發達的胸脯，氣勢逼人的道：「本姑娘夠資格直接參加決選嗎？」

小流浪傻乎乎的道：「夠，夠，當然夠資格。」

還特地搬了一張椅子，殷勤的請紫衣少女坐。

阿恨道：「請問姑娘的芳名是……」

紫衣少女的聲音很甜，名字更美：「賽西施。」

虎妞一怔，道：「賽西施？不是本名吧？」

賽西施從從容容的道：「是花名。」

小流浪道：「噢，妳原來就是幹這個的？」

「幹那個？」

「酒家提壺、妓院荐枕呀。」

「這是本姑娘生平第一次到這種地方來。」

「那妳怎會闖出這個響亮的花名來？」

「入境隨俗，是臨時取的。」

「姑娘的本名叫甚麼？」

「歉難奉告。」

虎妞的臉色微微一變，道：「今年多大？」

賽西施答得很妙：「跟妳差不多。」

「十六？」

「十七！」

「那裡人氏？」

「祖籍北京，現居南陽。」

「生意人？」

「做官的。」

「做官的？做甚麼官？」

「家父曾是明室的大臣。」

「既是明室的大臣，怎會……」

「先父與我逃難來此，不幸被清廷發現，先父於三天前斬首示衆，到現在尚未入殮。」

阿恨道：「於是妳想賣身葬父？」

賽西施含淚點頭默認。

小流浪道：「原來是個孝女呀，偉大。」

恨天生道：「妳知道妳將要從事的工作性質嗎？」

「知道。」

「願意跟生張熟李瞎攪和？」

「本姑娘必須鄭重聲明，不賣身。」

「妳說不賣身？」

「是的，不賣身！」

小流浪愕然一楞，道：「奇哉怪也，在妓院不賣身妳賣甚麼？」

「可以賣色。」

「秀色可餐，賣色不賣肉這恐怕有困難。」

「可以賣笑。」

「回頭一笑百媚生，有錢的大老爺免不了會有進一步的要求。」

「還可以賣藝。」

虎妞道：「妳有何才藝？」

賽西施道：「會跳舞，會唱小曲，也會彈琵琶。」

阿恨沉吟一下，道：「恭喜妳，賽西施，妳已經被錄取了，現在就開始上班。」

賽西施的反應並不如預期的那麼欣喜快慰，淡淡一笑，道：「對不起，本姑娘現在還不能上班。」

「這是爲何？」

「須先安葬亡父。」

「應該的，給妳三天喪假夠了吧？」

「還需要一筆費用。」

「多少？」

「三百兩如何？算是預支。」

「小意思，本教主奉送，就當作簽約金好了。」

「簽約金之外，本姑娘還想瞭解待遇高低？」

小流浪嬉皮笑臉的道：「很高，保証日進斗金，花也花不完，用也用不了，只要表現優異，艷名遠播，打出知名度來，多的是金山銀山。」

賽西施道：「先小人，後君子，最好還是把話說清楚一點。」

阿恨道：「這樣吧，咱們按件計酬，五五分賬，也就是說，每接一次客人算一次賬，大家平分。」

賽西施想了想，道：「還算公平，但不知爲期多久？」

恨天生道：「不定期。」

小流浪道：「換句話說，只要妳高興，幹得有聲有色，可以一直幹下去。」

虎妞道：「反之，倘若表現欠佳，招不來蜂，引不來蝶，則隨時會請妳走路。」

事情就這樣談妥，當場簽約畫押，賽西施捧着三百兩銀子的簽約金，出門離去。

外面初選、複選的工作則仍在繼續，阿恨道：「小流浪，去告訴他們，招考美女的事就此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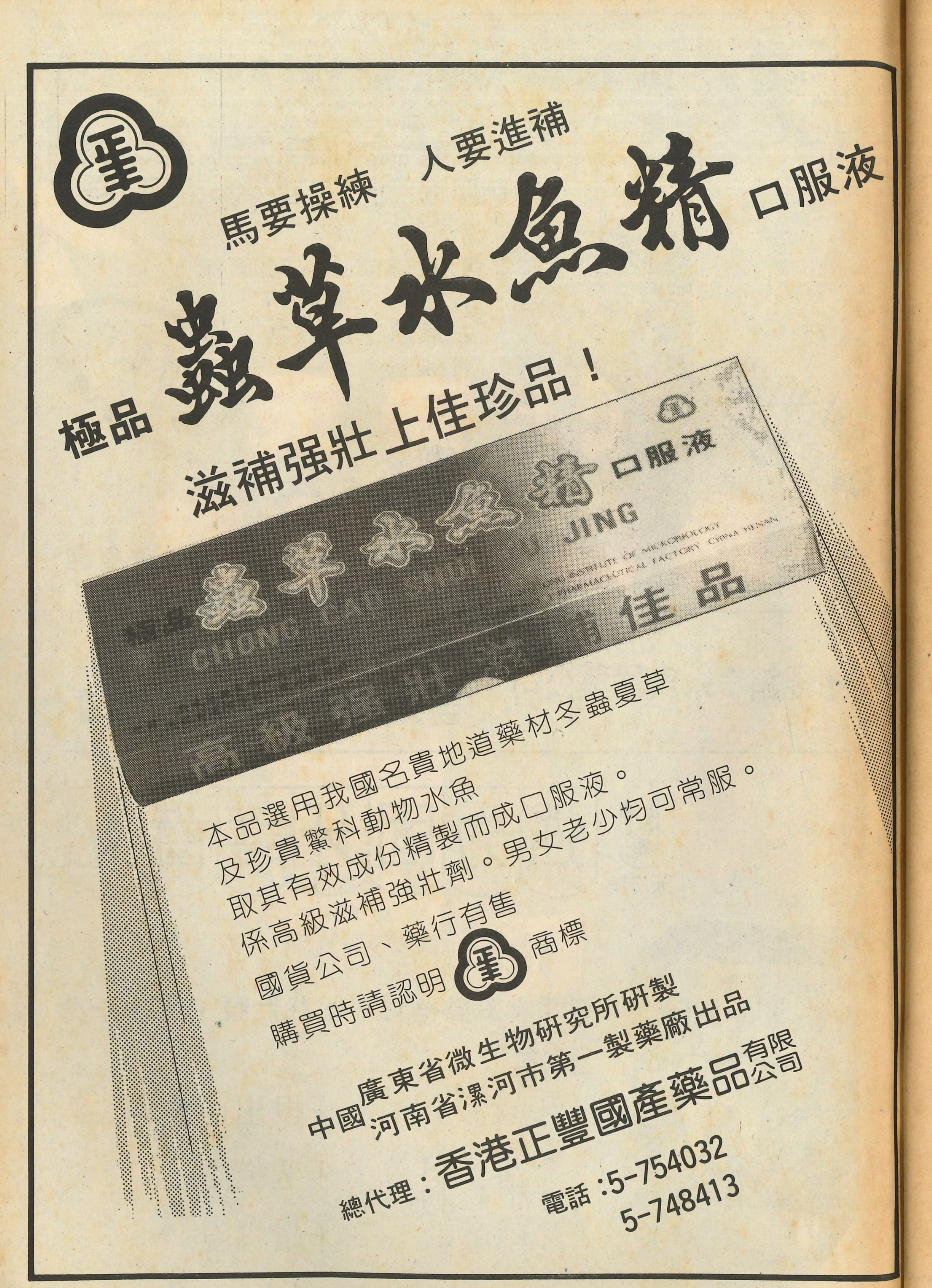
小流浪一楞，道：「阿恨，一個賽西施就夠了？」

「夠了！」

「多幾個豈不更好？」

「兵不在多，在精；女人也不在多，在美。」

「未見得，多幾個美人兒，更容易



將風雷門的那四個色鬼迷瘋迷死。」

「錯，大錯特錯。」

「甚麼？我又錯了？」

「當然錯了，美人兒太多，他們怎會爭風吃醋，自相殘殺。」

「啊，原來如此，我明白了。」

「哼，後知後覺！」

* * *

賽西施沒騙人，三天後果然準時前來翠華樓報到上班。

經過一番計議、治裝、大肆宣傳後，很快便擇吉開張。

由於選美之時，便已名聞遐邇，今日正式開幕，自然轟動全城，翠華樓又現人潮，戶限爲穿，途爲之塞。

所不同的是，前次清一色爲女流，意欲淘金，今日則全係男客，志在尋芳。

阿恨、虎妞、小流浪、宋玉兒均各有所司，衣著裝扮也與以前大不相同，虎妞與宋玉兒現在是賽西施的貼身丫鬟，小流浪當侍者，阿恨客串賬房先生。

中州四怪也將本來的面目掩去，同樣人人有工作，個個有事幹，偷張、賭李、酒仙、丐王等人有的守門房，有的做保鑣，有的在提大茶壺，有的在維持秩序。

張三元忽然從人羣中滿頭大汗的擠到阿恨面前來，嚷嚷道：「不得了，這麼多人怕不把賽西施壓死才怪。」

王不留在另一邊誇大其詞的吆喝道：「一人吐一口口水，也會把人家姑娘淹死。」

小流浪道：「人家賽西施是一朵鮮花，嬌嫩欲滴，這麼多色狼不壓死淹死，也會被嚇死，乾脆把這一羣討厭的傢伙攆跑算了。」

阿恨不肯，沉聲道：「亂來，咱們開的是妓院，怎麼可以攆走嫖客？」

小流浪道：「可是，嫖客這麼多，叫賽西施如何見客？」

恨天生自有主張：「她不見客，由客人見她。」

聽得張三元一楞一楞的，道：「小王爺，客人見她跟她見客人有何不同？」

阿恨道：「差別大得很，等一下你們就明白了。」

臉色一整，眼觀四路，又朗聲說道：「各位貴賓，實在抱歉得很，因爲人數太多，我們賽西施姑娘無法一一見客，但又不忍掃大家的雅興，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在下有一個小小的提議，請諸位自己上樓去一睹芳顏，願意的人請付一錢銀子，便可買票登樓。」

小流浪是個聰明人，一聽就懂，從阿恨手裡拿過來一把門票，提了一隻籮筐，往樓梯口一站，扯開嗓門喳呼道：「來來來，想一睹賽西施姑娘廬山眞面目的朋友請在此購票登樓。」

阿恨在一旁吹噓道：「妖冶艷麗，風華絕代，我們賽西施姑娘簡直是美的化身，下凡仙女，看一眼便可勝睹佳麗三千。」

有一個商賈模樣的老頭兒道：「眞有這麼美嗎？」

王不留也跑過來幫腔道：「美得很，看過西施姑娘後，別的女人都是猪八戒、母夜叉。」

小流浪抖一抖手裡的門票道：「欲購從速，切勿失之交臂，錯過今天，就會後悔一輩子。」

一個年輕小伙子道：「錯過今天，還有明天，沒有這麼嚴重吧？」

小流浪道：「明天漲價。」

年輕小伙子道：「漲多少？」

恨天生道：「明天賽西施正式見客，非十兩莫辦，而且還必須事先登記預約，排隊等候。」

張三元補充道：「今天是開張大喜的日子，所以特別優待。」

阿恨、小流浪、張三元、王不留鼓起如簧之舌，一再吹噓，將大衆的情緒炒熱起來，馬上掀起一陣購票的熱潮。

「我要，我要！」

「我買一張！」

「給我兩張。」

只見人頭鑽動，銀子猛往籮筐裡飛。

* * *

賽西施在二樓。

二樓一共分隔成好幾個房間，數甬道盡頭的一個香閨最大最豪華，她就候在這裡，準備見客。

薄施脂粉，益增三分顏色，一襲雪白的宮裝長可及地，清麗脫俗，明媚照人，顯得格外聖潔、尊貴，有如一尊神聖不可侵犯的女神。

阿恨上來了，劈面就說：「快將紗幔放下來，最好再戴一頂帽子，蒙一塊紗，要他們霧裡看花，不能看得太清楚。」

宋玉兒很乖巧，立即在賽西施的坐椅四週，放下一塊水綠色的薄紗來。

虎妞也取來一頂帽子，一方粉紅色的薄紗，交給賽西施。

賽西施好大的架子，並沒有去接，以命令的口吻道：「給我戴上。」

虎妞玉面一寒，道：「給妳戴上？把姑奶奶當下人用？」

賽西施老實不客氣的道：「妳本來就是本姑娘的丫鬟。」

「戲裡是丫鬟，實際是妳的主人。」

「現在就是演戲，我是主角，妳是配角，一切照着規矩來。」

「賽西施，妳……」

宋玉兒很會善體人意，怕二人鬧僵，連忙出面打圓場，主動的給賽西施戴上帽子，圍上紗。

諸事甫一就緒，樓梯聲響，張三元已領着第一批嫖客上來了。

（未完．七）

中國科技大貢獻　拓展醫學新里程

中國一大醫學發明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 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 瑞士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
- 《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青春常駐的神奇作用”。
- 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發佈中讚譽和肯定其功能和價值。

這是什麼呢？就是——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是中國管理科學院集中多位著名專家教授，採用生物工程技術研製而成的一種營養液，故其功效神奇，廣受稱讚。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自動調節人體機能，增強免疫能力，增強體質。

每瓶500毫升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中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我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及鑒別眞假，由1989年1月20日起，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份，希鑒別上列印章，以免受騙。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77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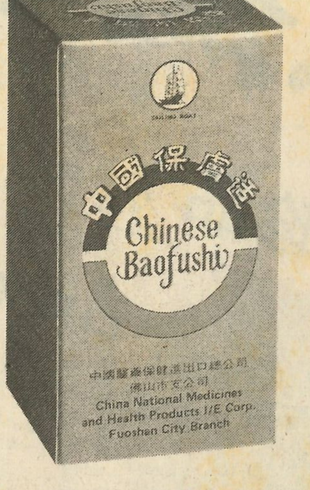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止痕癢藥王之王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真：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野生 靈芝

（野生万年茸）

中國吉林

靈芝中之極品——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尚推崇。稱之爲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持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増强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保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規格〕特級550mg100粒。普通350mg40粒及100粒。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28號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眞：(852) 6918344

SOLE AGENT：M & A CO.

ADD: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H.K.

TEL：(852) 6015715

FAX：(852) 6918344